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李明博士



聯盟的本質：

解釋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

Essence of Alliance:

Explaining the NATO's Enduranc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研究生：陳麒安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九月

謝辭

順利通過博士論文口試，要開始撰寫謝辭的這一刻，心情是輕鬆的，神經卻仍然十分緊繃。謝辭可能是整本博士論文當中，最不拘形式、內容，但卻最不容易下筆寫好的一部份。

花費了6年2個月的時間，總算完成了博士班的學業，首先要感謝我的家人。感謝他們多年來的支持與鼓勵，讓我能「選我所愛，愛我所選」。即便求學期間遭遇到許多波折，但卻也更讓我堅定自己的信念。

其次，感謝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李明老師，除了對我論文上的指導斧正以外，更感謝師長對我家人的關心，多次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感謝諸位論文口試委員：林碧炤副校長、陳一新教授、王高成教授、賴岳謙教授等人在口試時的鞭策，讓我能進一步修正論文的缺陷。此外，也感謝甘逸驊教授在「歐洲安全」與「歐洲治理」課堂上的多次提點，讓我能瞭解自己的不足之處。當然，也感謝外交學系諸位師長的教導與照顧，我從1997年進入外交學系大學部就讀以來，幾乎修讀過系上所有師長的課程，或曾經擔任過助理工作。諸位師長對我的智識培養與人格塑造有著莫大的影響。另外，要特別感謝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關中老師，引導我進入「聯盟理論」的研究領域，這本博士論文可說是從碩士論文延伸而來的深入探討。

再次，博士班求學期間，為了要自理學費與生活開支，我曾經在校外不同單位兼職工讀過，性質涵蓋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到公關公司不等。在校內，我也曾擔任過許多師長的教學助理、研究助理、國科會計畫助理和其他兼職工作。感謝各位主管的提攜與厚愛，讓我不論是在工作態度和職場技能都獲益頗深，更讓我提早熟悉職場生態，以做好萬全準備。

最後，感謝校內外許許多多工作夥伴的合作與協助，我們克服了一次又一次艱難的挑戰。即便是在外人「不給錢、不給人、不幫忙」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完成了重要任務。有了你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能有堅強的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更啟發了我博士論文的核心概念：聯盟的本質，就是合作。

以前剛入伍服役時，長官問我：「你有哪些家人？有沒有女朋友？有沒有宗教信仰？」我當場照實回答。等到相處一段時間，跟長官熟悉了以後，我向長官探詢當初為何要問那些問題。長官說：「當兵是一段辛苦的歷程，最好要有足夠的支持力量，才能順利度過。」

我想，在博士班求學，應該也是如此吧！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嚇阻蘇聯的入侵，遂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也標誌著冷戰時期美蘇兩強對峙的局面。冷戰結束以後，許多學者因而預言北約即將瓦解。但多年以來，北約卻依然存在，更歷經了三次東擴。本文寫作的目的，便欲透過重新檢視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要學派的觀點，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提出解釋。

在現實主義學者陣營中，摩根索與華爾滋的「權力平衡」論點與北約發展的史實不符；施韋勒的「扈從利益」論點僅部分解釋了國家聯盟行為，對於「扈從」概念的界定又出現前後不一；米爾斯海默的「推卸責任」論點試圖同時涵蓋「制衡」與「不制衡」兩種選項，而純粹的「推卸責任」策略又必須依賴其他國家願意承擔，因此不易成功。瓦特的「威脅平衡」理論雖仍有不足之處，但較適合解釋本文的個案。筆者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便是面臨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俄羅斯存在與恐怖主義等威脅，才強化了盟國繼續合作的意願。

從新自由主義學者的觀點而言，國家若欲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維持合作關係，便需要以互惠為基礎而運作的國際制度。當國際制度能隨著成員的需求而調整時，就能獲得更多支持。由於美國的優勢國力受到北約的制度規範與集體決策機制削弱，又具有軟權力的勸服力量，遂吸引了中、東歐國家加入聯盟。此外，民主國家之間較不容易發生戰爭。這些因素都維繫了北約盟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合作關係。

由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在訴求「內群體」偏袒的同時，卻未激化「外群體」歧視。建構主義學者認為，若隨著聯盟關係的發展，成員之間能培養出休戚與共的集體身份，將個別的国家安全問題視同為集體的安全議題時，彼此便超越了傳統軍事聯盟在攻擊與防禦上合作的功能，而達到安全共同體的境界。北約所具備的規範特性也進一步增強了其對盟國的型塑能力。

聯盟的本質在於合作。但關鍵是國家為何合作、如何促進合作，以及如何決定合作對象或競爭對手。事實上，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並未放棄對付共同威脅的核心目標，卻也逐漸發展出安全管理的功能，不但參與了維和行動，也建立起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對話機制，更凝聚了盟國的信念而形成具有集體身份的安全共同體。

關鍵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聯盟理論、權力平衡、威脅平衡、扈從利益、推卸責任、民主和平論、安全共同體

Abstract

In the aftermath of WWII,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mainly led by the U.S., was formed to deter U.S.S.R.'s aggression. This organization signified the bipolar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n the Cold War came to an end, many scholars once predicted NATO would collapse. However, the alliance still endures for decades and enlarges eastward three times. The purpose of the dissertation is to reappraise the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major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nd provide some explanation of NATO's enduranc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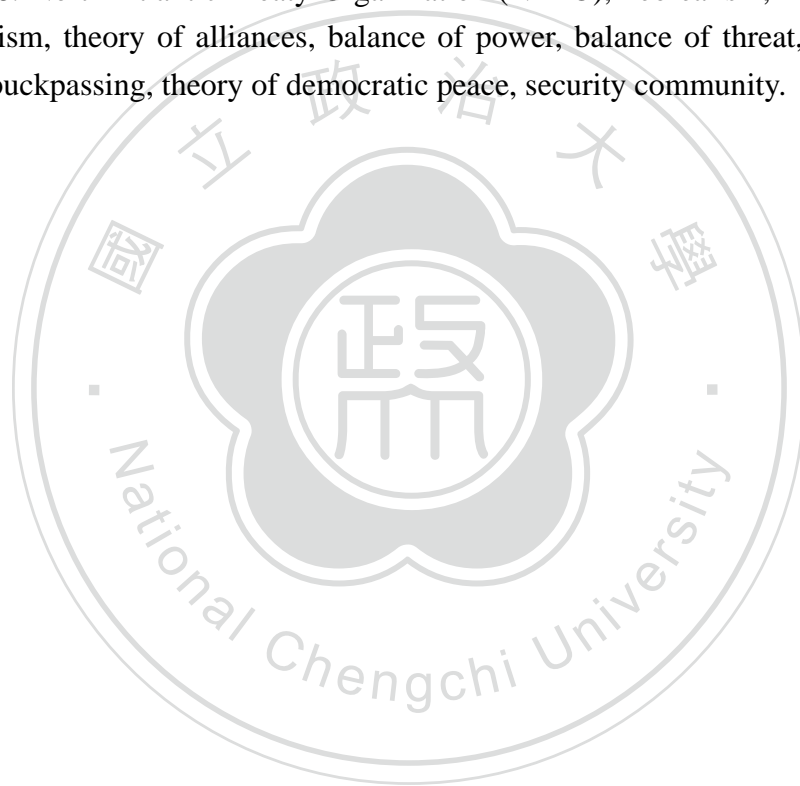
In the camp of realists, the balance-of-power theory raised by 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N. Waltz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 of NATO's development. The bandwagon-for-profit theory proposed by Randall L. Schweller only gives partial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nd takes a contradictory position on the concept of bandwagon. The buck-passing theory maintained by John J. Mearsheimer tries to include both the options of balance and not-balance on the one hand, while depends heavily on other states' willingness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balance on the other hand. As far as we know, the latter seldom results in success. Although the balance-of-threat theory sustained by Stephen M. Walt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it can provide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the case discussed in the dissertation. This author concludes that NATO faces multiple threats of the spread of WMD, the existence of Russia and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at's why the allies continue to cooperate.

From the standing points of neo-liberalists, if states want to maintain cooperation under the anarchical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y will ne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reciprocity. Wh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be adjusted with the demand of their member states, they will obtain more supports. Because the primacy of the U.S. was reduc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and joint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NATO and accompanied with persuasive soft power, som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EEC) were drew to join the alliance. Moreover, there are few wars among democracies. For all these reasons, NATO still survives until now.

When NATO seeks to develop in-group favorit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t does not activate out-group discrimination. Constructivists state that if members of alliances can cultivate their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transform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into collective ones, they can go beyo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and become security communities. Features of norms in NATO also strengthen their capabilities in shaping the alliance.

The essence of alliance is cooperation. Its key points for states lie in why they cooperate, how to facilitate their cooperation and how to choose their partners or opponents. As a matter of fac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old War, NATO doesn't give up its core purpose of fighting against common threats, while it develops the function of security management gradually. Besides, NATO takes part in th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builds the mechanism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In the end, NATO solidates the belief from its member states and turns into a security community of collective identity.

KEYWORDS: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theory of alliances,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hreat, bandwagon for profit, buckpassing, theory of democratic peace, security community.



目 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7
第三節 研究途徑	10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案例選擇	14
第五節 命題假設	16
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6
第七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7
第貳章 現實主義與與聯盟理論	21
第一節 前言	21
第二節 現實主義基本概念	22
第三節 聯盟理論的不同類型：國家為何聯盟合作？	29
第四節 不同類型的分析比較	42
第五節 解釋的適用性：威脅平衡理論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	55
第六節 小結	63
第參章 新自由主義與與聯盟理論	65
第一節 前言	65

第二節	新自由主義基本概念	66
第三節	聯盟理論的不同類型：如何促進國際合作？	73
第四節	不同類型的分析比較	82
第五節	解釋的適用性：新自由主義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	93
第六節	小結	104
第肆章	建構主義與聯盟理論	107
第一節	前言	107
第二節	建構主義基本概念	108
第三節	聯盟理論的不同類型：國家如何選擇聯盟伙伴？	117
第四節	不同類型的分析比較	128
第五節	解釋的適用性：建構主義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	137
第六節	小結	146
第伍章	結論	149
第一節	研究發現：聯盟的本質	149
第二節	假設驗證	155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不足之處	157
第四節	未來發展方向	159
參考書目		165

表 目 錄

表 2-1：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際關係與後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的觀點比較	27
表 2-2：國家相對實力、傾向與互動行為之關係	34
表 2-3：1945-1990 年間超級強權的財富對比	43
表 2-4：世界主要大國軍費支出（1988-2008）	44
表 2-5：世界主要大國軍費支出占 GDP 比例（1988-2008）	45
表 2-6：國家面對威脅時的行為類型	51
表 2-7：弱國對強國權力優勢的因應策略	52
表 2-8：國家對外行為政策建議	53
表 2-9：國家的制衡戰略	53
表 2-10：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能採取的行為模式	54
表 3-1：六項交往指標中的絕對程度與平均成長率	90
表 3-2：國家互動情況與程度之關連	92
表 3-3：後冷戰時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會員國加入日期對照表	102
表 4-1：國際文化的多種實現方式	119
表 5-1：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對於聯盟理論之貢獻	154

圖 目 錄

圖 1-1：論文研究架構	17
圖 2-1：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分類	28
圖 2-2：國家推卸責任策略示意圖	36
圖 2-3：瓦特的聯盟理論架構	48
圖 4-1：外部環境結構對於行為者的影響	124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與蘇聯由於在意識型態與戰略利益上的歧見，彼此從並肩作戰的盟友逐漸轉變為敵對的競爭關係。1946年，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的肯楠（George F. Kennan）針對蘇聯的政軍情勢傳回電報表示，俄國傳統上的不安全感與被外國滲透的恐懼，才是促成蘇聯擴張的主要因素。¹隔年，肯楠又對於蘇聯的政策傾向提出分析，認為美國應該要根據蘇聯的政策變化和軍事部署，靈活運用力量加以圍堵對抗。²1948年11月24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所提出的20/4號報告更明確指出蘇聯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³此後，雙方在全球較勁對峙卻又不引發大規模的直接衝突，形成冷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便是在此背景下於1949年正式成立。整個冷戰時期，北約便是在美國領導下，由盟國匯集強大軍事力量以防範蘇聯入侵。從北約這段期間的戰略調整看來，⁴也幾乎不脫前述核心目標。

北約最高決策機構—北大西洋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於1950年1月6日提出「防禦北大西洋地區的戰略概念」（The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se of the North Atlantic area）中指出，雖然聯盟的軍事資源在數量上較蘇聯為弱，且又依賴美國的核武能力，但北約應該要確保具備使用各種武器進行戰略轟炸的能力。當韓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後，北約盟國驚覺應對於聯盟組織結構與軍事力量做出調整，方能對付蘇聯共產集團的擴張，於是便設立了歐洲盟軍司令部，並於1952年接受希臘與土耳其的加入。此時期北約的整體戰略目標在於確保對盟國的防禦，並摧毀蘇聯發動戰爭的意願和能力。因此，北約將不惜首先發動空中攻擊，以及使用各種武器的陸海空軍事行動。為達到這樣的目標，更將採取「前沿戰略」（forward strategy），亦即盡可能地靠近歐洲東部來部屬防禦兵力，這也使得西德的地緣因素更受重視，最終於1955年加入了北約。

然而，為了能更有效地嚇阻蘇聯入侵，北大西洋理事會於1954年12月17

¹ 參見：<http://www.gwu.edu/~nsarchiv/coldwar/documents/episode-1/kennan.htm> 861.00/2-2246: Telegram

² X(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No.4 (July 1947), pp.566-582.

³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oldwar/nsc20-4.htm> 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SC 20/4, 23 November 1948

⁴ 本文關於北約戰略調整的簡介，主要參考：http://www.nato.int/cps/en/SID-00112948-5E1114E9/natolive/topics_56626.htm?selectedLocale=en Strategic Concepts；另可參見其他專書的介紹：Lawrence S. Kaplan, *NATO Divided, NATO United: The Evolution of an Alliance*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4).；William Park, *Defending the West: A History of NATO*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Phil Williams,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日宣布採取「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 戰略，以運用核子武器的優勢。然而，此戰略一方面需依賴美國的核武能力，另一方面更考驗著美國在面臨蘇聯核子攻擊下而防衛歐洲盟國領土的決心。在蘇聯相繼於 1953 年試驗氫彈、1957 年成功發射洲際彈道飛彈後，盟國也開始思索在爆發全面攻擊 (all-out attack) 的情況下，北約將要如何因應情勢。美國甘迺迪 (John F. Kennedy) 總統上任後不久，發生了古巴飛彈危機。由於擔心核子戰爭可能會因意外或一時誤判而爆發，美國提出了「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 戰略，以因應蘇聯所挑起不同程度的衝突行為。1968 年，北約又提出了「防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區域的整體戰略概念」(Overall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ce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rea)，凸顯了「彈性與升級」兩項特徵，並以直接防禦、審慎升級、全面核子反擊等三種不同等級來嚇阻潛在的侵略者。

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實施圍堵政策，在全球建立聯盟體系以防範共產主義擴張，並也為此目的而在世界各地與蘇聯進行了不少代理人戰爭，以維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優勢地位。然而，冷戰結束以後，有許多人士預言這些聯盟會逐漸瓦解。新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 (Kenneth N. Waltz) 1990 年便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北約正在消失，即使其名稱可能苟延殘喘一段時間，但在多長的時間裡還足以被視為重要的制度則是一個問題。⁵ 史奈德 (Glenn H. Snyder) 也曾指出，因為北約是兩極體系結構的產物，如果結構有所變化，其就會瓦解或有根本的變革。⁶

華爾滋認為，如果在國際社會中存在兩個敵對的聯盟，其中一方也許由於內部某一成員國出現政治動亂而實力有所減弱，那麼我們便可以預期另一方的軍備將出現鬆弛，其內部的凝聚力也將隨之降低。尤其是在甫獲得戰爭勝利之際，獲勝的那一方聯盟便會瓦解。⁷ 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也曾經預測，蘇聯的威脅維繫著北約的存在，一旦蘇聯瓦解，美國可能會放棄歐洲大陸，由其主導 40 多年的防禦聯盟也可能會解散，⁸ 而歐洲共同體可能會 (因為冷戰結束) 變得脆弱，而非日漸強大。⁹ 華爾滋則曾明確表示，北約在冷戰結束後會出現萎

⁵ Kenneth N. Waltz, US Congress, Senate, "Relations in a Multipolar World,"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10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26, 28 and 30 November 199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91, p. 210. 轉引自 Gunther Hellma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p. 17.

⁶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Jul., 1984), pp. 461-495.

⁷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p. 125-126.

⁸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 52.

⁹ Stanley Hoffman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ost-Cold Wa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2 (Fall 1990), p. 199.

縮並最終消失。¹⁰ 此外，根據賽斯（Wallace J. Thies）近來的研究顯示，自從北約成立以來，幾乎每年都有許多人士預言大西洋聯盟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或即將走上瓦解一途。¹¹ 然而，實際的發展並不符合學者們的預期，北約在冷戰結束以後不但沒有瓦解，還歷經了對外戰略調整與東擴的歷程，新成員國的加入更包含了政治、經濟因素考量與國際地位提升的意義。上述學者們對於國際關係中的聯盟理論研究在學術與實務上的落差便引發了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華爾滋認為，由於有美國和蘇聯兩大超級強權的參與，北約和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一樣，與其說是傳統的軍事聯盟，還不如說是條約保證組織。接著他又表示，期待北約在冷戰結束後會像先前的幾個大型聯盟一樣，一旦主要的敵人被擊敗以後，就會逐漸減弱並最終消失。華爾滋認為，這樣的期待已經實現，北約甚至連條約保證組織都稱不上，因為沒有人能回答這個組織是要保證來對抗誰的。北約的繼續存在與擴大顯示出美國的實力與影響，也就是國際制度由強國建立和維護，並服務於這些國家能夠或不能夠被正確認知到的利益。¹² 米爾斯海默也曾針對國際制度的發展表示，國家有時會透過制度來運作，但制度只不過是個別國家自利算計的反映，而這些又主要是依據國際權力分配的結果。體系中的大國創造了制度，以便能維持其對於世界權力的瓜分，或甚至進一步強化態勢。在此觀點下，制度基本上成為了權力關係運作的競技場，只是反映出權力分配在體系中的狀況。但對於北約在冷戰結束後仍能存續發展，米爾斯海默則只是表示，冷戰期間的北約本質上是美國面對蘇聯威脅時運作權力的工具，在冷戰結束以後，北約不是消失就是會重新反映歐洲權力分配的新面貌，至少不像是冷戰期間那樣（NATO cannot remain as it was during the Cold War.）。¹³

華爾滋曾指出，如果在國際政治中有什麼獨特的理論的話，那就是權力平衡理論。¹⁴ 他認為，被打破的權力平衡總有一天會重新恢復。現實主義理論的侷限性在於無法說清楚什麼時候會再出現權力平衡，這也是所有社會科學理論都存在的侷限性。現實主義理論必然會表示將要發生什麼，而不是何時會發生。理論並無法具體指出何時是「明天」，因為國際政治理論關注的是結構對國家的壓力，而不是國家如何對壓力做出回應。只有關於國家政府如何對自己所承受的壓力做出反應以及如何利用可能出現機會的理論，才能對後者進行解釋。¹⁵ 然而，吾人要如何觀察到結構對國家的壓力呢？當然是從國家行為的改變來判斷，而這種

¹⁰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75-76.

¹¹ Wallace J. Thies, *Why NATO Endur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4.

¹² Kenneth N. Waltz,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1, No. 2 (2000), pp. 27-29. ;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e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19-20.

¹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13-14.

¹⁴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7.

¹⁵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 27.

行為的出現，實際上即已經形成了對於結構壓力的回應。¹⁶ 至於這種回應的力量是否足以改變或掙脫體系結構對於國家的影響，則要依不同情況而論。

華爾滋又指出，理論只能讓人們說新的權力平衡會形成，而無法說要多久的時間才會發生，它是由國家和國際條件決定的。¹⁷ 那麼，這種「簡約」的體系層次理論—權力平衡理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華爾滋認為，美國將其勢力擴大到被打敗者以前的範圍，這樣的作法疏遠了俄羅斯，把俄羅斯推向中國而不是拉到歐洲和美國這一邊。因而美國無法避免新的權力平衡形成，只會加速它的到來，就像其一直認真在做的一樣。¹⁸ 依照華爾滋的標準，從冷戰結束到其發表這篇文章為止過了 10 年，吾人並未觀察到美國有遭受到其他國家單獨或聯合的軍事攻擊。至今又過了 10 年，美國仍然維持著強大的軍事力量，與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締結了軍事聯盟條約，北約更歷經了 3 次東擴，成為具有 28 個會員國的國際組織。現實主義學派能否提出合理的解釋？

有學者認為，理論是對人類生活某方面所做觀察的系統解釋。¹⁹ 社會理論則是對範圍廣泛的社會現象所作的系統性和統一性的解釋。²⁰ 多數理論的發展與提出都是從觀察現象而來，當現象改變時，便出現了對理論加以修正或拋棄而提出新理論的需要。

國際關係學科與理論的發展與當代國際局勢的變化息息相關。1919 年，各國為了促進國際合作並實現國際和平與安全，以避免再次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²¹ 而英國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也設立了國際政治系與威爾遜國際政

¹⁶ 華爾滋曾強調，國際結構與國家行為之間是相互影響的。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40.;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 914. 針對國家外交行為的動機與結果的分析，即為外交政策理論所欲探求的重點。有關外交政策理論與華爾滋認為的國際政治理論的差異，可參見：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7-53.;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1 (Autumn 1996), pp. 54-57.; Colin Elman,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Autumn 1996), pp. 58-61.;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June 1998), pp. 289-313. 本研究論文接受 Colin Elman 和 Fearon 的立場，認為新現實主義的若干觀點可以作為外交政策理論。

¹⁷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 30.

¹⁸ *Ibid.*, pp. 37-38.

¹⁹ Earl R.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7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5), p. 40.

²⁰ Brian Fay and J. Donald Moon, "What Would an Adequat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Look Like," in Michael Martin and Lee C. McIntyre, eds.,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p. 26.

²¹ 國際聯盟盟約全文可參見：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leagcov.asp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治講座。此後，國際政治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正式誕生。²² 當時普遍的理想主義思潮反倒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促使卡爾（E. H. Carr）提出了以現實主義來看待國際關係的觀點，希冀能消除 1919 至 1939 年間英語系國家對國際政治思想中所存在的明顯而危險的缺陷，因為這些國家幾乎完全忽略了權力因素。²³ 卡爾本人也因此被視為是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學派的主要奠基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因為較少受到戰爭的衝擊，成為最強大的國家，其國內學者對於應如何在戰後繼續維持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提出不同的看法，²⁴ 同時促進了國際關係學科的蓬勃發展。但也因此出現「將國際關係視為美國的一門社會科學」之觀點。²⁵

除了現實主義學派以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發展，基本上就是對於 1970 年代開始出現的美蘇和解、石油危機、跨國公司等「不符合」現實主義邏輯的現象而產生。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奈伊（Joseph S. Nye）就針對當時開始嶄露頭角的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者提出了「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和「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的觀點展開研究。²⁶ 其後更以「互賴」（interdependence）來描述這種彼此牽連影響的特殊關係。²⁷ 當然，這些觀點引起了傳統國際關係學者的反擊，認為基歐漢等人過於忽略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²⁸ 1980 年代以來，隨著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相互借鏡與批判，兩者之間逐漸出現趨同的現象，也被其他學者指稱為「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²⁹ 基歐漢本人在針對國際制度的研究方法中，也將新

²² 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5。

²³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46), p. iv. 卡爾認為，國際領域的政治權力可以分為三類：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支配輿論的力量。其並未完全否認國際道德和規範的存在，只是認為國家與領導者不能忽略現實主義觀點的考量。

²⁴ 參見：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 A. Knopf, 1953).

²⁵ 參見：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No. 3 (Summer 1977), pp. 41-60.

²⁶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Robert O. Keohane,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1 (October 1974), pp. 39-62.

²⁷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²⁸ 其他出現「忽略」國家地位或影響力的主要著作還包括：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Richard N.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y McGraw-Hill, 1968). ;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但事實上，與其說這些著作忽略國家地位或影響力，還不如說是其研究重心轉向國際關係中的跨國公司與經濟議題。

²⁹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9-185. 關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爭論的焦點，可參見：Charles W. Kegley,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同樣視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的。³⁰

冷戰在 1990 年代初期終結，超出了多數國際關係學者們的意料之外，但學界仍然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乃至於冷戰結束這段期間的長期和平提出不同的看法。³¹ 新自由主義學派就試圖提出了「民主和平論」觀點加以解釋。³² 學者威爾 (Spencer R. Wear) 便指出，無論在哪裡，只要建立幾個共和國，其便會在某種程度上將主權交給一個國際性的委員會，各代表們可平等地進行磋商與投票。共和國的領導者會建立其在國內熟悉的機制，以便在國際上和平地決策。這樣的觀點反駁了現實政治理論，因為他們將聯盟和其他維持和平的形式視為只不過是對抗外部威脅的制衡行為。³³

此外，冷戰結束也使得國際關係理論產生了建構主義轉向。³⁴ 建構主義這一詞彙最早是由歐努夫 (Nicholas G. Onuf) 於 1989 年首先引進國際關係理論領域中，³⁵ 後來又有許多不同的學者開始從事相關的研究。雖然這些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定義並未有一致的看法，甚至對於建構主義內部派別的劃分亦不相同，但都是對於「主流」國關理論未能預見冷戰終結而提出的反思。現實主義學者曾針對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指出，當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於注意權力或貿易等物質因素時，建構主義方法則是強調觀念的影響。建構主義並不把國家視為理所當然，也不假設國家只是尋求生存，他們把國家的利益和身份視為特殊歷史過程中具有高度展延性的產物。他們相當注意社會中的流行論述，因為這些論述反映且塑造出了信念與利益，並且建立了公認的行為規範。冷戰的終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³⁰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 1988), pp. 379-396.

³¹ 冷戰期間「長期和平」的觀點主要來自：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³² 參見：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September 1993), pp.624-638. ;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Summer, 1983), pp. 205-235. ; Bruce M. Russett ed.,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Post 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學者們後來又將民主、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對於促進和平的有效性加以整合研究，提出「三角和平」的論點。參見：Bruce M. Russett and John R.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orton, 2001). 對於「民主和平論/學說」反駁的意見，可參見華爾滋文章中所引用的文獻：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p. 6-8.

³³ Spencer R. Weart, *Never at War: Why Democracies will not Fight One Anoth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23.

³⁴ 此概念係借用自：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 1998), pp. 324-348.

³⁵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p. x. 首次出現「建構主義」用語的專書，參見：Nicholas Greenwood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結對建構主義取得正當地位相當重要，因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無法預料，也不太能解釋冷戰的驟然結束。³⁶

針對國際局勢的變化，學界也開始運用社會學觀點研究國家安全議題，說明社會因素如何塑造國家安全政策的不同層面，出現與其他理論取向不同的預測與解釋，主要便是尋求導正國家安全問題中所存在的結構主義和理性主義分析方式與社會學研究觀點之間的極端不平衡。³⁷ 在受到了其他學派的挑戰後，現實主義內部也產生不同的修正與辯論，隨著時間發展，也衍生出許多分支派別。³⁸ 便有學者質疑現實主義是否出現典範退化的現象，³⁹ 更有人士提出疑問，是否還存在現實主義者？⁴⁰

因此，國際關係理論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將如何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提出解釋，則為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二。事實上，隨著國際關係的發展，在國際關係各理論學派之間與內部的相互借鑑與學習過程中，自然會出現差異性與共通點並存的情形。吾人應該要嘗試瞭解相關理論的內涵，並加以修正補充，進而運用這些理論來解釋現實或預測未來局勢的發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了解決上述疑問，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即在於：梳理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的論述，釐清彼此側重的焦點，並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發展提出解釋，以瞭解與拓展當前聯盟理論發展的成果。

學者史奈德（Glenn H. Snyder）認為，國際關係涉及到了國家之間衝突與合作的行為，而軍事聯盟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國家之間的努力合作，另一方面又是為了準備對付外部的衝突——反倒因為不容易被歸類為其中一項，經常會被忽略。⁴¹ 學者李斯卡（George Liska）則曾表示：「談論國際關係時很難不去提到聯盟，

³⁶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pp. 40-41.

³⁷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 該書中的作者們將社會學與安全研究加以融合，從規範、認同、文化的觀點對國際關係中的安全議題展開研究與評論。

³⁸ 參見：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

³⁹ 參見：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899-912. 該期刊還包括了其他現實主義學者的回應，後來彙整成專書出版：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⁴⁰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⁴¹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

這兩者除了名稱以外其他都混合在一起」。⁴² 由於華爾滋的新現實主義觀點提出了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假設，認為國家不斷追求權力或安全才能生存，因此在彼此之間沒有更高權威的制止下，必然會發生衝突。⁴³ 依照此般邏輯，當各國為了確保生存與利益而參與聯盟以對付外來強權時，當然可以妥協合作，但在強權消失之後，便又回到了相互競爭的態勢。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一直都存在，但這些國家可以為了較大的外部矛盾而暫時隱忍較小的內部矛盾，並結成聯盟共同對抗。然而，當外部矛盾消失時，就又回到了彼此都具有衝突潛因的局面，自然得出了聯盟在威脅消失或目標達成後，必將瓦解的結論。

然而，聯盟理論研究並不專屬於現實主義。在冷戰結束以後，學術界對於北約為何沒有瓦解提出了多元的分析觀點，也透過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提出補充解釋。⁴⁴ 基歐漢在對瓦特《聯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一書的評論文章中以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批評指出，瓦特對於聯盟的研究係承襲於華爾滋新現實主義而來，而新現實主義最大的缺陷便是忽略了「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重要性。北約正因為有著具備複雜決策程序和功能的正式官僚組織，顯得與一般聯盟不同，其涉及到了成員角色分配的規則。⁴⁵ 基歐漢更曾明白表示，聯盟就是國際制度，不論是持久性或力量，都部分地取決於它們的制度特徵。⁴⁶ 其他學者也指出，由於北約為民主國家所組成的聯盟，已成為盟國之間團結的象徵，當內部產生歧異時，往往能透過和平的機制加以解決，而非如同傳統軍事聯盟一樣會以解散收場。⁴⁷ 建構主義學者則從國家身份認同轉變的觀點出發，研究聯盟性質的變化，⁴⁸ 或將北約視為具有規範性質的國際組織，探

⁴²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s: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

⁴³ 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華爾滋認為國家係為了追求安全而與其他國家爆發衝突，但摩根索則認為，國家是為了追求權力而鬥爭。參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⁴⁴ 參見：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London: Frank Cass, 2001). 該書是彙整自《當代安全政策》(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期刊 2000 年第 21 卷第 2 期的文章，其中也包括了華爾滋以新現實主義觀點對於北約東擴提出的解釋分析。另可參見：Wallace J. Thies, *Why NATO Endur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⁴⁵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p. 169-176. 有關新自由主義學者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仍能存續的解釋分析，另可參見：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3 (Summer, 1996), pp. 445-475.;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⁴⁶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15.

⁴⁷ Wallace J. Thies, *Why NATO Endures*, *op. cit.*, pp. 19-20.

⁴⁸ Michael C. Williams and Iver B. Neumann, "From Alliance to Security Community: NATO, Russia, and the Power of Identit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2 (June 2000), pp. 357-387.; Thomas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p. 357-399.; Helene Sjursen, "On the Identity of NA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4 (Jul., 2004), pp. 687-703.

討新成員國對於規範建立與內化的歷程。⁴⁹ 還有其他學者綜合運用了不同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對於北約的存續與未來發展加以分析比較。⁵⁰

若是從既有研究成果來看，現實主義學者瓦特便曾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的概念，對於聯盟的起源就提出了幾種不同的解釋：對威脅的反應（制衡或扈從）、意識型態、外交援助、跨國滲透等，但其較側重於威脅平衡的研究而已。⁵¹ 在探討聯盟存續或瓦解的因素時，瓦特也舉出了聯盟可能瓦解的原因：一、對於威脅的認知改變；二、信任度消失；三、國內政治使然。⁵² 另一方面，即便威脅消失，聯盟還是有可能繼續存在，瓦特對此的解釋則是：一、有霸權領導，負擔較多經費成本；二、信任的維繫；三、國內政治與菁英操作；四、聯盟關係制度化愈深，愈能長期存續發展；五、意識型態的團結性。⁵³ 由此可見，瓦特並不侷限於現實主義的觀點，也從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中吸收了若干觀念。

有學者認為，在國際關係領域中，並不存在統一的鉅型理論（grand theory），也不太有可能建立出來。目前的情況就像是在廣大的世界政治領域中由「理論島」（islands of theory）所組成，而吾人期待這些小島有一天會被連結在一起，以提

⁴⁹ Alexandra Gheciu, "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973-1012.; Alexandra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關於建構主義對於聯盟理論研究的學術成果，另可參見：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 (Winter 1998), pp. 198-234.; Toomas Riim, "Estonia and NATO: A Constructivist View on a National Interest and Alliance Behaviour," *Baltic Security & Defence Review*, Vol. 8 (2006), pp. 34-52.; K.M. Fierke and Antje Wiener,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 5 (December 1999), pp. 721-742.

⁵⁰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March 1993), pp. 3-43.; Lars S. Skalnes, "From the Outside in, From the Inside out: NATO Expans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4 (Summer 1998), pp. 44-87.; Ryan C. Hendrickson, "The Enlargement of NATO: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Alliance Expansion," *European Security*, Vol. 8, No. 4 (Winter 1999), pp. 84-99.; 甘逸驊，「冷戰結束後的北約與國際關係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5期（2003-09-10），頁1-23。

⁵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ch. 2.

⁵²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Spring 1997), pp. 158-162.

⁵³ *Ibid.*, pp. 164-168. 事實上，基歐漢在1989年編輯出版的專書中即指出，運用新自由主義對聯盟理論加以探討將可提供更豐富而新穎的觀點，又不會犧牲掉新現實主義極有價值的論述，尤其應該針對：1.正式的聯盟是否比非正式的聯合協定還穩固？2.不同的聯盟組織的高層或官僚對於聯盟的耐久性有何差異？3.聯盟提供成員資訊以促成合作而有助於聯盟的穩固到何種程度？4.聯盟是否曾經在成員間發展出非基於利益考量的規範性承諾？5.開放的民主國家是否較封閉的易於維繫聯盟關係？瓦特1997年所刊登的此篇期刊文章似可作為對基歐漢的回應。參見：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 15. 瓦特也借用了陶意志（Karl W. Deutsch）「多元安全共同體」（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的概念，可參見：Karl W.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供更明確和普遍的解釋。⁵⁴ 其他學者則表示，由於有些人在研究中追求時髦和新奇，又缺乏相互寬容的態度，結果劃分出許多不必要的學派，提出了不適當的二分法，卻反而忽略了學術研究與知識的累積性，使得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受到影響。⁵⁵ 由於本論文欲探討的焦點為：北約在後冷戰時期存續的因素。因此，筆者在文中並不試圖提出單一的鉅型理論，而是希冀透過不同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對於傳統上以現實主義觀點為主的聯盟理論加以探討，驗證這些學派對於後冷戰時期北約存續因素的解釋能力，並展現出個別理論研究側重的不同面向。

第三節 研究途徑

本論文將分別運用國際關係理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三個主流學派⁵⁶ 作為研究途徑，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持續存在提出可能解釋。

華爾滋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所提出的理論簡約性(parsimony)要求受到了不少批評，學者們主要認為過度簡約的理論無法解釋世界歷史中的國際局勢變化。⁵⁷ 其他學者則表示，由於簡約性是對於世界本質的判斷或甚至是假設，而被假定為簡單的，但實際情況卻不見得如此。吾人絕不能堅持以簡約性來作為設計理論的普遍原則，但其對於我們已經有若干瞭解的世界來說，還是有幫助的。⁵⁸ 郝思悌(K. J. Holsti)也認為，吾人應採取「理論多元主義」(theoretical pluralism)來回應複雜世界的多重現實。任何試圖要建立特定觀點與方法論的正統性只會導致過度簡化，並會失去擴展知識的機會。⁵⁹ 如果我們可以用單一或少許的因果變數來準確解釋乍看似乎會產生複雜影響的事物，那麼我們可用來解決問題的槓桿力就很高。反過來說，如果我們

⁵⁴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pp. 311-312. 「理論島」的隱喻是借用自 Harold Guetzkow, "Long Rang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6), pp. 70, 73.

⁵⁵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2 (June 1999), pp. 213-217.

⁵⁶ 關於「建構主義/社會建構論」是否足以被視為當前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眾說紛紜。但根據美國威廉瑪莉學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近年來所做的研究報告顯示，在國際關係學術界的實際應用上，已廣泛將「建構主義」視為主流學派之一。參見：<http://www.wm.edu/irtheoryandpractice/trip/surveyreport05-06.pdf> Full Report: 2004/2005 Survey 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Policy; <http://www.wm.edu/irtheoryandpractice/trip/surveyreport06-07.pdf> Full Report: 2006/2007 Survey 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Policy; http://irtheoryandpractice.wm.edu/projects/trip/Final_Trip_Report_2009.pdf Full Report: 2008/2009 Survey 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Policy

⁵⁷ 參見：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Reconceptualizing Anarchy: Structural Realism Meets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4 (December 1996), pp. 403-438. ;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altz and World History: The Paradox of Parsimon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3 (2009), pp. 446-463.

⁵⁸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

⁵⁹ K. J. Holsti,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ich Are the Fairest Theories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 1989), p. 256.

能在單一或一些變數的基礎上來解釋許多影響，我們也會具有高槓桿力，而這種力量在社會科學或特定主題中來說，普遍都很低。⁶⁰ 要將槓桿影響力最大化，吾人應試圖建立以「盡可能少的（變數）來解釋最多」（**explain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as little as possible**）的理論。有時要符合簡約性才得以實現，但有時不用。我們可以設想出許多例子，若干複雜的理論透過這些例子而更足以解釋這個世界。在此情況下，吾人確實應該使用非簡約理論，因其可比簡約理論還更能將槓桿影響力最大化。⁶¹

由於國際關係理論的不同學派都是試圖對於國際局勢觀察後，做出描述、解釋與預測，最終目的是欲更加瞭解國際關係變化的趨勢與未來發展的可能。即便在解釋與預測能力較為完善的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對於諸多問題也沒有達成完全一致的看法。⁶² 沃爾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便認為，現實主義內容豐富且具多樣性，不能只被侷限為難以解釋變化的結構現實主義而已。許多對現實主義的批評是以 1989 年以後的體系轉型為基礎的，其將最簡約的現實主義形式—華爾滋的結構現實主義—與最豐富和最具有脈絡獨特性的替代解釋相比較。這些解釋是從自由主義、新制度主義或建構主義中衍生出來的。這並不是一種公平或令人信服的檢驗理論途徑。⁶³ 艾佛拉（**Stephen Van Evera**）也表示，現實主義者強調的是權力的粗略結構，即總體能力的分配。其個人則將權力的類型加以區分，提出了權力的細緻結構，即特定權力型態的分配。如果吾人對現實主義加以修補，將焦點從權力的粗略結構轉向細緻結構，並從權力本身轉向國家對於權力的認知，那麼現實主義就是最強而有力的，因為如此便能解釋最多的國際政治。⁶⁴ 事實上，華爾滋也曾多次指出，理論的解釋能力而不是其簡約性，才是理論成功的標準。⁶⁵ 其他學者也認為，在解釋能力的要求下，簡約性是可以且應該被犧牲的。⁶⁶ 綜上所述，當我們在理論簡約的基礎上，增添些微變數而能解釋更多現象時，便可以採用新的模式，以獲得更豐富的研究成果。

就實際運用來看，研究國際關係與聯盟理論的學者也曾試圖從不同的學派

⁶⁰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op. cit.*, pp. 29-30.

⁶¹ *Ibid.*, pp. 104-105.

⁶² 參見：John A. Vasquez,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該書匯集了不同學者們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 年第 4 期上，彼此觀點爭鋒相對的文章。

⁶³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 92.

⁶⁴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9.

⁶⁵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6, 8.;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op. cit.*, pp. 56-57.; 華爾滋更曾經表示，理論的解釋能力比預測能力還重要。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 916.

⁶⁶ Sten Rynning and Jens Ringsmose, "Why Are Revisionist States Revisionist? Reviving Classical Realism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5, No. 1 (Jan 2008), p. 29.

中，引用合適的觀點，對於研究問題的重心提出說明。⁶⁷ 瓦特就認為意識型態相似的國家會聯合以捍衛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彼此之間較不擔心會發生戰爭、與相類似的國家結盟可以讓不穩定的政權取得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意識型態本身的訴求即可解釋聯盟的行為等。⁶⁸ 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平衡」觀點中，國家或決策者對於「威脅」的認知理解，更被建構主義學者視為一種行為者之間相互建構而成的狀態，涉及到了對主觀意圖和意識型態的評估。⁶⁹ 學者斯莫芬寧 (Frank Schimmelfennig) 則表示，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東擴歷程，不但可從建構主義觀點提出解釋，也可以運用新現實主義中的「威脅平衡」和新自由主義的成本效益考量來加以分析。就前者而言，中東歐國家仍然感受到俄羅斯的威脅，如此便可說明其亟欲加入北約的動機；就後者而言，對於試圖加入北約的國家來說，調整軍事政策、設施以符合相關標準的代價，仍低於自我防衛。有了安全的外部環境之後，又可再降低對於軍事領域的投資。⁷⁰

有學者認為，目前存在一種將規範與理性或理性抉擇對立起來的趨勢，這無助於解釋我們在經驗研究中發現的許多最巧妙的特殊進程。這種進程可被稱為「策略性社會建構」(strategic social construction)，行為者會採取理性策略來重新調整偏好、身份認同或社會環境。理性不能與涉及規範影響或規範變革的重大事件分割開來，就如同規範環境會影響到其內部任何理性抉擇的事件。規範和理性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⁷¹ 因此，建構主義和理性抉擇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都是互為補充而非敵對的，若干學者也抱持了這樣的觀念。⁷² 在針對歐盟與北約東

⁶⁷ 尤其可參見瓦特的相關著作：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op. cit.*, pp. 156-179. ;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op. cit.*, pp. 29-46. ;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5).

⁶⁸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34-35.

⁶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06. 其他學者則認為，瓦特的觀點實質上背離了背離了新現實主義的假設，從物質能力分析轉向了意識型態分析。參見：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27.

⁷⁰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op. cit.*, p. 205.

⁷¹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Oct 1998), p. 888.

⁷²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pp. 52-72. 作者在該文中指出，如果國際理論的領域確實關注在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差別，那麼國際理論的核心爭論就不在於國際關係，而是如何研究國際關係。作者進一步表示，雖然兩種途徑 (approach) 之間有許多重要的差異，但也有些重要的共同之處 (substantial areas of agreement)，存在差異的地方同時也具有互補性與矛盾性。這種觀點不代表兩者應該或可以綜合成一種觀點，而表示最令人感到興趣的研究可能是忽略對其零和關係的詮釋，而直接涉及有關切斷一般認為的理性主義/建構主義界線之問題。其認為，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被務實地視為分析工具 (analytical tools) 而不是作為形而上的立場 (metaphysical positions) 或對世界的實證描述 (empirical description) 時，才是最有成效的。 *Ibid.*, p. 52. ; 參見：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p. cit.*, p. 199. 其他綜合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的觀點展開研究的文章，可

擴的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種擴展一方面是以相互主觀的理念為基礎的社會建構結果，但另一方面也是由行為者為了他們的自私目的而工具性地運用這些理念始得以完成的。⁷³

華人學者許田波曾表示，她深信學者們應該促使不同的解釋和平共處，因此將看似互不相容的歐洲中心論和中國中心論觀點、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權力政治的現實主義和規範性轉型的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觀點、華爾滋式的權力平衡理論和吉爾平式的霸權理論以及世界政治的其他分歧觀點整合在一起，探討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和近代歐洲在國家形成與國際衝突之間的關連性。⁷⁴ 其專書於 2005 年度獲得了由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莫尚國際安全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頒發的埃德加·福尼斯圖書獎項，又於 2006 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頒發國際歷史與政治最佳圖書獎項。⁷⁵ 無獨有偶地，塔里菲洛（Jeffrey W. Taliaferro）也因其融合了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理論與外交決策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探討大國在邊緣地區的干涉行為而於 2005 年獲獎。⁷⁶ 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更提出「分析折衷主義」（analytical eclecticism）的觀點，即根據解釋具體問題或者思考更深層次問題的需要，有意識地結合不同分析傳統的要素。⁷⁷ 顯見美國學界亦能接受對於不同解釋模式的綜合運用。在針對其他國家對於美國優勢地位所採取的回應策略研究中，瓦特更明白表示採取了折衷的方式，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中借用了不同的觀點。⁷⁸

1998 年美國國際關係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主席賀曼（Margaret G. Hermann）便在其就任演說中建議，國際關係研究學者應該透過解釋特定現象的不同理論觀點，以比較和對照不同觀點的方式，去瞭解哪一種可以說明在特定事件中發生的情況。其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個整合的新觀點，反倒是一

參見：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Jan 2005), pp. 39-75. ;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4 (1997), pp. 473-495.

⁷³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Rules and Rhetor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3.

⁷⁴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⁷⁵ 參見：<http://politicalscience.nd.edu/faculty/faculty-list/victoria-tin-bor-hui/> Victoria Tin-bor Hui

⁷⁶ 參見：<http://fletcher.tufts.edu/faculty/taliaferro/> Jeffrey W. Taliaferro

⁷⁷ 參見：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Winter 2001/02), pp. 153-185. ;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Contributions of Eclectic Theorizing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09-130. ;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8, No. 2 (2010), pp.411-431. ;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10).

⁷⁸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種讓具有不同本體論和/或知識論，但對於特定國際現象有共同興趣的人們發現共同基礎以建立並保持聯繫的方式。試圖在增加對話之可能性的同時，減少防禦或爭論的需要。⁷⁹ 其他學者們也曾指出，任何一種理論或研究人員自己偏愛的理論都不足以解釋現實，如果堅持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唯一正確的理論，學術就會變得貧瘠。知識和理解透過不同研究趨向和研究綱領之間的爭論得以發展，但要判斷其是否有用，就要看它是否能夠提出既可以從學理上加以分析又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問題。⁸⁰

因此，綜上所述，結合運用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等研究途徑來擴展聯盟理論的研究成果應屬可行。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個案選擇

在本論文當中，要研究的具體問題在於：為何冷戰結束後的北約非但沒有瓦解，還得以持續擴展？本論文將首先探討不同國關理論學派中的聯盟理論觀點，並藉此驗證其是否能對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提出妥善解釋，以瞭解不同觀點在聯盟理論研究上的適用性。基於主題的特性，本論文將採取的是個案研究法與歷史研究法。

一、研究方法

曾有學者指出，檢驗理論的方法包括：實驗法、大樣本統計分析、個案研究等三種方法，而透過個案研究來推論或檢驗自變項「如何」導致依變項的解釋，要比大樣本分析法還更為容易。由於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何種因素促成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持續存在，預計從國關理論的不同學派中，抽離出影響聯盟發展的不同變項，並瞭解這些變項如何導致結果的產生。因此，本文將採取「個案研究法」，以驗證不同學派理論觀點之適用性。⁸¹ 就個案研究而言，將運用過程追蹤法（process tracing），⁸² 探討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政策發展與變化如何維繫了聯盟關係，以確認由命題假設中推演出的解釋模式是否具有可靠性。

⁷⁹ Margaret G. Hermann,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4 (Dec., 1998), pp. 618-619.

⁸⁰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 683.

⁸¹ 大樣本分析法更適合讓吾人瞭解命題假設「是否」可靠，即自變項是否在多數個案中都能導致依變項的產生，而不是命題假設「為何」可靠。後者較適宜以個案研究法來加以檢驗。實際上，吾人應針對研究主題的特性選取適宜的研究方法。參見：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7-30, 54-55. 另可參見該書第二章對此三種方式的比較說明。

⁸² 所謂過程追蹤法就是研究者透過考察個案的初始條件如何轉化為結果，來探討一系列的事件或決策的過程。研究者將連接自變項和結果的因果聯繫環節解開，細分成更小的步驟，然後探尋每個環節的可觀察證據。參見：Alexander L. George and Timothy J. McKeown,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Robert Coulam and Richard Smith, eds.,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Vol. 2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85), pp. 34-41.

就歷史研究法而言，由於研究的個案政策演變具有長時性研究的性質，藉由分析與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希冀能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事實上，有國際關係學者指出，外交史研究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差異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巨大，雙方可以透過長期而穩定的科際相互滋養（interdisciplinary cross-fertilization）取得更豐碩的成果。⁸³ 在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主題中，尤其是涉及戰爭與國家聯盟問題的研究者，也往往結合了對史實資料的運用，提出許多驗證理論與實務發展的豐碩成果。⁸⁴

二、個案選擇—為何選擇北約？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防範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在肯楠的建議下，提出了圍堵政策，先後在全球各地建立起聯盟關係。根據學者估計，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可能在 1950 年代先後與近百個國家締結了正式條約，而被稱為「締約狂」（pacto-mania）。⁸⁵ 美國與各國締結條約之目的，一方面在於提供安全保障以維持區域穩定，避免再次爆發衝突；另一方面則是鼓勵盟國在安全無虞的考量下，竭力發展經濟，以促進全球經濟復甦。⁸⁶ 在各國的經濟實力逐漸恢復後，連帶地也會增加對外購買力，使得當時最主要的生產國—美國可以進一步鞏固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的優勢。其中，北約是美國所建立的聯盟當中，成員最多、成立最久，且在冷戰後持續發展的國際組織之一。⁸⁷

⁸³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5-21. 類似的觀點另可參見：Jack S. Levy,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22-33.

⁸⁴ 參見：Paul W. Schroeder, "Napoleon's Foreign Policy: A Crimi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54, No. 2 (April 1990), pp. 147-162.; Paul W. Schroede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9 (1987), pp. 244-290.; Richard Rosecrance and Chih-Cheng Lo, "Balancing, Stability, and War: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 Napoleonic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96), pp. 479-500.; Daniel J. Whiteneck, "Long-term Bandwagoning and Short-term Balancing: 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Behaviour from 1792 to 181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 (2001), pp. 151-168.;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這些作品多為研究拿破崙法國爭霸期間的歐洲局勢，以驗證現實主義學派中的制衡或扈從何者較為盛行，但卻得出不同的結論。比較的觀點可參見：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in Michael C. Williams ed., *Realism Reconsidered: The Legacy of Hans J. Morgentha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7-165, especially p. 162.

⁸⁵ Cornelia Navari,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316.; Gary A. Donaldson,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The Nation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 78.

⁸⁶ 近來也有學者提出國家透過聯盟來約制盟友國家政策的觀點。參見：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10), pp. 158-196.

⁸⁷ Robert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 169.

許多國際理論學者都曾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提出預測與解釋分析，⁸⁸ 相關的見解都可供本文參考運用。

第五節 命題假設

對於北約在冷戰結束後仍然持續發展的現象，本論文的命題假設可以分為三項，第一項是現實主義的觀點，跟權力、威脅等概念有關，為 H1；第二項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跟國際制度、利益等概念有關，為 H2；第三項是建構主義的觀點，跟身份認同、規範、互為主體建構等概念有關，為 H3。相關命題假設如下：

H1：在後冷戰時期，北約仍然面臨著不同的外部威脅，因而使得盟國願意繼續合作。多元威脅的存在促成了聯盟存續。

H2：在後冷戰時期，北約發揮制度特性，在符合會員國利益與需求的情況下，由軍事聯盟轉型成區域性的安全管理組織。

H3：在後冷戰時期，北約內部與外部行為者的互動塑造出新的身份認同，由軍事聯盟轉變為安全共同體，受規範影響而實踐廣泛合作。

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主要探討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在主要競爭對手——蘇聯——瓦解後而仍然持續存在之可能解釋。首先，將從現實主義對於北約在冷戰結束後的发展預測失準開始，先釐清學者們的觀點歧異。其次，將分別運用新自由主義學派對於國際制度、民主和平論研究的成果，以及建構主義學派對於認同、規範、理念等因素的重視，探討不同研究途徑對於個案之解釋能力。最後則是提出結論，並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處與未來發展方向。

除了在第壹章緒論中，說明論文研究的基本背景概念外，將接著以三章的篇幅，分別對國際關係理論各學派在聯盟理論上的發展與貢獻加以回顧，釐清彼此爭論的焦點，並對北約在冷戰結束以後的存續發展提出解釋。第貳至肆章中，將

⁸⁸ 參見：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1). ;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p. 5-56. ; Stanley Hoffman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ost-Cold Wa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2 (Fall 1990), pp. 191-199. ; Sten Rynning, *NATO Renewed: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5). ; Rebecca R. Moore, *NATO's New Mission: Projecting Stability in a Post-Cold War World*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 Wallace J. Thies, *Why NATO Endures*. ;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p. cit.*, pp. 198-234.

分別運用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對同一個案加以研究，提出符合不同學派核心觀點的解釋，確立各學派應用於聯盟理論上的可能性。第五章則是假說驗證與結論，說明以單一國際關係理論學派解釋後冷戰時期的北約發展之不足，因而應從不同學派中汲取養分，否則將無法確實解釋聯盟在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上的變化，以擴展學界對於聯盟研究的成果。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可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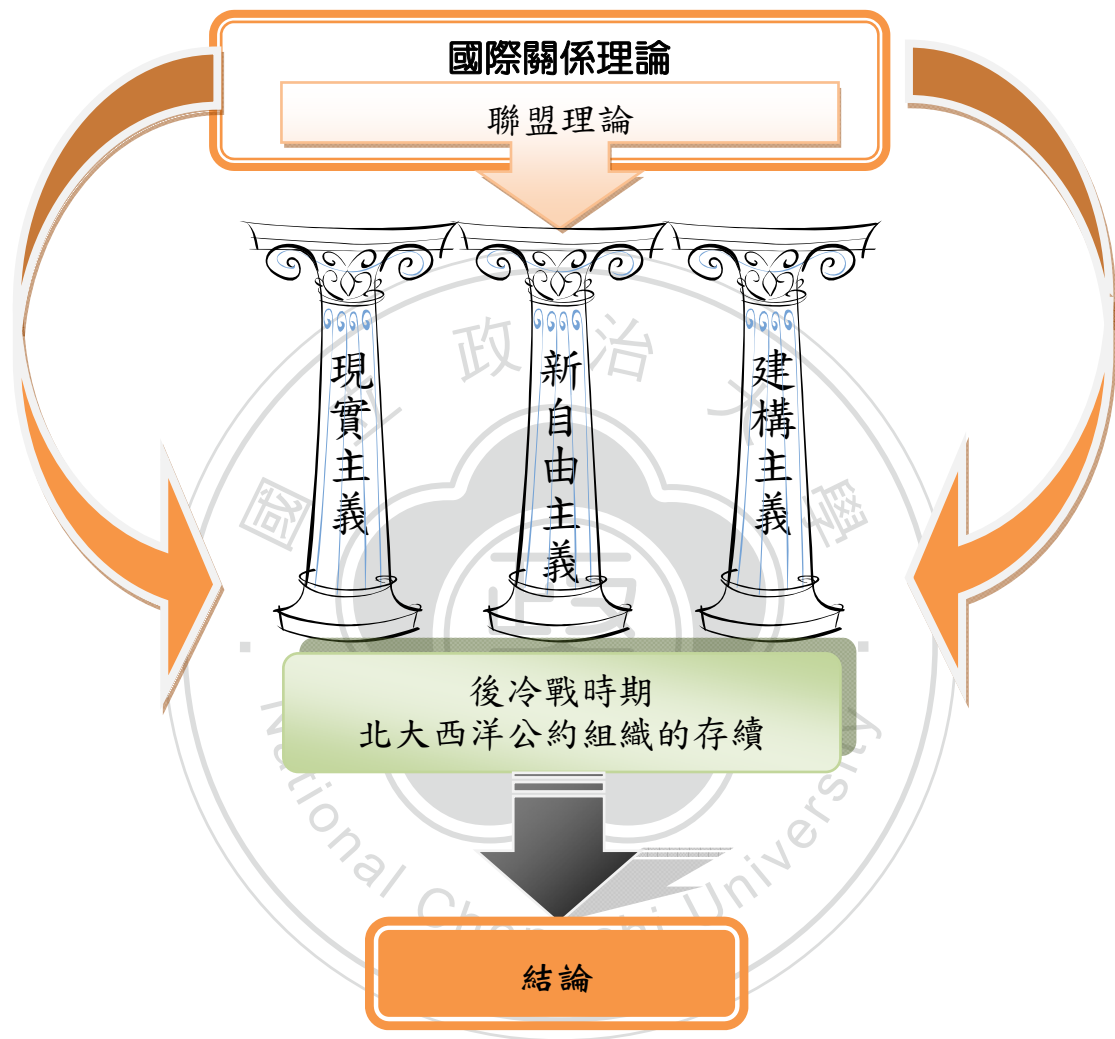


圖 1-1：論文研究架構

第七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與資料來源

本論文探討的個案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論文研究涵蓋的時期，主要將從蘇聯瓦解而導致冷戰結束為起點，探討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發展，並設定至 2009 年北約第三次東擴為止，法國同時亦於該年 3 月宣布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

本文參考使用的研究資料來源，將以官方文件或公開的書面與網站資料為主，學者們的研析文獻為輔，來探討北約政策轉變之歷程。但由於外交決策事屬機密，若有更多文獻資料出現，現有的解釋模式並不排除有視情況加以修正的可能。⁹⁰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運用解釋方面，將以學者本人的專書或期刊文章為主，輔以其他學者的評論分析，以減少二次解讀的落差。

二、名詞界定—聯盟

國際關係學界對於聯盟的定義莫衷一是，即便對於聯盟之間是否一定要簽訂白紙黑字的盟約以劃分權利與義務也未具有共識。⁹¹ 在研究興趣上，有的學者注重型塑聯盟的起源，⁹² 有的關注於聯盟運作的機制，⁹³ 還有人將研究重點置於聯盟的演變及其條約對成員國的義務與限制。⁹⁴ 由於學者瓦特長期關注國際安全議題與聯盟理論研究，其著作更多次獲獎肯定，⁹⁵ 在本論文當中，將主要引用瓦特對於聯盟在概念上的界定，並予以適當修正。

有關是否需要正式條約方面，瓦特認為聯盟（alliance）與聯合（alignment）是相同的概念。由於許多國家不願意與其盟友簽署正式的條約，如果將分析限制

⁸⁹ 參見：<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3/11/AR2009031100547.html> Edward Cody, "After 43 Years, France to Rejoin NATO as Full Member,"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2009. ; Jeremy Ghez and F. Stephen Larrabee, "France and NATO," *Survival*, Vol. 51, No. 2 (April-May, 2009), pp. 77-90.

⁹⁰ 學界因歷史資料解密而對研究成果與結論加以調整修正最有名的例子，參見：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D.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n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1999).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其中，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尤以透過美國官方機密文件的解密，對冷戰史的重新研究與解讀而聞名。

⁹¹ 有關聯盟定義上的差異，可參見：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Spring 1990), pp. 103-106. 近期對聯盟理論發展的綜合回顧文獻可參見：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chs. 1-2. ; Stefan Bergmann,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Alliance," in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ä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1), pp. 25-37. ; John P. Miglietta, *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92: Ira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ch. 1. ; Nasuh Uslu, *The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hip between 1947 and 2003: The History of a Distinctive Alliance* (New York: Nova Science, 2003), ch. 2 ; Cindy R. Jebb, *Bridging the Gap: Ethnicity, Legitimacy, and State Align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pp. 273-306. ; Alexandra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ch. 6.

⁹² 參見：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⁹³ 參見：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⁹⁴ 參見：<http://atop.rice.edu/> 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該網站是由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李茲(Brett Ashley Leeds)教授等人建構之聯盟數據資料庫，主要研究成果可參見：Brett Ashley Leeds,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January 2002), pp. 237-260. ; <http://atop.rice.edu/publications>

⁹⁵ 參見：<http://ksghome.harvard.edu/~swalt/files/waltcv06.pdf>

在正式的聯盟，將忽略許多重要的個案，而精確的區分有可能反倒導致曲解而非揭露實況。諸如，美國與以色列之間並未簽訂正式聯盟條約，但沒有人會質疑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承諾程度。因此，對聯盟承諾作嚴格區分很容易誤入歧途，因為正式和非正式安排的真實意義很可能會隨著個案而不同。⁹⁶

瓦特在 1987 年的著作中指出，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安全合作關係。其假定了成員之間有不同等級的承諾與利益交換，而破壞這樣的關係會有所損失。⁹⁷ 不論是制衡或扈從 (bandwagon)，都可以從國家是要聯盟以對抗或與主要的外在威脅合作 (ally against or with the principal external threat) 的基礎上來加以辨別。⁹⁸ 在此觀點中，聯盟的定義涵蓋了與威脅來源結盟。後來瓦特又表示，防禦性的聯盟通常是為了對付特定的威脅或突發狀況 (which are usually directed against a specific threat or contingency...)。⁹⁹ 在 2009 年的文章中瓦特則補充解釋：「聯盟 (或聯合) 是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正式 (或非正式) 的安全合作承諾，意圖要增強每個成員的權力、安全和 (或) 影響力。雖然在不同聯盟內部所呈現的精確安排差異甚大，但在一個有意義的聯盟中，**最主要的本質即為互相支持以對抗外部行為者的承諾**。因為這些承諾會影響到國家領導者可以期待憑靠的能力，以及其必須準備面對的反對方。」¹⁰⁰

由前述說明可知，原先瓦特曾將「扈從」定義為「和危險來源結盟」(alignment with the source of danger)，¹⁰¹ 後來才轉而將聯盟視為對抗外部行為者。因此，根據瓦特較新的定義，吾人可以將聯盟視為：(一) 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包含正式和非正式的聯繫安排，聯盟條約的締結並不是必要條件。(二) 參與國在這種合作關係當中，相互提供承諾並產生影響。(三) 國際合作的目的是要對付外部行為者。

三、研究限制

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北約於後冷戰時期持續存在的解釋因

⁹⁶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 12. 但在本論文中，所選定的個案是建立在國際條約基礎上的具體組織，可減少聯盟理論對個案適用上的爭議。瓦特也在前文中指出，不採用嚴格的分類法並不是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聯盟之間沒有區別，也不是指對聯盟的分類不可能。對「聯盟」在分類與定義上的探討，可參見：Bruce M. Russett, "An Empirical Typ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2 (May, 1971), pp. 262-289.; http://www.bmlv.gv.at/pdf_pool/publikationen/05_small_states_04.pdf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Alliance

⁹⁷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1, 12.

⁹⁸ *Ibid.*, p. 17.

⁹⁹ Stephen M. Walt,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romoting Peac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George W. Downs, ed., *Collective Security beyond the Cold 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169.

¹⁰⁰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 86. 粗體字為筆者為強調所加。

¹⁰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 17.

素，並運用個案研究法來驗證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學派的解釋能力。因此，重點在於**特定國際關係理論學派能否對北約存續的現象提出解釋**，而非**比較何種國際關係理論學派的解釋能力較強**。由於本文採用的是個案研究法，其較適合用於檢驗特定理論在個案中的解釋能力，而非確認該理論的普遍性或優越性。



第貳章 現實主義與聯盟理論

第一節 前言

諸多現實主義學者曾對於北約未來的發展提出預言或批評，但從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預言失準而批評則過於武斷。華爾滋便曾表示，北約東擴會刺激其他鄰近國家，至少促使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改善，這其實對美國不利。現實主義對於「冷戰的終結即為北約的終結」之錯誤預測，並非來自於現實主義理論對於國際政治理解的失敗，而是低估了美國的愚蠢。¹ 米爾斯海默則認為，北約基本上就是冷戰期間歐洲兩極權力分配的展現，是權力平衡而不是北約本身維持了歐洲大陸的穩定。就北約本質而言，只不過是美國面對蘇聯威脅時，運作權力的工具而已。²

事實上，幾乎所有後起的重要國際關係理論，皆是以現實主義作為主要批判和打擊的對象，而現實主義本身也在歷次的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的辯論中，隨之調整與成長。³ 經歷過不同的修正後，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又可再細分成不同觀點，如此卻又遭致其他學者批評為理論的退化。⁴ 史奈德認為，國際關係涉及到了國家之間衝突與合作的行為，而軍事聯盟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國家之間的努力合作，另一方面又是為了對外部的衝突而準備——反倒因為不容易被歸類為其中一項，經常會被忽略。⁵ 現實主義學者對於促成聯盟形成的原因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主要的爭論也在於此。本章即欲分析探討這些學者觀點上的差異，釐清彼此爭論的焦點，並以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與擴展作為檢驗現實主義解釋能力之標的。

¹ Kenneth N. Waltz,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1, No. 2 (2000), p. 31, 34.

²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 14.

³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國 92 年 3、4 月），頁 1-2。關於現實主義內部的爭論，可參見：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 ;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 128-161. ;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 關於國際關係理論典範歷次辯論的焦點，可參見：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 1989), pp. 235-254. ; Jim Geor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 1989), pp. 269-279. ; 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Oct 2001), pp. 611-627.

⁴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899-912.

⁵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

第二節 現實主義基本概念

現實主義可說是國際關係中最古老也最主要的理論典範，尤其是在安全事務領域中。⁶ 基歐漢就曾表示，瞭解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是有重要意義的，其在當代學術界和政界都有著廣泛影響。政治現實主義更是根植於西方思想之中，不瞭解它，我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批判傳統的國際關係思想，更不可能去改變我們的想法與外交實踐。⁷ 隨著學科的發展，學者們多數認為現實主義學派成為了研究國際政治的一種哲學立場、一般途徑或典範，而不是單一的理論。⁸ 若吾人從解釋國際關係變遷的層次或變項來源加以分類，則可以將現實主義學派初步分為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等。

古典現實主義主要是從國家追求權力的慾望出發，認為國家受人性支配，而人生來就具有權力慾望，為了獲得權力，只能相互競爭以求勝利。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不過是權力競爭這一現象的兩種不同表現。⁹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就認為，若干國家追逐權力，各自試圖維護現狀或推翻現狀，勢必導致所謂權力平衡的態勢和旨在維持這種態勢的政策。¹⁰ 其又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都顯示出三種基本的模式：保持權力、增加權力或顯示權力。如果一國的外交政策趨向於保持權力而不是朝著利己的方向改變權力分配，則該國奉行的就是維持現狀政策；如果一國的外交政策目的在於改變既存的權力關係，獲得比實際上擁有的更多權力，以求在權力地位上的變化，那麼該國採取的就是帝國主義政策；如果一國尋求的是為維護或增加權力，而顯示所擁有的權力，則

⁶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umn, 1999), p. 5.

⁷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

⁸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p. ix.; 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 18.;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p. cit.*, p. 9.; Stephen M. 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 932.;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 事實上，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上，即便是同一學派內部，學者們的意見彼此仍然存在些許差異。若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可以容許對國家行為預測與推論的不同觀點並存，那麼也應該承認其他學派內部可以存在對同一主題的不同看法。如：新自由主義學派對於何種因素可以促進國家合作或國際和平的出現。

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 52. 其他古典現實主義學者主要還包括：E.H. Carr, Reinhold Niebuhr, Nicholas Spykman, Arnold Wolfers, George Kennan, Henry Kissinger 等人。參見：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 1.

¹⁰ 摩根索表示，其在書中所使用的「權力平衡」一詞之含意包括：1. 旨在尋求某種態勢的政策；2. 實際存在的態勢；3. 近乎均等的權力分配；4. 任何類型的權力分配。當其在書中未限定使用該詞時，係指國際社會中若干國家權力分配近乎均等的狀況。參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187.

該國採取的是威望政策。¹¹ 摩根索還提出了政治現實主義的 6 項原則，包括：一、政治受到根植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支配。只有對事實及其結果予以理性假設的檢驗，才能將國際政治的事實賦予理論意義。二、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幫助政治現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的主要指標。政治家的思想與行動從權力界定的利益出發此一假設，得到了歷史事實的證實。三、以權力界定的利益這一關鍵概念具有普遍適用性。現實主義者確實相信利益是判斷、指導政治行為的唯一標準。四、政治現實主義明白政治行為的道德意義，普遍的道德原則無法適用於國家行為，道德原則必須經過具體時間和地點的環境過濾。採取成功的政治行為本身就是基於國家生存的道德原則。五、政治現實主義拒絕把特定國家的道德願望等同於普遍適用的道德法則。六、政治現實主義和其他學派之間的差異是真實而深刻的。現實主義者從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進行思考。¹² 由於摩根索特別強調權力因素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一般認為，這也正是摩根索對於古典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中的最大貢獻。

在 1970 年代，現實主義學派又由華爾滋發展發展出新現實主義分支，或可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¹³ 華爾滋在界定政治結構時，是根據排列原則、各單元的差異及其功能的特性、單元間能力的分配而定。由於在國際政治體系中，各成員形式上平等，沒有成員有發號施令的權利，也沒有服從的義務，因而國際體系是非集中化與無政府的（decentralized and anarchic）。¹⁴ 在成員的特性方面，雖然國家能力各有差異，但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功能及面臨的任務則是相似的。¹⁵ 因此，在定義國際政治結構時，華爾滋並不關心各國具有什麼樣的傳統、習慣、目標、願望與政府形式，只考慮國家間的秩序類型以及能力分配的狀況。¹⁶ 由於華爾滋所主張的體系理論相當程度上吸收了經濟學的概念，認為體系結構是由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產生的。若要關心國際政治體系，則需要聚焦研究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國際政治的普遍理論必然以大國為基礎。¹⁷ 相較於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提出國家追求權力而生存的觀點，華爾滋等新現實主義學者則認為，國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權力。華爾滋進一步指出，在無政府狀態下，安全是國家的最高目的（highest end）。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證的情況下，國家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目標（goals）。因為權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Because power is a means and not an

¹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p. 52-53.

¹² *Ibid.*, pp. 4-17.

¹³ 然而，英國學者布贊（Barry Buzan）認為華爾滋的國際政治理論並未完全從國際結構的層次來展開研究，只能被稱為新現實主義，而其提出的理論才是真正的結構現實主義。參見：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¹⁴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 88.

¹⁵ *Ibid.*, p. 96.

¹⁶ *Ibid.*, p. 99.

¹⁷ *Ibid.*, p. 72.

end)。¹⁸ 由於摩根索與華爾滋等人都主張過大的權力會遭到制衡的觀點，因此其並不主張國家應該盡力去擴展權力或改變現狀，相較於主張國家應積極採取攻勢政策以擴展權力的觀點，可以說是較偏於守勢的。¹⁹ 其他學者也將華爾滋稱之為「採取守勢位置者」(defensive positionalists)。²⁰

首先將華爾滋之後的現實主義學派分為攻勢與守勢的學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史奈德 (Jack Snyder) 教授，其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現實主義的變體 (variant)，他們都接受安全通常是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最強烈的行為動機之觀點，但對於獲得安全的最有效方式則有不同看法。²¹ 後來芝加哥大學米爾斯海默教授又予以詳細論述，攻勢現實主義更為學界所重視。²² 米爾斯海默主張，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也是國際政治中的結構理論。其認為，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一樣，在一個沒有機構來保證國家彼此安全的世界裡，大國主要考慮如何生存，但在國家需要多少權力的問題上則有所不同。對守勢現實主義來說，國際結構幾乎不為國家提供任何尋求權力增長的誘因，反而會促使國家維持現有的權力平衡；在攻勢現實主義看來，國際政治中幾乎看不到維持現狀的國家，國際體系為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創造了強大的誘因，一國的最終目標就是成為體系中的霸主。²³ 然而，其又指出，大國會在他們控制的地區內爭奪霸權，但由於越過廣大水域投射載運權力的困難，因此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支配整個世界。²⁴ 米爾斯海默認為，霸權意味著對體系的控制。事實上，霸權是體系中的唯一大國，一個只比體系中其他國家更強大的國家不算霸權。19 世紀的英國把法國視為對權力平衡的嚴重威脅，當時的歐洲仍屬於多極體系而非單極。美國是當今

¹⁸ *Ibid.*, p. 126.

¹⁹ 雖然史奈德 (Jack Snyder) 認為，華爾滋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的觀點橫跨了兩個陣營，但以華爾滋對於美國在冷戰後擴大北約並疏遠了與俄羅斯關係的批評看來，華爾滋應該還是較傾向於守勢的觀點。參見：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 華爾滋對北約擴展的批評，參見：Kenneth N. Waltz, "Structure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 38.

²⁰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500, footnote 64.

²¹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op. cit.*, pp. 11-12. 作者原本的分類名稱為「侵略性」(aggressive) 與防禦性。

²² 關於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觀點可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其他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可參見：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 1-49.; Christopher Layne,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 (Winter 2002/3), pp. 120-164.;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特別的是，雷恩 (Christopher Layne) 教授雖然跟米爾斯海默同樣屬攻勢現實主義一派，但卻未完全同意彼此的看法。對於攻勢現實主義的經典的評論可參見：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p. 149-173.; Richard N. Rosecrance, "War and Peace,"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1 (October 2002), pp. 137-166.

²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1.

²⁴ *Ibid.*, p. 138.

最強大的國家，但沒有以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支配過歐洲和東北亞，主要是因為水域的隔絕力量（stopping power of water）。總之，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全球霸權，最近的將來也不會有。²⁵

然而，同為攻勢現實主義陣營的雷恩（Christopher Layne）則認為，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主要是「門戶開放戰略」的國內因素考量，而不是由於國際體系結構因素的客觀安全顧慮，事實上成為了超地區霸權（extraregional hegemony）。²⁶ 由於彼此對美國的國際地位認知不同，雷恩將本身觀點視為「強勁的攻勢現實主義」（robust offensive realism），並將米爾斯海默視為「節制的攻勢現實主義」（diet offensive realism）。²⁷ 雷恩又質疑，米爾斯海默提出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大戰略理論，一種是針對歐亞大陸強權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另一種是針對海上大國的守勢現實主義理論。²⁸ 前者指的是由於歐亞大陸強權彼此鄰近，必須激烈競爭權力才能自保。但後者則是建議如英美之類的海上大國，只要維持優勢地位或將制衡的責任推給其他國家即可。²⁹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學者主要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採取行動的解釋，包括雷恩本人在內的若干學者主張應結合國家層次的因素，才能解釋國家的行為。這些學者的觀點被視為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

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接受新現實主義從國際體系結構探討國家外交行為的同時，亦將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等國家層次的變項納入，經由多層次分析增強了理論的解釋能力。³⁰ 有學者認為，此派觀點強調國家的外交政策起初且主要是由該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特別是相對物質能力所驅使，但這些能力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是間接而複合的，因為體系壓力必須透過單元層次的中介變項來轉換。³¹ 例如瓦特對於國家判斷威脅的程度而決定是否要制衡反擊便提出了整體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侵略意圖等四項標準。³² 這些都是屬於國家單元層次的變項。札卡里亞（Fareed Zakaria）則是從

²⁵ *Ibid.*, pp. 40-41.

²⁶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p. 15-38, especially p. 37.

²⁷ *Ibid.*, pp. 128-129.

²⁸ *Ibid.*, pp. 23-24, 213 footnote 45,46.

²⁹ *Ibid.*, p. 20.

³⁰ 關於介紹「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文獻，參見：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op. cit.*, pp. 128-161.;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hiping Tang, “Taking Stoc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4 (Dec., 2009), pp. 799-803.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民國94年1、2月），頁115-140。

³¹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 146.

³²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pp. 21-26.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名稱是由羅斯（Gideon Rose）於1998年的期刊文章中所提出來的，但並不代表先前沒有學者曾經嘗試運用類似的概念來研究相關主題。雷恩也將瓦特視為與其相同的新

國內因素來解釋美國的對外擴張行為。其認為雖然美國物質資源豐富，但直到聯邦政府逐漸強化了行政權力，才使得美國從富國轉為強國，軟弱的政府則做不到這點。由於特別強調政府結構（state structure）對於國家權力可用性的影響，札卡里亞將自己的觀點稱為「政府中心現實主義」（state-centred realism）。³³ 塔里菲洛（Jeffrey W. Taliaferro）也認為應在新現實主義的基礎上發展一種綜合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變數的理論，並提出了新古典現實主義觀點的「資源汲取」（resource-extraction）模式，認為政府從國內社會汲取和動員資源的能力塑造了國家可能採取的內部制衡戰略的類型。³⁴

相較於其他學者的多元觀點，華爾滋則堅持認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外交政策理論有所不同，不能因為其《國際政治理論》專書曾提供了若干外交政策問題的解答，就成為了二元性的理論（dual theory）。他所提出的理論解釋了為何處於相似地位的國家在內部有差異的情況下，仍然會有相似的行為。其對於國家行為的解釋來自於國際層次而不是國家層次，這也是為何會被稱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原因。³⁵ 但華爾滋一方面曾指出，理論在表述時要精簡美觀，而現實是複雜醜陋的。另一方面卻又表示，理論的解釋能力而不是簡約性才是理論成功的標準。³⁶ 愛爾曼（Colin Elman）則回應表示，根據華爾滋的見解，固然國際政治理論與外交政策理論的自變項不同，但其實都是研究國家行為在不同層次上所造成的結果。包括華爾滋本人在內的新現實主義學者，也都經常提出外交政策的預測。³⁷

華爾滋就曾經撰文預測北約在冷戰結束後可能會逐漸瓦解，而德國與日本也可能會在權力崛起後，追求核武發展。³⁸ 後來又在針對批評者的回應時表示，那篇文章試圖回答的是「國際政治的變動情況將促使德國和日本在 10 年左右的時間會做什麼？」³⁹ 然而，這正是從促使國家採取行為之**動機**的國際體系層次出發，去解釋在國家層次上的國家行為**結果**。一方面，德國與日本在冷戰結束以

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參見：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p. 10-11.

³³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

³⁴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6), pp. 464-495. ; 可參見作者另一本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著作：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³⁵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1 (Autumn 1996), pp. 54-57.

³⁶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56-57.; 華爾滋曾經表示，理論的解釋能力比預測能力還重要。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 916.

³⁷ Colin Elman,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Autumn 1996), pp. 58-61. 或可參見作者起初引發華爾滋回應的文章：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7-53.

³⁸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Autumn, 1993), pp. 44-79.

³⁹ Elizabeth Pond and Kenneth N. Waltz, "Correspond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iewed from the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199.

後迄今尚未顯露出積極追求核武發展的政策，顯示華爾滋預測失準。另一方面，雖然其後來又指出，1993 年的那篇文章並沒有提出理論，而只是運用理論來描繪國際政治的可能未來。⁴⁰ 但華爾滋在該文中實際上預測的是德國和日本會追求核武的外交政策行為，這就是針對國家外交政策的預測，也正是原本主張「國際關係理論不是外交政策理論」的華爾滋不應該做的事情。

從實際的應用來看，雖然米爾斯海默主張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是國際政治中的結構理論。但其在同一本書中也明確指出，攻勢現實主義可以同時用來解釋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國際結果。⁴¹ 雷恩也表示，雖然攻勢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同屬於結構理論，但都可以用來建構大戰略理論，即預測特定國家行為而非國際體系結果的理論。⁴²

吾人可從上述幾位學者的論點發現，無論是攻勢或守勢現實主義，都涵蓋了從國際體系層次出發而展開研究的新現實主義到融合體系與國家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甚至若干學者與自己所主張的相反，或有意或無心地遊走於不同層次之間。我們更可以分別針對：一、國家偏好：對現狀是否滿足而分為攻擊性或防禦性；二、解釋國家行為的來源：根據運用的分析層次而分為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三、對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建議或啟示等項目加以區分，整理成下表所示。

表 2-1：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際關係與後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的觀點比較

學者	國家偏好	解釋國家行為來源	對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建議或啟示
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	守勢	古典現實主義	過度擴張會引起權力制衡
華爾滋 Kenneth N. Waltz	守勢	新現實主義	過度擴張會引起權力制衡
史奈德 Jack Snyder	守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過度擴張會引起權力制衡及成本的增加 ⁴³
瓦特 Stephen M. Walt	守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降低對其他國家的威脅性，以免引起威脅制衡
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攻勢	新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 ⁴⁴	採取離岸制衡戰略，將制衡的責任推卸給其他國家

⁴⁰ *Ibid.*, p. 198.

⁴¹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1, 422.

⁴²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 19.

⁴³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op. cit.*, p. 6.

⁴⁴ 由於米爾斯海默認為，攻勢現實主義可以同時用來解釋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國際結果。參見本文前註 41。

雷恩 Christopher Layne	攻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採取門戶開放的優勢戰略，並對歐亞大陸離岸制衡
札卡里亞 ⁴⁵ Fareed Zakaria	攻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維持與大國交往的互動優於其彼此之間的關係
塔里菲洛 Jeffrey W. Taliaferro	守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對國內社會汲取資源之能力決定了對外的制衡行為
施韋勒 Randall L. Schweller	攻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家會扈從具有相同傾向的大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分類方式，可以依據解釋國際關係變遷的變項來源，以及國家對國際安全或現狀是否感到滿足而加以區分。這些分類應該是光譜的相對概念，⁴⁶ 而非絕對明確的二分法。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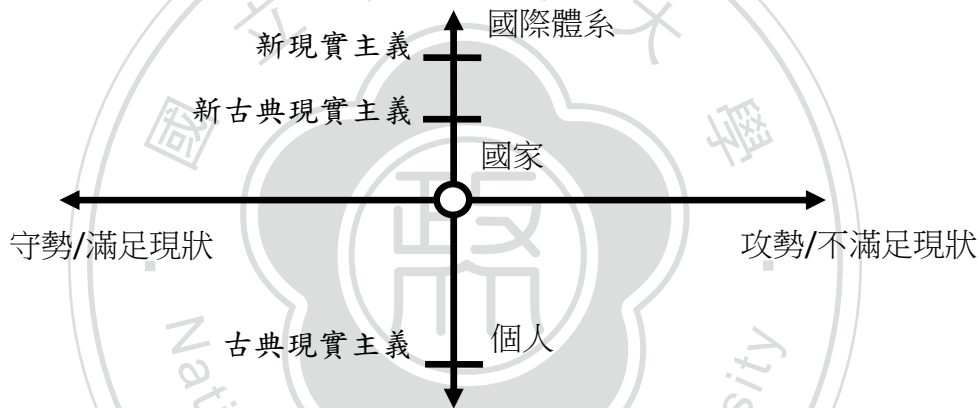


圖 2-1：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分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說明可以顯示，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其實存在不同分支，彼此的觀點也互有差異，但並非無法取得基本的共識。便有學者指出，在現實主義學派中，仍可歸納出一些共同的核心信念或假設：一、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

⁴⁵ 許多學者將札卡里亞視為攻勢傾向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參見：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op. cit.*, p. 135. ; Anders Stephanson, "Offensive Realism," *Boundary 2*, Vol. 27, No. 1 (Spring 2000), pp. 181-195. ; 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op. cit.*, p. 149. 但札卡里亞近來曾表示，美國應該像德國俾斯麥一樣，維持本國與各大國之間的關係優於其彼此的互動，而非制衡新興大國，以免反遭受到制衡。參見：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8), pp. 241-242. 會有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先前札卡里亞研究的是 20 世紀初期崛起中的 (rising) 美國，自然會得出改變現狀的擴張傾向。但作者在新書中探討的是 21 世紀已經崛起的 (risen) 美國霸權，勢必要謹慎維持既有的優勢地位。

⁴⁶ 另可參見：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op. cit.*, p. 135.

者。二、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中央權威執行協定或保證安全，國家必須依靠自己的手段保護利益。三、國家尋求最大化權力或安全。四、為了獲得權力或安全，國家普遍採取理性政策。五、國家傾向於依靠威脅或使用武力確保其在國際政治中的目標。六、多數現實主義者相信，國際體系——尤其是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是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基本模式的最重要因素。⁴⁷

雖然華爾滋強調，國家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追求安全以生存，因此各國的功能及面臨的任務是相似的。⁴⁸ 然而，此般說法僅指出國家追求安全之目的——確保生存，並未論及實踐目的之手段。現實主義各學派的學者正是在國家如何追求安全的手段上產生歧異，對於國家之間締結聯盟合作的動機也各持己見。在本論文當中，主要研究的問題在於：為何冷戰結束後，北約還能持續存在。實際上，欲探討的是聯盟成員在後冷戰時期的行為動機與結果。因此，本文接下來將比較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學者的觀點，針對形成聯盟的原因來加以探討，並指出彼此的差異與不足之處，以瞭解其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存續發展的解釋能力。

第三節 聯盟理論的不同類型：國家為何聯盟合作？

主要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基本上都假定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⁴⁹ 華爾滋就認為，由於國際政治中沒有統一的權威，國家之上並不存在特定機構來提供安全，因此各國必須遵循自助原則，以滿足自身安全和生存的需要。一方面要厚植自己的權力，另一方面還必須提防其他國家權力的增長。當一國不足以制衡特定國家時，就需要另外聯合其他國家採取嚇阻策略。因此，國際體系便成為了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又導致權力政治，結果就會出現軍事競爭、權力平衡和國際戰爭。⁵⁰

現實主義學者起先是從「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觀點來解釋聯盟的形成，後來瓦特則提出了「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說法，認為國家主要是制衡威脅而非對付一般權力的增長。然而，此般見解又受到了不同的反駁，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曾直接針對瓦特的觀點提出批判，並提出了

⁴⁷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p. ix. 誠如作者所指出的，有的現實主義者將權力視為目的，有的則將權力視為獲得安全的手段。關於現實主義學派是否都將國家視為理性行為者的假設之探討，可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Reckless States and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2 (2009), pp. 241-256.

⁴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96.

⁴⁹ 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op. cit., p. 19, 50-51.;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1 (Jan., 1991), pp. 67-85. 但這些學派對於「無政府狀態」的實質意義以及從中推演出來的國家行為邏輯則各有不同。

⁵⁰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15-128.

「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 的看法。⁵¹ 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雖未直接反駁瓦特的論述，但由於其曾明白指出，受威脅的國家偏好「推卸責任」(buck-passing) 而不是制衡，⁵² 與瓦特的觀點明顯不同，因此有討論之必要。

(一) 權力平衡

「權力平衡」的概念主要是由摩根索與華爾滋所提出來。摩根索指出，綜觀國際關係的發展，經常出現的權力平衡方式包括了：分而治之、補償、軍備、聯盟，其中又以聯盟最為重要，其表現模式便是一個國家或一個聯盟與另一個聯盟之間的關係。國家是否採取聯盟政策不是個原則問題，而是個權謀問題，假如國家相信自己的力量強大到不需要外來的援助便足以自保時，便會避免結盟；當在聯盟內承擔義務而帶來的負擔超過預期的利益時，該國也不會採取聯盟政策。⁵³ 因此，當國家為了追求權力，但本身的力量並不足以實現目標時，便會考慮與其他國家聯盟合作，而各國之所以願意遵守權力平衡原則，是為了增進自己的利益。當他們認為權力平衡被擾亂，為了重建平衡需要新的力量組合時，他們將不可避免地變換陣營，以建立新的聯盟。這一時期的權力平衡與其說是不道德的，不如說是不屬道德範疇的。⁵⁴

華爾滋也表示，聯盟是由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而非在所有方面都擁有共同利益的國家所構成。共同的利益通常為消極利益，即對他國的恐懼。當積極利益發生衝突時，分歧將會出現。由於盟國的利益以及他們對如何實現本國利益的觀點永遠不會一致，因此聯盟戰略始終是彼此妥協的產物。聯盟的凝聚力越強，政策的靈活性就越大。⁵⁵ 國家為了追求安全，在國際社會中一旦落後，他們會更加努力增強自己的實力，或是選擇與他國合作。在無政府狀態下，安全是國家的最高目標，如果國家追求的是權力最大化，就會加盟實力較強的那一方，那麼權力平衡就不會形成，而只會出現世界霸權。世界霸權之所以沒有出現，是因為制衡而非扈從強權，才是系統所引發的行為。國家的首要關注不是權力最大化，而是維持自身在體系中的地位。如果他們加入的聯盟有足夠的防禦和嚇阻能力來抵擋敵對聯盟的進攻，他們將會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⁵⁶ 由此可知，摩根索認為國家形成聯盟的原因，是為了維護本國的權力與利益，並確保本國與他國之間的權力對比，即維持權力平衡。華爾滋則是認為國家為了確保自己的安全，而採取了制衡其他強權的作為。

⁵¹ 參見：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本文將主要探討施韋勒於此篇文章中的論點。

⁵²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139-140.

⁵³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p. 198-201.

⁵⁴ *Ibid.*, p. 210.

⁵⁵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66.

⁵⁶ *Ibid.*, pp. 125-126.

事實上，每個國家加入聯盟的動機各有不同，有的國家是基於安全、穩定與國際地位的考慮，有的國家則是因為害怕不參加聯盟恐會遭到報復的威脅，或是參加聯盟可能會得到某些利益與政策的承諾，或者是滿足某些情感上的需要。⁵⁷更有學者認為，政府之所以尋求建立永久的外交同盟或軍事聯盟，是因為本身能力不足以去達成目標、維護其利益或嚇阻明顯的威脅。於是，便與其他面臨相同外來問題或抱持著相同目的之國家結成聯盟。⁵⁸

（二）威脅平衡

然而，瓦特則將權力與威脅的來源加以區分，並認為國家是依照其他國家的「意圖」而非「能力大小」來判斷是否具有威脅性，才決定應該要聯盟合作亦或是加以對抗。因此，當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繼爆發時，美國加入的都是整體實力較強但對其沒有威脅的那一方。⁵⁹此即「威脅平衡」的觀點。

瓦特指出，「制衡」是透過聯盟反抗主要的危險，「扈從」則是與主要威脅聯盟。⁶⁰其更表示，由於國家無法將生存的希望寄託在他國的善意之上，因此往往會傾向於對抗威脅的來源，亦即制衡威脅而非扈從。國家在加入了較弱的那一方後，還能對聯盟關係發揮影響力。⁶¹即便如此，瓦特還是以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與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對美國政府外交干涉能力與意願的擔憂為例，說明有時其他國家會認為美國勢力消退而主張扈從到蘇聯共產陣營。⁶²

在判斷國家是否具有威脅性方面，瓦特則提出了 4 項衡量標準，包括：一、整體實力—實力越強的國家，越能夠對他國造成威脅，但此般權力不但能痛擊對手，也能用以保護盟國，不能過於武斷認定；二、地理鄰近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離較近的國家能投射載運的權力會勝於較遠的國家，因而國家往往會隨時關注鄰國的政策。若某國對於其鄰國的威脅採取扈從的態度，那我們就可以推知，該國不敢或不足以與鄰國對抗，於是便被劃入了鄰國的勢力範圍；三、

⁵⁷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Spring/Summer 1990), p. 104.

⁵⁸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8), p. 95.

⁵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 22.

⁶⁰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 4.

⁶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18-19.; 另可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26-127. 但華爾茲強調，當一方聯盟勝過另一方聯盟，勝利聯盟中的弱國將會任憑強國擺佈，所以才要採取權力平衡政策，因為威脅該國安全的，是較強的一方。若加入的是較弱的另一方，在具備足夠的防禦與嚇阻能力時，該國的加入則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與安全。但其目的是追求權力的制衡而不是國家權力最大化，不希望單一國家過於強大，主要仍然是「權力平衡」而非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平衡」概念。

⁶²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19-20. 另可參見：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攻擊的能力—國家的整體實力有可能轉化成攻擊或防禦的能力，端賴何者比較有利，但當國家將其鄰國的實力視為攻擊性時，就會感受到威脅。此時若該國沒有採取制衡而反倒是扈從的政策時，則可能是因為鄰國過於強大而其他潛在的盟國無法即時伸出援手；四、侵略的意圖—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有可能刺激其他國家形成制衡它的聯盟，即便該國的實際能力不足以威脅他國。對於一個具有強大侵略性的國家來說，選擇扈從還不如選擇對抗它，否則本國便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⁶³

這種在「侵略意圖」上的判斷對於國家加入聯盟選擇來說，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瓦特認為，如果制衡成為國際關係的趨勢，便會使得國家不敢過於採取強勢的政策，否則就會招致其他國家結盟對抗。雖然強大的國家可能會對盟國提供安全保障，但又必須謹慎行事，避免表現出侵略性。但若是在以扈從強權為主的世界裡，國家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因為各國都競相要參與到較強的那一方，而強權為了要追求自己的安全、吸引更多的盟國或對其提供保障，勢必會表現得更具有侵略性，反倒造成國際關係的不穩定。扈從威脅或強權意味著將本國的安全發展寄託於他國的善意，更何況這個具有侵略性的國家將會因為盟國的加入而增加了更多可用的資源。⁶⁴ 因此，制衡而非扈從具有威脅性的一方將成為國家主要的選擇。

在瓦特的聯盟理論架構中，制衡和扈從都是回應威脅的作為。換言之，瓦特探討的是在威脅存在的前提下，究竟是要與威脅制衡對抗或委屈扈從。但對支持權力平衡的人士而言，則是權力就意味著威脅。華爾滋便曾表示，對於次級國家來說，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的話，會靠向較弱的陣營，因為較強的陣營會威脅到他們。⁶⁵ 就有學者曾經批評華爾滋的模糊態度，認為其理論強調的是能力，但在理論的應用上卻強調了外部威脅的角色。⁶⁶ 這樣子實際上混淆了權力與威脅兩種概念。事實上，對於國家來說，他國強大的權力一方面可能是威脅的來源，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是安全的保障，可以促進或維繫長期的合作。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諸如美國與英國之間的長期聯盟特殊關係。⁶⁷

（三）利益平衡/扈從利益

相較於上述學者的「制衡」觀點，施韋勒則將國家偏好此一變項納入，並反

⁶³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22-26.

⁶⁴ *Ibid.*, pp. 28-29.

⁶⁵ 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27.

⁶⁶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 171.

⁶⁷ 有關美國與英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參見：http://www.nato.int/docu/speech/1946/S460305a_e.htm The Sinews of Peace by Winston S. Churchill；James Wither, "An Endangered Partnership: The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uropean Security*, Vol. 15, No. 1 (March 2006), pp. 47-65. 及該文註釋 1 的書目。

駁指出，具有維持現狀偏好的國家才會選擇制衡對手，以免破壞現狀能帶來的利益。但是對於試圖改變現狀的國家（revisionist）來說，正是由於其對現狀不滿，因此選擇「扈從」（或接受扈從）才能聚集更大的權力以獲取衝突後的利益。同時，施韋勒一方面批評現實主義具有「維持現狀」的偏見，⁶⁸ 另一方面還認為瓦特將「扈從」定義為「與危險一方結盟或屈服於威脅」（aligning with the source of danger or giving in to threats）與一般的用法出現落差，因為其本意是指「追隨潮流、流行趨勢或加入有可能獲勝的一方」，意味著積極追求利益而非消極避免風險。⁶⁹ 對於想要改變現狀的國家來說，追隨另一個崛起的改變現狀強權並與其締結聯盟只會威脅到那些維持現狀國家的利益，對自己並不會構成威脅，因此提出了「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的觀點，說明國家往往是考量利害關係後選擇了扈從強權來獲取和確保利益。⁷⁰

施韋勒對聯盟理論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國家實力與傾向的不同組合，因而可以衍生出四種類型的國家，包括：實力強大且想維持現狀的獅子，採取制衡或推卸責任；實力不足但想維持現狀的綿羊，採取綏靖（appeasement）、靠向主流的扈從（wave-of-the-future bandwagoning）、旁觀遠離（distancing）；實力強大且想改變現狀的豺狼，採取冒險的侵略（risk-acceptant aggression）；實力不足但想改變現狀的胡狼，採取扈從以瓜分利益（jackal bandwagoning）。⁷¹ 實際上，若同時考量國家實力差距與對外政策傾向，當本國與弱國或強國的傾向相同時，便會出現可以合作的契機，強國將接受弱國的扈從，不論是一起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然而，當本國與弱國或強國的傾向不同時，便會彼此視為威脅而引發相互攻擊制衡。國家之間可能出現的互動關係如下表 2-2 所示，只有若干組合（灰色網底處）才符合施韋勒所謂積極合作或扈從的情形。

⁶⁸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 90.

⁶⁹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81.

⁷⁰ *Ibid.*, pp. 72-107.

⁷¹ *Ibid.*, pp. 100-104.

表 2-2：國家相對實力、傾向與互動行為之關係

		本國	
對手實力	國家傾向	維持現狀	不滿現狀
強國	維持現狀	扈從加入 ⁷²	受到制衡或被迫扈從
	不滿現狀	受到制衡挑釁	扈從以制衡其他強國 ⁷³
弱國	維持現狀	接受扈從	制衡或強迫弱國扈從 ⁷⁴
	不滿現狀	制衡或強迫接受扈從	接受扈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施韋勒表示，胡狼型國家不滿現狀，但又不像改變現狀的大國敢於冒險投機。這種國家會追尋改變現狀的豺狼型國家，也會在戰爭幾近勝利時，追尋維持現狀的獅子型國家。兩種扈從都是掠奪性的推卸責任，試圖搭上其他國家攻擊行為的順風車（to ride free on the offensive efforts of others.）。⁷⁵ 然而，若胡狼型國家仍維持原本傾向，但係在基於生存或利益考量而選擇扈從對象時，扈從抱持相同傾向的豺狼型大國便是「積極扈從」，扈從抱持相反傾向的獅子型大國則是「被迫扈從」，後者即為瓦特被施韋勒批判的論點。若（胡狼型）國家可拋棄原本傾向而選擇扈從對象，則自然每項選擇都將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積極扈從」，但如此一來，施韋勒的學術貢獻與立論基礎反倒被自己推翻。

（四）推卸責任

米爾斯海默認為，攻勢現實主義和人性現實主義都將大國刻畫成無情的權力追逐者，而正是無政府的國際體系迫使大國最大化地擴充其相對權力，因為這是獲得安全的最佳途徑。⁷⁶ 大國處在一個競爭的世界中，它們至少把彼此看成潛在的敵人，因而會希望以犧牲對手為代價來獲取權力。世界中的大國確實也存在合作關係，因為權力平衡的邏輯常常會促使大國結成聯盟，聯合反對共同的敵人，但合作的程度並不可能消除安全競爭的主導邏輯。⁷⁷ 由於其特別強調大國總是在尋找機會獲取超出對手的權力，最終目標是獲得霸權，體系中到處是抱持改變現狀傾向的大國。因此，米爾斯海默認為，推卸責任是受威脅的大國要制衡時的主要選擇（Buck-passing is a threatened great power's main alternative to balancing.），他們試圖讓另一國承擔阻止或對抗侵略者的責任，自己則置身事外。推卸責任的國家充分認知到要防止侵略者增加佔有世界權力之需求，但尋求

⁷² 施韋勒表示，「感到滿足的國家會加入維持現狀聯盟，即便其為較強的一邊」(Satisfied powers will join the status-quo coalition, even when it is the stronger side.)。 *Ibid.*, p. 88.

⁷³ 莫索里尼的義大利扈從到希特勒德國那邊，兩國都是不滿現狀的國家。參見：*Ibid.*, p. 87.

⁷⁴ 試圖維持現狀的弱國還可能採取遠離威脅的措施，以免被捲入戰爭。參見：*Ibid.*, pp. 102-103.
⁷⁵ *Ibid.*, p. 103.

⁷⁶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21-22.

⁷⁷ *Ibid.*, pp. 51-53.

其他受到侵略者威脅的國家來執行該項繁重的任務。⁷⁸ 換言之，米爾斯海默提出的推卸責任策略仍贊成國家採取制衡，但要設法促使其他國家來承擔這樣的行為。其他學者也指出，在多極體系中，由於國家利益複雜，又存在「集體行動的邏輯」，單一國家受到制衡未必符合其他大國的期待，因此無法確認其他國家的行為，結果反倒可能會出現推卸責任。⁷⁹

相較於瓦特認為國家之間為了制衡其他國家而可能聯盟合作之觀點，米爾斯海默表示國際合作更為困難。其指出，國家的行為主要受到計較相對權力的動機所驅使，並不是為了創設一種獨立於國家自身利益的世界秩序而做出承諾。無論何時，特定國際秩序的出現大致上都是體系中大國自利行為的副產品。⁸⁰ 由於大國非常重視權力平衡，當他們考慮與其他國家合作時，會專注於相對收益問題。當國家把焦點轉向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利益時，合作就變得更為困難。對欺騙行為的關切也會妨礙合作，大國擔心其他國家藉由欺騙行為而獲得優勢。只要國家體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和平，國家總是爭逐權力。⁸¹ 然而，米爾斯海默的此般立論卻存在若干缺陷。

1.將權力與威脅等化—由於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權力越大，越會對外採取侵略行為，以獲得更大的權力。在這樣的概念中，權力越大的國家就意味著越具有威脅性。相較於瓦特將權力、威脅感受與侵略意圖等因素加以區分所提出的「威脅平衡」觀點，前者反而容易造成案例描述上的偏差。若干國家權力強盛，固然會引起其他國家或聯盟的敵意，但也可能提供盟國信任感與安全的保護。

2.將推卸責任與制衡模糊化—米爾斯海默主張，制衡和推卸責任是大國用來阻止侵略者顛覆權力平衡的主要策略。透過制衡，受威脅的國家要認真參與圍堵危險的對手；透過推卸責任，他們設法讓其他大國制止侵略者，但自己冷眼旁觀。在真實世界中，國家實際的選擇是制衡和推卸責任，而只要可能的話，受威脅的國家（threatened states）偏好推卸責任而不是制衡。⁸² 根據米爾斯海默的標準，受威脅的國家可採取 4 項措施實行推卸責任戰略：（1）尋求與侵略者建立良好關係，或至少不要刺激它；（2）與預計的責任承擔者保持冷淡關係，避免被拖進戰爭；（3）動員本身額外的資源，構築強大的防禦力量，讓侵略者不敢進攻；（4）允許或推動預期的責任承擔者增加力量，擁有更好的機會嚇阻侵略國家。⁸³

⁷⁸ *Ibid.*, pp. 29, 157-162. 粗體字為筆者為強調所示。

⁷⁹ Glenn H. Snyder, "Alliances, Balance, and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1 (Winter, 1991), p. 124, 130. 另可參見：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168.

⁸⁰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49.

⁸¹ *Ibid.*, p. 52-53.

⁸² *Ibid.*, pp. 139-140.

⁸³ *Ibid.*, pp. 157-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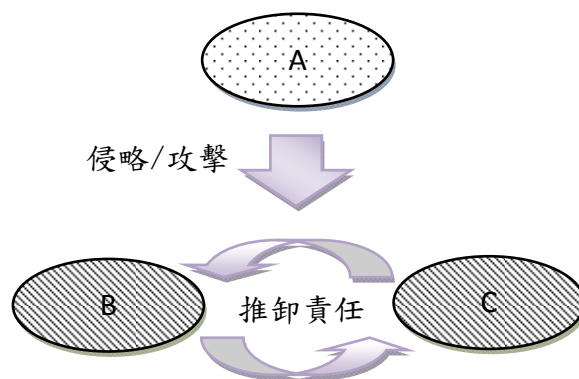


圖 2-2：國家推卸責任策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上圖 2-2 中，當 A 國試圖侵略 B、C 等鄰國時，對於 B、C 兩國來說，若欲將制衡 A 國的責任推卸給對方，便是採取推卸責任策略。然而，若依照米爾斯海默提出的作法，第一項措施幾與瓦特的「扈從」觀點無異，都是（被迫）與威脅來源國交好。施韋勒也曾指出，當國家的目標是要轉移敵方的攻擊時，扈從和推卸責任是很難區分的。⁸⁴ 第二項措施並無法制止或滿足侵略者的擴張行為，也不能確認責任承擔者是否會負起制衡的任務。第三、四項則是一個國家（不論是推卸責任者或承擔責任者）「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的行為。⁸⁵ 依照第三、四項措施的邏輯，在推卸責任者、承擔責任者與侵略者之間可能會衍生出軍備競賽或安全困境的態勢。米爾斯海默也指出，當侵略者出現時，至少會有一個國家最終承擔直接的責任來制止它，制衡幾乎總是會發生，儘管並不一定會成功。推卸責任的邏輯是，關於誰來制衡而非制衡成功與否的問題。推卸責任者只是想要其他國家負起重任，不過還是希望威脅能被制止。⁸⁶ 因此，米爾斯海默所指稱的「推卸責任」其實意味著由其他國家來進行「制衡」。事實上，這只是將國家制衡威脅的歷程延展，凸顯正式展開制衡之前的空窗等待期，並將其視為不同的策略，但實際上卻又允許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參與制衡。此番觀點一方面試圖涵蓋了不制衡（推卸責任）與制衡兩種策略，另一方面對於國家採取制衡之動機理解又與瓦特的觀點十分相近，差異性似乎僅在於：一、誰（*who*）來制衡？二、何時（*when*）制衡？似不足以作為「威脅平衡」的替代選項。

3. 邏輯推論有瑕疵—如圖 2-2 所示，對於 B、C 兩國來說，最佳的策略當然是將制衡 A 國的責任推卸給對方，並趁 A 國與另一國纏鬥而使得國力受損時，再趁隙介入擊敗 A 國或與 A 國征戰的國家，以坐收漁翁之利。但實際上，B、C 兩國都不會願意獨力承擔制衡的責任，可能共同合作對抗 A 國，抑或因不願合

⁸⁴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82.

⁸⁵ 依照華爾滋的觀點，國家採取的內部努力（*internal efforts*）手段包括：增強經濟實力、增強軍事實力、發展明智戰略，外部努力（*external efforts*）手段則包括：強化或擴大己方聯盟、削弱敵方的聯盟。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8.

⁸⁶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69.

作而被 A 國各個擊敗。由於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存在一個缺乏中央權威的國際體系中，每個國家都具有攻擊性的軍事能力，而且永遠無法確認其他國家的意圖，因而使得追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為。⁸⁷ 其對於國家的不信任感由此可見一斑。由於推卸責任策略的成功之道在於有國家願意承擔制衡的任務，依前述觀點，國家關切的是自身的安全，依賴聯盟夥伴合作制衡對手以保護本國固然不可靠，但已經受到威脅還期待其他國家承擔制衡的責任則又顯得不切實際。

米爾斯海默主張，大國總是在尋找機會獲得超越對手的權力，以霸權為最終目標。除非存在獲得絕對優勢的非比尋常國家，否則前述追求霸權的觀點不允許維持現狀國家的存在，相反地，體系充斥著懷有改變現狀企圖的強權。⁸⁸ 因此，每個大國一方面想要爭取霸權，另一方面都試圖推卸責任。若依照前述邏輯，當大國面對威脅往往選擇推卸責任而非制衡時，則多數國家追求霸權的過程應會相當順利而不會遭致抵抗，歐洲大陸上勢必早已出現霸權國家。但米爾斯海默卻又曾表示，國家追求霸權的目標很少能實現，受到威脅的國家會有強烈的動機聯合起來反對有強烈欲望的霸權。⁸⁹ 事實上，正是因為國家之間的相互制衡，使得歐陸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百多年長期以來，經常性地形成不同聯盟，以制衡試圖稱霸的國家。誠如英國首相巴麥斯敦（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的名言，「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國家利益。」⁹⁰

4. 適用對象有侷限性—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必須追求霸權地位才能確保本國安全。這種推論是建立在歐洲大陸各強國彼此鄰接的歷史背景與地緣戰略基礎之上。傑維斯（Robert Jervis）也指出，在國家林立的歐洲大陸上，安全需求很難得到滿足。⁹¹ 因此，特別是地處歐洲大陸中心的德國或法國，往往都成為了其他國家—甚至是這兩國彼此之間—制衡的目標。但是當視野擴大到全球，或是將適用對象改為英國或美國時，由於有水域的隔絕性，這些海外大國不用擔心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侵略或軍事力量投射，反而出現了不用追求霸權，只要推卸責任給其他國家，自己扮演「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角色即可的推論。也就是說，在歐洲大陸上，由於各國彼此鄰近，推卸責任不易成功，各國反倒經常相互制衡，必須要採取攻勢才能率先爭取霸權；在全球層面，由於海外大國（英國或美國）離其他大國較遠，但又受到水域隔絕的保護或限制，無法輕易征服歐洲大陸，反而可以採取守勢，透過推卸責任讓其他大國相互制衡以收漁翁之利。這反倒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大戰略理論：一種是針對歐亞陸上大國的攻勢理

⁸⁷ *Ibid.*, p. 3.

⁸⁸ *Ibid.*, p. 29.

⁸⁹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 13. footnote 15.

⁹⁰ 轉引自：Terry L. Deibel,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Logic for American Statecraf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8.

⁹¹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 1978), p. 183.

論，另一種是針對海上大國的防禦現實主義理論。⁹² 事實上，海外大國得以採取推卸責任策略或適時介入區域衝突的離岸制衡作為，依賴的就是歐亞大陸各國相互制衡對抗而非推卸責任的情形。米爾斯海默一方面主張國家必須採取攻勢追求霸權才能獲得安全，另一方面又提出推卸責任的策略。這兩種主張並不能同時適用於美國、英國與其他傳統歐陸大國。

由於米爾斯海默所探討的推卸責任策略是建立在國家受到威脅後的反應之前提下，基於前述四項缺陷，在其所提出的案例中，1862-1945 年的德國和 1861-1943 年的義大利反倒出現了以「威脅平衡」觀點能得到更佳解釋的情形。⁹³ 在德國的案例中，1862-1870 年為普魯士建立德意志帝國（Deutsches Reich）時期，在此期間普魯士擴張的範圍僅限於歐洲中部，並未意圖對更廣泛的地區侵略。雖然是個崛起的強權，但因為對其他國家來說沒有威脅性，自然不會引發制衡，也沒有要不要推卸責任的問題。當德國從 20 世紀初期開始，先後兩次引發世界大戰而對歐洲強國確實造成威脅時，其他國家還是選擇了聯盟以制衡。⁹⁴ 在義大利的案例中，1861-1878 年也是其爭取建立統一的國家期間，但多半是靠普魯士先後打敗奧匈帝國、法國才獲得領土補償。直到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前，義大利征服的海外領土不但遠少於其他歐洲國家，又多半不具戰略價值，若不是扈從德國，對於其他歐洲大國來說也不具威脅性，此時其他國家既不需要去制衡，又何有推卸責任之慮呢？

若以北約來說，美國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積極推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以經濟援助協助重整歐洲工業，使其恢復競爭力，⁹⁵ 後來又促成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於 1948 年 4 月 16 日的成立。肯楠（George F. Kennan）更針對當時蘇聯局勢的發展分析，反對美國採取對蘇聯溫和路線的政策，並建議應該在「一系列根據蘇聯政策轉移和策略部署而經常轉移的地點和政治點上，靈活而警惕地運用對抗力量加以圍堵」。⁹⁶ 1948 年 11 月 24 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所提出的 20/4 號報告就已經明確指出蘇聯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⁹⁷ 也開始展

⁹²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 20.

⁹³ 案例可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chs. 6, 8. 筆者並未全盤否認米爾斯海默所提及的其他案例或許較適用「推卸責任」的觀點加以解釋。

⁹⁴ 依照米爾斯海默的說法，1862-1870 年間英國袖手旁觀的主要考量是讓德意志帝國遏止法國、俄國在歐洲中部的擴張；俄國袖手旁觀的主要考量則是要牽制奧地利與法國，並抑制波蘭的野心，到頭來還是「制衡」的觀點，差別只在於究竟由何國來制衡。對於 1905 年以後歐洲國家聯盟對抗德國的情形，米爾斯海默認為是互有歧見而不情願的聯盟制衡，參見：*Ibid.*, pp. 159, 292, 297-301.

⁹⁵ 此即一般通稱的「馬歇爾計畫」，參見：<http://usinfo.org/docs/democracy/57.htm> The Marshall Plan (1947)；<http://www.marshallfoundation.org> The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

⁹⁶ X(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y 1947), pp. 566-582.

⁹⁷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oldwar/nsc20-4.htm> 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SC 20/4, 23 November 1948

開了對蘇聯的一連串圍堵政策。這些都顯示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以軍事和經濟權力聯合歐洲國家對抗前蘇聯的制衡行為，也建立了長期的聯盟關係，直到後冷戰時期都還持續存在。這些發展並不符合推卸責任的推論。

(五) 其他觀點

不論是攻勢現實主義學者主張大國為了獲得更多的權力而極力擴張，或守勢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大國會為了避免引發制衡、追求安全而維持現狀，主要都是從國際體系層次出發，對於國家的行為加以解釋與預測。然而，其他學者則提出了結合國際層次與國家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途徑。

塔里菲洛便針對大國在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與利益的邊緣地區還進行干涉行為提出了的「風險平衡」(balance of risk) 觀點，認為國家的行為是由決策者或高階官員所決定的，往往會在乎損失而遠超過對獲益的關切。當面對可能的獲益行為時，會採取迴避風險的方式，較為謹慎保守；當國家面對可能發生的損失時，反而會採取接受風險的策略，持續投入資源進行可能會失敗的干涉行為。⁹⁸ 史奈德等人則指出，決策者對於攻守平衡的戰略信念才決定了國家要採取無條件支持盟國的「鏈鎖」(chain-gang) 或期待其他國家承擔制止崛起強權的「推卸責任」。⁹⁹ 有學者認為，在 1905 至 1939 年期間，英國主要是以歐洲貿易體系是否受到破壞來決定採取聯盟的方式與對象。¹⁰⁰ 其他學者也指出，除了國際體系因素外，國家內部政治結構才是對外交政策制衡行為最主要的影響。

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聯盟行為加以探討的大衛 (Steven R. David) 就表示，為了要說明「內部威脅」(internal threats) 對於瞭解聯盟和改變聯盟 (realignment) 具有重要性的原因，必須要透過國內環境、國際環境及其彼此間的互動來加以檢驗。其更提出了「廣制衡」(omnibalance) 的觀點，認為領導人往往決定了什麼是其所界定的「國家威脅」，可能是外部的強敵，也可能是危及個人政治地位的內部競爭對手。¹⁰¹ 施韋勒更曾分別對於大國與小國類型的個案加以研究，運用了結合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途徑，探討國家內部因素對於該國（無法）採取制衡行為的限制。前者大國個案包括：20 世紀初期世界大戰戰間期的英國與法國，1877 至 1913 年的法國，後者小國個案則包括：1864 至

⁹⁸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⁹⁹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168.

¹⁰⁰ Kevin Narizn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lignment: Great Britain's Commitments to Europe, 1905-39,"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184-219.

¹⁰¹ Steven R. David, *Choosing Sides: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6.; 有關「廣制衡」觀點的應用，可參見：Eric A. Miller and Arkady Toritsyn, "Bringing the Leader Back In: Internal Threats and Alignment Theory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2 (April-June 2005), pp. 325-363. 及該文第 329 頁註釋 13 所列文章。

1870 年巴拉圭與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等三國聯盟（Triple Alliance）之間所引發的戰爭。施韋勒認為，國內政治菁英的共識、政治菁英彼此的團結性、社會團結性、政權穩定性等皆會對於該國能否採取制衡行為產生影響，因而挑戰了傳統將國家視為單一理性行為者的「權力平衡」理論。¹⁰² 大衛等人所運用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途徑或許可對於不同國家的聯盟行為提供了更細緻的解釋。¹⁰³

另一方面，除了物質的權力因素外，也有現實主義學者從意識型態對於型塑聯盟的效果提出解釋。摩根索認為，在若干條約中可能會訂立了締約國保證遵守的總體道義原則及其試圖努力實現的目標，更為典型的例子則是在同一盟約中，既規定物質義務，又規定意識型態義務。¹⁰⁴ 瓦特則認為意識型態相似的國家會聯合以捍衛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彼此之間較不擔心會發生戰爭、與相類似的國家結盟可以讓不穩的政權取得其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意識型態本身的訴求即可解釋聯盟的行為。¹⁰⁵ 但其強調，除非國家都處於相當安全的環境，他們才會遵循意識型態偏好，否則還是會以威脅性作為締結聯盟的主要標準。¹⁰⁶ 也就是說，意識型態在促進國家形成聯盟的動機上還是弱於國家對威脅的制衡。

摩根索還區分了意識型態因素在政治上可能影響聯盟的三種情況。一、與物質利益毫無關連的純粹意識型態聯盟勢必難以久存，這樣的聯盟不能確定政策與指導行動，並且會造成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政治團結假象。二、意識型態因素若能與成員國的實際利益吻合，便能匯集道義和情感上的偏好，提供聯盟支持力量，使得聯盟得到增強。三、意識型態也可能會削弱聯盟，因為它可能使得本來應該

¹⁰²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¹⁰³ 大衛寫作當時尚未出現「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概念，但實際上確實是採該途徑來研究聯盟問題。其他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聯盟問題的文獻可參見：Victor D. Cha,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Jun., 2000), pp. 261-291.; Sten Rynning, “Shaping Military Doctrine in France: Decisionmakers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Domestic Interests,” *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2 (Winter 2001/2), pp. 85-116.;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op. cit.*, pp. 159-201.; Jeremy Ghez and F. Stephen Larrabee, “France and NATO,” *Survival*, Vol. 51, No. 2 (April-May 2009), pp. 77-90.; Michael Barnett and Jack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Summer, 1991), pp. 369-395.; Scott Cooper, “State-Centric Balance-of-Threat Theory: Explaining the Misunderstood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2 (Winter 2003/4), pp. 306-349.; Robert G. Kaufman,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Alignment Decisions in 1930s Europe,”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417-447.

¹⁰⁴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4.; 儘管摩根索認為，1945 年簽訂的《阿拉伯聯盟條約》（Pact of the Arab League of States）也屬於意識型態盟約的例子，但從盟約第 2 條宗旨及第 6 條針對會員國遭受侵略或侵略威脅後，可經由理事會決定擊退侵略的必要措施看來，其並不僅單純訴諸會員國在意識型態上的同質性。《阿拉伯聯盟條約》全文參見：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arableag.asp Pact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March 22, 1945

¹⁰⁵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34-35.; 諸如共產主義或民主主義皆有「世界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和平論」的看法。

¹⁰⁶ *Ibid.*, p. 38.

釐清的聯盟共同利益之性質和範圍模糊，還可能會使人們對政策和行動協調的程度期望過高，最終將導致失望。¹⁰⁷ 瓦特也曾指出在未面臨外部威脅的狀況下，即便意識型態相同的聯盟國家亦會發生齟齬。例如，當意識型態作為政權正當性的來源，而又需要一個領導的代表時，盟國之間便會爭奪這樣的地位。或者由於居領導地位的國家可以對聯盟的意識型態擁有較高的詮釋能力，盟國之間的糾葛便由此而生。諸如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形成及其後的分裂即為一例。¹⁰⁸

有學者認為，以北約來說，當初參與聯盟的國家除了共同面對著蘇聯及共產主義在歐洲地區的威脅，但更由於彼此之間有著類似的種族、歷史、政治、文化等價值觀，在塑造「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構成聯盟的結合程度上，自然勝於同樣面臨共產主義擴張但缺乏共同價值觀的亞洲地區，這也就是為何直至今日，區域內部本質上差異較大的亞洲地區仍未出現結構嚴密聯盟的主要原因。¹⁰⁹ 然而，即便有的聯盟是為了崇高而抽象的訴求結合，但吾人並不能排除參與其中的國家多半仍是衡量過現實的利弊得失之後才會願意加入。1815年9月由俄、普、奧等三國信仰基督教不同派別的君主主導成立的「神聖同盟」，其目的便包含了維護本身君主政體的世俗利益，以及反對法國大革命後在歐洲所傳播的革命理想之利害考量。

此外，提供經濟或軍事援助也能促使聯盟的出現，因為受贈的一方將會變得依賴於援助國，而援助越多，聯盟關係也會越緊密。瓦特表示，提供與接受援助恰是實力不均等的國家為了對付共同的威脅而採取的措施，因此對外援助與其說是聯盟的起因，還不如說是聯盟的結果。¹¹⁰ 此外，瓦特還強調，當援助國提供的物資越珍貴，其對於此物資寡占的程度越高，該項援助作為型塑聯盟的工具也會越有效。因為在其他選擇不存在的情況下，受贈國為了取得援助，將會盡可能地順從援助國的偏好。但重點在於受贈國與援助國之間必須是前者依賴後者，則這種不對稱的依賴才能發揮槓桿的影響力。當受贈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援助

¹⁰⁷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 204.

¹⁰⁸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35-37. 瓦特另外強調，民主國家的統治正當性來自於民眾的支持，君主國家則來自於君權神授的傳統，這些都不來自於外界相同意識型態政權的支持與肯定，因而不會有爭取詮釋意識型態地位的情形出現。相反地，這些國家反倒會為了維護自己政權的正當性而「各自」聯盟對抗其他國家。除非遭遇到的是對其具有共同威脅性的國家，否則正因為民主國家與君主國家恰為相互矛盾的意識型態，所以很少會「共同」聯盟對抗其他國家。

¹⁰⁹ 參見：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Summer 2002), pp. 575-607.

¹¹⁰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41-42.；雖然瓦特在書中是以蘇聯對古巴和尼加拉瓜提供武器援助為例，指出美國相當關切蘇聯將中美洲「東歐化」。但事實上，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也相當代表了其對受贈國家發揮政策影響力的作法。參見：Brian Lai and Daniel S. Morey,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the Influence of U.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 No. 4 (October 2006), pp. 385-404.；<http://www.cbo.gov/ftpdocs/0xx/doc8/foraid.pdf>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in Development

國又極度需要該國時，援助國能發揮的槓桿力量會減弱。若援助國的領導人能充分運用對外援助手段時，其能發揮的影響力較大，且集權政府又較民主政府還能掌握民意，因而不易受到國內利益團體的掣肘。¹¹¹

最後，在跨國政治滲透方面，瓦特表示，國家可以透過忠誠分裂的政府官員、遊說團體、國外宣傳等方式去影響目標國政治菁英與民意的趨向，轉而有助於形成聯盟。同時也舉出土耳其受到德籍官員的影響而願意與德國聯盟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對美宣傳以促其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軍事訓練與教育協助為例，說明政治滲透對於締結聯盟的功效。此外，目標國必須是個開放的社會而易於接受宣傳，採取滲透的國家必須目的正當而手段合法，否則可能會出現反效果而激發目標國的敵意。¹¹²

由前述說明可知，對外援助與政治滲透這兩種方式僅能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有助於國家之間形成聯盟關係，但並無法單獨作為型塑聯盟的有力因素。

第四節 不同類型的分析比較

前述幾位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各有不同，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釋國際關係中的聯盟發展與變化。然而，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仍能持續存在而言，部分立論反倒較不能提供完善的解釋能力。以下將分別針對：(一)超級強權的實力對比；(二)對「扈從」的不同解讀；(三)制衡 v.s.扈從的爭議等項目分析比較，以釐清學者們爭論的焦點。

(一) 超級強權的實力對比：權力平衡或威脅平衡？

根據米爾斯海默所彙整的資料顯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結束前的這一段時間，美國的財富能力一直超越前蘇聯，雖然後者略有增長，但美國幾乎長期維持了一倍以上的優勢。¹¹³

¹¹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43-44.

¹¹² *Ibid.*, pp. 46-48. 相關案例參見該書第 47 頁註釋 87-90。有關瓦特對於外國經由遊說活動對一國外交政策影響之看法，另可參見：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pp. 194-216. ;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¹¹³ 米爾斯海默認為，財富涵蓋了權力概念中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而其在書中採用的「財富」是一個直接的綜合指數。參見作者在書中的說明：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71-74.

表 2-3：1945-1990 年間超級強權的財富對比

年度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美國	84%	78%	72%	67%	67%	65%	63%	65%	66%	68%
蘇聯	16%	22%	28%	33%	33%	35%	37%	35%	34%	32%

資料來源：轉引自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74.

在核武能力方面，北約於 1949 年 4 月 4 日成立時，前蘇聯尚未擁有核武，而美國不但早在 4 年前即已將核武用於實戰，甚至在 1977 年前都還維持核武的數量優勢。¹¹⁴ 在後冷戰時期的軍事費用支出方面，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的統計資料 (如下表 2-4、2-5)，美國一直維持全球第一的地位，而前蘇聯在 1988 年至 1991 年之間，均明顯超越其他國家，僅落後美國而屈居第二。若是從軍事費用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的比例來看，前蘇聯在 1988 年至 1991 年之間，則明顯超過世界其他主要大國達 1 至 2 倍之多。即便在冷戰結束以後迄 2007 年以前，俄羅斯仍維持 3.5% 以上的水準，與美國互有領先。

另根據統計，1986 年間，北約的軍費約與美國的潛在威脅國家之總和相當，而美國軍費約佔全球 28.2%。但到了 1994 年，北約的軍費則為美國的潛在威脅國家 2.8 倍。美國軍費雖然減少 21%，但此時全球因冷戰結束，軍費大量減少 35%，美國反而佔全球軍費達 34.3%。¹¹⁵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更指出，在 2011 年全球前 15 大軍費支出國中，美國即排名第一，達到 7,110 億美元，佔全球軍費支出的 41%。俄羅斯則排名第三，估計達到 719 億美元，佔全球軍費支出的 4.1%。¹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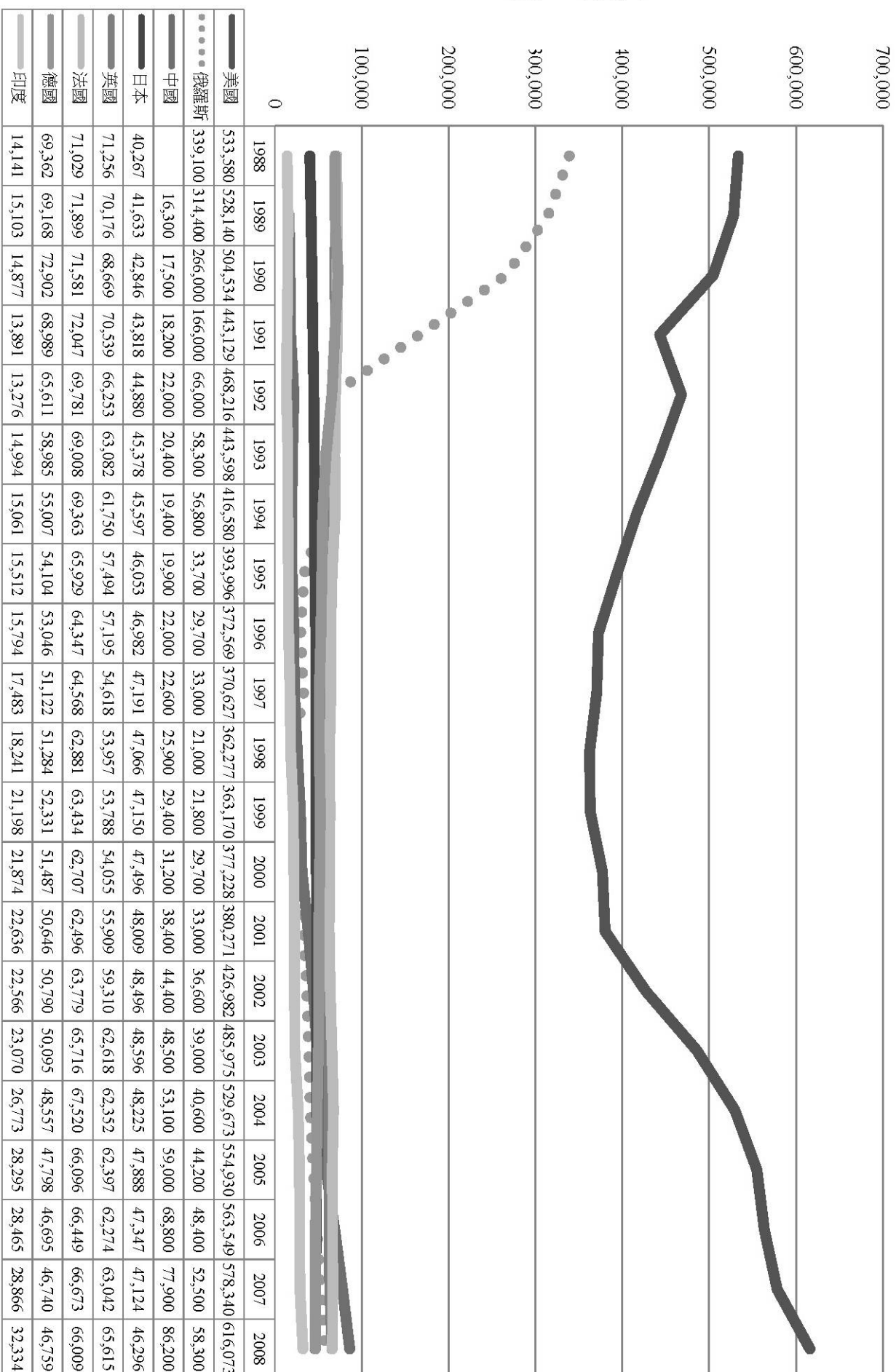
¹¹⁴ 前蘇聯一直到 1949 年 8 月才首次進行原子彈試爆。參見：John Pike, "Nuclear Weapons,"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www.fas.org/nuke/guide/russia/nuke/index.html>>；有關美國與蘇聯/俄羅斯之間核武力量對比的數據，參見：Robert S. Norris and Hans M. Kristensen, "Global Nuclear Weapons Inventories, 1945-2010,"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6, No. 4 (Jul 2010), pp. 77-83.

¹¹⁵ 美國在 1986 年間的潛在威脅國家包括：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成員、中國、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北韓、敘利亞和越南。1994 年因華沙公約組織早已瓦解，只剩下：俄羅斯、白俄羅斯、中國、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北韓、敘利亞和越南。參見：<http://www.comw.org/pda/bmemo10.htm> Post-Cold War US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Spending Trends

¹¹⁶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milex_15/the-15-countries-with-the-highest-military-expenditure-in-2011-table/view The 15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2011

表 2-4：世界主要大國軍費支出（1988-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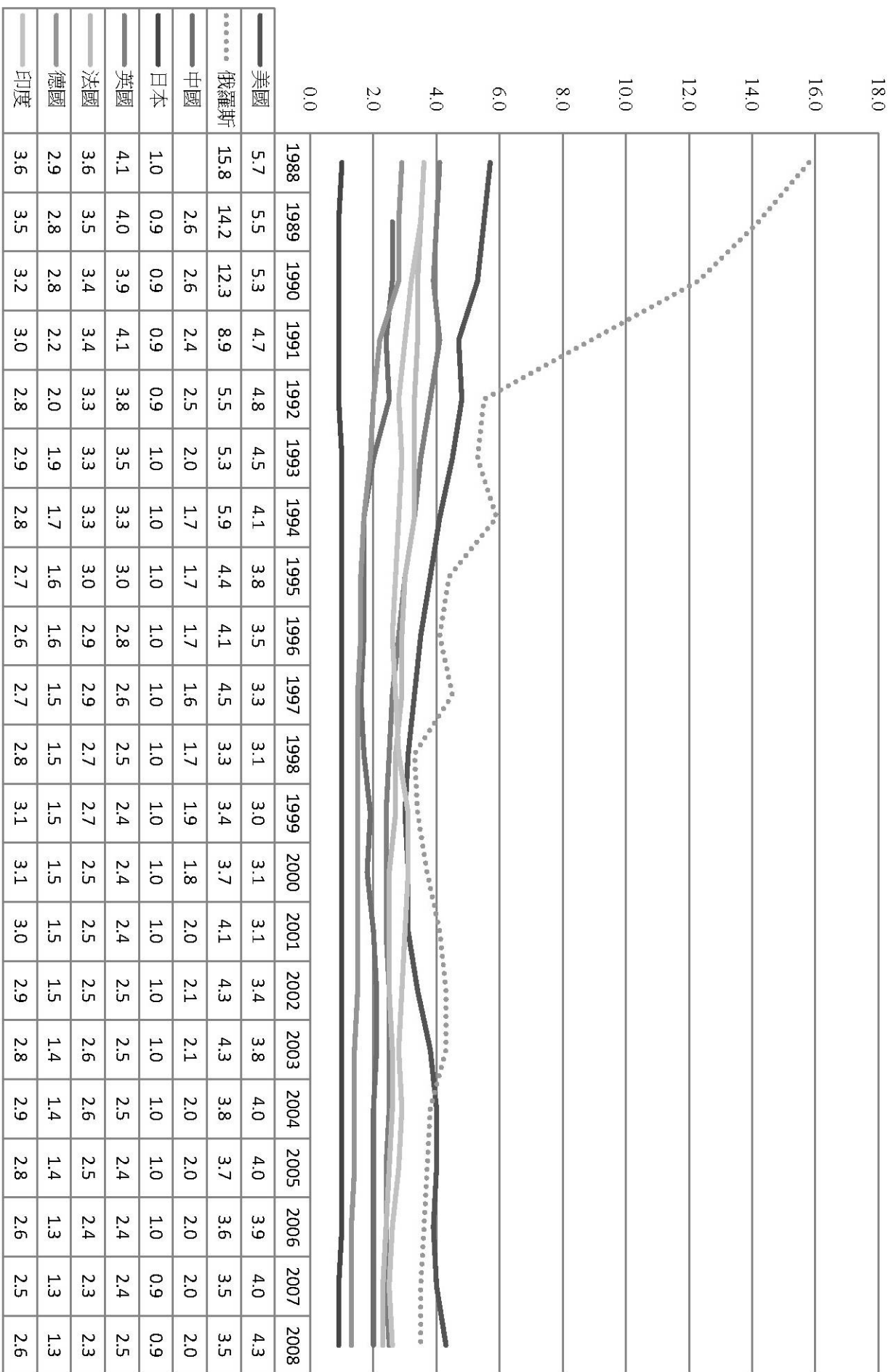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彙整自 <http://milexdata.sipri.org/>

表 2-5：世界主要大國軍費支出占 GDP 比例（1988-2008）

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彙整自 <http://mlexdata.sipri.org/>

從經濟層面來看，美國在 1990 年冷戰甫結束之初，其國內生產毛額約為 5.8 兆美元，僅略遜於整體西歐國家國內生產毛額總額的 6 兆美元。當時的東歐國家國內生產毛額總額合計約為 6600 多億美元，而前蘇聯國家（USSR）加總起來也還不到 2 兆美元。¹¹⁷ 到了 2010 年，美國的國內收入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即佔全球總額的 23.41%，排名世界第一；俄羅斯則僅佔 2.25%，排名第 12 名。¹¹⁸ 即便經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後計算，美國也達全球總額的 19.11%，仍屬全球第一；俄羅斯則僅佔 3.68%，排名第 6 名。¹¹⁹

由上述資料可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即成為了國際體系的霸權，國家實力維持了長期的優勢，但仍在全球建立起綿密的聯盟體系。在歐洲地區，若干西歐國家陸續加入美國主導成立的北約，卻是靠向實力較強的一方。由此可見摩根索與華爾滋的權力平衡論點並不足以解釋北約的起源與後冷戰時期的存續發展。

另據其他學者的統計，前蘇聯在冷戰期間，軍事費用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以 1982 年的價格計算，約為 13%~16% 之間。¹²⁰ 顯示其在總體實力不如美國的情況下，仍長期將大量的國內資源投入在軍事領域，對北大西洋國家造成威脅，反倒強化了這些國家彼此聯盟對抗蘇聯以防範入侵的共識。這些現象恰好符合了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之見解。

冷戰結束以後，北約不但沒有瓦解，還歷經了 3 次擴展，吸引了許多中、東歐國家積極爭取加入，反倒未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衡與抵制。對於這種未見權力平衡的局勢，華爾滋曾經反駁指出，由於美國和蘇聯過於強大，其所參與的聯盟更像是單向的條約保證組織而不是傳統的軍事聯盟。西歐國家只能夠算是追隨者，持續依賴美國的決策而對於北約的東擴沒有積極意願。¹²¹ 然而，根據北約的相關規定，其內部的決策皆為共識決（consensus），¹²² 若成員國對於接納新會員沒有共識，單憑美國的意願恐怕也難強勢通過。另一方面，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 3 次東擴已前後新增了 12 個新成員國，這些國家都是自願積極申請而未受到逼迫。而且，他們都選擇靠向了權力較大的一方。如此的事實又與華爾滋的預測相反。

¹¹⁷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p. 184.

¹¹⁸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NI.pdf> Gross national income 2010, Atlas method

¹¹⁹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_PPP.pd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0, PPP

¹²⁰ Christopher Davis, "Country Survey XVI The Defence Sector In The Economy of A Declining Superpow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1965-2001,"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 13, No. 3 (2002), p. 153.

¹²¹ Kenneth N. Waltz,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1, No. 2 (2000), pp. 26-27.

¹²²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49178.htm Consensus decision-making at NATO

(二) 對「扈從」的不同解讀：學者爭論的焦點

施韋勒認為瓦特的「扈從」概念有若干缺點：1. 偏離傳統用法。由於「扈從」的本意是指「追隨潮流、流行趨勢或加入有可能獲勝的一方」，¹²³ 意味著積極追求利益而非消極苟且屈從。但包括瓦特在內，也有其他學者將「扈從」視為向威脅妥協屈服。當這些觀點將「扈從」視為面對威脅的制衡反應之反義詞時，就忽略了還存在可以分享利益的情況。¹²⁴ 施韋勒又以法國拿破崙和德國希特勒為例，說明當國家聚集強大的軍事力量時，有時會吸引其他國家扈從過來尋求利益或保護。¹²⁵ 2. 案例選擇偏差。只考慮有重大外部威脅的情況，因而僅提供國家回應外部威脅的理論而不是聯盟理論。¹²⁶ 3. 具有維持現狀的偏見。感到滿意的國家會加入維持現狀的聯盟，即便是較強的一邊；但不滿現狀的國家會受到利益而非安全的驅使，會扈從到崛起的改變現狀國家。¹²⁷

針對瓦特的第一項缺點，施韋勒在討論法國拿破崙的案例時，曾表示這些中型的日耳曼國家受到誇大承諾的誘惑，自願地向拿破崙扈從靠攏（voluntarily climbed aboard Napoleon's bandwagon）。¹²⁸ 但其他學者卻表示，靠向改變現狀大國的國家，往往是在形勢比人強的處境下被迫加入，這正好符合瓦特對於「扈從」的界定。即便在研究法國拿破崙的案例中使用「扈從」一詞時，其他學者們也出現了與施韋勒概念不同的情況。例如，有學者表示，當法國在軍事權力和動員資源上的創新於 1793 年的戰場上展現出來時，其他國家就紛紛選擇扈從法國或避免衝突。¹²⁹ 另一位學者則認為，正是因為法國佔領了低地國和萊茵區，擊敗了奧國與普魯士，才使得第一次反法聯盟瓦解。之後，西班牙面臨的選擇不是扈從，而是「加入或滅亡」（join or die），這其實不是選擇，而是屈服於霸權強制作為的舉動。¹³⁰ 這些學者認為的被迫選擇卻剛好是瓦特定義中的「扈從」，即與威脅來源妥協結盟。原本施韋勒提出的「扈從」，是加入即將獲勝的那方，所以並不會有畏懼害怕的感受，反而想藉此獲取部分利益，因此可被視為「偃大邊/見風轉

¹²³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81.

¹²⁴ 瓦特曾經表示，其對於「制衡 v.s. 扈從」的界定，係依照華爾滋的區分而來。參見：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 17. 華爾滋則認為，如果國家希望最大化權力，就會參與較強的陣營，吾人就不會看到制衡形成，反而會出現世界霸權。前述情況並未發生，因為制衡而非扈從才是由體系所引發的行為。次級國家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的話，會聚集到較弱的陣營，因為較強的陣營會威脅他們。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26-127.

¹²⁵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p. 80, 82, 85.

¹²⁶ *Ibid.*, p. 83.

¹²⁷ *Ibid.*, p. 88.

¹²⁸ *Ibid.*, p. 90.

¹²⁹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1994), p. 150.

¹³⁰ Daniel J. Whiteneck, "Long-term Bandwagoning and Short-term Balancing: 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Behaviour from 1792 to 181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2, 2001, p. 157.

舵/靠攏」(bandwagon for profit)以分一杯羹。但在瓦特的觀念中，則是因為本國的實力不足以與其對抗，勉強與威脅來源為伍，或許能苟且生存。部分學者對於施韋勒所提出的案例之理解並不一致。

針對第二點，筆者認為，施韋勒忽略了制衡和扈從只是瓦特提出的聯盟理論架構中（如下圖 2-3 所示），國家面對威脅的反應，其他形成聯盟的因素還包括意識型態、對外援助與跨國滲透，但僅扮演輔助或次要的角色。¹³¹ 換言之，瓦特聯盟理論的主軸在於：一、聯盟起源的因素包括：對威脅的反應(制衡或扈從)、意識型態、對外援助、跨國滲透等，其中又以制衡威脅為主要因素。二、當國家面臨威脅時，多半選擇制衡。三、當國家選擇制衡時，應是制衡威脅(威脅平衡)，而非制衡權力(權力平衡)。

最後，關於國家行為的動機方面，施韋勒還批評指出，威脅制衡理論只能被用來考慮以安全為聯盟目標的案例，而排除了受到利益驅使的情形。¹³² 但一方面，生存與安全正是國家最高的利益，當國家為了生存與安全而選擇制衡或扈從時，不就是受到利益的驅使嗎？另一方面，若施韋勒指的是單純的經濟利益，那不正是瓦特所謂以對外援助形成聯盟而對抗第三國的情形？由前述辨析可知，施韋勒僅關注在瓦特所提出聯盟起源之一的因素—即「威脅平衡」理論—卻忽略了瓦特的聯盟理論架構全貌。



圖 2-3：瓦特的聯盟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為了凸顯扈從比制衡在國際關係中更為普遍，施韋勒不但表示扈從很少涉及成本花費，還仔細提出了幾種不同類型，並表示這些行為都是受到獲得利益的期望而驅使的。這些類型包括：1.胡狼型扈從(jackal bandwagoning)，靠向更強大的改變現狀國家以瓜分擴張勝利的戰利品。但施韋勒又指出有時改變現狀的這一方比試圖維持現狀的反對者還強大，那麼其實不需要胡狼型國家的扈從，只是不想讓他加入對手陣營而已。2.堆積式扈從(piling-on bandwagoning)，在戰

¹³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p. 33-47.

¹³²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79.

爭接近尾聲而勝負底定時，國家可能會靠向勝利者以瓜分戰利品，或是**害怕因未加入勝利者的陣營而受到處罰**。3.視為未來主流的扈從（wave-of-the-future bandwagoning），傳統上是受到領導者的魅力與有活力的意識型態所吸引，是**出於自願的**。¹³³ 實際上，在第一類扈從中，卻又回到了制衡的邏輯，同時也符合現實主義觀點下的國際關係零和賽局，即減少對手可能的資源累積，以增加己方獲勝的可能或降低受挫的阻力。在第二類扈從中，施韋勒又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土耳其為例，說明其原本想保持中立，但若不對軸心國宣戰，則戰後不能參加聯合國。¹³⁴ 當土耳其面對這樣的處境時，被迫選擇同盟國陣營，卻又恰好符合了瓦特所提出的扈從概念。只有第三類扈從才是真正符合施韋勒原先提出的概念，即自願地靠攏加入。然而，瓦特原本就指出國家之間可能會因為意識型態、對外援助或跨國滲透等因素而建立聯盟關係，其聯盟理論架構比施韋勒的觀點還要更為完善。

學者們對於上述主題的討論，常因個人對扈從概念定義的不同而出現結論上的差異。就實際作為而言，加入他國（或聯盟）對付第三國自然會被包括第三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視為是「制衡」的行為，但就本國或接受聯盟的國家而言，也可以視為採取了「扈從」強國的政策。

（三）「制衡 v.s. 扈從」的爭議

由前述說明可知，「制衡」與「扈從」的爭論極有可能只是行為認定上的不同。對於受到聯盟對抗的國家來說，一方面可將對手們的舉動解讀成針對本國的制衡行為，另一方面也可將敵對聯盟中的弱小國家視同扈從在強國之下尋求保護。換言之，吾人既可將北約的成立視為對蘇聯的制衡，也可視為西歐國家主動扈從到美國那邊尋求保護。此外，雖然施韋勒指出，「當國際政治中都是尋求安全最大化的國家時，這些國家為何會感受到威脅？他們又為何會採取制衡？」意味著國家的目標並不相同，國際政治中還是存在試圖改變現狀的國家。¹³⁵ 然而，安全最大化並不表示國家將一直維持現狀不變，更有可能會因為擊敗或削弱鄰國可以獲得更大的安全感—當然也包括權力與利益—或是出於其他誤判的因素而促使國家發動戰爭。¹³⁶

根據瓦特近年來的研究指出，許多乍看之下似乎是扈從靠攏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制衡形式，要制衡的威脅是鄰近的國家。¹³⁷ 施韋勒也曾表示，胡狼型國

¹³³ *Ibid.*, pp. 93-96. 粗體字皆係筆者為凸顯關鍵而加。

¹³⁴ *Ibid.*, pp. 95-96.

¹³⁵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op. cit.*, pp. 91-92.

¹³⁶ 特別可參見守勢現實主義學者的著作：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³⁷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op. cit.*, pp. 187-188.

家會扈從豺狼型國家的動機是對獅子型國家的安全顧慮。¹³⁸ 換言之，當實力不足但想改變現狀的（胡狼型）國家遭遇到實力強大但想維持現狀的（獅子型）國家時，會靠向實力強大但想改變現狀的（豺狼型）國家。這種表面上是扈從的行為，但實際上卻又落入了制衡的邏輯。在新現實主義學者的觀念裡，生存與安全才是國家最主要的利益。¹³⁹ 其他學者也以 1880 年代的歐洲強權結構為例，由於英國、法國、俄國等三國本身的國力大小不同，義大利與德國和奧匈帝國於 1882 年建立的聯盟關係，便具有不同意義。對於三國當中較弱的法國與俄國來說，義大利的聯盟行為意味著靠向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扈從政策，但從國力較強的英國角度觀之，則是對其的制衡作為。¹⁴⁰ 同理可知，在北約甫成立時，若干歐洲國家的加入，既可以被視為是對美國的靠攏扈從，試圖分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安全與經濟利益，也可以被視為是對前蘇聯共產集團的制衡行為。在冷戰結束以後的新成員申請加入北約，更可以用同樣的邏輯來解釋。因此，在國家之間的聯盟關係中，每個自願扈從行為的出現，其實都可能潛藏了針對第三國制衡的動機。根據本文初步研究的結果，試圖嚴格區分國際體系中的制衡或扈從行為何者較為盛行，目前應無法提出較為公正客觀的界定。

此外，瓦特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是假設威脅存在時，國家的因應之道。因此，威脅不存在時並「不在其探討範圍」(is not used to test)，而不是其「無法檢驗」(cannot be used to test)。¹⁴¹ 在瓦特的早期觀念裡，威脅出現後，要不就對抗制衡，要不就妥協扈從，沒有保持中立的空間。因為國家若不對威脅有所因應，威脅就會找上國家。由於威脅已經出現，即便採取的是妥協扈從，也會是在壓力下做出的無奈選擇，因而是被迫的。但另一方面，瓦特又曾指出，當某國不被視為威脅，還可提供利益時，選擇與該國站在同一邊，就不會是無奈或被迫的決定，而是國家主動的尋求利益分一杯羹，這種情況也是扈從。¹⁴² 持平而論，瓦特所提出的扈從概念實際上涵蓋了積極牟利與被迫選擇的兩種形式，但其**特別強調**威脅下的扈從，或可說是將扈從**主要視為**國家遭遇威脅時的因應策略之一，因而往

¹³⁸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94.

¹³⁹ 華爾滋就表示，在無政府狀態中，安全是最高目的。只有當生存得以確保時，國家才能安全地尋求如穩定、利益和權力等其他目標。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26.

¹⁴⁰ 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May, 2004), p. 432. 此文中的德國係指以普魯士王國為首的德意志帝國 (Deutsches Reich)。

¹⁴¹ 施韋勒認為，正因為瓦特把制衡與扈從限定在「國家面對威脅」時的反應，因而當不存在重大外部威脅時，瓦特的理論就「無法檢驗」(cannot be used to test) 制衡或扈從的行為。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83, footnote 47. 施韋勒稍後又提到，問題就在於相關的安全議題文獻傾向於過度普遍化了瓦特的發現，而沒有明確指出其理論得以運作的情況，以致於其他學者也運用了這種扈從的概念展開研究。*Ibid.*, p. 84.

¹⁴²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op. cit.*, pp. 7-8.;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 21. 瓦特認為，被迫的扈從是基於守勢的原因，主動扈從則是為了攻勢的因素。

往是被迫的。瓦特未清楚區別兩種形式的差異而採用同一詞彙來描述不同的扈從行為，極易造成讀者的混淆。

由於米爾斯海默曾表示，在國家試圖尋找機會以獲得更大權力的世界裡，幾乎不存在維持現狀大國。不過大國不能總是依其進攻意願採取行動，因為行為不但受到國家的需要所影響，還包括實現這些欲望的能力。所有國家都想成為山中之王，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資本競爭這一地位，更不用說還能達到。一個比對手擁有明顯權力優勢的國家可能更具侵略性，因為它具有採取這種行為的能力和動機。¹⁴³ 瓦特也曾指出，吾人在檢驗歷史資料時，不僅應該關注國家的行為，也應該要注意其偏好。¹⁴⁴ 從前文施韋勒的觀點推知，當國家面對與本國傾向不同的對手時，不論自己的傾向為何，勢必會認為對手的行為具有威脅性，但本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予以制衡則是另一回事。因此，若吾人將面對威脅時制衡與扈從的爭議，簡化為對抗或合作的選擇以降低解讀上的差異時，即便是僅觀察國家的態度與預期目標，也可以將部分現實主義學者的論點加以區分，如下表 2-6 所示。

表 2-6：國家面對威脅時的行為類型

		本國的態度	
		主動/自願/積極/參與	被動/被迫/消極/未參與
預期目標	對抗	現實主義式制衡	推卸責任
	合作	施韋勒式扈從	瓦特式扈從/ 投降 (capitulation) ¹⁴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近來也有學者提出將國家的「能力與意願」或「行為與傾向」加以區分來探討制衡或扈從的觀點。諸如，根據瓦特探討美國長期在國際關係中享有優勢地位的研究指出，其他較為弱勢的國家仍會採取不同的反對 (oppose) 策略，雖然這些策略未必屬於明顯的制衡行為，但確實出於抗拒的意圖。若從抗拒的強弱程度加以區分，這些國家的反對策略包括：制衡、妨礙、約束、勒索、去正當性。其中，制衡便可分為外部與內部兩種，外部制衡又涵蓋硬制衡與軟制衡的手段；¹⁴⁶ 另一方面，即便其他國家願意順應 (accommodate) 美國的權力優勢，也

¹⁴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7. 粗體字係筆者為強調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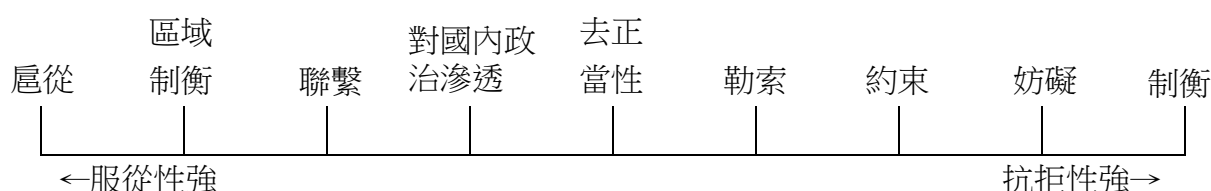
¹⁴⁴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2 (Spring, 1988), pp. 282-283. 粗體字係筆者為強調所加。

¹⁴⁵ 參見：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op. cit., p. 430.

¹⁴⁶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op. cit., ch. 3. 有關「制衡」的詳細說明，可參見：Ibid., pp. 120-141.

並不代表會完全服從領導，反而還想試圖影響美國的政策以滿足本國的利益。若從服從的強弱程度加以區分，這些順應的策略包括：扈從、區域制衡、聯繫、對國內政治滲透，¹⁴⁷ 如下表 2-7 所示。換言之，即便其他國家在整體實力上不如美國，但在合作或對抗（即「制衡或扈從」）的意願上，仍然可以保持差異與彈性。其他學者甚至提出了軟制衡與軟扈從的概念。¹⁴⁸

表 2-7：弱國對強國權力優勢的因應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制衡」的不同方式

由於現實主義學派對於國家採取的作為主要是基於「成本-效益」之理性分析，認為國家往往會採取效益高而成本低的策略。因此，前述瓦特所提出國家可能採取的反對與順應兩種策略實際上不應僅限於弱國對於強國的回應，當強國評估這些策略能符合效益時，便可考慮加以採取運用。另一方面，當我們進一步將本國的可動用權力與意圖或行為與傾向同時加以考慮時，則可以將更多學者的論點類型納入，提出較為完整的政策建議。在下表 2-8 中，當本國意圖對抗而可動用權力遠較對手為多時，政策選擇也會更多，可從較為柔性的軟制衡、推卸責任到強硬的制衡手段來對抗競爭者，或可根據瓦特的分類，採取不同的反對策略，並不限於硬制衡的方式。當本國的可動用權力較低而又想對抗競爭者時，就只剩下軟制衡或反對策略的因應方式。¹⁴⁹

¹⁴⁷ *Ibid.*, ch. 4. 「區域制衡」意指尋求美國保護，用以對抗區域威脅。參見：*Ibid.*, p. 187.

¹⁴⁸ 參見：Alexandru Grigorescu,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Iraq War: The Choice between ‘Soft Balancing’ and ‘Soft Bandwagoning,’”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1, No. 3 (September 2008), pp. 281-299. ; Birthe Hansen, Peter Toft and Anders Wivel,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American World Order: Lost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20-23, 26-37.

¹⁴⁹ 有關軟制衡 (soft balance) 的研究，可參見：Robert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 T.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109-139. ; Robert Art, Stephen Brooks, William Wohlforth,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2006), pp. 177-196. 較為綜合性的評述可參見：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April 2008), pp. 363-395.

表 2-8：國家對外行為政策建議

		本國與對手相比之可動用權力		
		不足	等同	超越
本國意圖	對抗	軟制衡 ←-----→ 推卸責任 ←-----→ 硬制衡 軟制衡 推卸責任 軟制衡		
	中立	疏離 (detaching)		
	合作	扈從	綏靖 (appease)	吸引/接受扈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還有其他學者特別針對國家處於後冷戰時期美國單極霸權下的可能作為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議。賀凱 (Kai He) 深入探討軟制衡的概念後，又提出了「制度性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 的概念，來指涉國家透過發起、利用和主導多邊制度而非斷然採取軍事對抗的方式，來因應國際關係中的多元壓力或威脅。¹⁵⁰ 賀凱後來又將國家可能採取的制衡行為，根據國家感受到的威脅性高低和制衡措施的性質差異加以劃分，將傳統的軍事制衡 (軍事性的積極制衡) 與軟制衡 (非軍事性的消極制衡) 納入，進一步提出了 4 種不同模式，如下表 2-9 所示。其中，積極制衡的目的是要增強國家相對於敵國的權力；消極制衡的目的是要弱化敵國相較於己的權力。¹⁵¹

表 2-9：國家的制衡戰略

		國家感受	
		威脅性高：積極制衡	威脅性低：消極制衡
制衡措施	軍事性	內部制衡：軍備競賽、軍事動員 外部制衡：締結聯盟	軍事顛覆、軍售給敵國的敵國 針對敵國的軍備管制
	非軍事性	轉移戰略科技給盟邦 提供戰略經濟援助給盟邦	經濟制裁與禁運、制度牽制 策略性的不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可參見：Kai He,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166-171.

菲亞曼吉 (Davide Fiammenghi) 則指出，隨著國家能力增長的階段不同，其所面對的安全外部性會歷經吸引扈從、引發制衡、再度吸引扈從等階段，這種「安全曲線 (security curve)」正好整合了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單極

¹⁵⁰ Kai He and Huiyun Feng,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op. cit.*, pp. 363-395.;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¹⁵¹ Kai He,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154-191.

現實主義 (unipolar realism) 的觀點。¹⁵² 當國家的實力強大到足以成為霸權時，就能抗衡其他國家的聯合抵制，更可能吸引他國扈從以獲得利益。另一方面，若其他國家仍試圖結成聯盟奮力一搏時，還必須克服「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¹⁵³ 避免彼此之間相互猜忌、推卸責任。換言之，無論是在國際關係單極體系、兩極體系或多極體系中，國家對他國完全的制衡或扈從並不經常出現，反倒存在漸進彈性的作為，而國家會遭遇到的制衡與扈從現象，則要依本身與其他國家的權力相對增長情況，以及感受到的威脅程度而定。

由於當國家與他國的傾向不同時，便會相互視為威脅，因而引發戰爭。但在新現實主義的邏輯下，即便國家傾向相同，不論是欲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為了瓜分權力、利益或爭奪主導權，彼此仍有可能會產生衝突。因此，不論個別國家的傾向為何，彼此的威脅感仍可能隨時存在。當我們將個別國家傾向與相互權力對比綜合考慮時，即可劃分出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能採取的行為模式，如下表 2-10 所示。

表 2-10：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能採取的行為模式

對手傾向	對手權力	本國傾向		
		對抗	中立	合作
對抗	強	制衡，但通常需扈從其他強權才能成功	閃避或推卸責任 ¹⁵⁴	被迫扈從/綏靖/投降 ¹⁵⁵
	弱	制衡，可單邊進行或採多邊方式以減輕負擔		制衡 ¹⁵⁶
中立	強	侵略	X	彼此保持良好互動，避免對手加入敵對陣營
	弱			彼此保持良好互動，避免對手加入敵對陣營
合作	強	制衡挑釁	閃躲/維持距離，避免捲入衝突	主動扈從
	弱	對抗	閃躲/維持距離，避免捲入衝突	接受扈從 ¹⁵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¹⁵² Davide Fiammenghi,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pp. 126-154.

¹⁵³ 當行為者參與團體行動時，由於最終產生的公共財 (public goods) 結果為大家共享，基於自利的心態，可能會出現行為者不願付出勞力卻貪圖利益而搭便車 (free ride) 的行為。參見：Mancur Olson,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¹⁵⁴ 根據本文前述說明，實際上國家不可能完全忽略或閃避威脅，當威脅逐步逼近時，遲早必須面對。推卸責任實際上是由其他國家來承擔制衡責任，最終還是希望制衡出現。

¹⁵⁵ 參見：Eric J. Labs,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383-416.

¹⁵⁶ 當對手造成威脅挑釁時，即便本國原本抱持合作態度，亦可能改採制衡作為，尤其是在對手的可動用權力遠較本國為弱時，通常可以成功制衡。

¹⁵⁷ 當弱國願意提供某些利益或服從而被接受合作時，意味著加入較強的陣營而受到保護。

其中，當本國試圖維持中立，但有他國積極尋求合作時，則應考慮是否要維持適當距離而避免捲入不必要的衝突。反之，當他國試圖維持中立，但我方積極尋求合作時，在不強迫對方改變傾向的前提下，自身的考量則應為保持彼此良好互動，至少避免他國加入敵對陣營或受到連累。

由本文說明可知，現實主義學者們的觀點並不是完全衝突，只是各自設定在不同的條件背景下產生推論。若吾人一味追求理論的簡約性而忽略了理論應用的前提限制時，反倒會因可適用的個案減少而削弱其解釋能力。相反地，若欲針對國家在與他國接觸後的可能行為模式加以解釋或預測時，參考前述各種條件的組合，則可瞭解其差異之處，如此才能擴展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這種目的正是連華爾滋本人極力主張的。

第五節 解釋的適用性：威脅平衡理論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

摩根索認為，國家之間密切的聯盟關係一般來說歷時較短，而在戰爭中最高為常見。因為這時主要的共同利益就是在戰爭結束後瓜分好處，一旦贏得戰爭、簽訂和約，這種利益必然會讓位於各個國家之間傳統上各不相同的、彼此衝突的利益。聯盟的永久性和其欲獲得的利益有限性是相互關連的，因為只有具體的、有限的利益才可能長期存在，為聯盟的持久存在提供基礎。¹⁵⁸ 華爾滋從理論上指出，如果在國際社會中存在兩個敵對的聯盟，其中一方也許由於內部某一成員國出現政治動亂而實力減弱，那麼我們便可以預期另一方的軍備將出現鬆弛，其內部的凝聚力也將隨之減弱。尤其在戰爭勝利剛剛來臨之際，獲勝的那一方聯盟便會瓦解。¹⁵⁹ 還有學者指出，在戰爭結束以後，多數的聯盟都會瓦解。戰爭勝利會使得聯盟失去存在的理由。當威脅消失的時候，促使國家結成聯盟的黏著力也會消失。更糟的是，一旦盟友不再需要擔心共同的敵人時，他們就會開始相互仇視。¹⁶⁰

許多現實主義學者都曾預言北約在冷戰結束以後會走向瓦解的命運。然而，實際的發展卻並不符合這些學者們的預期，北約不但沒有瓦解，更歷經了戰略調整與東擴的歷程。由於現實主義基本假設，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了生存與安全會競爭權力，彼此之間必然會發生衝突，聯盟合作只是短暫的權宜之計。即便為了強大的威脅而可能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合作關係，然而，一旦外部威脅消失，則聯盟成員之間的矛盾就會成為彼此關注的焦點，國家之間又恢復到相互對抗的局面，自然會使得聯盟瓦解，甚或開始下一波的對抗。由此邏輯看來，現實主義學者似乎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限定為必須在聯盟合作或對抗競爭當中二擇一的局面，退出聯盟就意味著準備衝突，並不存在保持中立的彈性空間。如同美國

¹⁵⁸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pp. 205-206.

¹⁵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25-126.

¹⁶⁰ Josef Joffe, "How America Does It,"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Sep/Oct 1997), p. 14.

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總統在 2001 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所主張的，「其他國家不是跟美國站在一起，就是要和美國作對（Either you are with us, or you are with the terrorists）」。¹⁶¹

在本文第三、四節中，已分析、比較過若干現實主義學者所提出的不同見解。摩根索與華爾滋等人的「權力平衡」理論過於簡約，不符北約在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的發展；施韋勒的「利益平衡/扈從利益」觀點雖指出瓦特聯盟理論的部分瑕疵，但前者本身論點亦有自我矛盾之處，且瓦特認為許多乍看之下似乎是扈從靠攏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制衡形式，要制衡的威脅是鄰近的國家；¹⁶² 米爾斯海默的「推卸責任」觀點則存在：將權力與威脅等化、將推卸責任與制衡模糊化、邏輯推論有瑕疵、適用對象有侷限性等不足之處。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發展與這些學者的見解並不相符。

筆者認為，雖然冷戰的終結意味著美蘇兩大強權不再持續對峙，華沙公約組織的解散更大幅降低了在歐陸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但後冷戰時期的北約成員國仍然面對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俄羅斯存在與恐怖主義發展等威脅，而正是這些威脅才強化了各國繼續合作的意願，如此才能更為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追求生存的利益與權力。換言之，吾人可運用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對於本文個案提出較為完善的解釋。

（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¹⁶³

在 1990 年代初期，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後，又以彈道飛彈攻擊以色列，以及蘇聯政變等事件接連發生，使得美國與歐洲國家都相當擔心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與彈道飛彈攻擊的問題。事實上，在蘇聯政變前三週，美國即有專家在國會聽證會上指出，「蘇聯高層之間的不合，顯然已經危及到了核武指揮體系的凝聚力，如果作為部隊最高指揮官的總統突然被罷黜權力，無法順利轉移至受擁戴及忠貞的如國家安全委員會或高級軍事指揮官之類的人手上時，核武作戰能力可能鬆散到難以駕馭。」¹⁶⁴ 有學者認為，在蘇聯解體之後，未來核生化武器擴散的步調和規模大小最難測的就是獨立國協各國（主要是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與哈薩克）瓜分前蘇聯的核生化武器、彈道飛彈及其相關科技與人才，這些情勢都在可預見的未來對美國利益造成嚴重的直接威脅。¹⁶⁵ 此外，由於獨立國協各共和

¹⁶¹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¹⁶²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op. cit., pp. 187-188.

¹⁶³ 關於此議題，可參見學者的深入探討：Eric Terzuolo, *NATO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Regional Alliance, Global Threa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¹⁶⁴ K. Scott McMahon, *Pursuit of the Shield: The U.S. Quest for Limite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1997), p. 138.

¹⁶⁵ Graham T. Allison, Owen R. Cote, Jr., Richard A. Falkenrath, and Steven E. Miller, *Avoiding Nuclear Anarchy: Containing the Threat of Loose Russian Nuclear Weapons and Fissile Material*

國對於控制核武的科技與管制程度不一，驟然發生「非授權或偶然發射」(unauthorized or accidental launch) 核子彈道飛彈的可能性，也使得美方擔心其飛彈防禦系統是否足以捍衛國家安全。¹⁶⁶

根據專家研究統計，蘇聯甫解體時，陸上的核子武器主要分散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與哈薩克等國境內。烏克蘭境內有 176 座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射架，配備有 1240 枚彈頭。其中 130 座裝設的是 SS-19s 洲際彈道飛彈，46 座是 SS-24s 洲際彈道飛彈。另外還大概有 3000 枚的戰術性核武。在獨立的第二天，烏克蘭就宣布了不接受、不生產、不獲取核武的三項原則，但西方國家還是很擔心武器擴散的問題。¹⁶⁷ 白俄羅斯境內至少有 81 枚 SS-25 洲際彈道飛彈，¹⁶⁸ 而哈薩克則因長期為前蘇聯研發與試驗核武的重要地區，在前蘇聯解體之初，竟成為全球最大的核武軍火庫。其境內有 1400 枚 SS-18 洲際彈道飛彈，以及 40 架配有 320 枚巡弋飛彈的 Tu-95M 長程轟炸機。¹⁶⁹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美國參議院於 1991 年 11 月 28 日通過了紐恩-盧加法案 (Nunn-Lugar Act)，也透過「合作裁減威脅計畫」(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CTR)¹⁷⁰ 來與上述幾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商討核武的裁減、轉移、封存等問題。在 1993 年美國國防部所提出的「通盤檢討評估報告」(Report on the BOTTOM-UP Review) 中，就將核生化武器擴散、主要地區強權的侵略或種族和宗教信仰衝突、前蘇聯或其他地方民主改革的潛在失敗、建立強大而持續成長的美國經濟的潛在失敗並列為新時代的威脅。¹⁷¹ 在 1994 年的布魯塞爾高峰會上，儘管北約拒絕了美方提出來的防擴散計畫，但也在會後的公報中表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及載運工具構成了國際安全的威脅，也成為北約關切的問題。同時已決定要強化並擴展北約在政治和防衛上的努力以對付擴散問題，並在聯盟內的不同場合中發展出全面的政策架構，來考慮如何補強既有的防範措施，並減少擴散的威脅。¹⁷² 然而，有學者認為，為了防範彈道飛彈的襲擊而參與建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所投入的高額經費，一方面與各國考量到冷戰結束以後國內要求降低國防預算的訴求不符，另一方面則也隱含了有針對特定國家的政治敏感性，因而美國的盟邦並未全力投入相關計畫。¹⁷³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pp. 4-12.

¹⁶⁶ 參見：Bruce G. Blair, *The Logic of Accidental Nuclear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¹⁶⁷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ukraine/index.html> Ukraine Special Weapons

¹⁶⁸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belarus/index.html> Belarus Special Weapons

¹⁶⁹ <http://www.fas.org/nuke/guide/kazakhstan> Kazakhstan Special Weapons

¹⁷⁰ 參見：<http://lugar.senate.gov/nunnlugar/> The Nunn-Lugar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¹⁷¹ <http://www.fas.org/man/docs/bur/index.html> Report on the BOTTOM-UP REVIEW

¹⁷² http://www.ena.lu/nato_summit_declaration_brussels_11_january_1994-2-29836 Ministerial Communiqués 1994.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TO Headquarters, Brussels, 10-11 January 1994

¹⁷³ Steven A. Hildreth and Jason D. Ellis, "Allied Support for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Orbis*, Vol. 40, No. 1 (Winter 1996), pp. 118-119.

在 1999 年的華盛頓高峰會上，北約提出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倡議」(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itiative)，主張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其載具的擴散，對於北約的人口、領土、和軍事力量都構成了嚴重而逐漸增長的威脅。為此，北約在政治和軍事層面的工作重點在於：一、加強內部在情報數量與品質上的資訊共享，希冀能對當前的威脅發展有更全面的評估瞭解；二、在防禦計畫方面，將強化戰備能力，以反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威脅；三、擴展對個別國家有關防擴散計畫—諸如美國的「合作裁減威脅計畫」—交流，加強與既有防擴散機制的合作；為了確保對相關議題有效協調，北約同意在總部設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中心，發揮整合與監督的功能。¹⁷⁴

在 2002 年的布拉格高峰會上，北約更提出了 5 項有關防範核、生、化、輻射 (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 CBNR) 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倡議，以加強盟國的防禦能力，相關內容包括：一、設置 CBNR 的聯合諮詢小組，評估相關事件的影響，在徵詢盟國專家後，還能提供北約指揮官專業意見，以便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二、成立可隨意部署的 CBNR 分析實驗室，迅速進入各區域以調查、收集和分析樣本；三、在盟國之間共享有關 CBNR 的藥物儲備，強化北約軍隊在遭遇攻擊後的醫療與復原能力；四、設置「防禦 CBNR 卓越中心」(Virtu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BRN defence)，提高北約各項有關 CBNR 訓練與教育的程度；五、成立「近即時疾病偵測系統」(Near Real Time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快速收集、辨別、分析、傳播有關生物戰爆發時的資訊，以避免或減少人員資源的損失。¹⁷⁵

由此可見，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已開始將注意力從以往防範蘇聯入侵，擴展至日益嚴重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問題。

(二) 俄羅斯存在

由於北約長期以來，即以防範與嚇阻蘇聯入侵作為其主要戰略目標。在冷戰期間，蘇聯長期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軍事費用支出與美國相比可說是不相上下。¹⁷⁶ 如前表 2-4 與表 2-5 所示，在冷戰結束以後，作為蘇聯主要繼承國家的俄羅斯，整體實力雖然大不如前，軍事費用支出也呈現下滑的趨勢，至 1998 年時軍費約為 210 億美元，甚至還略遜於中國的 259 億美元。然而，後來又開始逐年攀升，至 2008 年時，已增為 583 億美元。但在軍事費用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方面，相較於其他幾個世界主要大國，俄羅斯在後冷戰時期仍然維持相當高的

¹⁷⁴ <http://www.nato.int/docu/pr/1999/p99-064e.htm> Washington Summit Communiqu；另可參見：Eric Terzuolo, *NATO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Regional Alliance, Global Threats*, op. cit., ch. 2.

¹⁷⁵ <http://www.nato.int/docu/pr/2002/p02-127e.htm> Prague Summit Declaration；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0325.htm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¹⁷⁶ Christopher Davis, "Country Survey XVI The Defence Sector In The Economy of A Declining Superpow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1965-2001," op. cit., p. 153.

比例，直到 2004 年以後，才略遜於美國。但至 2008 年為止，仍維持 3.5% 以上的水準，為世界第二。顯見在後冷戰時期，與其他主要大國相比，俄羅斯仍將較多的國內資源投入在軍事部門。此外，根據瑞典斯得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統計，至 2012 年 1 月為止，俄羅斯已部署核子彈頭的數量達 1800 枚，僅略少於美國的 2150 枚，排名全球第二。但若包含庫存、待拆解或維修的彈頭數量，則甚至超過美國，約佔全球總數的一半強。¹⁷⁷ 因此，即便在冷戰結束以後，俄羅斯的軍事實力仍不可小覷。

事實上，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敵意也並未因冷戰終結而迅速化解。就有學者認為，北約藉由擴展聯盟以強化安全的同時，卻也同時有疏遠俄羅斯的意涵。¹⁷⁸ 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 (Andrei Kozyrev) 在 1995 年 5 月底於荷蘭召開的北約外交部長會議和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中宣佈，正式加入北約「和平夥伴計畫」(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科濟列夫表示，歐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是俄羅斯關切的焦點，北約將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關鍵之處即在於北約應從軍事性的聯盟轉型成政治性的機構。俄羅斯仍堅定認為，北約東擴既不符合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利益，也不符合歐洲整體的安全利益，急切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會威脅到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的互利與建設性的關係。¹⁷⁹ 1996 年 3 月，中共對台灣海峽周邊試射飛彈，造成台海危機。¹⁸⁰ 同年 4 月 25 日，包括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國在內的「上海五國」機制成立，彼此建立了定期會晤的管道。同時俄羅斯也與中國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¹⁸¹ 「上海五國」機制即為後來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正式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之前身。美國前總統雷根 (Ronald Reagan) 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孟格斯 (Constantine Menges) 就曾不諱言指出，上海合作組織是歐亞地區具有軍事地緣戰略考量的聯盟 (Eurasian military-geostrategic alliance)。¹⁸² 2010 年 2 月，俄羅斯總統梅德維夫 (Dmitry Medvedev) 公布了俄羅斯 2010 年軍事準則 (military doctrine) 後，國家安全會議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秘書巴祖謝夫 (Nikolai Patrushev) 便表示，俄羅斯的軍事準則仍然是防禦性的，但北約的擴展、國際恐怖主義和北高加索地區的衝

¹⁷⁷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nbc/nuclear> Nuclear forces development, World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12

¹⁷⁸ Dmitri Trenin, "Avoiding a New Confrontation with NATO," *NATO Review*, Vol. 44, No. 3 (May 1996), p. 20.

¹⁷⁹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pinions_24784.htm Statement by Andrei Kozyrev,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關於「和平伙伴計畫」的介紹，可參見北約網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0349.htm 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

¹⁸⁰ 可參見：James R. Lilley and Chuck Downs, ed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Ft. McNa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⁸¹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russiaembassy.fmprc.gov.cn/chn/gxh/xsb/wjzs/t8985.htm>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¹⁸² <http://archive.newsmax.com/archives/articles/2001/7/30/61806.shtml> Analysis: China, Russia sewing up Eurasia; 關於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宗旨與立場，可參見：<http://www.sectsc.org/CN/brief.asp> 上海合作組織簡介；蘇浩，*亞太合作安全研究*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年)，頁 136；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 (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突，則意味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促使該國軍事準則的變革。¹⁸³ 鑽研俄國問題的學者基普（Jacob W. Kipp）則認為，新軍事準則仍將美國與北約視為俄羅斯遭遇到的主要危險來源，但不是立即的威脅（the source of the primary dangers confronting Russia, but not as imminent threats.）。美俄兩國現在認為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和當地動亂才是國際局勢不安的來源，就如同他們在阿富汗合作的情況那樣。¹⁸⁴ 由此可見，即便北約在強化戰略轉型與東擴的同時，也試圖透過「和平伙伴架構」來改善與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關係，但從彼此在歐洲地區及全球的舉措看來，仍隱約透露出相互提防而試圖強化己方陣營實力較勁的意味。

（三）恐怖主義發展

曾任美國國防部長的裴利（William J. Perry）於 1996 年提出了「預防性防禦」（Preventive Defense）安全戰略概念，認為美國應在危機或威脅尚未形成前，即先行展開行動，但採取的是防禦性的措施。¹⁸⁵ 在其分類中，共有 5 項可能會對美國和國際安全構成 A 級威脅的危險，包括：威瑪俄羅斯（Weimar Russia）的興起、未受到控制的核子武器、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災難性恐怖主義的發展。¹⁸⁶ 所謂「災難性恐怖主義」（catastrophic terrorism）指的是牽涉到核生化武器或駭客入侵電腦系統的恐怖主義事件，雖然並不是使用炸彈、挾持人質或劫機的傳統手段，但卻會對生命和財產帶來莫大的傷害。這種規模的恐怖行為可能會引起更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引起其他人仿效。當人們為了尋找罪魁禍首而將目標擴展到犯罪者所接觸的任何一個外國時，便會導致更廣泛的國際衝突。¹⁸⁷

英國國防部在 1998 年所發表的《戰略防禦評估》（Strategic Defence Review）中也指出，其在後冷戰時期所面對的是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的複合體（a complex mixture of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主要的威脅包括了：他國的內戰、流氓政權（rogue regimes）、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毒品走私、組織犯罪、恐怖主義、對資訊科技的攻擊等不對稱性威脅。¹⁸⁸ 在 2003 年的國防白皮書中又提到，

¹⁸³ <http://www.theotherussia.org/2010/02/05/medvedev-confirms-revamped-military-doctrine/> Medvedev Confirms Revamped Military Doctrine

¹⁸⁴ http://www.gees.org/files/documentation/07032010062902_Documen-07785.pdf Medvedev Approves New Russian Military Doctrine

¹⁸⁵ William J. Perry, "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6 (November/December, 1996), pp. 64-79.

¹⁸⁶ 所謂「威瑪俄羅斯」是指應避免讓前蘇聯/俄羅斯這般先前的敵人，雖空有民主制度但因被世界上其他國家孤立而急速惡化，就如同一戰之後的威瑪德國（Weimarer Republik）一樣。有關「預防性防禦」概念的完整探討，參見：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¹⁸⁷ <http://www.hks.harvard.edu/visions/publication/terrorism.htm> Catastrophic Terrorism: Elements of a National Policy; Ashton B. Carter, John M. Deutch, and Philip D. Zelikow, "Catastrophic Terrorism: Tackling the New Danger,"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8), pp. 80-94.

¹⁸⁸ http://www.mod.uk/NR/rdonlyres/65F3D7AC-4340-4119-93A2-20825848E50E/0/sdr1998_complete.pdf 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主要的傳統威脅目前對歐洲並不算什麼，反倒是不對稱的攻擊才會對國土安全造成真正的威脅。¹⁸⁹

作為一個具有集體防衛功能的國際組織，北約最主要的精神就在於公約第 5 條的規定：「締約國同意，針對歐洲或北美洲成員國之一或多國的武裝攻擊，應該被視為是針對全體的攻擊。如果這樣的攻擊發生，每個國家都同意運用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認可的個別或集體自衛權利，包括使用武裝力量以恢復或維持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¹⁹⁰ 結果自從北約於 1949 年成立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引用該條款，正是美國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受恐怖份子襲擊。

美國參議員努加 (Richard G. Lugar) 在「九一一事件」後便疾呼，為了要防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恐怖主義的擴散，美國將需要盟邦的支持，而北約應扮演領導的角色。在美國的領導下，北約已展現出適應新挑戰的能力，而更應該要「走出區域或本業」(go “out of area or out of business”) 的侷限，才能掌握聯盟責任的轉換。由於新型態的恐怖主義居無定所，「區域內或外」的傳統區別已失去意義。如果美國和歐洲國家不能組織自己來面對新的恐怖主義威脅，便會給了敵人很大的勝算，他們最希望看到西方國家對於自身安全意見不一。如果吾人無法防衛我們的社會免於有關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大型恐怖攻擊，聯盟就會在防衛國家的最基本意義上失敗了。¹⁹¹ 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卡特 (Ashton B. Carter) 也在「九一一事件」後指出，最糟糕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潛在問題就是核子恐怖主義 (nuclear terrorism)。因為其將恐怖份子的動機與核子武器的空前毀滅力量結合在一起，使得嚇阻—更不用說是勸服或外交手段—可能無效。¹⁹² 還有學者更進一步主張，包括美國與俄羅斯在內的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共同防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以及相關資源、技術和設備的非法轉移，以免成為下一個核子恐怖主義攻擊的目標。¹⁹³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則表示，恐怖主義要靠相法相近、把恐怖活動當作當代主要安全威脅的夥伴，組成特別的聯盟來加以對付。先完成反恐，才能促進普遍的全球安全。¹⁹⁴ 若欲有效解決全球動亂，要靠美國的國力、道德正義和國家利益當後盾，才能有長遠的作為，也才能把美

¹⁸⁹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UnitedKingdom-2003.pdf> Delivering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Defence White Paper

¹⁹⁰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7120.htm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¹⁹¹ Richard G. Lugar, “Redefining NATO’s Mission: WMD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Summer 2002), pp. 10-12. ; Jennifer Medcalf, *Going Global or Going Nowhere? NATO’s Role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Peter Lang: 2008), p. 67. ;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4379/nato_after_911.html?id=4379 NATO After 9/11: Crisis or Opportunity?

¹⁹² Ashton B. Carter, “How to Counter WMD,”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5 (Sep.-Oct., 2004), p. 76.

¹⁹³ Graham Allison and Andrei Kokoshin, “The New Containment: An Alliance against Nuclear Terror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9 (Fall 2002), pp. 35-45.

¹⁹⁴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 215.

國的優勢權力轉變成合作式的霸權。這種霸權靠的是與長期盟邦分享共同理想，而不是靠強力支配來領導。¹⁹⁵ 美歐全球夥伴關係是互補且日漸相互約束的。即使維持不對等但卻互補的大西洋聯盟關係，也對雙方都有利。美國將因而成為加分的超級強國，歐洲也可以繼續團結。在缺少歐洲的情況下，美國仍佔有優勢，但是不能算是全能。缺少了美國，歐洲雖然富有但卻能力不足。只有大西洋兩岸的強權共同合作，才能改善世界事務。美國也必須避免分化重要戰略夥伴，歐洲漸進的團結不會威脅美國。相反地，歐洲團結會讓大西洋社群的力量增加，這只會讓美國獲利。¹⁹⁶ 「九一一事件」於 2001 年發生後，北約秘書長羅伯遜 (George Islay MacNeill Robertson) 隔年在與俄羅斯會談時表示，恐怖主義將會是 21 世紀第一個重大的安全挑戰，並且還是個增長中而更致命的挑戰。此外，當恐怖主義逐漸變成全球現象時，吾人的回應必須採取全球行動。北約和內部成員必須擴展其作為防禦合作重要平台的責任，才能成為足以發揮武裝力量角色的主要工具，協助擊敗恐怖主義的威脅。¹⁹⁷ 後來接替羅伯遜職位的雪佛 (Jaap de Hoop Scheffer) 於 2006 年也曾表示，由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面對了各式各樣的新威脅與任務需求，這些議題非常攸關跨大西洋地區的利益。雖然歷經不少波折，但現狀還算不錯。事實上，北約遠比以往還備受要求，而北約做到了。在阿富汗的行動顯示聯盟本身已做出大幅調整以面對 21 世紀的安全挑戰。吾人已將對付恐怖主義作為主要的任務，特別是在恐怖主義的源頭—阿富汗。北約執行的任務跨越了軍事光譜，從軟權力到硬權力。¹⁹⁸

事實上，前述三項威脅是綜合產生影響的。早在冷戰甫宣告終結之初，北約即於 1991 年發表了《新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強調，除了對於聯盟的武裝攻擊會被視為違反北大西洋公約外，聯盟的安全考慮也必須要有全球思維，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重要資源流通的中斷和恐怖主義行動等，都會影響到聯盟的安全利益。當前北約所面對的安全挑戰不同於以往，針對所有北約在歐洲的盟國同時發動大規模攻擊的威脅已不再是聯盟戰略關切的焦點，反而在本質上具有多面向，使其更難預測與評估。如果要確保歐洲的穩定與聯盟成員的安全，北約必須要具有回應這些風險的能力。¹⁹⁹ 在 1999 年的《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 報告中，北約即指出其在新時代中的任務包括：一、由於戰略環境的改變，北約所面對的威脅已非以往的常規軍隊大

¹⁹⁵ *Ibid.*, pp. 217-218.

¹⁹⁶ *Ibid.*, p. 220.

¹⁹⁷ <http://www.nato.int/docu/speech/2002/s020204a.htm> "NATO-Russia Cooperation in Combating Terrorism: A Good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Keynote address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Lord Robertson at the NATO-Russia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Role in Combating Terrorism. 羅伯遜於 1999-2003 年擔任北約秘書長

¹⁹⁸ <http://www.nato.int/docu/speech/2006/s060204a.htm>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aap de Hoop Scheffer at the 42nd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雪佛於 2004-2009 年擔任北約秘書長

¹⁹⁹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3847.htm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有關北約戰略的演進，另可參見：<http://www.nato.int/ebookshop/stratcon/off-text-e.pdf> Towards the new Strategic Concept - A selection of background documents

舉入侵，而是周遭地區的不穩定因素，例如：國家的政治經濟困境、種族和宗教衝突、領土爭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等。二、為了解決 21 世紀的安全問題，除了軍事手段之外，也將在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領域採取不同的措施，始能建構完整的安全體系。為了聯繫跨大西洋盟國間的關係，北約必須維持有效的嚇阻與危機處理能力，加強聯盟團結和戰略上的統一，並繼續向新成員開放，發展夥伴與對話關係。三、北約將繼續在歐洲保持核武嚇阻力量，美、英、法三國將扮演重要角色，而北約更將保持能反擊其他意圖聯合對抗的敵對軍事力量，當北約周邊地區發生危機或衝突時，北約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做出反應。²⁰⁰ 在 2010 年的《戰略概念》報告中，北約也表示，由於現代的安全環境存在著更加廣泛而有變化的挑戰，使得聯盟本身必須也將繼續有效地實現 3 種核心任務，包括：符合華盛頓公約第 5 條規定的**集體防禦**（collective defence），以擊敗任何侵略的威脅；憑藉本身獨特的政治與軍事能力，在衝突發生之前、中、後做好全方位的**危機處理**（crisis management）；為了要強化國際安全，聯盟將透過和相關國家的夥伴關係和其他國際組織主動參與，發展**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²⁰¹

有學者認為，北約提供了美國與其重要盟邦商討外交與安全政策，以獲得理解共同問題的關鍵，特別是在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開始連結並影響歐洲國家政策的情況下。只有在北約內部，美國才得以對歐洲安全事務有發言的機會。這解釋了為何美國要支持聯盟擴展，而美國更設法要使北約成為商討波及歐洲與北美地區的更廣泛安全問題的論壇。²⁰²

由此可知，一方面北約在冷戰期間面對的威脅——蘇聯——只是衰落瓦解，但並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在後冷戰時期仍然有各種不同的新型態威脅持續存在，為了要成功予以制衡，北約既有的成員國自然會願意繼續維持聯盟關係以維護各自與集體的安全利益，並未因為國際體系的變動或主要威脅的減弱而斷絕，甚至還吸引了更多其他國家申請加入。

第六節 小結

雖然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對於若干問題的看法仍存在差異，但基本上都關注在國家如何確保生存與安全的手段。攻勢現實主義主張，唯有搶先擴張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守勢現實主義反倒認為，持盈保泰才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覬覦制衡。在解釋影響國家行為的變項來源時，縱然可區分為不同類型，但從實際研究成果來說，越來越多學者實際上運用的是結合國際體系與國家單元層次

²⁰⁰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7433.htm 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

²⁰¹ <http://www.nato.int/lisbon2010/strategic-concept-2010-eng.pdf>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²⁰² Renée de Nevers, "NATO'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ole in the Terrorist Er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4 (Spring 2007), p. 65. 關於學界針對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性質與任務之探討，另可參見：http://www.diis.dk/graphics/Publications/Reports2011/RP2011-02-NATO_web.pdf 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因素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在降低簡約性的同時，卻也提高了解釋能力。

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家形成聯盟的動機也未獲得共識，意見相當分歧。摩根索與華爾滋等人持權力平衡的觀點，認為國家往往會選擇制衡強大的一方。但卻未能解釋北約在冷戰時期的形成與後冷戰時期的持續發展；米爾斯海默則主張大國不會主動承擔制衡的責任。但從美國主導北約成立並受到歐洲盟國的支持，在後冷戰時期又能持續存在與東擴的現象來說，並不符合推卸責任的推論。施韋勒曾對瓦特的威脅平衡理論提出些許質疑：一、對於「扈從」概念的界定偏離了一般意義；二、案例選擇偏差，只考慮有重大外部威脅的情況；三、存有維持現狀的偏見，並提出了國家往往會評估利益得失後傾向於扈從利益的利益平衡觀點。但實際上，施韋勒忽略了瓦特的聯盟理論整體架構其實涵蓋了對威脅平衡與受利益驅使的範疇，而僅在威脅平衡的觀點中論辯。

事實上，多數學者們對於聯盟理論的研究探討，同時混合了不同的變項，卻也混淆了若干觀念。若針對不同論點加以深入探討，吾人可以將國家彼此不同的傾向作為判斷威脅的來源之一，並納入國家可動用權力對比之變項，如此便能涵蓋多數觀點，並展示這些觀點所預設的條件環境，對於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行為能提出更為完善的解釋與預測。

以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持續存在來說，正是因為仍然存在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俄羅斯繼承前蘇聯的多數軍事資源與國際地位、恐怖主義的發展等威脅，才強化了國家之間共同合作的意願，並進一步地維繫了聯盟關係。經由本文的研究顯示，研究聯盟理論的現實主義學者中，若干學者的觀點並不足以解釋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持續存在，但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原本即未限制威脅必定來自於國家行為者，因而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顯示出較高的解釋能力。

第參章 新自由主義與聯盟理論

第一節 前言

現實主義學者認為，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關係的基本事實。由於國際社會中並不存在一個最高權威的政府，所以每個國家在這個自助體系當中必須不斷追求權力或安全才得以生存。¹ 由此推演出的想定（scenario）就是國際關係中存在永無止境的鬥爭與衝突，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很難長期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國家為了處理政治、軍事、經濟問題，先後成立了許多國際組織。隨著冷戰的終結，現實主義學者曾預言，由於蘇聯的威脅維繫著北約的存在，一旦蘇聯瓦解，美國可能會放棄歐洲大陸，由其主導 40 多年的防禦聯盟也可能會瓦解。² 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可能會（因為冷戰結束）變得脆弱，而非日漸強大。³ 美國冷戰圍堵政策的倡議者肯楠甚至表示，擴張北約是美國在整個後冷戰時期最重大的錯誤。⁴

然而，自從冷戰結束以來，歐洲整合仍持續發展，從經貿合作擴展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確立，更進一步加強內政與司法的合作，至 2011 年底為止，歐盟成員已擴展至 27 國。北約更是擴展至 28 國，甚至還包括了前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⁵ 後冷戰時期的歐洲並未爆發國家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僅有零星的低強度區域或國內衝突出現，相關安全機制大致上發揮了功能，維持歐洲和平與穩定的局勢，並促進了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

本章將嘗試運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自由主義學派觀點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展開研究，探討新自由主義對於相關發展是否能提出合理解釋論述，並對於理論在應用上的落差加以補充。雖然基歐漢曾表示，其應該被稱之為「制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⁶ 但由於學界一般習以新自由主義學者稱之，⁷ 因

¹ 參見：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46). ;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²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52.

³ Stanley Hoffman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ost-Cold Wa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2 (Fall 1990), p.199.

⁴ <http://www.nytimes.com/2005/03/18/politics/18kennan.html?pagewanted=2> George F. Kennan Dies at 101; Leading Strategist of Cold War

⁵ 歐盟成員國名單參見：http://europa.eu/about-eu/countries/index_en.htm Countries；北約現有成員國名單參見：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nato_countries.htm NATO Member Countries

⁶ Robert O. Keohane, "Introduction: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3.

此，在本文當中將混合使用而不做出明顯區隔。

第二節 新自由主義基本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美蘇兩大強權在軍事上針鋒相對，先後進行了不少代理人戰爭（proxy war），到了 1960 年代晚期，美方國力似有出現衰退局面，開始對共產國家推動和解政策。1969 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在關島發表演說，明確地表示美國將在亞太地區實施戰略收縮，並倡導以談判代替對抗，改善與共產國家的關係，並期待發展為存在五大強權的世界，是為「尼克森主義」。⁸ 1972 年 2 月尼克森訪問北京，同年 9 月和中共建交。在歐洲方面，自從 1950 年代起，區域整合開始逐步發展，1967 年《布魯塞爾條約》（Treaty of Brussels，通稱「合併條約」（The Merger Treaty））生效後，「歐洲共同體」於焉形成。1973 年，歐洲共同體第一次擴大，英國、丹麥、愛爾蘭先後加入。同年 10 月初，以阿戰爭爆發，中東地區的部分產油國家因不滿西方世界過於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決定削減原油產量，引發石油危機。⁹ 人們轉而發現，以往大國所重視的軍事手段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弱小國家若掌握關鍵資源，也能對其他國家發揮影響力。國際關係學者也開始重視經濟因素等非軍事議題。¹⁰

1971 年，基歐漢和奈伊（Joseph S. Nye）提出了「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和「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的觀點，針對當時開始嶄露頭角的國際組織與多國籍公司等非國家行為者展開研究。¹¹ 其後更以「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狀態來描述這種彼此牽連影響的特殊關係。¹² 然而，這些觀點引起了傳統國際關係學者的反擊，認為基歐漢等人過於忽略國家在國際關係中

⁷ 參見：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Jan., 1988), pp. 235-251.;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⁸ 參見：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Issue 1 (Oct., 1967), pp. 111-125. 此篇文章可說是尼克森主義的萌芽。1969 年 7 月 25 日，尼克森出訪亞洲途經關島，宣佈對亞洲的新政策，鼓勵其亞洲盟友自己承擔國內安全和軍事防務的責任，以避免美國捲入越南式的戰爭。這一亞洲政策亦被稱為「關島主義」。1970 年他把這個主義歸結為美國與其全球盟友之間的「夥伴關係」（包括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並表示美國將不再承擔保衛世界自由國家的全部責任。尼克森在 1970 年的國情諮文中，就提出以「夥伴關係、實力與談判」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戰略」，並指出後兩點是對共產黨國家政策的兩個方面。參見：<http://stateoftheunion.onetwothree.net/texts/19700122.html>

⁹ 關於新自由主義學者對於「石油危機」的研究與解釋，可參見：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ter 10.

¹⁰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op. cit.*, pp. 236-237.

¹¹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obert O. Keohane,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1 (October 1974), pp. 39-62.

¹²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的重要性。華爾滋更指出，當大國數量減少時，相互依賴也會有隨之減弱的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剩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他們自給自足的程度遠高於歷史上的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美蘇對彼此以及其他國家的依賴都很低，如果人們考慮到的是國際政治世界，那麼以「相互依賴」來描述當前的局勢實在令人感到奇怪。¹³

在受到現實主義學者的批評後，基歐漢試著從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設出發，對其主要觀點加以反駁，藉此證明新現實主義的不足。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特別不擅長解釋變化，尤其是在世界政治經濟領域和國家的內部結構。若固執地把現實主義看成一套答案，不僅沒有用處，甚至還更糟。然而，若把其作為分析問題和做出最初假定的架構，卻是極有價值的。¹⁴ 基歐漢更曾對霸權與國際體系穩定的關連性展開研究，在分析了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以後指出，固然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需要得到霸權支持才容易建立，但並非所有的國際建制皆需要依賴霸權而存在。國際建制一旦建立起來，若是能符合多數國家的需要，便能在霸權衰弱之後仍能繼續存在。¹⁵

至於華爾滋對「相互依賴」的批評方面，基歐漢與奈伊表示，其所提出的「相互依賴」概念不僅僅是描述國家之間的互動情形，更包括了相互需要與相互影響的層面。在相互依賴的政治中，國內行為者、跨國團體與政府利益混在一起，內政與外交政策密切相關，傳統的國家利益概念越來越模糊，沒有哪個單一行為者能自稱代表「國家」來界定利益。然而，當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國際衝突並不會完全消失，反倒會以新型態出現，但理解世界政治衝突的傳統方式無法充分解釋相互依賴條件下的國際衝突。沿用舊有的印象和言詞來詮釋這些問題，將導致錯誤的分析和不良的政策。¹⁶ 事實上，現實主義對於世界政治的假設只是確定了某些極端的情況或所謂的「理想模式」（ideal type），「複合相互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則是另一種。大多數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¹⁷ 因此，基歐漢與奈伊的學術研究目的，可說是為了補充而非取代現實主義觀點，以盡可能地解釋國際關係中的事件。¹⁸

曾有學者梳理自由主義國際理論（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各家學說，並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理論發展劃分為 6 股派別，包括：共和自由主義（republican

¹³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 144.

¹⁴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9.

¹⁵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especially chapter 3.

¹⁶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7.

¹⁷ *Ibid.*, pp. 20-21.

¹⁸ 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99.

liberalism)、商業自由主義 (commercial liberalism)、軍事自由主義 (military liberalism)、認知自由主義 (cognitive liberalism)、社會自由主義 (sociological liberalism)、制度自由主義 (institutional liberalism) 等。¹⁹ 還有學者認為，在 1980 年代以前，自由制度主義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相繼出現在三種理論中，包括：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早期的功能主義整合理論 (functionalist integration theory)、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新功能主義區域整合理論 (neofunctionalist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和 1970 年代的互賴理論 (interdependence theory)。這三種理論都反對現實主義有關國家的觀點和對世界政治的悲觀理解，特別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國際制度有助於國家進行合作。²⁰ 基歐漢與奈伊則將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分為 4 股主要的派別，包括：商業自由主義，主張貿易的和平效果；民主自由主義，主張共和政府的和平效果；規則自由主義 (regulatory liberalism)，主張規則和制度在影響國家間關係的重要性；社會自由主義，主張跨國接觸與聯合對國家的傾向以及利益界定的轉化效果。²¹

縱然自由主義存在不同的派別，但這些學者們的觀點並非彼此排斥而無法相容。²² 多伊爾 (Michael W. Doyle) 就坦率指出，並不存在對自由主義的權威解釋。²³ 到了 1980 年代，作為現實主義主要挑戰者的自由制度主義仍然堅持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國際衝突而低估了國家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基歐漢表示，其著作的許多地方都謹慎地採用了現實主義的利己主義和國家理性假設，以證明合作即使在現實主義的前提下也可能發生。²⁴ 關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自由主義學者反駁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進一步區分為「缺少秩序」(disorder) 和「缺乏中央政府」兩種意義，並把無政府狀態 (anarchy) 與等級權威 (hierarchy) 視為連續體而非相互排斥的概念。²⁵ 其他學者也曾探討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與等級權威之間的關連性，他們最主要的質疑在於：無政府狀態是否必然會導致混亂？新自由主義學者大多認為，「缺少秩序」並不等於「無序混亂」(out of order)，在

¹⁹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op. cit., pp. 120-137.

²⁰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486. 另可參見該頁註釋 3 的書目。

²¹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op. cit., pp. 245-246. 另可參見：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op. cit., ch. 3.

²²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op. cit., p. 122.

²³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 1986), pp. 1152.

²⁴ Robert O. Keohane, "Empath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ne J. Mansbridge,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227-228.

²⁵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1 (January 1991), pp. 67-85. 事實上，華爾滋也曾表示，所有的社會都是混合型的，社會內部的許多要素重現了兩種組織原則。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5.

國際社會中只要有霸權或/與國際制度存在，就能發揮治理的效果。²⁶ 其他學者更表示無政府狀態仍然可以由制度管理的體系。²⁷ 易言之，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只告訴我們「不存在具有權威性的中央政府」，而不是有什麼必然的結果，不能就此推論衝突一定無可避免或合作一定會出現。

另一方面，1980 年代以來隨著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相互借鏡與批判，兩者逐漸出現趨同的現象，被其他學者指稱為「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²⁸ 基歐漢本人在針對國際制度的研究方法中，也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同樣視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²⁹ 對此，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表示，在 1980 年代中期由基歐漢等人所提出的自由制度主義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確實對現實主義做出了區隔，但在 1988 和 1991 年分別由兩位現實主義學者反擊之後，基歐漢等人也有所回應，但其觀點似乎被現實主義給吞併了，最後出現的自由制度主義只不過是現實主義換個名稱罷了。³⁰ 雖然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有諸多雷同的觀點，但鮑德溫 (David A. Baldwin) 認為在無政府狀態的性質與結果、國際合作的條件、相對利得與絕對利得、國家的優先目標、意圖與能力何者較為重要、制度與建制的作用等方面，兩者仍然存在著差異。³¹

對於米爾斯海默的批評，基歐漢則反駁指出，其制度理論常被稱為「自由制度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但這些標籤並不適合。這些理論固然是從自由主義中所衍生出來，但自由主義的內涵則是多元而容易誤導的 (multiple and misleading)。他強調自己的理論並不涉及下列觀點：商業必然導致和平、人性本善、人類歷史的進步是無可避免的，儘管這些命題有時會與自由主義有關。「制

²⁶ 除本文中所提及的基歐漢等人著作外，可參見：David A. Lake, "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Summer, 2001), pp. 129-160.

²⁷ James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Oran Young,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²⁸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9-185. 關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爭論的焦點，可參見：Charles W. Kegley,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²⁹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 1988), pp. 379-396. 另可參見：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39.

³⁰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85. 兩位現實主義學者的著作分別是：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op. cit.*, pp. 485-507. ;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3 (April 1991), pp. 336-366.

³¹ 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op. cit.*, chapter 1.

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則是對其著述的適當用詞，因為其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並尋求加以解釋。³² 新自由主義的標籤會誤導別人，因為這樣便將制度理論和自由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連結在一起，實際上制度主義與兩者皆有相等的密切關連。這樣的標籤時常導致天真或粗心的評論者假定或宣稱新自由主義忽略了權力或反映出其對於和諧的信念。³³

事實上，吾人可從基歐漢的諸多著作中瞭解到，其對於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因素並未忽略，³⁴ 而從另一位新自由主義學者—奈伊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發現其對於權力、利益、國際制度的重視。³⁵ 在「權力」的概念方面，奈伊認為，以往單憑軍事力量便可判斷一國的強弱，但今日若要評估國際權力，科技、教育、經濟成長等因素可能比地理位置、人口、原物料等因素還重要。以日本來說，其在 1945 年之後逐漸成為貿易國家 (trading state)，³⁶ 該項戰略比 1930 年代的大東亞共榮圈還要成功，但日本在安全上卻又非常依賴美國的保護。日本的權力大小就無法以有形的資源來加以衡量，特別是經濟權力。³⁷ 奈伊又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硬性強制權力」(hard command power) 與「柔性權力」(soft power)。前者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對於「權力」的普遍認知，是指實際上具體的軍事或經濟力量等資源，能透過勸誘或威脅而改變其他行為者。後者則是使他人與你需求相同的能力，其重點在於籠絡而非強迫他人。³⁸ 柔性權力有時又被稱為「形

³² Robert O. Keohane, "Introduction: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op. cit., p. 3.

³³ Robert O. Keohane, "Ideas Part-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6, No. 1 (January 2000), p. 125. footnote 1.

³⁴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關於基歐漢的學術研究成果，可參見：<http://www.princeton.edu/~rkeohane/cv.pdf>

³⁵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in Chandra Chari ed., *War, Peace and Hegemon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36-49. ;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奈伊的其他學術研究成果，可參見：http://ksgfaculty.harvard.edu/Joseph_Nye

³⁶ 「貿易國家」是羅斯克蘭斯的用語，意指在一個高度相互依賴的體系中，國家會認為在國際市場上發展貿易要比透過軍事擴張更能提高實力，因而降低了發動戰爭的動機。因此，高度的相互依賴會導致和平，因為貿易比戰爭更能夠帶來利益。參見：Richard N.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在奈伊撰文當時（1990 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實力達到巔峰，更有「買下美國」(buy America) 的口號出現。1993 年，奈伊更曾針對日本的實力發展而發表了一篇《扼制日本：針對日本崛起為全球強權的美國戰略》研究報告。參見：Joseph S. Nye, et. al., "Harnessing Japan: A U.S. Strategy for Managing Japan'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6, No. 2 (Spring 1993), pp. 29-42.

³⁷ 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Summer 1990), p. 180.

³⁸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p. cit., pp. 8-9.

塑的權力」(Co-optive power)，係指塑造他人意念之能力，且其有賴於文化與意識型態的吸引，或透過設定政治議程而使得他人無法表達喜好與傾向。³⁹ 奈伊後來又指出，若國家能將硬性強制權力與軟權力巧妙結合，更能形成「聰明權力」(smart power)。⁴⁰ 此般觀點不啻說明了美國的優勢國力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未必總是造成威脅，若能透過精心設計與巧妙運用，反倒能與友好國家發展出長期的聯盟或合作關係。

在制度理論與現實主義的差異方面，基歐漢表示，他並未宣稱制度理論是關於世界政治的綜合理論(comprehensive theory)。但其相信，制度理論會比未能將國際制度視為重要實體的粗糙(crude)現實主義還要優越。⁴¹ 就本體論和認識論而言，精緻的(sophisticated)現實主義—包括古典與結構現實主義—與制度主義都有相通之處，他們都關注權力問題，也包括了國家權力。基歐漢認為，對其最愚蠢的(silliest)批評便是指責他忽略了權力，但從其諸多著作的標題便足以瞭解到實際情況。⁴² 若是為了理解世界政治，現實主義確實是個有用的開始(first cut)，但其視野太過狹隘以致於無法成為一個良好的綜合性學說。現實主義捨棄了太多東西，不僅是制度，還包括了跨國關係、國內政治和觀念的作用。現實主義擅長的是結構分析，但卻對研究互動過程有所不足。⁴³

基歐漢在針對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有關制度理論的批評予以回應時表示，制度的必要性並不意味著其總是有價值的，更不用說他們能在與權力、利益無關的情況下運作，還可成為解決暴力衝突的萬靈丹，或總是能降低戰爭的可能性。對國際制度提出太多要求確實是個「虛假的保證」，但在互惠基礎上運作的國際制度將會是任何長期和平的要素。⁴⁴ 由此可知，米爾斯海默對國際制度的錯誤期待，因而產生了國際制度足以保證國際和平的虛假推論。事實上，國際制度的功能在於促進合作，不見得是和平。因為國際制度也會有助於試圖發動攻擊的國家們在侵略行動上的溝通與合作。基歐漢就曾指出，從倫理的立足點來看，國際合作並不一定會帶來「良善」(benign)，因為富有的國家可以設

³⁹ 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op. cit.*, pp. 181-182. 在奈伊的著作中，soft power 和 co-optive power 有時會交互使用，甚至有混用 soft co-optive power 的情形，除此引文之外，亦可參見：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31-33, 191-195.

⁴⁰ 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⁴¹ 基歐漢指的是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49.

⁴² 這些著作包括：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⁴³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op. cit.*, p. 6.

⁴⁴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50. 米爾斯海默的批評觀點，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p. 5-49.

計聯合行動，從窮國那裡獲得資源。⁴⁵

有學者認為，自由主義像現實主義一樣都具有多面性（multifaceted），而其核心概念有什麼或沒有什麼則是有爭議性的。⁴⁶ 凱格利（Charles W. Kegley）也特別指出，自由主義的各分支屬於國際變遷的不同面向，且經常緊密相關。個別的研究者關注在某些因素，但如果被問到的話，他們大概會將現代性的其他層面視為對國家之間的進展有些影響。現代化的不同內容既產生了相互利益，也促進了合作。但某些因素可能是產生者（generators）或促進者（facilitators）。特別來說，共和與互賴自由主義基本上是相互利益的產生者，認知、社會和制度自由主義則傾向於成為合作的促進者。⁴⁷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歸納出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共同基礎：一、除了國家以外，跨國公司與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者也會對於國際關係產生影響。二、國際體系雖然處於無政府狀態，但並不必然會出現「混亂」，仍然可能有秩序與穩定存在。三、權力的性質與作用產生擴散，尤其在複合相互依賴的脈絡下，軍事權力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性角色降低，要視問題的領域來選擇適合的權力工具。四、國家作為理性行為者，彼此之間並不必然會發生衝突，出於追求「絕對利益」的動機，只要能從參與合作中獲利，就有相互合作的可能。五、重視國際制度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及其在促進國際合作上的作用。

由於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際合作的悲觀傾向，大多強調國家之間必須要相互競爭以求生存，連帶使得這些學者也相互批判與修正彼此的論點。⁴⁸ 相較於此，自由主義學者的多元性反倒具有互補共存的效果，這些學者們的共同目標即在於探求促進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的可能性。雖然學界對於「聯盟」的概念尚未能達成明確的共識，但幾乎沒有學者會否認其為國家之間一種緊密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因此，前述自由主義的不同分支將可用來探討這種國際合作的原因與爭議。近期更有學者將民主、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對於促進和平的助益加以整合研究，提出「三角和平」的論點。⁴⁹ 因此，本文接下來將主要從國際制度、民主和平、

⁴⁵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op. cit.*, p. 380.

⁴⁶ Arthur A.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 footnote 6.

⁴⁷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op. cit.*, p. 122.

⁴⁸ 參見：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 ;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899-912. ;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⁴⁹ 參見：Bruce M. Russett and John R.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orton, 2001). 另可參見：Michael W. Doyle, "Three

經濟互賴等面向來探討新自由主義對於聯盟理論發展上的貢獻。

第三節 聯盟理論的不同類型：如何促進國際合作？

(一) 制度理論

基歐漢曾對於瓦特有關聯盟理論的研究批評指出，由於承襲自華爾滋的新現實主義學者往往忽略了「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重要性。事實上，聯盟就是國際制度，其涉及到了成員角色分配的規則。以北約來說，由於包含著複雜的決策程序和不同功能的正式官僚組織而顯得高度制度化，與一般聯盟並不相同。⁵⁰ 就連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都曾經表示，由於北約試圖透過複雜的多國組織來維持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穩定，並建立彼此之間的普遍密切聯繫，以實現進一步的目標，並在協調的基礎上對軍事和經濟政策予以集中指導。從這樣的綜合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技術手段看來，北約確實已經超越了傳統聯盟的限制，成為一種新型的功能性組織。⁵¹

然而，目前學界對於國際制度或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定義、成因與作用並沒有一致的看法。⁵² 米爾斯海默就此認為，每個制度主義理論都對制度如何影響國家行為提出不同的看法，國際關係中的制度之定義也尚未形成廣為接受的共識，因而進一步質疑制度在促進後冷戰時期世界穩定的保證之可靠性。⁵³ 其更曾表示，包括北約在內的這些組織維持了冷戰期間的歐洲和平，冷戰的結束可能會增加歐洲發生戰爭與重大危機的機會。對西方國家來說，維護歐洲的和平是有利的，要維護冷戰的秩序則更加有利，但冷戰的完全結束反而會創造比它所解決的更多問題。⁵⁴ 然而，若吾人以相同標準來檢視現實主義，便可發現米爾斯海默對於制度主義的批評並不厚道。因為即便是以物質權力為核心概念的現實主義學者們，同樣也對於權力的性質及其在國際關係中可能遭致的影響

Pillars of the Liberal Pea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3 (Aug., 2005), pp. 463-466. ; Andreas Hasenclever and Brigitte Weiff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the Key: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Democratic Pe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4 (2006), pp. 563-585.

⁵⁰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Summer 1988), p. 174. 該文係對瓦特《聯盟的起源》一書的評論，參見：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⁵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op. cit.*, p. 553.

⁵² 有關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國際建制的研究，可參見幾本主要的著作：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Robert M.A. C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ookfield Vt.: Dartmouth, 1996). ; Volker Rittberg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⁵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p. 7-8.

⁵⁴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52

存在歧異，國家應該要維持現狀或極力擴張也未有一致的看法。甚至米爾斯海默還曾將現實主義劃分為人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等三大派別。⁵⁵ 但其他非現實主義者卻鮮少就此認為現實主義及其核心概念——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因素——不具有研究價值。⁵⁶

北約作為一個具有集體防衛功能的聯盟組織，也是建立在國際條約——即北大西洋公約——的基礎之上。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條約即為「國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⁵⁷ 國際組織條約法公約第 2 條規定，條約是指：「一、一個或更多個國家和一個或更多個國際組織間或二、國際組織相互間，以書面締結並受國際法支配的國際協議，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的文書或兩項或更多有關的文書內，也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⁵⁸ 由於基歐漢認為，慣例（conventions）、建制（regimes）和國際組織（organizations）是相互作用的一個整體，這三者之間的區別實際上並不十分明顯。國際組織總是隱含在國際建制中，他們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監督、管理和調整建制的運作。組織和建制的理論分析中可以分開，但在實踐中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現而已。⁵⁹ 其他學者也表示，在某些情況下，對於國際制度（institutions）、國際建制和國際組織這些術語加以區分並不太重要，因為許多作者會交互使用這些語彙。⁶⁰ 一般認為，建制可以被界定為國際關係某特定領域，由行為者們的期待匯聚而成的一系列明顯或隱含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⁶¹

基歐漢與奈伊表示，有效的國際機制常常與一系列官員之間的諸多非正式聯繫和交流有所關連。在這樣的機制中，跨政府的交情網絡（“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of acquaintance and friendship）發展了起來，其結果是政府內部的秘密文件被其他政府官員看到；某些想法相近的官員結成了非正式聯盟，以實現其共同目標；專業人士進行重要討論，以瞭解國家政策的假設與立場。⁶² 現實主義

⁵⁵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p. 17-22.

⁵⁶ 對於現實主義學派內部的分歧，較完整的評析可參見：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 Peter D. Feaver et al.,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165-193. ;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⁵⁷ <http://www.un.org/law/ilc/texts/treatfra.htm>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1969

⁵⁸ <http://www.un.org/law/ilc/texts/trbtstat.htm>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betwee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86

⁵⁹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 5.

⁶⁰ Lis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op. cit.*, p. 1.

⁶¹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186.

⁶²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p. cit.*, pp. 39-62.

的假設主張國家是理性自利行為者，當每個國家都想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勢必會產生矛盾，因而得出國際衝突無法避免的結論。新自由主義學者也同意，要在世界政治中實現合作很困難，若以國內社會的標準相較，國際關係中並不存在一個共同的政府來強制實施規則，國際制度極為虛弱。雖然國際關係中充斥著欺騙行為，但有時也存在合作。因為世界政治並不總是處於戰爭狀態，合作會因時因事而有所不同。合作並不等於和諧（harmony），和諧需要利益的完全一致，但合作只能在衝突和相關利益混合的情況下發生。在這種情況中，合作是在行為者調整其行為以適應其他人實際或預期的偏好下出現。因此，合作並不需要涉及道德觀點的良善。⁶³

以賽局理論中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來說，正因為參與雙方不瞭解對方的意圖，才會出現單方面背離合作以試圖獲得個別的最大利益之欺騙行為，但最終卻反而會因此雙雙遭受損失。要想改變這種困境而獲得共同利益，便可透過制度管道的溝通來增進合作的共識。⁶⁴ 其他學者也指出，制度最重要的兩個功能，是向參與者提供資訊，並在一系列重要活動的背景之下將一個問題與其他問題聯繫起來。⁶⁵ 建立國際機制的目的是協調成員之間，以及成員與局外者之間的行為，軍事聯盟可以被視為試圖控制環境的極端案例。⁶⁶ 奈伊更曾引述其他學者的觀點認為，外國人士對於美國政治與政府體制發揮影響力的機會不僅相當的多，還構成了建立聯盟關係的重要誘因。原本雅典人將「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轉變為帝國時，若干較小的盟國還陷入了被拋棄或捲入戰爭的焦慮。但美國盟邦得以保有發言權的此一事實，則解釋了為何在冷戰威脅退去之後，聯盟關係還能長期持續的原因。由於組織的制度規範與集體決策機制減弱了美國的單邊能力，雖然本身的政策自主性降低，但美國的收穫遠超過其所付出的代價。從憲政協商的角度來說，美國優勢下的多邊主義仍是其持久發展的關鍵，因為其減少了建立反美聯盟的誘因。⁶⁷

另一方面，即便是基於自利的考量，敵對國家之間在軍事安全領域只要有相

⁶³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Oct., 1985), p. 226. ;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p. 51-53.

⁶⁴ 其他方式可能還包括：彼此有堅定的信任感，相信對方不會背叛自己而招供；在兩人的賽局之外還有其他處罰機制（如：參與者都屬於紀律嚴明的犯罪集團，背叛者將會遭到嚴厲的報復），迫使參與者不敢背叛；經過重複賽局博弈（並遭受懲罰）後，參與者瞭解合作對彼此都有好處。參見：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op. cit.*, pp. 234-238. ; 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⁶⁵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p. 244-245. ; Lisa L. Martin, "Interests, 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4 (Autumn, 1992), pp. 765-792.

⁶⁶ 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op. cit.*, p. 352.

⁶⁷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p. cit.*, pp. 158-159.

關機制的存在，仍然可以達成不同程度的合作關係。奈伊就曾以美蘇在冷戰期間建立起來的安全建制為例，說明了建制可以影響國家行為的方式，包括：一、由國家或重要國內團體將建制的原則與規範內化，增加叛離合作方案的成本，並使得建立互惠的名聲更為重要；二、提供資訊以改變國家內部的關鍵參與者理解本身利益的方式。⁶⁸ 換言之，不論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何，彼此都可以透過國際制度溝通資訊、降低交易成本，進而擴展合作的可能性。

（二）民主和平論

自由主義學者基本上認為，民主國家之間傾向於合作，因而較能維持和平的關係。在民主國家內部的政治機制設計上，更容易將民意之訴求轉化為其外交政策上的立場，由於人民是戰事進行中最主要的「被剝奪者」，自然不會願意讓政府輕率地發起戰爭。多伊爾表示，在民主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方面，由於這些民主國家有著共同的價值觀與信念，在彼此的互動中追求利益時，往往能以規則而和平的方式為之，減小了因誤會摩擦而生爭端的可能，更由於其有著共同的規範與文化，即便在爭端發生時，亦能遵守相關的法律規範解決。當這些民主國家之間的和平關係逐漸擴大，形成了制度化的合作，最終便可創造出一個民主國家的利益共同體。⁶⁹ 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就內部而言，民主國家有著政治制度上的約束，不易由領導者個人做出獨斷的決策；就外部而言，民主國家之間有著共同的規範與文化，不易發生爭端，亦或是更為激烈的衝突與戰爭。當一個國家已習慣透過民主程序處理事務時，其在國際社會上自然會更願意去遵守制度化的規定，維持和平與秩序，而非違反既有限制。對於非民主國家來說，由於缺乏相關政治體制，會更傾向於把本身的政策與意識強加諸在其他行為者之上。⁷⁰ 因此，那些非民主國家將可能比民主國家在彼此的對外關係中更容易涉入衝突。

⁶⁸ 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71-402.

⁶⁹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Summer 1983), pp.230-232.

⁷⁰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September 1993), pp.624-638. 關於「民主和平論」另可參見：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op. cit.*, pp. 205-235. ; Bruce M. Russett ed.,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Post 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James Lee Ray,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alu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 Thomas Risse-Kappen,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John M. Owen, *Liberal Peace, Liberal War: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olin Elman, "Introduction: History,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3, No. 4 (December 2001), pp. 757-766. 及同期期刊其他文章；Paul D. Miller,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Survival*, Vol. 54, No. 2 (April-May, 2012), pp. 49-76. ; 對於「民主和平論/學說」反駁的意見，可參見：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6-8. 及註釋中所提及的書目。

依照前述推論，自由主義國家將被迫懷疑非自由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認為後者的外交政策如同其國內政策一樣，充滿侵略性與不公正。⁷¹ 事實上，從康德（Immanuel Kant）的觀點看來，當自由主義國家發現自己受到了非自由主義國家的侵略威脅時，與後者進行戰爭是很正常的。⁷² 雷克（David Lake）指出，由於民主政府對於領土擴張獲得的回報較小，而專制政府則會有較大的獨占超額利益（monopoly rents），並對於領土擴張所能獲得的利益較大，因而在其大戰略方面會有帝國主義的偏好。在相互缺乏這種偏好的情況下，兩個民主國家之間會有更少的理由邁向衝突，於是便較不可能相互開戰。⁷³ 其他學者進一步研究指出，若是以個別的國家來說，政權類型與涉入的衝突之間不存在明顯的關連，並非民主國家就比較愛好和平；若是以一對國家來說，民主國家之間遠較其他組合方式（專制國家之間、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還較少發生戰爭。⁷⁴

基本上，這種「互惠」（reciprocity）或「一報還一報」（tit-for-tat）的觀點也符合基歐漢等新自由主義學者主張的「利己主義者之間維持合作的最有效策略」。⁷⁵ 基歐漢還進一步表示，互惠很明顯的不是合作的充分條件，實際上也並不限定於合作，它有可能導致相互傷害的衝突。⁷⁶ 因為互惠意味著「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只有在參與者都抱持善意的情況下，互惠的合作才會出現。以博奕賽局而言，若只進行一次，參與者最大的利益來自於對方合作而自己背叛，但實際上卻會造成雙方相互背叛並都遭受最大的損失。若賽局連續進行時，參與者都會瞭解到，合作而獲得共同利益才是符合理性的行為。⁷⁷ 當民主國家本身在國內習慣以和平的方式透過制度解決爭端，在面對另一個民主國家時，才會產生試圖達成合作的期待與結果。當該國面對的是習慣在國內以強制手段追求利益的專制國家時，由於擔心專制國家也會在對外政策上採取激進手段，便會產生戒心而較易引發衝突。因此，所謂的「民主和平論」應該被界定為「民主國家之間和平」（peace within/among democracies）的概念，並不表示民主國家在國際

⁷¹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Revisited,"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op. cit., p. 102.

⁷²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2,"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4. (Autumn, 1983), pp. 323-353. 有關民主國家是否較威權國家更傾向於追求和平的探討，可參見：Michael W. Doyle, "Politics and Grand Strategy" in Richard N.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35.

⁷³ David A. Lake, "Fair Fights? Evaluating Theories of Democracy and Vic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 (Summer 2003), pp. 155-156.

⁷⁴ Zeev Maoz and Nasrin Abdolali, "Regime 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197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1 (Mar., 1989), pp. 3-35.

⁷⁵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 214.

⁷⁶ Robert O. Keohane,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1 (Winter, 1986), p. 10.

⁷⁷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op. cit., pp. 226-254. ; Michael Taylor, *Anarchy and Cooperation* (New York: Wiley, 1976).

關係中，不論面對什麼類型的國家都會經常維持和平傾向。

此外，還有學者將國家屬性與外交行為結合，認為民主國家之間更傾向於相互結成聯盟。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可能形成的聯盟總數 43442 對來說，原本預計會出現全由民主國家組成聯盟的 8524 對數量占了總數的 19.6 %。但在實際觀察到 367 對至少包含一個民主國家的聯盟中，即有 129 對是全屬民主國家所組成的，約佔總數的 35.2%。換言之，在 1946 到 1965 年期間，民主國家之間實際形成聯盟的比例仍高於期望值。⁷⁸ 學者表示，固然安全顧慮仍然是國家選擇聯盟的主要考量，但在國際體系中，區分成員之間的分野則與意識型態有關。⁷⁹ 魯塞特 (Bruce M. Russett) 也指出，政治制度、文化與意識型態的相似性，會增加國家之間形成聯盟的機會。承平時期的聯盟，由於強調透過相互合作而提供公共財，受到相似性影響的程度，比戰爭期間強調零和收益的聯盟還大。⁸⁰ 研究資料也顯示，1920 至 1939 年期間，越接近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民主國家之間形成聯盟的數量比例越少，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1946 至 1965 年期間，民主國家之間形成聯盟的比例，幾為期望值的 1.5 至 2 倍左右。⁸¹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的協約國陣營對戰敗的同盟國加諸沈重的財政負擔，反倒因仇恨而刺激後者整軍經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已經有若干侵略或國際衝突發生。在面臨到生存的壓力與挑戰時，國家便會忽略政治體制的差異，改以獲勝的可能性來選擇參與的聯盟。

在民主與戰爭的關連性方面，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發現，在民主國家參與的戰事中，其獲勝的機率比非民主國家還高。⁸² 雷克從國家內部的角度分析指出，政府會透過徵收非必要的稅金、收取賄賂、非金錢轉移等方式，從民眾那邊尋求榨取超額利益 (rents or excess profits)。但民主體制則是社會對政府主要的限制工具，民主國家的領導者比在專制體制下，還會更輕易地被趕下台，所以他們會對大眾的輿論更為重視，而較不能為自己或他們的(少數)支持者榨取超額利益。這種政府在民主國家內部的低度尋租行為，也會刺激經濟成長與較高的所得，使

⁷⁸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uliann Emmons, "Birds of a Feathe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Alliance Choi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5, No. 2 (Jun., 1991), p. 295.

⁷⁹ Herbert S. Dinerste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9, No. 3 (Sep., 1965), pp. 589-601.

⁸⁰ Bruce M. Russett, "Components of an Ope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2, No. 3 (Sep., 1968), pp. 285-301.

⁸¹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uliann Emmons, "Birds of a Feathe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Alliance Choi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p. cit.*, pp. 296-299.

⁸² 參見：David A. Lake,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1 (March 1992), pp. 24-37. ; Dan Reiter and Allan C. Stam, *Democracies at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反駁的觀點參見：Michael C. Desch, "Democracy and Victory: Why Regime Type Hardl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Fall 2002), pp. 5-47, especially p. 8. ; 另可參見：David A. Lake, "Fair Fights? Evaluating Theories of Democracy and Victory," *op. cit.*, pp. 154-167. ; Michael C. Desch, "Democracy and Victory: Fair Fights or Food Figh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 (Summer 2003), pp. 180-194.

得他們能以較低的機會成本而能在戰爭中動用資源。戰爭失敗就意味著民眾受到剝削，因此民主國家會更努力奮戰，而在面對潛在的專制霸權時，更會彼此相互援助。⁸³ 其他學者也指出，民主國家在其所發起的戰事中獲勝機率較高，是因為他們就體制上來講較擅長於選擇能打贏的戰爭。因為民主國家的領導者一方面必須對民意負責，戰爭的失敗便意味著必須辭職下台；另一方面則是對資訊瞭解較為充分，更有益於相關決策的產出。此外，民主文化能培養出較為專精投入的士兵，投入戰爭中將較容易獲勝。⁸⁴ 簡而言之，民主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相互合作或甚至締結聯盟的比例，高於其他政權類型的組合。一旦參與戰爭，民主國家（或集團）也更容易擊敗對手。然而，吾人也不能排除多數民主國家經濟發展較為成熟，擁有較為先進的資訊科技，可以將豐沛的資源投入戰事，因此更容易獲得最終勝利的觀點。

（三）相互依賴

國際關係學者對互賴理論的探討主要來自 1950 年代開始出現的國際經濟合作與整合議題。庫伯（Richard N. Cooper）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歐國家逐步發展起來的經濟互動關係加以研究，指出這些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產生了相互依賴的現象，一方面可能促進了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政府的決策空間。⁸⁵ 其明確指出，國際經濟合作與該書的核心問題，即在於如何使廣泛國際經濟交往的多元利益免於受到阻撓限制的同時，還能讓每一個國家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來追求正當的經濟目標。⁸⁶ 莫斯（Edward L. Morse）認為，這種經濟問題政治化的現象，使得將商業政策與安全政策硬性分離的雙軌制脫離了國際關係的現實。⁸⁷ 基歐漢與奈伊認為，這些研究的共同點在於關注互動與接觸的增加如何改變了態度與跨國聯合的機會，以及制度有助於促進該程序的方式。他們直接關注在學習的政治歷程，並重新界定了國家利益。⁸⁸ 亦即，國家利益的產出並不如傳統現實主義學者所主張的那樣一成不變，衝突也並非是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關係必然結果。

基歐漢與奈伊運用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賴指的是以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的行為者之間有互惠效應（reciprocal effects）為特徵的情形。當交往產生了互惠的成本效應時，雖然不必然是對稱性的，就出現了相互依賴。若交往沒有出現重大的成本，就只是相互聯繫（interconnectedness）而已。⁸⁹

⁸³ David A. Lake, "Fair Fights? Evaluating Theories of Democracy and Victory," *op. cit.*, p. 155.

⁸⁴ Dan Reiter and Allan C. Stam, *Democracies at War*, *op. cit.*, pp. 28–33.

⁸⁵ Richard N.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8).

⁸⁶ *Ibid.*, p. 5.

⁸⁷ Edward L. Mor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p. 124.

⁸⁸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op. cit.*, p. 269.

⁸⁹ *Ibid.*, pp. 7–8.

若要理解權力在相互依賴中的作用，就必須區分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前者指的是在政策架構內做出反應或受外部強加代價影響的程度，後者則是在政策改變後能承受損失的程度。⁹⁰ 基歐漢與奈伊又進一步提出了「複合相互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概念，亦即：一、當國家之間的互動出現了連結不同社會的多重管道創造出了跨國性（transnational）的關係；二、由於聯繫增強，各種不同類型的非國家行為者會在不同的議題中合作，模糊了各議題的性質與界線，降低了等級差別；三、當這種聯繫增強到一定程度時，軍事力量在解決國家間議題的重要性就變得次要了。⁹¹

在相互依賴的關係中，各國的政策彼此聯繫而相互影響，貿然切斷這些聯繫則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但基歐漢與奈伊強調，其用意只是表示，為了要達到特定目標，沒有人可以保證軍事手段會比經濟手段還更為有效。⁹² 基歐漢也曾指出，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相互依賴會產生衝突，人們的利益可能因為國外發生的不可預料的變化受到損害而轉向政府尋求協助。當各國都想要將這種調整的代價轉嫁到其他國家或至少避免由本國來承擔時，如此便會導致國家之間政策的不協調，進而引起紛爭。⁹³ 若為了追求本國的利益而未透過合作與調整政策，卻以衝突的方式解決紛爭，可能反倒會遭受損失。因此，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並不意味著衝突不會發生，相反地，國際衝突會以新的形式出現，但理解與解決國際政治衝突的傳統方式則無法充分解釋相互依賴情況下的諸多事件。⁹⁴ 當國家願意承擔切斷聯繫的代價時，仍然可能出現使用武力的情況。

另一方面，基歐漢與奈伊也指出，由於相互依賴並不限於均衡的（evenly balanced）彼此依賴。最有可能在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中，作為影響力來源的就是「依賴的不對稱性」（asymmetries in dependence）。依賴性較低的行為者常常將互賴關係作為一種權力來源在議題上討價還價，甚至去影響其他議題。⁹⁵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並不像多數現實主義者期待的那樣，可以單憑軍事權力的優勢來主導國際關係的發展，或總是能將本國的利益與期待強加在他國之上。基歐漢與奈伊也提出了國家利用相互依賴的處境，將這種聯繫關係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過程。⁹⁶ 包括：一、聯繫策略—軍事強國發現，越來越難以運用整理的優勢地位來控制自己居於劣勢的問題領域之結果。在不同的問題領域，將不相關的問題聯繫起來往往是弱國從強國獲得讓步或附帶補償的手段。強國則不見得能以優勢的軍事力量來解決其他領域的問題。二、議程設定—由於經濟成長和敏感性相

⁹⁰ *Ibid.*, pp. 10-11.

⁹¹ *Ibid.*, pp. 21-25.

⁹² *Ibid.*, p. 271. 因為武力在不同的問題領域所能發揮的效用並不一樣。

⁹³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 243.

⁹⁴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op. cit.*, pp. 7-9, 271.

⁹⁵ *Ibid.*, p. 9.

⁹⁶ *Ibid.*, pp. 25-31.

互依賴的增加會產生許多國內與國際問題，受到影響的國內團體會將議題政治化，並把以往被視為國內的問題納入國際議程。三、跨國關係與跨政府關係—當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時，某些組織或團體可能會與其他國家內部的行為者或政府發展直接的互動關係，試圖影響決策程序。國家利益的單一性產生變化，呈現出多面性 (multifaceted) 或甚至是分裂式的 (schizophrenic)。四、國際組織的作用—如果各種問題之間的聯繫不足，國際制度在政治談判中的潛在作用將大為增加，可協助制訂國際議程，並成為促進聯繫的觸媒和弱國提出政治倡議、推動聯繫策略的場所。國際組織也能將隱含的聯盟 (coalitions) 轉變為明確的、以直接交往為特徵的跨政府聯盟。因此，基歐漢和奈伊認為，由於核子升級的風險、貧弱國家人民的抵抗、實踐經濟目標的不確定性或可能的負面影響、使用武力而導致人員傷亡的國內輿論反對等因素，使得大國運用武力獲得所欲結果的代價越來越高。⁹⁷ 在此背景之下，聯盟體系中的小國反倒可能會具有比期待中還更大的影響力。⁹⁸

這種觀點也呼應了現實主義學者瓦特對於國家在聯盟體系中的角色之研究成果，即便在軍事安全領域，並非小國就是受到大國宰制的對象，政治滲透對於聯盟關係的建立也會有所助益。⁹⁹ 實際上，敵友雙方都有許多對付美國權力的方法，而美國既非強大也非聰明到可以不顧其他國家的行動。即便無法擊敗美國，但其他國家決定加以抵抗 (resist) 時，也會計算美國懲罰他們的可能性。尤其在報復成本可能高於預期獲益的時候。¹⁰⁰

然而，根據上述觀點，吾人並不能將互賴理論直接作為解釋聯盟形成與存續的理論，因為這種相互依賴與相互影響的關係也會出現在敵對國家之間。就敵對國家之間的互賴關係而言，維繫這種「敵對狀態下的互動」或許還有助於各政府鞏固國內政權的地位，未必一定要破壞關係才能獲得利益。¹⁰¹ 但彼此交好的聯盟成員之間存在了互賴關係時，雙方就必須慎重考量是否願意付出較高的代價來破壞這種聯繫。

⁹⁷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Autumn 1987), p. 727.

⁹⁸ 參見：Robert O. Keohane,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Foreign Policy*, No. 2 (Spring 1971), pp. 161-182.

⁹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46-48. 相關案例參見該書第 47 頁註釋 87-90。關於瓦特針對外國經由遊說活動對一國外交政策影響之看法，另可參見：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pp. 194-216. 但客觀地說，大國也可運用政治滲透的方式，從小國內部來影響其對外政策的產出。

¹⁰⁰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op. cit.*, p. 108, 116.

¹⁰¹ 便有學者觀察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壕溝戰場上的敵對雙方未必會積極搶攻以求勝利，反而會形成一種虛應故事的「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狀態 (the live-and-let-live system)。在適當的狀況下，合作也可以出現在敵對者之間產生。參見：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陶意志 (Karl W. Deutsch) 就認為，當人們在領土內部獲得一種共同感 (sense of community)、制度與實踐，強大並廣泛散佈到足以確保民眾在長時間之內有和平改變的可靠期待時，這樣的整合便構成了「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但整合與合併 (amalgamation) 不同，後者指的是將兩個或更多的原本獨立的單元合併為更大的實體，有某種類型的共同政府。¹⁰² 當整合過程進一步推展，出現了若干現象，諸如：與政治決策相關的主要價值一致性、參與的政治單元或政府之能力得以快速而適切地回應他者的需求、訊息和行動，而不會訴諸暴力、對彼此行為的相互可預測性時，這種非合併性的整合就形成了多元安全共同體 (pluralistic security-community)。¹⁰³ 當國家之間的合作能進展到這種階段時，諸如軍事聯盟或政治整合的進程就不容易產生破裂或逆轉了。

第四節 不同類型的分析比較

(一) 對制度理論的批評與回應：為何保留北約/制度

在經歷了冷戰期間的長期合作之後，包括北約在內的各項歐洲國際制度的參與國家皆享受到了這些制度在促進資訊交流、瞭解彼此意圖、降低不確定性與交易成本而有助於達成合作上的便利。這些交易成本，諸如各國在其內部組織預算與人力上的配置都是既定的支出，成為了制度中的沈沒成本 (sunk cost)。如果沈沒成本使得傳統的行為模式更方便，而新模式不足以說明拋棄舊模式具有更合理的利益，那麼沈沒成本就會傾向於使傳統的行為模式持續下去，這種現象即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¹⁰⁴ 瓦特也曾經針對聯盟持續的原因提出解釋，他認為如果聯盟產生了一群龐大的正式官僚體系，他們的專業觀點與仕途就會緊密地結合。聯盟持續的越久，擁護者的數量與影響力就會越大。北約現在不僅符合成員國的共同利益，還受到由北約前任官員、專家學者、政策分析家等形成的跨大西洋網絡支持。¹⁰⁵ 從國內層次來說，各國國內的政治菁英與特定團體（如：軍工複合體）也習慣於既有的制度，甚至是長期性地享受到了利益，當聯盟關係創造了大量的官僚科層時，為了維持其在國內政治上的影響力，即便外在環境有所改變，但仍然會傾向於維持制度的存在。若干團體與這些國際組織或制度長期

¹⁰²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6.

¹⁰³ *Ibid.*, pp. 66-67.

¹⁰⁴ Arthur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p. 120-121. 所謂「路徑依賴」指的是傳統的習慣會對於行為者日後的舉措造成潛在的影響，因而「造就」了理性行為，改變既有習慣反倒可能無法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例如：目前電腦鍵盤的排列順序稱之為「QWERT」模式，是從打字機的鍵盤排列順序沿用而來，當初是為了減緩打字速度以免零件磨損過快，實際上卻不符合追求速度的效用。但由於此習慣對於行為者的「塑造」效果，在電腦鍵盤設計時，也未能加以改變。對於「路徑依賴」的探討，參見：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4 (Aug., 2000), pp. 507-548.

¹⁰⁵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Spring 1997), p. 166.

以來更可能形成「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在國際與國內層次維繫了制度的存續發展。¹⁰⁶

基歐漢就曾經指出，由於建構國際建制的困難，盡可能地調整現有建制而不是重建，才是真正理性的行為。因此，建制傾向於不斷的演化而不是終結。國際建制所執行的功能是有價值的，它們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代價，減少行為的不確定性。建制還透過對各個議題的聯繫以及本身與這些議題的聯繫，影響行為者遵守所必須的激勵因素。¹⁰⁷ 魯杰 (John G. Ruggie) 則表示，國家之所以會願意採取多邊制度是因為採取其他組織方式的制度成本更大，國家在多邊組織裡處理一個額外協議或另一個雙邊協議的邊際成本將低於平均成本。¹⁰⁸

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曾經指出，由於美國和蘇聯過於強大，其所參與的聯盟（北約與華沙公約組織）更像是單向的條約保證組織而不是傳統的軍事聯盟。西歐國家充其量只能算是追隨者，持續依賴美國的決策而對於北約的東擴沒有積極意願。¹⁰⁹ 後來華爾滋進一步指出，北約甚至連條約保證組織都稱不上，因為沒有人能回答這個組織是要保證來對抗誰。北約的繼續存在與擴大顯示出美國的實力與影響，也就是國際制度是由強國建立和維護，並服務於這些國家能夠或不能夠被正確認知的利益。¹¹⁰

然而，若吾人僅將北約的存續解讀為美國霸權對於歐洲盟國的強制作為，那麼一方面霸權應該會將防禦與維持國際制度運作的責任推卸給弱小國家來負擔，另一方面即便既有的成員國因不敢得罪霸權而暫時未退出聯盟，其他國家也應該不會自願加入而受到宰制。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首先，冷戰結束以後，歐洲地區暫時舒緩了爆發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美國固然繼續維持強大的影響力，但也依舊負擔主要的財政支出。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的報告指出，美國在北約於 1999 年東擴後，仍持續負擔 25.5% 的總預算經費支出，較第二名的德國 (19.6%) 與第三名的英國 (15.5%) 仍高出許多。在防禦費用占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¹⁰⁶ 有關「知識社群」對政策影響的探討，可參見：Peter M. Haas, "Do Regimes Matter?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Mediterranean Pollution Contr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Summer 1989), pp. 377-403.

¹⁰⁷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p. 108-109.

¹⁰⁸ John G. Ruggie, "Unravelling the World Ord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mimeograp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9. 轉引自：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Summer 1992), p. 610.

¹⁰⁹ Kenneth N. Waltz,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1, No. 2 (2000), pp. 26-27.

¹¹⁰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e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19-20.

Product, GDP) 的比例方面，美國在冷戰期間一直都比盟國負擔得多。以 1980、1985、1990 年為例，美國分別花費了 5.1%、6.7%、5.7% 的國內生產毛額在防禦費用上，同期間的盟國僅花費 3.4%、3.5%、3.0% 的國內生產毛額。在 1995～2000 年期間，美國的花費降到 3.5%～3.0%，但與盟國的平均花費 2.3% 相比，還是較高。¹¹¹ 根據另一份報告指出，2003 年美國在北約安全投資計畫 (NATO Security Investment Program, NSIP) 中，仍負擔了 23.8% 的費用支出，仍高於第二名的德國 (19.5%) 與第三名的英國 (13.9%)。在北約的共同預算方面，美國負擔了 5 億 1 千多萬美元的經費，佔整體的 27.4%，排名第二的德國則為 3 億 8 千 5 百萬多萬美元，佔整體的 20.7%，排名第三的英國則為 2 億 2 千 6 百多萬美元，佔整體的 12.2%。¹¹² 到了 2011 年時，在北約共同的經費分擔方面，美國在民事預算、軍事預算與北約安全投資計畫等項目上，分別佔 21.7394%、25.7437%、21.7499%，仍屬最高。¹¹³

其次，基歐漢表示，霸權和帝國是不一樣的，前者不透過臃腫的政治結構來主導社會，而是透過等級控制和市場力量運作結合的方式，來監督各個政治獨立的社會之間的關係。其又進一步指出，霸權依賴於次級國家中菁英們的主觀意識，這些菁英們認識到在霸權意願之下，犧牲有形的短期利益可以獲得無形的長遠利益。如果邊緣國家服從霸權統治的話，不僅僅符合那些國家中菁英們的自身利益，對他們國家的經濟成長也是有幫助的。成功的霸權領導本身也依賴一定形式的非對稱合作，霸權扮演著一種獨特的地位，為其夥伴提供領導，換取服從的回報，若僅有物質上的優勢地位並不能確保國際體系的穩定和有效的領導。國際合作可能透過霸權的存在而培育起來，同樣地，霸權也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來制訂和執行國際規則。¹¹⁴ 換言之，擁有優勢權力地位的國家，還要設法取得其他國家的配合與服從，獲得正當性之後，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霸權。

最後，自從 1999 年捷克、匈牙利和波蘭這三個前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加入北約後，2004 年又有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文尼亞等國加入，其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三國更曾是前蘇聯的一部份。2009 年則是新增了阿爾巴尼亞與克羅埃西亞兩國。總計在後冷戰時期，北約三次東擴，先後有 12 國主動爭取加入。¹¹⁵ 華爾滋所謂美國霸權基於權力運作而宰制北約的觀點恐怕失去了說服力。

此外，北約在後冷戰時期面對的是多重威脅，包括：區域衝突、恐怖主義、

¹¹¹ <http://www.cbo.gov/ftpdocs/29xx/doc2976/NATO.pdf> NATO Burdensharing After Enlargement

¹¹²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allied_contrib2004/allied2004.pdf Allied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on Defense: Multilateral Cost Sharing: NATO's Common-Funded Budgets

¹¹³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0150.pdf> NATO Common Funds Burdensharing: 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

¹¹⁴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 46-47.

¹¹⁵ 依筆者彙整資料所見，目前並未發現這些國家係受到美國脅迫而申請加入北約。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更需要透過國際制度的網絡來互通資訊，增進各國合作以解決問題。英國國防部曾在 1998 年所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其在後冷戰時期所面對的是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的複合體（a complex mixture of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主要的威脅包括了：他國的內戰、流氓政權（rogue regimes）、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毒品走私、組織犯罪、恐怖主義、對資訊科技的攻擊等不對稱性威脅。¹¹⁶ 這些新型態的安全威脅與不法的非國家行為者在數量、範圍、專業能力與資源上皆較冷戰結束前大幅增加，不能也不適合僅由傳統的國家來單獨對付。這些非傳統威脅會透過網絡來相互串連，¹¹⁷ 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或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的安全治理網絡合作便有其必要。

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對於國際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從「霸權穩定理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的觀點而來，當權力集中在一個主導國家時，便能促進強大國際制度的發展，因而，權力的變動會與機制的瓦解有所關連。但這個理論未能解釋權力結構變遷與國際制度更迭之間存在的延遲，也無法很好地解釋某一特定問題領域內，不同的制度在持久性上的差異。因此，霸權穩定理論可說是只有關注國際制度的供應問題，但並未考慮國際制度需求的不規則變動。¹¹⁸ 其他學者也指出，當聯盟具備軍事、經濟和外交資產上的多重能力時，制度的彈性便會出現。若聯盟的制度有助於創造新的規則與原則時，持久性也會增強而有助其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即，北約已從防禦性的聯盟演變為更多元的「安全管理機制」(security-management institution)，其目的同時涵蓋了集體防禦和管理多樣的低層次安全問題。¹¹⁹ 即便連現實主義學者也願意承認，聯盟的制度化愈深，其存續性也越高。當國家合作到一定程度時，彼此會認為同屬於一個更大的政治共同體，輕易斷絕聯盟關係可能會破壞團結性。¹²⁰ 還有學者表示，北約在冷戰

¹¹⁶ http://www.mod.uk/NR/rdonlyres/65F3D7AC-4340-4119-93A2-20825848E50E/0/sdr1998_complete.pdf 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¹¹⁷ 有學者稱之為：「黑暗網絡」(dark networks)，參見：Jörg Raab and H. Brinton Milward, “Dark Networks as Problem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13, No. 4 (October, 2003), pp. 413-439.

¹¹⁸ 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326.;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1980), pp. 131-162.

¹¹⁹ 參見：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Autumn, 2000), pp. 705-735.;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3 (Summer, 1996), pp. 445-475.

¹²⁰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op. cit.*, pp. 164-168. 事實上，基歐漢在 1989 年出版的專書中即指出，運用新自由主義對聯盟理論加以探討將可提供更豐富而新穎的觀點，又不會犧牲掉新現實主義極有價值的論述，尤其應該針對：1.正式的聯盟是否比非正式的聯合協定還穩固？2.不同的聯盟組織的高層或官僚對於聯盟的耐久性有何差異？3.聯盟提供成員資訊以促成合作而有助於聯盟的穩固到何種程度？4.聯盟是否曾經在成員間發展出非基於利益考量的規範性承諾？5.開放的民主國家是否較封閉的易於維繫聯盟關係？瓦特 1997 年所刊登的此篇期刊文章似可作為對基歐漢的回應。參見：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 15.

期間為了對付蘇聯所具備的能力與資產在後冷戰時期將可用來處理其他的緊急事件。¹²¹ 國際機制變遷之所以會晚於國際體系結構變遷，是因為慣性的存在，因為一旦建立起一系列網絡、規範和制度，則難以清除或大規模重新安排。¹²² 也就是說，在冷戰結束以後，對於既有與新加入的成員國而言，維持在北約機制下的合作關係對彼此都有好處，才使得各國願意繼續參與北約運作。

（二）對民主和平的批評與回應：民主能導致和平嗎？能有助於聯盟穩固嗎？

華爾滋認為，國家的內部政權性質與其外交政策傾向無關。亦即，無論是民主或獨裁國家，都會不惜以戰爭手段維護本國的生存與權力。其更指出，不同國家都屬於某種特定的政治形式，可能會消除戰爭爆發的部分原因，卻無法消除戰爭爆發的所有原因。只有當戰爭爆發的原因全部都是來自於國家內部時，民主和平論才是正確的。¹²³ 但其他現實主義學者都曾指出，目前並沒有一個得到認可的關於戰爭原因的理論，而且對於如何來研究這些原因也沒有統一的概念。¹²⁴ 若吾人要求民主和平論來「完整解釋戰爭起因」，這樣的期待是否過於嚴苛？便有學者反駁指出，現實主義理論既無法充分解釋西方秩序的持久性，也無法解釋諸如廣泛的制度化與和諧性及互惠性等重要特徵。實際上，正是西方民主國家能夠克服或消除可能出現的無政府狀態（基於制衡的國際秩序）和控制現象（基於強制霸權的國際秩序），解釋了西方秩序的特點和持久性。¹²⁵ 事實上，國家領導人面臨的是雙層博弈賽局，一方面是國際體系的壓力，另一方面則是國內輿論或資源動員的效果，不能僅憑單一層次的因素即做出判斷。現實主義學派內部近來更逐漸發展出結合國內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支，即為一例。

華爾滋又曾引述其他學者的觀點對民主和平論加以批評，認為威廉德國（Wilhelmine Germany）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典範，但在 1914 年後，又受到了當時其他大國的質疑，不再被視為是真正的民主國家。¹²⁶ 後來更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米爾斯海默也欲以此作為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一大例證。¹²⁷ 但仍仍有學者分析指出，雖然德國當時有相對自由的媒體與經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帝國會議（Reichstag）——但該機關對於行政部門的掌控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帝國政府（Imperial government）被賦予給總理，而總理是由國王所任命。雖然總理時常在立法時尋求聯合立場，但在沒有帝國會議的支持下，還是得以統治管理。

¹²¹ Philip H. Gordon, "Recast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 *Survival*, Vol. 38, No. 1 (Spring 1996), p. 49.

¹²²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op. cit.*, pp. 54-58.

¹²³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p. 7-8.

¹²⁴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 1. 另可參見：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²⁵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1999), p. 44.

¹²⁶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 7.

¹²⁷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 51.

此外，德意志帝國是由普魯士所主導，普魯士又有複雜的三級選舉制度，有效地限制了民眾政治參與的效果，而普魯士的陸軍部長（Minister of the Army）同時也是德意志帝國的陸軍部長。¹²⁸ 因此，從這些標準看來，當時的德國與英、法、美等國相比，未必屬於同一類型的民主國家。吾人似不應以此個案來推翻「民主和平論」的觀點。若以同樣的嚴格標準來檢視華爾滋提出的「權力平衡」概念，國際關係中同樣仍出現弱小國家扈從於強權或其他大國互相推卸責任不願制衡強權的諸多案例。

不可否認，民主和平論的最大缺點即在於其對民主體制的標準不一或不客觀。這也使得大國——主要是美國——有可能以推展民主為藉口而採取干涉政策，侵犯其他「任性的民主國家」（wayward democracies）。¹²⁹ 但根據學者們的研究，一方面民主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合作現象多於衝突；另一方面，這些「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在民主國家與不民主國家之間或不民主國家之間相比，次數與頻率也顯得較低。誠如米爾斯海默所指出的，民主和平論的觀點並非指民主國家不如非民主國家好戰，而是指民主國家之間不會彼此發動戰爭。有更多的證據顯示，民主的和平效果侷限於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¹³⁰ 其他學者也表示，民主國家與不民主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比例高於不民主國家之間或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由於在外部環境下運作的國內制度能調節其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若要完善解釋衝突的原因時，吾人還是需要有關國內和外部環境的資訊。¹³¹ 即便連華爾滋也曾坦承，在民主國家之間盛行的和平比其他情況還要更可靠。基於外部與內部因素的考量，希望能有更多的國家變得民主。¹³² 因此，綜合多位學者的觀點，民主國家「之間」確實存在著較為穩定的和平關係。

在民主政權與聯盟建立的關連性方面，以北約的發展來說，西班牙在冷戰期間曾因國內政權的專制獨裁性質而延緩了加入的期程，¹³³ 但土耳其則又享有較為寬鬆的標準，並未因該國民主退化而被趕出聯盟陣營。¹³⁴ 這種差異最主要的因素即在於土耳其的地緣優勢，可有助於盟國更為鄰近地攻擊或防禦蘇聯，美國於 1960 年代在土耳其設置中程彈道飛彈即為一明顯的例證，其戰略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美國於亞太地區的盟國——我國與南韓——也具有類似的情況，由於地緣戰

¹²⁸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uliann Emmons, "Birds of a Feathe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Alliance Choi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p. cit.*, pp. 287-288, footnote 2.

¹²⁹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 9.

¹³⁰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16, 406.

¹³¹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 "Rivalrie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 the Major Power Subsyste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8, No. 6 (Nov. 2001), pp. 659-683.

¹³² Kenneth N. Waltz,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4, No. 4 (Dec., 1991), p. 670.

¹³³ 參見：Don Narcis Serra, "Spain, NATO and Western Security," *Adelphi Series*, Vol. 28, No. 229 (Spring 1988), pp. 3-13. ; Richard Gillespie, Fernando Rodrigo, and Jonathan Story eds., *Democratic Spain: Reshaping Exter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¹³⁴ 參見：George S. Harris, *Troubled Alliance: Turkish-American Proble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45-1971*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2), pp. 83, 86-87.

略上的重要性超越了美國對盟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期待，因此縱使盟國屬於威權體制或因發生政變而產生民主倒退的現象，卻仍然可以成為聯盟夥伴。¹³⁵ 然而，隨著美國核子與傳統軍事力量的發展，軍事投射能力已大幅提升，也使得盟國地緣優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以來，擴展民主已經逐漸成為美國大戰略的核心價值之一，¹³⁶ 自然會在其外交政策與盟國關係中產生指引的效果。基歐漢等人便認為，由於歐洲屬於制度密集的環境，因而各國領導者的預期會被這些制度的規定與實踐塑造成形，他們不但會習慣性地回應由國際組織所產生的倡議，也會依自己的目的來運用這些組織。¹³⁷ 民主國家的開放與透明減少了彼此誤判國家行為與意圖的可能性，也減少了對於欺騙的恐懼，而加強了合作的意願。¹³⁸ 換言之，民主國家在參與國際組織或形成聯盟關係之後，領導者與民眾的思想與作為也會相互影響，國家與國家之間接觸交流的廣度與深度亦將提升，更易於彼此維持和平與合作關係。

或許有人會進一步質疑國際安全制度對國家政治體制變化的關連性，是否會因為參與聯盟而能促進民主發展與鞏固。學界主要是從國家內部因素來探討，認為包含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財富分配、教育水準，以及對於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偏好強度才有助於民主的發展，¹³⁹ 而經濟衰退則有可能會造成國家內政上的動盪不安。¹⁴⁰ 由此觀之，似乎參與軍事聯盟這樣的國際安全制度對於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並沒有帶來直接的助益，反倒可能還會因需要負擔的軍事費用增加而拖垮國家財政，進而引發國內動亂。然而，聯盟體系一方面可以鼓勵成員國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以集體防衛而非自我防衛的方式獲得安全保障或制衡對手的權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成員國家安全保障，而唯有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經濟方可穩定成長，¹⁴¹ 然後才能促進民主發展。¹⁴² 換言之，特定國際制

¹³⁵ 參見：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10), pp. 158-196. ; Dan Reiter,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56-59.

¹³⁶ 參見：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s. 1-2. ; 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³⁷ Robert O. Keohane and Stanley Hoffmann, "Conclusion: Structure,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Roles," in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and Stanley Hoffmann, ed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Europe, 1989-199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81.

¹³⁸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Winter, 1990-1991), p. 27.

¹³⁹ Yi Feng and Paul J. Zak, "The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2 (Apr., 1999), pp. 162-177.

¹⁴⁰ John B. Londregan and Keith T. Poole, "Poverty, The Coup Trap, and the Seizure of Executive Power," *World Politics*, Vol. 42, No. 2 (Jan., 1990), pp. 151-183.

¹⁴¹ Jonathan Kirshner, "Political Economy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1 (Spring 1998), p. 76. 有關國家軍費支出與經濟發展情況的關連性，可另參見該文註釋 23、24 所列書目。

¹⁴² 但仍有學者研究指出，國家涉入國際衝突的程度低或參與戰爭而失敗，並不會有助於民主轉型，即和平並不能激發民主。但傳播民主則可能在民主國家之間傳播和平。參見：Dan Reiter, "Does Peace Nurture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3, No. 3 (Aug., 2001), pp.

度可以培養外部環境的安全與穩定，進而鼓勵國家之間的合作與內部的民主發展。民主國家的開放性將更有助於相互影響與滲透，進而鞏固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當民主國家組成聯盟，彼此的跨國、跨政府接觸頻繁，在人員溝通與資訊交流方面將更為便利，自然能強化合作共識，而維護了聯盟體系的發展，這也正是民主國家之間的聯盟會較為穩固的主要因素。因此，客觀地說，民主體制並不足以作為國家之間形成聯盟的充分或必要條件，但確實在學理及實證上有助於聯盟關係的發展與維護。¹⁴³

（三）對相互依賴的批評與回應：相互依賴是否存在？能否促進和平？

對相互依賴理論最大的批評在於，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是否存在？這種現象能否促進和平或聯盟的出現？華爾滋曾就理論概念提出質疑，認為不相像的單元表現出不同的功能或相互提供特別服務，才會出現互賴，當各單元相像而無法提供不同的價值或服務時，互賴現象就會減少。其又進一步主張，當各單元之間的能力不均等時，互賴的程度最低。由於國家作為法律上相似的單元，彼此的互賴性偏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家之間的實際能力差距漸增，當前的互賴程度是最低的。¹⁴⁴ 基歐漢與奈伊則認為，華爾滋的觀點只有關注在相互依賴的敏感性而忽略了脆弱性。如以對石油進口的依賴為例，對外依賴程度相同的國家對於石油價格的上漲同樣敏感，但如果其中一國可以付出適當的代價轉向國內資源，而另一國沒有這種替代選擇，那麼後者的脆弱性就大於前者。亦即，相互依賴的脆弱性程度取決於各行為者獲得替代選擇的相對能力及其付出的代價。¹⁴⁵ 在向行為者提供權力資源方面，脆弱性相互依賴的重要性，要大於敏感性相互依賴。如果一個行為者可以透過改變國內或國際政策而降低其需要付出的代價，則敏感性的模式就難以妥善衡量權力資源。¹⁴⁶

就實證的數據來看，根據學者們的統計，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球確實出現了交往頻繁的趨勢。卡贊斯坦即指出，從 1913 年至 1960 年代期間，全球貿易流動的金額，從 193 億美元增加到 2041 億美元，成長了 10.6 倍。資本流動則是從 11 億美元增加到 32 億美元，成長了 2.9 倍。在通訊總數方面，約成長了 3.7 倍，其中又以電話量從 2200 萬通成長了 10.4 倍到 2 億 2900 萬通最為明顯。留學生從 2 萬 5 千人增加為 37 萬 5 千人，成長 15 倍。相關資料如下表 3-1 所示。

935-948.

¹⁴³ 參見：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uliann Emmons, “Birds of a Feathe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Alliance Choi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p. cit.*, pp. 285-306.

¹⁴⁴ Kenneth Waltz,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Kindleberger e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0), pp. 205-207.

¹⁴⁵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op. cit.*, p. 11.

¹⁴⁶ *Ibid.*, p. 13.

表 3-1：六項交往指標中的絕對程度與平均成長率

	交往的絕對程度			10 年間交往的平均成長率 (%)		
	1913 年	1960 年代	成長倍數	1890/93-1912/3	戰間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貿易流動 (十億美元)	19.3	204.1	10.6	63.5	-55.1	74.7
資本流動 (十億美元)	1.1	3.2	2.9	83.8	-168.2	83.3
通訊總數 (百萬通)	1516.0	5556.0	3.7	143.0	-1.5	85.6
郵件	1374.0	5238.0	3.8	143.5	-0.6	89.2
電報	120.0	89.0	0.7	98.2	-45.2	18.7
電話	22	229.0	10.4		62.9	91.9
留學生 (千人)	25.0	375.0	15.0		28.9	101.9
人口 (十億人)	1.6	3.6	2.3	7.0	9.5	20.9
國家數	44.0	124.0	2.8	6.3	4.3	43.6

資料來源：轉引自：Peter J. 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Some Long-Term Trends and Recent Chang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4 (Autumn, 1975), p. 1029. 若干資料係以某時期的平均數呈現。詳細內容與資料來源，參見：*Ibid.*, pp. 1021-1034.

另一方面，學者阿特 (Robert J. Art) 也提供了若干數據佐證了全球相互依賴的現象。¹⁴⁷ 在 1830 年至 2000 年期間，世界出口在世界生產毛額 (gross world product, GWP) 中所佔的比例，從 5% 攀升至近 25%。世界生產毛額中出口比例的上升，顯示了國家之間的貿易增長和不斷增加的相互依賴程度。在儲蓄銀行中的外國資產金額方面，從 1960 年的 32 億美元，增加到 1994 年的 7.8 兆多美元，成長了 2400 餘倍。外國資產在世界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例方面，則從 1960 年的 0.3%，成長到 1994 年的 30%。由於資本流動也是衡量相互依賴的良好標準，投資者與銀行會把資金投向其認為能贏得高回報率的地區，並匯出所獲得的利潤。高額の資本流動可以顯示出對於資產安全的信心，也能衡量國家間的整合程度。在對外投資方面，全球直接對外投資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的金額，從 1970 年的 121 億多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9 千多億美元，成長了近 75 倍。組合投資 (portfolio investment) 的金額，從 1975 年的 91 億多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1.6 兆多美元。從美、加、英、法、德、義、日等經貿實力雄厚的七國集團貿易量來看，七國集團之間的出口佔世界出口的比例，從 1955 年的 17.4% 略增為 2000 年的 22.0%，期間則逐年略有增減。在七國集團全部出口佔全球出口的比例方面，從 1937 年的 41.1% 略增為 2000 年的 45.7%，期間最高峰則曾於 1965 年增加到 56.8%。

質疑全球相互依賴趨勢的華爾滋也曾以統計數據顯示，當代 (該書出版年)

¹⁴⁷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op. cit., pp. 20-27.

的相互依賴程度還略遜於 19 世紀晚期。¹⁴⁸ 還有學者質疑國家之間相互依賴或相互影響的情形只發生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其他新生的弱小國家仍然位於邊陲，單向地受到核心國家的剝削，反而處於依附（dependency）的狀態。但霍斯蒂（Kal J. Holsti）則表示，這些學者忽略了若干案例，發展中國家可以運用討價上的優勢，並發展出技術與科層能力來管理資源以免受到剝削，也可以透過孤立、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形成生產者的聯合壟斷，克服了新殖民主義下的經濟劣勢。¹⁴⁹ 阿特也坦承，貿易與直接對外投資集中在北方的富裕國家之間。這些國家佔了世界直接投資總流出量的 97%，總流入量的 75%。今天的相互依賴很大程度上依舊是一個富國俱樂部。¹⁵⁰ 然而，隨著蘇聯共產集團於 1990 年代初期的瓦解，民主化的浪潮又再次引發各國民眾對於民主政府與市場經濟的追求。¹⁵¹ 由於民主國家本身的特性傾向於相互合作，彼此的貿易往來也較為頻繁。因此，美國所主導的聯盟體系更能在和平時期持續運作，並發展出複合的政治、軍事、經濟網絡關係。根據資料顯示，美國 2011 年前 10 大貿易夥伴依序為：加拿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墨西哥、日本、德國、英國、南韓、法國、中華民國、巴西。¹⁵² 其中，加拿大與墨西哥佔有地利之便，且與美國共同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巴西則為南美洲大國，同樣也有地緣經濟上的優勢。但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即屬北約盟國，日本與南韓則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邦。就本文探討的對象而言，北約在冷戰結束後的 1999 年第一次東擴之前，成員國除 1952 年加入的希臘與土耳其外，全屬先進歐美國家之林。因此，北約成員國正好符合上述學者的標準，彼此之間確實出現了相互依賴現象。

然而，人員、商品、服務、資本等流通只是相互依賴的部分面向，敵對的國家或聯盟集團之間也會出現彼此影響的相互依賴現象。由於相互依賴並不意味著合作的出現，反而會使牽涉其中的參與者都受到影響並付出代價。基歐漢與奈伊就曾表示，相互依賴也會產生代價或限制。軍事相互依賴可以是具有破壞性或代價高昂的，這主要發生在相互懼怕的敵對雙方之間；也可以具有幫助性，如在親密盟國之間。¹⁵³ 相互依賴現象的出現只能表示參與各方有密切的聯繫，並使得彼此在意見紛歧時，會慎重考慮解決爭議的成本效應，可能因代價高昂而採和平的方式，或預期獲益高於成本而不惜犧牲一切以追求個別利益。

¹⁴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12-222.

¹⁴⁹ Kal J. Holsti,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plomacy in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2 (Spring, 1978), pp. 513-515. 對相互依賴評論的觀點可以參見該文 517 頁註釋 5 至 12 的書目。

¹⁵⁰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op. cit., pp. 25-26.

¹⁵¹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¹⁵² http://www.trade.gov/mas/ian/build/groups/public/@tg_ian/documents/webcontent/tg_ian_003364.pdf Top U.S. Trade Partners

¹⁵³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op. cit., pp. 235-236.

相互依賴除了從數量方面來衡量國家之間的交往程度以外，還可以考慮國家之間的交往品質。若將國家之間的互動區分為善意或敵意，¹⁵⁴ 由此便可進一步得出如下表 3-2 所示的四種類型。當國家互動頻繁且又維持善意時，便出現一般意義上的相互依賴關係，彼此之間極為容易出現和平與合作的關係；當國家互動零散且維持善意時，彼此之間僅會維持和平的局面，但不易有合作的機會；當國家互動頻繁且又充滿敵意時，彼此之間便會出現軍備競賽或對峙的局面，這也屬於基歐漢與奈伊所說的相互依賴關係。當參與方願意付出代價而切斷聯繫時，即有可能發生戰爭；當國家互動零散且又充滿敵意時，會造成衰退蕭條的局面，可能會往其他類型演變。諸如 1930 年代時，各國採取了「以鄰為壑」的關稅壁壘，彼此之間的貿易量大減，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之一。但若彼此之間甚少有機會互動或完全沒有交往，但又具有敵意時，便不太可能相互影響，如此即成為了「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 的局面。

表 3-2：國家互動情況與程度之關連

		國家互動程度/數量	
		頻繁（相互依賴）	零散（彼此孤立）
國家互動情況/品質	善意	積極和平、合作	消極和平
	敵意	軍備競賽、對峙 → 戰爭	衰退蕭條 → 戰爭或消極和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對聯盟理論的應用而言，國家之間徒有相互依賴的關係並不足以促使其形成聯盟，但或許可以解釋國家經過深思熟慮，在主要目的達成之後還能為了其他共同利益的聯繫而願意繼續保持在聯盟體系內的安全合作關係。然而，退出聯盟也並不表示切斷了對外的經貿與軍事交流的互賴關係，法國為了追求更大的軍事國防政策獨立性，在 1966 年宣布退出北約的軍事整體結構 (NATO's integrated military structure)，但仍持續參與北約內部的其他政治活動。¹⁵⁵ 我國與美國之間於 1954 年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在 1979 年因美國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於隔年失效，當時中共提出的建交條件即為：斷交、廢約、撤軍。但美國國會同時亦通過了「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並以持續對我國軍售而聯繫了雙邊互賴關係。因此，吾人僅能將相互依賴理論視為與聯盟理論及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有正相關性，但並不足以作為充分條件。

¹⁵⁴ 此處可參見哥本哈根學派對「國際關係」的見解：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13-14.

¹⁵⁵ 參見：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044.htm Member countries

第五節 解釋的適用性：新自由主義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

本文認為，北約自從成立以來，便提供了成員國安全保障與資訊溝通的制度管道，在相互依賴的背景下，促進了成員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冷戰結束以後，又將民主體制作為會員國的標準之一，鼓勵其他中、東歐國家申請加入，以進一步擴展民主國家聯盟的範圍，發揮維護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成效而得以持續存在。

曾有學者將國際建制界定為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並進一步指出，原則是關於事實、原因和公正的信念，規範是以權利和義務定義的行為標準，規則是對行為的特定指示或禁止，決策程序是作出和應用集體選擇的普遍實踐。¹⁵⁶ 基歐漢也認為，建制包含了不同層次的指令，從原則、規範到相當特殊的規則和決策程序。透過探討不同時期的原則與規範演變，我們可以運用國際建制的概念來探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延續及變遷。¹⁵⁷ 這些概念在區別上的模糊觀點，也引起其他學者的批評與質疑。¹⁵⁸ 但仍有學者認為，組織和建制在理論分析中可以分開，但在實踐中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現而已。¹⁵⁹

（一）後冷戰時期的北約與制度調整

任何國際建制的形成，都有其存在目的，由國家組成的軍事聯盟也不例外。就北約而言，其在北大西洋公約的前言即指出建立聯盟的宗旨：「締約國決定要保衛人民的自由、共同財產和文明，這些價值是建立在民主、個人自由和法治原則之上的。為了保持和平與安全，決定將大家對於集體安全的努力聯合在一起。」在軍事聯盟的性質方面，公約第 3 條表示：「為了有效達成條約的目標，盟國將個別或集體透過延續和有效的自助與互助之方式，維持與發展其個別與集體抵抗武裝攻擊的能力。」第 5 條則明白指出聯盟運作的觸發條款（trigger clause）¹⁶⁰：「締約國同意，對一個或多個成員國在歐洲或美洲的攻擊，應該被視為針對全體，並在這樣的攻擊發生時，每個國家將運用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所同意的個別或集體自衛的權利，立即協助締約國。這樣的行動如認為有必要，會包括使用武

¹⁵⁶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186.

¹⁵⁷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 64.

¹⁵⁸ 參見：Arthur A. Stei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299. ; Sus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485. ;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 337.

¹⁵⁹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 5.

¹⁶⁰ 「觸發條款」(trigger clause) 指涉的是聯盟在其盟約中，確立了履行條件的承諾。一旦該條件發生時，參與國便必須遵守相關的規定，而此類承諾便被稱為「觸發條款」。參見：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7), p. 104.

力，以恢復並維持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¹⁶¹ 北約的上述基本原則與精神並未隨著冷戰的終結而改變，盟約第 5 條的集體防禦條款自成立以來首次被援引時，正是因為美國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受到了恐怖份子攻擊。

在冷戰結束以後，北約歷經了幾次變革，顯示出各會員國在既有制度下做出調整修正的努力。1990 年北約成員國在倫敦召開領袖高峰會議，對於北約的未來做出戰略規劃，並發表了《轉型後的北大西洋聯盟之倫敦宣言》（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在該宣言中即提到，以往的北約屬於防禦性的聯盟，如今要強化政治性，憑藉其對於民主、個人權利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共同信念，支持安全與穩定，因為安全與穩定並不僅存在於軍事層面。¹⁶² 1991 年，北約的防禦計畫委員會和核子計畫小組（The Defence Planning Committee and the Nuclear Planning Group）在布魯塞爾召開部長級會議。在會後的公報中指出，後冷戰時期北約的聯盟安全政策表現在「合作、對話與維持有效集體防禦能力」上，以「對付危機」取代了冷戰時期的「對抗蘇聯」；在武力結構方面，也將反映出「彈性、機動、多國籍」的原則，大幅度地精簡部隊。¹⁶³ 在 1991 年 11 月提出來的《關於和平與合作宣言》（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中，北約更明白表示，在新歐洲地區面臨的挑戰，不能僅以單一制度（institution），而應該在一種將歐洲與北美等國相互連結的制度架構（a framework of 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下才能妥善處理。結果就是其努力朝向一種新的歐洲安全結構，其中的北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歐洲共同體、西歐聯盟和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of Europe）是互為補充的。¹⁶⁴

此外，北約還進一步改善了跟以往敵對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1994 年 1 月，北約在布魯塞爾召開蘇聯解體後的第一次高峰會議，針對與中、東歐國家發展和平夥伴關係展開討論，會議中還提出了《和平夥伴架構文件》（Partnership for Peace: Framework Document）。所謂「和平夥伴計畫」，是欲針對國防相關的議題，以對話的方式強化歐洲地區的安定與安全，並擴及政治與經濟範疇。在符合《和平夥伴架構文件》的前提下，當夥伴國受到對於領土完整、政治獨立與安全上的直接威脅時，夥伴國可主動與北約「諮詢」（consult），而所有參與「和平夥伴計畫」的成員同時亦是後來於 1997 年取代「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The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而成立的「歐洲-大西洋夥伴關係理事會」（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EAPC）的成員。¹⁶⁵ 1996 年 6 月，北約在部長級會議後的公報中表示，要透過和平夥伴計畫與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機制，加強北約與夥伴國家的對話及合作，並進一步發展與俄羅斯、烏克蘭的關係，以

¹⁶¹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7120.htm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¹⁶² http://www.nato.int/cps/en/SID-90F65EF9-CBC54DBA/natolive/official_texts_23693.htm 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¹⁶³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10529a.htm>

¹⁶⁴ http://www.nato.int/cps/en/SID-ABFD20FB-E9E2743A/natolive/official_texts_23846.htm 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

¹⁶⁵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40110b.htm> Partnership for Peace: Framework Document

強化歐洲安全。¹⁶⁶ 1997年5月27日，北約與俄羅斯簽署了《北約與俄羅斯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的基本文件》(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強調彼此互不視為對手，並承諾要加強合作及對話交流，在歐洲-大西洋地區共同建造持久而廣泛的和平。¹⁶⁷ 1997年7月9日，北約也與烏克蘭簽署了《獨特夥伴關係憲章》(Charter on a Distinctive Partnership)，同意在政治與安全相關議題、衝突避免與危機管理、軍備裁減、武器輸出及相關技術轉移等共同關切的議題展開諮商對話，進一步廣化和強化彼此的合作，以促進中、東歐的穩定與共同民主價值。¹⁶⁸

在後冷戰時期，歐洲國家基本上不太擔心會爆發軍事入侵的大規模戰爭，反倒開始積極處理多面向的風險危機(multi-directional risks)。1991年北約所通過的《聯盟新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即強調，聯盟目前面對的多元挑戰，使其需要以綜合途徑追求和平，包括對話、合作與維持集體防禦能力，以藉由預防外交和危機處理的方式來避免戰爭的爆發。聯盟防禦的集體性本質嵌入在實際協定中，使得聯盟得以享受到集體防禦下的重要政治、軍事和資源利益，在不剝奪盟國主權的情況下，避免了防禦政策的再次個別國家化(renationalisation)。但北約並不排除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仍然會維持足夠的防禦能力。在武力態勢方面，軍隊數量將有所裁減，從「前置防禦」(forward defence)轉為「前沿部署」(forward presence)，並調整「彈性反應戰略」(flexible response)的原則，以反應出北約更加降低使用核子武器的意願。¹⁶⁹

在歷經了1990年代中期的區域動亂，以及捷克、匈牙利、波蘭等前共產陣營的國家加入後，北約的戰略概念也開始有所調整。在1999年4月間所發表的《聯盟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中即指出，近10年來出現了對歐洲-大西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新複合危機，包括：鎮壓、種族衝突、經濟貧困、政治秩序瓦解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因此，聯盟的任務並不僅在於防禦成員，還要對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在追求維護和平、避免戰爭和強化前述任務中所揭櫫的安全與穩定，北約將尋求和其他組織合作，以避免衝突或當危機升高時，得以在符合國際法的情況下發揮有效的管理，這也包括了可能要進行不在盟約第5條中所規範的回應危機行動。¹⁷⁰ 在2010年11月的里斯本高峰會上，北約提出的戰略概念報告則以「主動接觸，現代國防」(Active Engagement, Modern Defence)為核心，強調要與其他國際組織(主要是聯合國與歐盟)接觸合作，以完成集體防禦、危機管理、合作安全等核心任務。為了要發揮效能與效益，聯盟將進行一系列的改革、現代化與轉型，並在有著新成員國加入的情況下，

¹⁶⁶ <http://www.nato.int/docu/pr/1996/p96-063e.htm>

¹⁶⁷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5468.htm 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¹⁶⁸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5457.htm Charter on a Distinc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Ukraine

¹⁶⁹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3847.htm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¹⁷⁰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7433.htm 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

以新能力來對付新威脅。此外，北約也重申會持續開放給符合標準的所有歐洲民主國家，因為成員的擴展將有助於一個整體、自由且和平的歐洲。¹⁷¹

實際上，北約「政治-軍事指導委員會」(Political-Military Steering Committee, PMSC) 在 1995 年底便對於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提出報告，希望能在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與和平夥伴計畫的架構下，針對維和行動提供諮詢，或是維和經驗的交流、考慮維和行動欲採取的實際合作步驟等。該報告也分別針對北約參與維和行動的概念與要求、合作計畫、共通的通訊技術基礎、平時演訓、後勤事務等做出說明規範，俾能提供給歐洲國家參與聯合國在該地區維和行動時的參考。¹⁷² 有學者指出，北約已經開始對於聯合國所主導的國際維和與執行和平任務扮演輔助的角色，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境內的行動。正是在此脈絡下，即便各國對於波黑地區 (Bosnia-Herzegovina) 有著不同的利益估算，但美、英、法、德等大國仍然盡力使其彼此之間的歧見不會影響到跨大西洋聯盟的合作。¹⁷³ 也有若干學者認為，北約已經藉由執行聯合國決議的方式，逐步地發展出集體安全的功能與任務。¹⁷⁴

有學者按照安全建制 (security regimes) 的基本取向不同，將其分為內向性與外向性。前者是一種概括性的 (inclusive) 安全建制，包括集體安全體系、軍備管制以及其他潛在對手之間的協定，主要目的是要強化彼此間的安全。後者則是排外性的 (exclusive)，如聯盟之類，主要是提供成員安全以對抗造成潛在威脅的非成員國家。¹⁷⁵ 然而，若從北約在後冷戰時期所擔負的主要任務與目標看來，卻顯示其可能已超越了集體防禦的範疇。北約的任務從冷戰時期的防禦盟國領土安全，已逐漸轉為後冷戰時期的保護盟國共同利益。這也表示，北約運作的範圍將不再限於盟約第 6 條所指稱的盟國領土，甚至可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而擴及其境外區域。儘管北約原本的「集體防禦」原則與聯合國的「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不同，前者強調共同合作對付特定的外來威脅，而在這樣的架構下，當成員國遭受攻擊時，其他盟國都可以 (也應該) 提供軍事協助，擊敗侵略者。後者則並未針對特定對象，即便是成員國都有可能會受到處罰，而運

¹⁷¹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68580.htm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adopted by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Lisbon

¹⁷²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51206b.htm> Progress Report to Ministers by the Political-Military Steering Committee/ Ad Hoc Group on Cooperation in Peacekeeping

¹⁷³ Thomas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94.

¹⁷⁴ <http://www.sam.gov.tr/perceptions/sampapers/NATOsDevelopingRole.pdf> NATO's Developing Role in Collective Security, By Dr.Gülnur Aybet, SAM PAPERS No. 4/99; 關於北約是否具有「集體安全」性質的討論，參見：David S. Yost, "The New NATO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Survival*, Vol. 40, No. 2 (Summer 1998), pp. 135-160. ; http://www.dias-online.org/fileadmin/templates/downloads/DIAS_Kommentare/Kommentar32.pdf NATO Collective Security or Defense: The Future of NATO in Light of Expansion and 9/11

¹⁷⁵ John S. Duffield, "Explaining the Long Peace in Europe: The Contributions of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4 (1994), p. 378.

作的觸發條件不僅在於受到武裝攻擊的侵略，還包括對和平之威脅與破壞。¹⁷⁶

然而，或許北約尚未完全轉型為集體安全組織，但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確實與現實主義對國際建制的輕忽，以及強調國家必須自助才能得到安全保障的推論不符。便有學者認為，若從現實主義觀點來說，北約的成員國應該會在共同威脅消失後，更加關注個別國家的安全。¹⁷⁷ 但在後冷戰時期，北約各成員國卻繼續加強安全合作關係，大幅地減少了為了自助求生存而發展軍事力量，卻反倒陷入安全困境的局面。若按照現實主義所主張的相對利益觀點，每個國家都試圖在聯盟體系或國際組織中追求比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那麼只有一個國家會獲得超過半數以上的資源或利益。但實際上，其他較為弱小的國家特別可以透過軍事聯盟關係的建立，在集體防禦體系下，獲得遠超過其本國個別實力所能達到的安全環境保證。此般發展更符合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絕對利益觀點。

北約 1999 年的《聯盟戰略概念》提到，聯盟所依循的基本原則在於個別國家之間共同承諾與相互合作，以支持成員安全的不可分割性。透過政治和軍事領域的日常合作，聯盟內部的團結與凝聚力確保了沒有盟國要被迫獨自對付基本的安全挑戰。在不剝奪成員國的權利和義務而承擔防禦責任的前提下，聯盟也促使各國透過集體的 effort 以實現其重要的國家安全目標。¹⁷⁸ 在 2009 年慶祝北約成立 60 週年的高峰會上，與會各國更明白指出，北約持續作為盟國之間主要的安全諮詢之跨大西洋論壇，而建立在聯盟安全不可分割性上的盟約第 5 條與集體防禦概念，一直都是聯盟的基石。¹⁷⁹ 從前述的發展看來，北約為了因應國際局勢與成員國家的權力分配變化，已多次針對聯盟戰略、組織架構與任務範疇展開調整，發展出「安全管理機制」(security management institution) 的功能，¹⁸⁰ 如此方能在後冷戰時期持續存在，以維護歐洲與北大西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二) 後冷戰時期的北約與民主價值

作為長期存續的國際組織，北約不論是在對外的政策立場或對內的申請加入標準，都可以看出民主價值在聯盟體系中的重要性與影響。在 1990 年發表的《轉型後的北大西洋聯盟之倫敦宣言》中，北約即表示以往係防禦性的聯盟，如今則要加強聯盟的政治成分，憑藉其對於民主、個人權利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共同信

¹⁷⁶ 有關「集體防禦」與「集體安全」在概念上的差異，參見：Hans Kelsen,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Self-Defense Under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2, No. 4 (Oct., 1948), pp. 783-796. ; 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1962).

¹⁷⁷ Gunther Hellma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op. cit.*, p. 22.

¹⁷⁸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7433.htm 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

¹⁷⁹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52838.htm Declaration on Alliance Security

¹⁸⁰ 參見：Celeste A. Wallander and Robert O. Keohane, "Risk, Threat,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p. cit.*, pp. 21-47.

念，支持安全與穩定，因為安全與穩定並不僅存在於軍事層面。¹⁸¹ 在 1995 年的《北約擴展研究報告》（Study on NATO Enlargement）中亦指出，希望北約未來的擴展能藉由不同的方式來強化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穩定與安全。這些方式包括：鼓勵和支持民主改革，包括文人與民主領導軍隊；培育新成員國在合作、諮詢與建立共識上的模式與習慣；提升善鄰關係；強調共同防衛的優點，並增進防衛計畫與軍事預算的透明度，減少不穩定性的產生；以共同的民主價值為基礎來強化邁向歐洲整合與合作的趨勢；增進聯盟貢獻於歐洲與國際安全的能力；擴展跨大西洋的夥伴關係。¹⁸²

北約也在 1997 年的馬德里高峰會議上強調，成員國的安全與整體的歐洲不可分割，聯盟的主要利益即在於改善歐洲-大西洋區域的安全與穩定，以符合歐洲安全合作組織的原則來強化民主與自由社會則是聯盟關切的焦點。北約的政策在於透過不同方式，讓共享聯盟價值的自由國家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機制。¹⁸³ 在 1999 年的《戰略概念》中，北約表示其長期以來之目的即在於以政治或軍事手段保護成員國的自由與安全。聯盟本身是建立在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共同價值之上，一直都努力確保歐洲地區的公正與長期的和平秩序。¹⁸⁴ 北約於 2010 年則再次強調，儘管外部環境產生變化，但北約的重要任務仍然在於確保聯盟持續作為自由、和平、安全與共享價值的共同體。¹⁸⁵

有關民主價值於北約內部的實踐方面，有學者認為要申請加入北約的國家至少有 5 項明確的資格，包括：有著個人自由和法治的民主體制、尊重人權、有著社會正義和對環境負責的市場經濟、文人領軍、在解決內部種族衝突的情況下與鄰國保持良好關係。這些標準其實隱含著候選國家必須成為大西洋共同體—西方國家—的一員，並和其他成員國同享重要的安全顧慮等兩項條件。當然關於何謂「西方國家」不只是地理上的概念，還包括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意涵。¹⁸⁶ 在冷戰甫結束便希望申請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國家，也極力在國內推動政治民主化改革以符合成員標準，試圖一窺北約的堂奧。此外，這些候選國家更積極改善相互之間及其他未能於第一波加入北約的東歐與南歐國家關係，避免因誤解而滋生敵意。學者便認為，正是北約與歐盟事實上的（*de facto*）標準，對於欲申請加入

¹⁸¹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00706a.htm> 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¹⁸² <http://www.nato.int/docu/basicxt/enl-9502.htm> Study on NATO Enlargement

¹⁸³ <http://www.nato.int/docu/pr/1997/p97-081e.htm> Madrid Declaration on Euro-Atlantic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¹⁸⁴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7433.htm 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

¹⁸⁵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68580.htm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adopted by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Lisbon

¹⁸⁶ James A. Baker III, "Russia in NAT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1 (Winter 2002), p. 97.

的國家來說具有決定性的鼓勵作用。¹⁸⁷

就決策程序而言，自從北約在 1949 年建立以來，包括主要決策機構——北大西洋理事會——在內的各委員會皆採共識決，會員國經由磋商與協調後，達成一致的決議。¹⁸⁸ 在這樣的機制中，各國的意見獲得了充分的尊重，而成員中的小國反倒能突破了國家權力的差距，在形式上獲得了與大國相同的地位。¹⁸⁹ 便有學者表示，對於美國來說，北約可以作為參與歐洲事務的主要機制，藉此來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由於歐洲地區有著許多重要的民主與市場經濟國家，北約的東擴可以將保護擴展到新成員國家，不但局勢得以穩定，也可進一步強化民主和市場導向的改革。北約對成員加入的持續開放政策，更可鼓勵中、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避免了反民主的聲浪。¹⁹⁰ 換言之，北約係以加入聯盟的成員資格來吸引、鼓勵前共產國家採取政治改革，以獲得盟國的正式安全保障。奈伊更曾表示，壯盛強大的軍事能力有時也能創造出軟權力來。軟權力的來源並不在於權力的物質特性，而是在於運用權力的方式，重點在於籠絡吸引而非強勢控制。¹⁹¹

除了在新會員國入會資格上加以限定外，北約也在對外關係中推廣民主，積極改變了其與以往競爭對手之間的關係，以對話促進合作的方式化解敵意，也大幅降低了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可能。1991 年 11 月，北約在羅馬高峰會議上發表了《關於和平與合作的羅馬宣言》（Rome 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向中、東歐國家提出了建立夥伴關係的聲明，並決定成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以確定雙方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磋商和合作關係。聲明中並強調，北約願意提供有關國防計畫制訂、國防工業轉為民用、民主國家軍文關係（military-civilian）的相關協助。¹⁹² 1991 年 12 月，北約 16 個會員國與 9 個中、東歐國家外交部長於布魯塞爾舉行部長級會議，主要目的便是欲發展彼此之間的外交聯繫與夥伴關係，此次會議即為「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與會者並共同發表了《關於對話、夥伴與合作關係的聲明》（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Statement On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聲明

¹⁸⁷ 由於歐盟於 1993 年將申請加入的標準予以明訂，因而更具有法律上（*de jure*）的性質。參見：Andrew Cottey, “Central Europe Transformed: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on NATO’s New Fronti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0, No. 2 (August 1999), pp. 1-30, especially p. 23.

¹⁸⁸ <http://www.nato.int/docu/handbook/2001/hb0702.htm> Consensus Politics and Joint Decision-Making ; <http://www.fas.org/man/crs/RS21510.pdf> NATO’s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

¹⁸⁹ 此即符合基歐漢的觀點，認為小國也能在聯盟關係中獲得「超越其本國權力應得」的影響力。參見：Robert O. Keohane,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161-182.

¹⁹⁰ Ronald J. Bee, “Boarding the NATO Train: Enlargement and National Interest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1, No. 2 (August 2000), pp. 162-163.

¹⁹¹ Joseph S. Nye, Jr.,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Web Exclusive (February 2006). ;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hink-again-soft-power> Think Again: Soft Power 另可參見：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¹⁹² http://www.nato.int/cps/en/SID-ABFD20FB-E9E2743A/natolive/official_texts_23846.htm Rome 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

中指出，冷戰結束後，各國皆體認到追求民主與自由經濟發展將有助於彼此的共同安全與穩定，因此決定加強北約和原華沙公約成員國的聯繫機制，每年舉行一次成員國外交部長會議，每兩個月舉行一次大使級會議。¹⁹³

1992年3月，為呼應上述會議的要求以發展更建制化的諮詢合作關係，「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部長級會議於布魯塞爾召開，在會後所共同發表的《對話、夥伴與合作關係的工作計畫》（The Work Plan for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中，與會各國針對政治、安全、國防與經濟議題展開廣泛對話與磋商，在防衛計畫與軍事事務中，更針對軍文關係的民主概念予以深入討論。¹⁹⁴「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成員也進一步擴展，包含了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的所有成員。1992年6月，喬治亞共和國與阿爾巴尼亞也正式加入。¹⁹⁵北約在1994年的《和平夥伴邀請文件》（Partnership for Peace: Invitation Document）中表示，夥伴關係將會擴展和深化歐洲的政治與軍事合作，以增進穩定、減少對和平的威脅，並藉由促進實際合作的精神及對民主原則的承諾來建立強化的關係；¹⁹⁶在《和平夥伴架構文件》中則指出，夥伴關係的建立意味著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即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唯有透過合作與共同行動才能獲致。對於基本自由和人權的保護與推廣，並透過民主來保護自由、正義與和平則是夥伴關係共享的基本價值。加入了夥伴關係，北約及其他國家承諾要維護民主社會免於強制與威脅，並維護國際法的原則。¹⁹⁷

北約在1997年5月底將「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正式改為「歐洲-大西洋夥伴關係理事會」之後，7月8日又在馬德里高峰會上表示，已邀請3個申請加入的國家展開對話，並將以符合公約第10條的方式持續對外開放，只要歐洲的民主國家符合條件，就不會被排除考慮。先前與俄羅斯所簽署的《北約與俄羅斯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的基本文件》，正反映出彼此要以民主與合作安全原則在歐洲-大西洋地區共同建立持久而範圍廣泛的安全承諾，同時也支持烏克蘭的改革進程，以發展成為具有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¹⁹⁸

在冷戰結束以後，北約不但持續存在，更歷經了3次東擴，吸納前共產陣營的中、東歐國家加入。曾有學者質疑，北約的擴展並不必然會傳播民主。其主要論點包括：一、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從1980年代晚期即開始發展，與獲得北約成員身份無關；二、北約的部分盟國在冷戰期間並未因民主退化而被迫

¹⁹³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11220a.htm>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Statement On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¹⁹⁴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20310b.htm> Work Plan for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¹⁹⁵ <http://www.nato.int/docu/handbook/2001/hb020201.htm> The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喬治亞共和國在蘇聯瓦解後，直到1993年12月才加入獨立國家國協。

¹⁹⁶ <http://www.nato.int/docu/basicxt/b940110a.htm> Partnership for Peace: Invitation Document

¹⁹⁷ <http://www.nato.int/docu/basicxt/b940110b.htm> Partnership for Peace: Framework Document

¹⁹⁸ <http://www.nato.int/docu/pr/1997/p97-081e.htm> Madrid Declaration on Euro-Atlantic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離開，冷戰結束以後應該也很難確實執行。三、縱使國際制度與跨國交往可以傳播民主規範，但冷戰期間並未發揮作用，經濟發展才能促進民主。在後冷戰時期包括歐盟在內的相關機制也能提供相同的功能，不一定非得北約不可。此外，北約擴展的代價高昂，一方面會增加新舊成員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則會激起敵意，惡化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¹⁹⁹

瓦特曼（Harvey Waterman）在質疑上述論點時表示，北約東擴或許不能傳播民主，但卻能強化（strengthen）民主；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說，北約的擴展可以作為和俄羅斯議價的工具，由於俄羅斯事實上已經無法繼續影響和控制中、東歐國家，與美國合作才符合其利益；俄羅斯要重振雄風，更需要與西方國家合作。其在經濟上受到歐盟的衝擊，還超過北約東擴的安全影響；為了加入北約而做出調整以符合相關規範，正意味著新會員國也歸屬於西方國家；其他國際組織與機制固然也可以提供類似的功能，但只有北約能彰顯美國對歐洲安全的明確承諾。²⁰⁰ 由於冷戰時期美國對盟國的安全承諾是以軍事防衛為主，民主價值可以被忽略或犧牲，但在冷戰結束以後卻成為國家大戰略的核心之一，特別是在柯林頓政府時期。²⁰¹ 此外，札格切娃（Dessie Zagorcheva）也認為，雖然東歐國家在冷戰結束以後即開始民主化，但北約所提出的「成員國行動計畫」（Membership Action Plan, MAPs）對於民主改革也有引導和促進的作用；對於若干缺乏民主經驗的東歐國家來說，更需要北約的協助；雖然就國際組織的性質而言，歐盟比北約更適合推展民主價值，但由於申請加入歐盟的程序與條件較為嚴格，加入北約反倒成為比較方便的選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性質已經改變，偏重政治與外交功能而有助於傳播民主。²⁰² 萊特（Dan Reiter）則反駁指出，經濟因素才是促進民主化的重要關鍵，北約與歐盟不同，不能促進經濟發展（進而有助於民主化），參與其中的國家反倒要額外負擔經費來改革調整；冷戰期間，北約既未完全制止盟國之間發生衝突，也未能防範民主倒退，因而對於北約在冷戰結束以後的功能有所質疑；隨著北約擴展，成員國家愈多，彼此就愈難達成共識決議。²⁰³

然而，從國際局勢的發展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看來，似乎並不支持萊特的論

¹⁹⁹ Dan Reiter,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op. cit.*, pp. 49, 51-56.; Roland Dannreuther, "Escaping the Enlargement Trap in NATO-Russian Relations," *Survival*, Vol. 41, No. 4 (January 1999), pp. 145-164.;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 *Survival*, Vol. 40, No. 1 (Spring 1998), pp. 145-151.

²⁰⁰ Harvey Waterman, Dessie Zagorcheva and Dan Reiter, "NATO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Winter, 2001-2002), pp. 223-227.

²⁰¹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op. cit.*, chs. 1-2.; 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有關冷戰期間美國與非民主盟國的互動關係，參見：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op. cit.*, pp. 158-196.

²⁰² Harvey Waterman, Dessie Zagorcheva and Dan Reiter, "NATO and Democracy," *op. cit.*, pp. 227-230.

²⁰³ *Ibid.*, pp. 230-235. 早在冷戰時期即有學者探討聯盟會員國的最適數量，參見：Todd Sandler and Jon Cauley,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9, No. 2 (Jun., 1975), pp. 330-348.

點。首先，由於歐盟對於國家申請加入的標準有著法定的具體限制，²⁰⁴ 中、東歐國家未能在短期內符合標準，這些國家反倒是先申請加入了北約，開啟與「西方」國家的接觸後，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了交流而逐漸融入，顯現出「西方」國家的特性後，才得以進入歐盟。²⁰⁵ 北約在冷戰結束以後的第 1 次東擴中，吸收了捷克、匈牙利、波蘭於 1999 年加入，但這 3 個國家遲至 2004 年才成為歐盟的會員國；2004 年第 2 次東擴時，北約新增了 7 國加入，雖然若干國家也是在同年加入了歐盟，但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則是遲至 2007 年才得以成為歐盟的會員國；2009 年北約第 3 次東擴時，新增了克羅埃西亞與阿爾巴尼亞兩國，但這兩國迄 2011 年底為止尚未加入歐盟，僅獲得潛在候選國及候選國的身份。

表 3-3：後冷戰時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會員國加入日期對照表

生效日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²⁰⁶	歐洲聯盟 ²⁰⁷
1995.01.01.		奧地利、芬蘭、瑞典 ²⁰⁸
1999.03.12.	捷克、匈牙利、波蘭	
2004.03.29.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2004.05.01.		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馬爾他、塞浦路斯
2007.01.01.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2009.04.01.	阿爾巴尼亞、克羅埃西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²⁰⁴ 此即「哥本哈根標準」(Copenhagen criteria)，候選國家必須符合相關標準才能向歐盟提出加入的申請。包括：具有能保證民主、法治精神、尊重人權與保護少數的穩定制度；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並具備可處理歐盟內部競爭壓力的能力；有能力執行作為會員國的義務。歐洲理事會於 1995 年又新增要求候選國家必須將歐盟相關立法轉換到本國法制中。參見：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enlargement_process/accession_process/criteria/index_en.htm Accession criteria

²⁰⁵ 近年來，學界開始從「社會化/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北約與歐盟的擴展。參見：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Rules and Rhetor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Alexandra Ghenciu, "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973-1012.；Alexandra Ghen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²⁰⁶ 迄 2011 年底為止，北約有 28 個會員國。參見：<http://www.nato.int/structur/countries.htm> NATO Member Countries

²⁰⁷ 迄 2011 年底為止，歐盟有 27 個會員國。參見：http://europa.eu/about-eu/member-countries/index_en.htm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²⁰⁸ 北歐國家往往因地緣位置及歷史背景，保持中立態度而不加入特定軍事聯盟，故芬蘭及瑞典僅加入歐洲聯盟而未加入北約。奧地利則自 1955 年 10 月 26 日由國會通過《中立宣言》後，成為永久中立國。

其次，萊特於 2001 年發表的文章中，曾引述其他學者的觀點一再強調，北約的擴展會刺激俄羅斯或使得未能加入北約的國家產生疏離感，反倒可能產生民主衰退而無助於歐洲的安全與穩定。但北約一方面透過「和平夥伴計畫」擴展與中、東歐國家交流，並積極改善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大幅降低彼此的敵意。雖然北約曾於 1999 年東擴，但在美國於 2001 年遭受恐怖份子攻擊後，北約盟國隨即援引公約第 5 條聲援，俄羅斯也表達願意進一步合作來打擊恐怖主義的意願，更同意美軍暫時借用中亞地區的軍事基地。²⁰⁹ 此外，北約後來於 2004 年與 2009 年東擴，吸收中、東歐國家加入，但並未引起俄羅斯與北約關係的惡化，反倒持續發展彼此之間的安全對話。

最後，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不僅保有原本軍事防禦聯盟的性質，更發展出政治與外交功能，因而對於內部成員與外部國家的關係產生影響。其他學者針對北約於 2004 年的後續東擴研究發現，北約確實對於會員國的民主強化、文人領軍下的軍文關係和去國家化（denationalized）的防衛政策發展有所助益。由於民主包含了不同概念，不能僅以自由選舉制度的建立與獲得北約會員國身份的因果關係來推論。²¹⁰ 因此，吾人可以推論，民主價值確實對於後冷戰時期北約的存續發展有所助益。

或許部分人士會批評，當前的國際多邊合作出現了俱樂部模式，只有少數國家或人士得以參與其中，造成了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或民主正當性（democratic legitimacy）缺乏的問題。這些行為者透過排除非相關領域人士的參與，降低國內政治對其羈絆限制，給予了參與協商談判的官員極大便利。基歐漢表示，越來越多的國際制度沿用民主規範，而民主規範也在檢驗國際制度的正當性。如果國際制度希望變得更具正當性，那麼其實踐行為就要達到廣泛的民主標準。²¹¹ 然而，民主並不一定意味著所有國際制度或組織的代表人員都要經過普遍選舉而產生。既然這些國際組織係基於各國國內同意而成立，各國政府的組成與對外派任的代表實際上也有監督與制衡的民主機制，並不會缺乏民意基礎。甚至連具有超國家性質的歐盟都可以說是某種形式上的間接民主。²¹² 事實上，國際組織或建制的正當性來自於各國透過國內民主程序組成的政府，在「國家同意」

²⁰⁹ http://www.czech.mid.ru/press-rel/17092001_en.htm Embass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Ahmed Rashi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Viking, 2008), pp. 69-71.

²¹⁰ Rachel A. Epstein,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Evidence and Expect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January-March, 2005), pp. 63-105. ; Wallace J. Thies, Dorle Hellmuth and Ray Millen, "Does NATO Enlargement Spread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Three Cases,"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2, No. 2 (December 2006), pp. 201-230. 「去國家化」的防衛政策即鼓勵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共同防範外來的威脅，以減少各國依靠自足防衛（defense self-sufficiency）而引發軍備競賽的疑慮。

²¹¹ http://www.ksg.harvard.edu/visions/publication/keohane_nye.pdf 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²¹² Alan S.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的基礎上選派代表參與了集體討論，彙整共同意見後又被持續遵守的具體實踐。包括北約在內的許多國際組織與建制在後冷戰時期仍然持續運作，相關規範仍然發揮作用，並出現組織擴展與調整，不啻是其具備正當性而被各國接受的最佳證明。

第六節 小結

從新自由主義發展的過程來看，其是在不斷與新現實主義的爭辯與借鏡中成長，主要目的是對國際關係的發展與變遷提出解釋，尋求建立一種看待世界政治的方法，以促進對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和國際合作模式制度化的理解，但同時也保留了現實主義對於權力與利益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之看法。為了追求這個目標，基歐漢等人不但從現實主義中汲取養分，更進一步向新興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學習，就觀念對制度與外交政策的影響展開研究，更對國內問題的國際根源加以分析，提出不少創新的見解。²¹³ 基歐漢等人對於學術新知發展與國際趨勢脈絡加以調整的過程，展現其兼容並蓄的特色，也展現了該學派的生命力，更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學者，這些人士當中，有許多曾是基歐漢的學生或工作夥伴。²¹⁴

現實主義學者曾經表示，該學派也需要提出一種國際制度理論。²¹⁵ 但基歐漢認為，為什麼這個理論要限定在現實主義邊界之內？其甚至表示，應該要打破劃分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學術陣營的人為壁壘，研究國際事務領域的學者需要的是一個更好的制度理論。²¹⁶ 基歐漢也進一步主張，國際制度學者應該將他們的注意力朝向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reflective）這兩種方法各自的優點。直到我們理解了每一種方法的優點與缺點後，我們才能設計出足以包容我們多面貌主題的研究策略。²¹⁷ 在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並未受到嚴重的侵害，固然可能是大國權力平衡下的結果，但新自由主義對於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者的論述也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誠如基歐漢所言，正是由於歐洲國際體系的結構

²¹³ 基歐漢在 1988 年的文章中即指出了傳統理性主義在研究國際制度上的不足，參見：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op. cit.*, pp. 389-393.；關於觀念對制度與外交政策的影響，參見：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關於國內問題的國際根源分析，參見：Robert O.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²¹⁴ 名單可參見：<http://www.princeton.edu/~rkeohane/cv.pdf>；基歐漢曾在一項由美國威廉瑪麗學院（Collage of William and Mary）自 2005 年開始，針對歐美學術界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意見調查中，連續 3 次被評選為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參見：http://irtheoryandpractice.wm.edu/projects/trip/Final_Trip_Report_2009.pdf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²¹⁵ Joseph M.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op. cit.*, p. 335.

²¹⁶ Robert O. Keohane,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Realist Challenge,"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op. cit.*, p. 293.

²¹⁷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op. cit.*, pp. 379-396.

才使得成員間具有安全感，因此可以追求絕對利益而彼此相互合作。經由遵循國際制度的規範，國家展現了其願意合作的模式，也強化了對於穩定的期待。²¹⁸

在民主價值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關係方面，北約——甚至還有歐盟——一方面以民主體制作為新會員國申請加入的資格，另一方面也積極地在對外關係上推展與實踐。此外，吾人可將所謂的「民主和平論」界定為「民主國家之間和平相處」的概念，如此將更能符合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關係發展。民主國家及其領導者因為在國內已習慣於遵守合乎民主程序與正當性的規範，如此便會更願意遵守國際制度。這些制度與規範一方面限制了國家之間以軍事力量做為解決爭端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溝通的管道，促進彼此的資訊交流，降低誤會與背叛的可能性。但國際制度作為國家之間溝通的管道，固然降低了成員之間的誤解，增進了合作的可能，但並不會自然地促成世界和平的出現。事實上，作為國際制度的一種形式，軍事聯盟的建立雖然加強了成員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增進彼此的安全，但也有可能激起其他非成員國的敵意，採取防禦或先發制人的措施，反而引發了國際衝突。

在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面臨的是威脅多元化的環境。正是因為北約具有的制度特性，使其能在冷戰結束之後，以符合成員國總體利益的前提下，針對國際局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修正，發展出促進原敵對陣營對話與維持區域安全的跨層次功能，才使其更能符合會員國的需要，持續作為能促進與深化合作而有利於成員國追求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有效平台之一。學者也指出，當國家之間的戰爭越來越少，反倒是非國家的或國內衝突增加時，國家將無法處理這些新生的複雜威脅，而當其他的非國家行為者能以更有效更低廉的方式來提供國家與國際安全時，對安全治理的供給與需求便會出現。²¹⁹ 新自由主義正因為其對於國際合作、國際制度與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者和民主價值的重視，適合用來對北約於後冷戰時期的安全合作及演變展開研究，以補強其在實證研究上的成果。

²¹⁸ Stanley Hoffmann, Robert O. Keohane,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orrespondence: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op. cit.*, p.193.

²¹⁹ Elke Krahnmann,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Network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ransatlantic Securi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1 (April 2005), pp. 22-23.



第肆章 建構主義與聯盟理論

第一節 前言

國際關係理論建構主義學派在 1990 年代初期開始興起，對於主流的現實主義學派提出挑戰。若干學者們爭論，究竟是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所提出來「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st）」的新思維造成蘇聯解體，抑或是蘇聯本身的經濟實力下滑，因而使得美蘇兩強對峙的冷戰逐漸走入尾聲。¹ 新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認為，國際體系是由國家的權力分配所決定，而體系的變化會對內部行為者造成影響，產生制約的作用。² 依此推論，冷戰結束意味著美國強大對手——蘇聯的瓦解，當國際體系由兩極轉變為「一超多強」或單極體系時，各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應該會產生明顯的變化。然而，在後冷戰時期，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並未瓦解，甚至彼此交流合作的程度更勝於冷戰期間。

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發展出的兩極體系與聯盟關係，米爾斯海默曾表示，兩極體系由兩大強權宰制，較弱的國家（特別是在核心地區）很難不在強權之間做出選擇，因為強權一般來說會要求弱國的順從。此外，其他國家也更少有機會來挑撥強權互相對抗，因此，當大國愈少時，體系就愈穩固。³ 但處於兩極體系下的中小型國家要「如何」選擇聯盟對象？從歷史脈絡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45 年結束，部分歐洲國家先是於 1948 年成立西歐聯盟，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則是於 1949 年成立。但直到西德於 1955 年加入北約時，蘇聯集團才成立華沙公約組織予以因應。這些國家在選擇聯盟對象時，是否僅以物質權力的累積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

事實上，在現實主義學者們對於聯盟理論的探討中，也並未完全忽略「理念、價值觀、意識型態」等因素。摩根索便曾表示，在 1956 年英國入侵埃及之前，人們普遍認為英美聯盟是包羅萬象、涵蓋全球範圍的，是一個基於共同文化、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的聯盟。⁴ 瓦特也認為意識型態相似的國家會聯合以捍衛共同

¹ 關於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學者論辯的內容，可參見下列文章的介紹：Jeffrey Checke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hange: Soviet/Russian Behavio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Autumn, 2000), pp. 187-212. ; Matthew Evangelista, "Norms, Heresthetic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1 (Winter, 2001), pp. 5-35. ; Robert S. Snyder, "Bridging the Realist/Constructivist Divide: The Case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 No. 1 (March 2005), pp. 55-71.

²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especially ch. 5.

³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 14.

⁴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 McGraw-Hill, 1985), p. 204.

的政治價值觀、彼此之間較不擔心會發生戰爭、與相類似的國家結盟可以讓不穩的政權取得其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意識型態本身的訴求即可解釋聯盟的行為等。⁵ 隨著重視理念等非物質因素的建構主義學派興起，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也受到影響，主流學派對於若干論點曾有抨擊與調整，建構主義學者也有所回應。

華爾滋在回覆其他學者對其理論預測力的質疑時表示，理論的解釋能力比預測能力更為重要。⁶ 因此，本章將介紹建構主義的基本概念，試圖整理出其對於國際關係聯盟現象的相關論述與理論發展，再以後冷戰時期的北約持續存在與東擴等現象作為解釋標的，以驗證建構主義對於聯盟理論的應用與解釋能力。

第二節 建構主義基本概念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學派在 1990 年代開始逐漸發展，但相關概念的萌芽則可以往前推至更早時期其他不同學派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批評。⁷ 1970 年代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基歐漢和奈伊開始挑戰現實主義的諸多觀點，若干年後，國際關係學界其他學派更是開始對華爾滋的新現實主義群起攻之，激盪出不少真知灼見。⁸ 1980 年代晚期，在基歐漢當選美國國際研究協會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主席的致詞演講中表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都抱持著理性主義觀點，而其他採取社會學或「詮釋性」(interpretive) 方法的學者則可以被視為是「反思主義的」(reflective)。⁹

正是在不同學派之間或其內部相互批判借鑑的背景下，建構主義的相關概念也開始逐漸被學者引介使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一詞最早是由歐努夫 (Nicholas G. Onuf) 於 1989 年首先提出來，¹⁰ 後來又有許多不同的學者開始從事相關的研究。這些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的定義並未有一致的看法，甚至對

⁵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pp. 34-35.

⁶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 916.

⁷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建構主義學派的起源，請參見：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324-348.;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op. cit.*, pp. 187-212.;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s. 1-2.; 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 (台北：時英，2003 年)，第三章。本文在此不重述諸多學者在其理論哲學上的爭辯過程。

⁸ 參見：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Jan., 1988), pp. 235-251.

⁹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 1988), pp. 379-396.

¹⁰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op. cit.*, p. x. 首次出現「建構主義」用語的專書，參見：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於建構主義內部派別的劃分亦不相同。歐努夫認為，建構主義是研究任何社會關係的方法，它的基礎命題為：人是社會存在現象，社會關係造就或建構了人——即「我們自身」——使我們成為目前這樣的存在實體，同時我們也建構了世界現在的樣子。¹¹ 溫特（Alexander Wendt）則表示，人類社會（human associations）的結構主要是由共享理念而非物質力量所決定，其中那些具有目的之行為者的身份認同與利益，是由這些共享的理念所建構而成，不是自然給定的。¹² 溫特原先還曾指出，建構主義並不是國際政治理論，它鼓勵吾人看待行為者是如何被社會建構而成（socially constructed），但並沒有告訴我們要去研究哪個行為者或他們是在哪裡被建構的。¹³ 建構主義像理性選擇理論一樣用途廣泛，可以應用在任何社會型態。但如果我們要討論某一具體的問題，就需要辨明我們要研究的是什麼對象（分析單元）和結構（分析層次）。¹⁴ 事實上，吾人可以簡單歸納，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大學派，實際上是建立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之上，而建構主義則是借用了社會學的觀點來解釋、研究國際關係問題。

由此可知，溫特等人起初並未以建立新學派的動機來研究發展建構主義的相關論述，但隨著溫特、費麗摩（Martha Finnemore）、卡贊斯坦等人於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將建構主義運用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便出現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轉向」，¹⁵ 而其他學者更因溫特提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將其學術概念稱之為「社會建構主義」。¹⁶ 固然奈伊在針對國際關係理論加以初步分類時，曾表明建構主義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理論（Constructivism is an approach rather than a theory）。但在後來的新版著作中，則將「不是一種理論」刪除。¹⁷ 在美國威廉瑪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自 2005 年起針對美國學界所進行的調查統計中也顯示，建構主義學派作為國際關係理論主要流派之一的地位及其

¹¹ Nicholas G.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op. cit., pp. 58-59.

¹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

¹³ *Ibid.*, p. 7.

¹⁴ *Ibid.*, p. 193.

¹⁵ 參見：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p. 324-348. 這幾位學者的代表著作可參見：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⁶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3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 6. ; Jeffrey T.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29-244.

¹⁷ 前者參見：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6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7), p. 8. 後者參見：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7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9), p. 8. ; Joseph S. Nye, Jr. and David A. Welch,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8th edition (Boston, Mass.: Longman, 2011), p. 9. 即便如此，在第六版中，奈伊仍然表示從建構主義的思想中得到不少收穫。

影響力更是逐漸確立。¹⁸ 因此，吾人似不應片段擷取或引用奈伊或溫特往昔的這些論述，來質疑近年來建構主義作為國際關係理論學派的地位。

在建構主義內部的派別分類上，溫特曾經從認識論上將建構主義簡單分為現代論者與後現代論者，前者主張要保持傳統的科學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後者則慶幸自己從其中解放出來。¹⁹ 後來又將建構主義化為現代主義學派、後現代主義學派與女性主義學派。²⁰ 魯傑（John G. Ruggie）則將其分為：新古典建構主義、後現代建構主義與自然建構主義等。²¹ 國內學者莫大華在探討了數位學者的觀點後，依照不同的分類標準與主張將其詳盡地梳理出來。²²

由於建構主義學派主要是基於對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理性主義傾向加以批判而發展起來，但不同學者所關注的重點並不一致。這些分類的標準各有不同，即便是被劃分在某一類別的學者也未必會同意其他學者對自身觀點的解讀與詮釋。無怪乎曾有學者指出，建構主義內部的爭論會像建構主義學者與批判建構主義的實證主義學者之間的爭論同樣激烈。²³ 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主義學派內涵之所以會呈現這種多元性，最主要的原因即來自於其本身即為結構語言學、後現代政治理論、批判理論、文化與媒體研究、文學評論，以及其他學科或領域混合而成的產物。²⁴ 更有學者指出，建構主義的思想淵源來自於法律實證主義、語言哲學、結構理論等，²⁵ 而且主要是從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中引介了知識觀念進入國際關係理論研究。²⁶ 溫特本人也認為，建構主義有多種形式，其所採取的是屬於溫和的（moderate）一種，且主要是從結構化和符號互動社會學理論中汲取。²⁷

因此，國內學者黃旻華批評，建構主義絕非一個從社會科學哲學、方法論到理論內容層次都具有高度一致性與一貫性的「鉅型理論」（grand theory）。²⁸ 但

¹⁸ 參見：<http://irtheoryandpractice.wm.edu/projects/trip/publications.php> 各期調查分析結果

¹⁹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3-394.

²⁰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4.

²¹ John G.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881-882.

²² 參見：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頁 125-126。

²³ Mark Neufel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1(1993), p. 40.

²⁴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3, No. 1(Summer 1998), p. 196.

²⁵ Vendulka Kubalkova. "The Twenty Years' Catharsis: E. H. Carr and IR,"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op. cit., pp. 42-43.

²⁶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June 2000), pp. 150-155.

²⁷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

²⁸ 黃旻華，「評『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民國 89 年 11 月），頁 72。此篇文章係對另位學者莫大華文章的評論，參見：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

學者莫大華在回應前述評論時強調，其個人不會主張任何一位理論學者或是學派的論點或思想能在哲學基礎上，構成完整「首尾一貫的鉅型理論」。²⁹ 溫特也認為，建構主義至少涵蓋了英國學派、世界社會學派、後現代理論與女性主義的觀點，對於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等流派則是支持與反駁並陳，而對其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所提出之概念最好的稱呼則是「研究國際體系的建構主義途徑」(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³⁰ 事實上，早在 1990 年代初期，溫特便曾經表示，儘管認知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立場堅定的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規則理論家和結構主義者的觀點有重大的差異，但他們都關注理性主義者忽略的基本「社會學」(sociological) 議題，亦即有關認同與利益的形成。³¹

克拉托齊威爾 (Friedrich Kratochwil) 認為，建構主義的研究綱領假定人類世界不是既定和自然的，而是透過行為者本身的行動建構而成的。³² 霍普夫 (Ted Hopf) 所探討的建構主義議題則包含：行為者和結構的相互構成 (mutually constituted)；行為者依據其共同的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e) 理解與實踐，使得無政府狀態成為具有多重意義的想像共同體；身份認同、規範、文化、制度與利益同時存在於世界政治中；社會實踐能重建社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為主體性意義而具有力量。³³ 柯普蘭 (Dale C. Copeland) 表示，建構主義有三項基本的要素：全球政治是由行為者互為主體而形成的共享規範、觀念和價值所引導；觀念結構 (ideational structure) 對於行動者有構成性和規則性的影響；結構建構了行為者的利益與認同，行為者的互動實踐也產生和再造了結構，因此其彼此間是相互構成的。³⁴ 切克爾 (Jeffrey T. Checkel) 則認為，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中的前提假設包含了：行為者所處的環境，既具有社會性也有物質性，處在其中的行為者能夠瞭解自身利益所在。³⁵

綜上所述，建構主義研究的主題可以被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國際社會的本質不僅僅是物質結構，還包括了觀念結構，對於行為者的社會認同皆會造成影

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 (民國 88 年 9 月)，頁 93-109。

²⁹ 莫大華，「治絲愈茶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對黃旻華先生的評論之回應」，*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 (民國 89 年 11 月)，頁 99。

³⁰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1-33.

³¹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p. cit., p. 393. ; 另可參見：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71.

³²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vism as an Approach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p. 15.

³³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p.171-181.

³⁴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p. cit., pp. 189-190.

³⁵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p. 325-326.

響。³⁶ 二、國際體系的不同文化結構會產生不同意義的無政府狀態，進而塑造出身處其中的行為者身份認同。三、行為者的身份認同不是給定不變的因素，而是從彼此的互動中產生，身份認同產生後，才有了對利益的界定。四、行為者與結構不是一方單向地決定另一方的結果，彼此之間相互構成。五、著重分析話語行為、規則、實踐、行為者等社會安排，因為這些都是社會及其制度性結構的基礎，國家、權力平衡、霸權等則是具體的例證而已。³⁷ 由於溫特所提出的建構主義理論立場較為溫和，即便在國際關係研究的本體論上有著理念主義的觀點，但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認識論方面，則是持實證主義的態度，並試圖在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之間建立「中間道路」(via media)來促進彼此對話。³⁸ 因此，本文接下來將主要以溫特的觀點為主要架構，並綜合上述學者的意見，簡介建構主義的基本概念。

(一) 無政府狀態及其文化類型

包括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內的國際關係理論兩大學派皆以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作為研究的起點，溫特所屬的建構主義學派也不例外。新現實主義假定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的基本特徵，由於國際政治中沒有統一的權威，沒有超越國家之上的機構來提供安全，因此各國必須遵循自助原則，以滿足自己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一方面努力擴大自身權力，另一面還要提防他國權力增長。當一國本身的權力不足以制衡時，就會聯合其他國家。因此，國際體系就成為了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又會導致權力政治，結果就產生了軍事競爭、權力平衡和國際戰爭。³⁹ 新自由主義雖然對於國際關係的權力議題有不同見解，但同樣假定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助本質，研究重點則為國家基於自利考量，如何透過國際制度減少無政府狀態的負面影響，進而達成合作。⁴⁰

溫特表示，華爾滋對於物質主義和個體主義的信念，得出的結論是：無政府狀態使得國際政治成為一個充滿衝突和必須自助的世界。但他本人則抱持著理念

³⁶ Richard Price and Christian Reus-Smit, "Dangerous Liaison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3 (Sep. 1998), pp. 266-267.

³⁷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op. cit.*, p. xi.

³⁸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9-40.;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65-180. 但溫特也因此而遭受到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學者的批評，主要可參見：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³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15-128. 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則認為，權力平衡的方式包括：直接對抗、競爭、分而治之、補償政策、增強軍備與聯盟。參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op. cit.*, chs. 11-12.

⁴⁰ 關於新自由主義對於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假定，可參見：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y and Cooperation," in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26-254.

主義和整體主義的觀點，認為「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並不具有特定的意涵。⁴¹ 在比較了華爾滋的兩本重要著作⁴² 後，溫特質疑華爾滋所提出的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戰爭的看法，係將無政府狀態作為「允許性原因」(permissive cause) 的觀點—即無政府狀態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改為「主動性原因」(active cause) 的觀點—即戰爭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⁴³ 在前者中，意味著一定結果產生的限制條件，而除非這種條件得到滿足，否則並不會實現。溫特表示，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分配並不足以告訴我們哪個國家具有威脅性。「權力的分配」可能會影響國家的戰略估算，但如何發生影響作用則要視互為主體的理解與預期而定，視構成國家對自我與他者概念的「知識分配」(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而定。同時，溫特更引述瓦特的觀點，指出國家的行為是由「威脅平衡」而不是「權力平衡」所決定的，而威脅正是由社會建構的。⁴⁴ 唯有當國家之間有了互動行為以後，才能判斷對方的企圖是否具有威脅性，而這種判斷並不是無政府狀態及各國權力分配的結果所必然導致的。

此外，溫特也借鑑了英國學派的詞彙，分別提出了：霍布斯、洛克、康德無政府狀態文化，這些文化都是由社會共有知識所建立起來的。在這三種文化中，行為者分別有著敵人、對手、朋友三種不同角色身份，彼此的互動方式也各不相同。在霍布斯文化中，行為者之間因為有了敵意存在，除非本身實力不足或有外部制約力量，否則彼此並不會自願限制使用暴力的程度；⁴⁵ 在洛克文化中，行為者之間存在的是競爭關係，雖然並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但願意在相互承認主權的基礎上自我設限，否則對方也將毫無限制地對自己施展暴力；⁴⁶ 在康德文化中，行為者之間出現了友誼的角色結構，彼此不會透過戰爭解決爭端，並會在其中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者的威脅時，提供援助而共同作戰。⁴⁷ 換言之，無政府狀態並不必然會導致行為者之間的衝突行為，行為者的身份認同是受國際體系的文化結構而被社會建構的。生存在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文化下，行為者便會產生不同的身份認同，當身份認同改變時，其認知的利益及受到利益所驅使的行為也會產生變化。

⁴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6. 另可參見：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391-425.

⁴² 這兩本著作分別是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⁴³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95.

⁴⁴ *Ibid.*, pp. 396-39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06. 瓦特的觀點參見：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⁴⁵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59-268.

⁴⁶ *Ibid.*, pp. 279-285.

⁴⁷ *Ibid.*, pp. 297-302. 溫特別強調，不使用武力解決爭端的「非暴力原則」必須與「互助原則」同時出現，否則可能出現行為者彼此不使用暴力但漠不關心的情形，如此便不是「康德文化」的無政府狀態。

(二) 身份認同與利益的關連

由於不同的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文化會塑造出不同的國家身份認同，溫特表示，作為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基礎的理性選擇理論將能動者（agents）的認同與利益視為外部給定的（exogenously given），所關注的是能動者的行為如何產生結果。因此，理性主義提供了包含程序與制度的基本行為概念，它們改變了能動者的行為，但不能改變其認同與利益。⁴⁸ 建構主義社會理論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人們對於包括其他行為者在內的客體所採取之行動，是以客體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為根據的。國家對敵人與朋友的反應不同，這是因為敵人具有威脅性，而朋友則不會。⁴⁹ 正是因為行為者之間有了接觸，才能判斷彼此的意圖，進而決定下一步的行為。這種由互動情況（interaction）來決定反應（reaction）的過程，便是社會建構。

溫特更進一步認為，認同是利益的基礎。行為者是在界定環境的過程中來界定自己的利益。⁵⁰ 卡贊斯坦也曾指出，國家利益並不是存在那等著被自利而理性的行為者「發現」，利益是透過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的過程被建構起來的。行為者對安全利益的界定，來自於他們對文化因素的回應。⁵¹ 換言之，在建構主義的概念中，國家的身份認同是會受到外界影響的依變項，並不如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學者所假設的那般都是不會變化的相同理性行為者。溫特表示，行為者的自我界定並不足以成為身份認同的全部實質內涵，還必須要與其他行為者交往接觸，或受到體系的建構影響後，才能從彼此的互動中形成具有完整意義的身份認同，這也正是主體間性（或可稱為「互為主體」）的意義。這種示意、詮釋並做出反應的過程便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social act），開始了創造主體間意義的過程。第一次社會行為造就了雙方對彼此未來行為的預期，以這種嘗試性的認知為基礎，自我表現出新的姿態，再次指明了將回應他者的依據，而他者也有所回應。這些「互惠典型化」（reciprocal typification）便會在互動中創造出相當穩定的自我與他者的觀念。正是透過這種互動，吾人才創造並展示了相當持久的社會結構，並以此來界定我們的身份認同與利益。⁵²

溫特還將身份認同初步區分為：一、個人或團體身份—對人而言，需具有自我的意識（a sense of “I”）。對國家而言，則是內部成員共同將其描述成一個團體行為者（a corporate actor），具有群體層面認知能力的集體自我（group Self）；二、

⁴⁸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91. 在建構主義學者的文章中，有時會混用「能動者」(agents)與「行為者」(actors)兩種詞彙，但前者特別是指具有主觀意識的行為者。

⁴⁹ *Ibid.*, pp. 396-397.

⁵⁰ *Ibid.*, p. 398.

⁵¹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2.

⁵²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405-406.

類別身份—具有社會內容或意義的相同特徵，對國家而言便是政權類型或國家形式；三、角色身份—在社會結構中，以符合行為規範的方式與具有反向身份的他者互動而形成，得以確認自身的行為份際，但單憑自己並無法獲得；四、集體身份—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導向邏輯上的結論，即認同化（identification）。認同化是一個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區別逐漸模糊的認知過程，並在界線處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劃歸為他者了。⁵³ 溫特認為，身份指的是行為者是誰或者是什麼的概念，其顯示出社會類別或存在狀態。利益指的是行為者的需求，顯示出有助於解釋行為的動機。利益是以身份為先決條件的，因為行為者不知道自己是誰以前，無法知道自己要什麼。既然身份有許多不同程度的文化內容，利益也是如此。⁵⁴

對建構主義學者而言，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陣營否認或排除「國家作為其認同與利益的集體創造者」這一事實，也否認或排除了競爭性的權力政治對於其應該要解決的「秩序問題」推波助瀾之效果，這正是現實主義自我實現的預言。構成競爭性認同與利益的主體間知識，並不是外部給定的，而是由「形成社會意志」的過程日復一日才建構而成，這正是國家對他們自己所做的。⁵⁵ 因此，新現實主義學者主張的國家行為邏輯：無政府狀態→國家作為理性行為者→權力政治→國家相互競爭，更像是一種自我催眠的套套邏輯（tautology），由於預期國家（可能）相互競爭，反倒促使各國採取更為激烈的競爭手段以獲得安全。⁵⁶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學派主張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使得國家之間為了自助而必須相互為敵引發戰爭的觀點，溫特認為達到相互認同程度的國家並不會相互制衡，反倒更有可能會以法治原則來解決爭端。當威脅來自於外部時，透過建立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原則上的方式來實踐集體安全，便不能算是自助體系，因為此時自身已經成為集體（the self has become the collective）。⁵⁷

（三）理念與規範等非物質因素的作用

溫特認為，華爾滋曾表示「權力平衡理論將國際體系描述成一個競爭的系統，吾人可以更加具體地預期國家展現與競爭者相同的特徵，即相互模仿並被體

⁵³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24-229.

⁵⁴ *Ibid.*, p. 231.

⁵⁵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410.

⁵⁶ 此即現實主義學者所稱「安全困境」的現象，可參見：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 1978), pp. 167-214. ;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Jul., 1984), pp. 461-495. ;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Oct., 1997), pp. 171-201. ;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2009), pp. 587-623. 近來更有學者嘗試以建構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安全困境的出現與緩解，參見：Brian Frederickking,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5, No. 2 (June 1998), pp. 207-232. ; Brian Frederickking,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INF Treaty* (London: Ashgate Press, 2000).

⁵⁷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06.

系社會化。」這其實是建構主義的觀點。⁵⁸ 因為當行為者在體系中透過模仿、學習而相互改變行為時，就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事實上，華爾滋也不否認，在國際政治中，應給予適當關注並可能會成功的體系理論可以分為：一、追尋不同國際體系可能的發展歷程，指出其可能的持久與平靜；二、呈現體系結構如何影響互動的單元，以及其又如何反過來影響結構。⁵⁹ 然而，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華爾滋主要探討的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與權力結構如何促使國家成為尋求自助的相似行為者。⁶⁰ 華爾滋基本上是以理性主義的方式將國家的身份認同與利益視為給定的因素，但溫特所提出的理論則是傾向於從理念主義和整體主義的角度來研究國際體系，不同於新現實主義的物質主義和個別主義傾向。由於溫特尤其強調「理念」(ideas)的重要性，他更曾表示建構主義又可被稱為「結構上的理念主義」(structural idealism)。⁶¹ 新自由主義雖然對於新現實主義提出若干批判與修正，但仍然接受了華爾滋對於國際體系結構與物質主義的假定，即使部分新自由主義學者承認理念確實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卻並未明確將權力和利益視為會受到理念影響的變項。⁶²

溫特認為，其所提出的建構主義也是屬於國際體系的結構理論，並主張：一、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中的主要分析單元；二、國際體系的關鍵結構具有主體間性而不是物質性；三、國家身份認同與利益的重要部分是被這些社會結構建構起來的，並非是外生於體系的人性或國內政治所決定。⁶³ 建構主義所強調的主體間性結構，仍然對物質能力的突現效果(emergent effect)留有餘地。這樣的體系結構包含了共享的理解、期待以及根植於國際制度與威脅複合體的社會知識，也就是國家界定其部分身份認同與利益的方式。⁶⁴ 換言之，**國家利益的概念及其所驅使的國家行為，並不是由物質因素所片面決定的。**對於國家來說，當遭遇到從未經歷過的環境時，就必須透過類比來確定其意義，或重新設想利益，如此才能推估自己應採取的作為。環境因為經常有著固定的特徵，這些特徵又往往會以制度的形式顯現，因此國家便可以根據制度所規定環境中的角色來確認意義。⁶⁵

華爾滋表示，國家的功能相似，彼此間的區別主要在於能力的大小。⁶⁶ 事實上，在國際體系中，國家最主要的功能與目的就是持續生存下去，這也是其最

⁵⁸ *Ibid.*, p. 28. 華爾滋的原文出自：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28.

⁵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40.

⁶⁰ *Ibid.*, pp. 96-97.

⁶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

⁶² *Ibid.*, p. 19. 新自由主義對於觀念等因素的逐步重視，可參見：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⁶³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Jun., 1994), p. 385.

⁶⁴ *Ibid.*, p. 389.

⁶⁵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98. 粗體字部分為筆者為強調而註記。

⁶⁶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97.

大的利益，然而不同學派的學者們正是對於國家如何追求此般利益或目的之手段各有見解，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題也是圍繞於此。溫特指出，沒有人會否認國家是基於認知到的利益（perceived interests）而採取行動，也很少人會否認這樣的利益不是自私的。但利益這樣的概念不應被視為是專屬於「現實主義」的變項，重要的是吾人如何思考利益的構成。⁶⁷ 卡贊斯坦也認為，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所提出來的改變現狀國家和維持現狀國家的區分，便顯示出一種未加以分析的認同概念。⁶⁸ 換言之，是否要維持現狀就是國家綜合各種不同因素所形成的傾向與判斷，這種綜合性考量往往是建立在國家身份認同的基礎之上。溫特認為，當現實主義學者將國家對於威脅的認知因素加入理論體系中，就涉及到了對主觀意圖和意識型態的評估，⁶⁹ 如此便可能更靠向了其所提出的建構主義觀點——威脅感是被建構出來而非恆定不變的。正是這種受到行為者主觀意圖和評估後的結果，而不僅是單純地對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的物質權力分配產生制式反應，才促使國家採取了不同的因應作為。

因此，吾人可以從上述脈絡勾勒出建構主義的聯盟理論觀點：一、聯盟關係是在特定國際體系文化下的產物，無政府狀態並不必然會促使國家締結聯盟對抗或合作。二、聯盟形成的過程與結果，便涉及到威脅感的存在及敵我的區分，這正是國家身份認同經由「互為主體」建構的歷程，並非恆定不變。三、聯盟係由規範建構的國際合作關係，隨著規範內化的程度，會顯現出限制性、評判性與構成性等特徵，使得聯盟內部與外部的成員得以依據這些特徵交往互動，確認彼此的身份認同，進而決定由此衍生出的利益與行為。

第三節 聯盟理論的不同類型：國家如何選擇聯盟伙伴？

（一）無政府狀態的差異：文化結構塑造身份認同

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大多支持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但對於國際體系在國家聯盟行為的影響上則有不同看法。新現實主義學者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安全，除了可以透過內部努力來增進自己的經濟、軍事權力和發展明智策略之外，還可以採取外部努力，即強化和擴大本身的聯盟，或者去削弱敵對的聯盟。⁷⁰ 由於聯盟是由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而非在所有方面都擁有共同利益的國家構成。共同利益通常是消極的利益，也就是對他國的恐懼。當積極利益發生衝突時，分歧將會出現。由於盟國的利益以及他們對如何實

⁶⁷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13-114.

⁶⁸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14.

⁶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9. 溫特指的是瓦特以「威脅平衡」對於華爾滋「權力平衡」觀點的修正。

⁷⁰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18.

現本國利益的觀點永遠不會一致，因此聯盟戰略始終是彼此妥協的產物。⁷¹ 另一派現實主義者則指出，由於大國非常重視權力平衡，當他們考慮與其他國家合作時，會專注於相對利益問題。當國家把焦點轉向相對利益而不是絕對利益時，合作就變得更為困難。對欺騙行為的關切也會妨礙合作，大國擔心其他國家藉由欺騙行為而獲得優勢。只要國際體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和平，國家總是爭逐權力。⁷² 國家存在一個缺乏中央權威的國際體系中，每個國家都具有攻擊性的軍事能力，而且永遠無法確認其他國家的意圖，因而使得追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為。⁷³ 其對於國家的不信任感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新現實主義學者多半主張，聯盟合作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只有依靠自身的實力才能確保安全。

新自由主義學者則認為，聯盟就是國際制度，不論其持久性還是力量，都部分地取決於它們的制度特徵。新現實主義的缺陷即在於其忽略了國際制度的重要性。⁷⁴ 米爾斯海默曾批評，制度對於國家行為只有些微的影響，對於促進後冷戰時期的世界穩定沒有提出什麼保證。其更引述其他學者的觀點表示，冷戰結束以後，北約不是瓦解就是會在歐洲權力分配的基礎上重新調整。⁷⁵ 因此，米爾斯海默認為是權力平衡而不是北約這樣的國際制度維持了歐洲大陸的穩定。然而，其他學者則反駁指出，正是因為國際制度能促進國家之間的資訊溝通，降低了彼此之間的交易成本與敵意，使得國家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這才是國際制度帶來的保證，而非必然會導致和平。⁷⁶ 換言之，國際制度的效用在於促進國家之間的溝通、協調與合作，這種國際合作若衍生出攻擊性的軍事聯盟，就不見得會有助於和平的維持。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學者相互爭論的觀點，建構主義學者反倒另闢蹊徑，將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彼此之間的衝突與合作關係加以細緻區分。溫特表示，其一開始就假定國際結構是無政府狀態，也就是缺少中央權威。但吾人可以依照國際結構所呈現出的社會共有知識及結構特徵分為霍布斯、洛克與康德等三種文化，在這些文化中，行為者（主要是國家）分別有著敵人、對手、朋友三種不同的身份認同，因而也衍生出不同的角色與行為模式。因此，無政府狀態具有不止一種邏輯。⁷⁷ 即便在同一種文化結構下，行為者遵守規範（或可

⁷¹ *Ibid.*, p. 166.

⁷²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p. 52-53.

⁷³ *Ibid.*, p. 3.

⁷⁴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88), p. 174.;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p. cit.*, p. 15.

⁷⁵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 7, 14.

⁷⁶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39-51.

⁷⁷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46-247. 溫特原先將無政府狀態分為：競爭性、利己主義性與合作性。參見：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說是被規範影響)的程度也有等級之分,可能遵守文化規範的原因包括:出於被迫、基於自利、視為正當等,而只有在第三等級(視為正當)的內化程度上,行為者才算是真的被文化給「建構」。⁷⁸若吾人將這些因素與不同的無政府文化結合起來,便可以得知國家受到文化結構社會化以後,驅使其行為的原動力何在。

表 4-1：國際文化的多種實現方式

文化內化的程度	第三等級 視為正當	接受你死我活的遊戲規則	將主權制度視為合理正當	將規則內化,集體的身份、利益被視為自己的一部份
	第二等級 基於自利	先下手為強才能自保	遵守制度產生可預期性,符合利益	維持朋友關係對彼此有利
	第一等級 出於被迫	主動或被迫攻擊敵人	被迫接受主權規範或對手的制裁	被迫分擔集體安全的責任
		霍布斯文化	洛克文化	康德文化
		衝突性 ←-----→ 合作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在行為者相互視為敵人的霍布斯文化中,會出現「人人為敵」(all against all)的戰爭。一方面因主權觀念並不明確,參與戰事的行為者並不限於國家,另一方面各行為者未必會承認敵方得以生存的訴求,因此,每一場戰爭都關係到行為者是否能繼續生存,因而被稱之為「構成性戰爭」(constitutive war)。⁷⁹在洛克文化中,行為者彼此視為對手,雖然偶有戰爭發生,但這些戰爭是在承認彼此「互惠性的主權」(reciprocal sovereignty)基礎上而爆發的,主要是為了「領土調節配置」(territorial configuration),因而被稱之為「調節性戰爭」(configurative war)。⁸⁰在這種戰爭中,由於有著主權觀念的存在,參與的國家受到義戰理論和文明標準的影響,多少會限制相互使用暴力的程度。因此,是以獲取領土與實際利益為主,並不要求征服或消滅其他國家。彼此的威脅尚不至於到生死存亡的地步,當自身力量不足時,盟友可以比較容易地受到信任。⁸¹

在康德文化中,由於行為者相互視為朋友,彼此之間沒有仇視的敵意,反而會出現「多元安全共同體」或「集體安全」的趨勢,戰爭不再被視為是解決爭端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400.

⁷⁸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250.

⁷⁹ 關於「構成性戰爭」(constitutive war)的概念說明,可另參見: John G.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Winter 1993), pp. 162-163.

⁸⁰ *Ibid.*, p. 163.

⁸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282.

的合法手段。雖然這並不能保證不會有衝突，但若發生，將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法律等方式解決，構成安全共同體的共有知識改變了軍事力量的意義，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經濟）則可以成為更重要的因素。⁸² 因此，即便國際體系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當國家具有高度集體認同時，各國認為其安全建立在相互制衡軍事權力的情況不太可能會出現。⁸³

溫特認為，敵人是對他者的再現（representations）而構成的。他者一方面不承認我方存在的權利，另一方面也不會自願限制對我方使用暴力的程度，因此希望改變我方的生命或自由（可稱之為「深層」改變）；對手則不同，可以承認我方生命與自由的權利，只是希望改變我方的行為和財產（可稱之為「表層」改變）。兩種都可歸因於他者侵略性的意圖，但敵人的意圖本質上是毫無限制的，對手則會有所限制。⁸⁴ 換言之，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等人所主張的，近代國家發生衝突的「霍布斯狀態」，對於建構主義學者溫特等人而言，其實是處於「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洛克文化」之中，國家之間並不是以種族滅絕或征服的方式來解決爭端，而是在承認對方作為主權國家並具有生存權利的情況下展開外交互動，不論是締結聯盟條約共同對抗其他競爭者，或由勝利國接受戰敗國的投降和約。依照溫特的界定標準，近代國際關係的戰爭與衝突，絕大多數都是在彼此承認對方主權的基礎上而產生，因而應被視為是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洛克文化」下的互動，只是較具衝突性而已。⁸⁵ 若吾人將戰爭衝突行為一概解讀為各行為者—包含國家和非國家類型—相互視為敵人，彼此毫不留情地展開殺戮，以溫特的標準來說，則屬於毫無仁義道德可言的「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

就溫特的建構主義觀點而言，在霍布斯文化中，每個行為者都互相視為敵人，不承認對方生存的權利，自然會彼此激烈對抗而找不到值得信賴的聯盟對象；在洛克文化中，每個行為者都互相視為對手，雖偶有衝突產生，但處理衝突的手段與激烈程度受到限制，並有可能在尊重對手作為主權國家的基礎上，考慮以締結聯盟的方式來保障安全；在康德文化中，每個行為者都互相視為朋友，彼此易於合作形成共同體，反倒不需要以聯盟的形式來提防對抗處於相同文化下的特定國家。因此，國家的身份認同會受到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文化影響，由此來決定應該對其他國家採取敵對、競爭或合作的策略，而這些國家的互動模式也反過來彰顯了其彼此之間所存在的共有知識及文化。對於建構主義學者而言，聯盟行為並不是國家在其對外政策中，必然會採取的選擇。

⁸² *Ibid.*, pp. 299-302.

⁸³ *Ibid.*, p. 106.

⁸⁴ *Ibid.*, pp. 260-261.

⁸⁵ 溫特明白表示，不管在歷史上大部分時候國際政治是否是霍布斯式的，國家在許多年之前已經逃離了霍布斯文化。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擴大洛克文化的有限認同，將其發展為更完整的康德文化認同。參見：*Ibid.*, p. 339.

(二) 身份認同的效用：威脅與信任形成

在國際體系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文化中，會型塑出不同的國家身份認同，而此一認同的建構又與該國對其他行為者的認知與互動有關。學者便認為，國際政治的競爭性自助本質並不是無政府狀態下不可避免的特徵。在沒有和他者互動之前，吾人既不具有利益，也沒有身份認同。⁸⁶ 由此可知，身份認同是利益的基礎，一旦身份認同產生變化，將會導致國家利益與政策行為的改變，進而影響敵我的區別與判斷。

1940 年代，美國與蘇聯皆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陣營，共同對抗德、義、日等軸心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對於蘇聯的意圖判斷逐漸產生變化，後來肯楠（George F. Kennan）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發表文章，對於蘇聯的外交作為提出分析，認為美國應該要根據蘇聯的政策改變和軍事部署，靈活而警惕地運力量加以圍堵對抗。⁸⁷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於 1948 年 11 月 24 日所提出的 20/4 號報告甚至明確指出蘇聯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⁸⁸ 美國因而開始了在世界各地一連串針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政策與戰略行動。⁸⁹ 美國與蘇聯之間的互動關係從合作轉向對抗，此般現象便不能單憑國際體系中的物質力量分配狀況來解釋。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制衡觀點，便主張應從涵蓋整體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與侵略意圖等因素來判斷他國是否造成威脅，並提出制衡或扈從的因應之道。⁹⁰ 但瓦特也強調，如果國家被認為特別具有侵略性，即便其擁有的是相當適度的能力，也可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制衡。對於意圖的認知，在聯盟選擇中可能扮演了特別關鍵的角色。⁹¹ 因此，前述幾項判斷威脅來源的因素中，最主要還是在於國家對於他國侵略意圖的認知判斷。這種意圖上的解讀詮釋，便涉及到彼此身份認同的相互建構與變動。

溫特曾經表示，行為者是在界定情勢的過程中來界定利益的。⁹² 在集體行

⁸⁶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Spring, 1995), p. 230.

⁸⁷ X(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No.4 (July 1947), pp.566-582.

⁸⁸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oldwar/nsc20-4.htm> 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SC 20/4, 23 November 1948

⁸⁹ 關於美國「圍堵政策」的詳細分析，參見：John L. Gaddis, "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55, No. 4 (July 1977), pp.873-881. ; John L.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⁹⁰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另可參見：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⁹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 25. ; 近來有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針對「威脅」的判斷依據加以精彩回顧，可參見：David L. Rousseau, *Identifying Threats and Threatening Identiti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⁹²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398.

動中，正是因為背叛/不合作的利益高於與其他人合作的利益，才使得團體的合作不容易出現。除了改變獲益結構外，還可以透過改變行為者的認同來扭轉這樣的情勢。有學者指出，身份認同會產生得以創造信任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便可以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由於信任是一種對他人的善意與能力的樂觀感受，當彼此之間存在這種正面的情感聯繫時，自然會產生信任，進而願意展開合作。⁹³ 此外，當集體身份認同出現時，參與其中的個體會將自己視為是集體的一部份，願意憑藉著集體的身份與利益來採取行動，因而集體行動中可能會出現的背叛問題便可以獲得解決。溫特就表示，在合作性的安全體系中，國家會積極地相互認同，個別的安全會被視為是全體的責任。因為此時的「自己」(self) 是以共同體的利益來界定的，國家的利益就成為了國家之間的利益。實際上的認同程度會以不同形式來呈現，從低度的「協調體制」(concerts) 到成熟的「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安排。依照「集體的自我」(collective self) 發展情況，會產生在不同程度上利他或利社會 (prosocial) 的安全實踐，這使得集體行動比較不會依賴於能動者威脅的存在，也不會有投機搭便車的傾向。⁹⁴ 換言之，個別行為者身份認同的變動對於其所構成的團體能否達成合作將有極大的影響。

溫特曾進一步將聯盟體系與集體安全體系加以區分。他認為，聯盟是一群自利的國家為了工具性的因素，短暫聯合在一起以對付特定的威脅。一旦威脅消失，這種聯合就失去了理由而應該要解散。相反地，在集體安全體系中，國家承諾的多邊行為就不以特定威脅為目標。集體的身份認同雖然不是這種多邊制度的本質或等價品，但卻是重要的基礎，如此可增加以「普遍行為原則」行動和擴散互惠的意願。⁹⁵ 一般聯盟在威脅消失後會走向瓦解，主要是因為成員知道一旦聯盟解散，盟國的軍事力量就可以用來打擊自己，所以成員之間存有潛在相互威脅的關係。在集體安全體系裡，國家實力具有不同的意義，不僅不是潛在威脅，而且還是大家的資產。因為每個成員都知道，這樣的力量只會用來代表集體。⁹⁶ 學者魯傑則表示，若隨著聯盟關係的發展，成員之間能培養出休戚與共的集體身份，將個別的國家安全問題視同為集體的安全議題時，便顯示彼此的關係超越了傳統軍事聯盟攻擊與防禦的合作目標，而達到安全共同體的境界。⁹⁷ 因此，溫特也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表示，北約剛開始建立的時候是一種聯盟，也預期是臨時性的，但現在似乎成為了受長期期待的集體安全體系了。⁹⁸

⁹³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Winter 2005), pp. 94-95.

⁹⁴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400-401.

⁹⁵ Alexander Wendt,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 53.

⁹⁶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00-301.

⁹⁷ 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229-231.

⁹⁸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01-302.; Alexander Wendt,

事實上，集體身份的出現僅能表示在該群體內部出現了信任。因此，內部合作較易實現，而在該群體與外部群體之間，仍然存在著合作的障礙。其他學者指出，當群體之間出現了內群體（in-group）與外群體（out-group）的區別，這種群體認同界線的產生，將影響群體內外成員的信任形成。最典型的情況是內群體信任和外群體歧視，對於內群體的凝聚力越強，對外群體的歧視也會越高。因此，身份認同便成為了信任形成的關鍵因素。⁹⁹ 然而，前述觀點卻經常被學者們忽略，僅將信任與不信任作為國際衝突深層原因的附帶現象而已。立場堅定的現實主義者認為，領導者不能信任敵人，因為敵方可能意圖鬆懈我方的防衛努力，並在共同的目標上產生衝突矛盾；立場較為和緩的現實主義者則主張，國家之間在利益上的衝突主要是因為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和對他國意圖的不確定性。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則表示，國家無法合作的原因關鍵在於彼此錯估了對方的動機與意圖。就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說，這種錯誤來自於日常的偏見。¹⁰⁰

雖然拉森從決策者的認知因素來分析國際合作的障礙，但並不表示這些情緒因素僅能在屬於第一意象（first image）的個體層次發揮作用。默瑟（Jonathan Mercer）便指出，情緒分析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分析層次上。對個體層次而言，就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即從行為者對於未來情勢的期待與詮釋，來解釋國家外交政策的行為與結果，此觀點對於傳統的理性選擇理論有所修正；對群體/國家層次而言，就是群體身份認同的存在。這種身份認同來自於不同的個體，但並不總是能完全符合每個個體的利益與期待。當個體的身份認同產生變化，而移轉至群體身份時，個體便被包含在內了，這也是一種情緒感受；對國際/體系層次而言，則是國際規範的作用。規範是指示或禁止某種行為的普遍信念，情緒建構了規範，也強化了規範的效用。吾人可以透過情緒因素來解釋行為者遵從規範的過程。¹⁰¹ 這些情緒上的認知與信念，就會在不同層次上對行為者的決策判斷產生影響，並衍生出衝突或合作的結果。

曾有學者在研究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個案中指出，主要是決策菁英們對於對方的國家形象、信念體系與決策解讀存在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因而產生了兩國對峙的局面。¹⁰² 因此，外部物質環境固然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受到行為者的不同主觀詮釋與解讀，對於威脅與利益之判斷也會得出不同結論。學者認為，這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op. cit., p. 53.

⁹⁹ 參見：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op. cit., p. 251. ; Henri Tajfel and John Turner,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illiam G. Austin and Stephen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CA: Brooks-Cole, 1979), pp. 33-47.

¹⁰⁰ Deborah Welch Larson,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8, No. 3 (Sep 1997), p. 703.

¹⁰¹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3 (2006), pp. 296-300.

¹⁰²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 No. 3 (Sep., 1962), pp. 244-252. 另可參見：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種主客觀因素相互影響的情形至少可以分為：一、規範的影響(I)—國家所處環境的文化或制度因素—即「規範」—塑造了國家安全利益或（直接）塑造了國家安全政策。二、規範的影響(II)—國家所處的全球或國內環境之文化或制度因素—即「規範」—塑造了國家身份認同。三、認同的影響(I)—國家認同的變動或改變影響國家的安全利益和政策。四、認同的影響(II)—國家認同的配置影響國家間的規範結構，例如建制或安全共同體。五、遞迴循環性 (recursivity) —國家政策再製與重造 (reproduce and reconstruct) 了文化與制度結構。¹⁰³ 這些因素相互構成了複雜的網絡關係，真實世界中的國際關係並不像現實主義學者的推論那般，國家之間的衝突並非無法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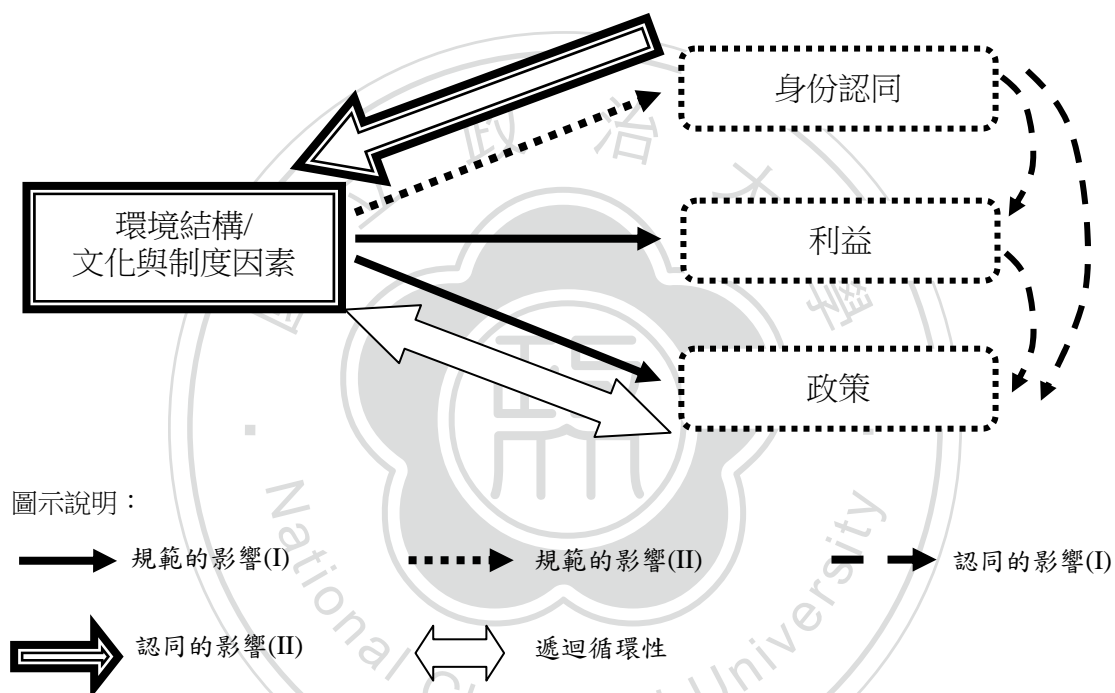


圖 4-1：外部環境結構對於行為者的影響

資料來源：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53.

因此，國家的利己傾向與國際體系的自助性質就如同國家的身份認同一樣，是被創造出來而非給定的。同樣地，在特定條件下，亦有可能產生國家的利他傾向與國際體系的互助性質。這些主客觀的因素，既可以創造出國家之間的威脅感，也可以產生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端看國家互為主體建構的結果。

¹⁰³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p. 52-53.

(三) 行為者與規範的互構：規範之性質與內化

建構主義學者認為，建構主義學者在政治學中所稱的規範（norms）與社會學者所稱的制度（institutions），是相同的行為準則。規範指的是單獨的行為準則，而制度強調的是若干行為準則的匯整與相互關連，當許多規則（rules）與實踐活動整合在一起便構成了這類制度。¹⁰⁴ 建構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一樣，都認為制度/規範能改變參與者的行為。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在於，制度能夠促進資訊交流、減少不確定性，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在理性自利的基礎上，行為者才會願意參與合作。但建構主義者關注的不僅是制度規範本身，還包括規範的性質及其對於行為者身份認同判斷上的影響，是否能產生對於利益預期的變化。

魯傑認為，規則具有限制性（regulative）與構成性（constitutive）。兩者雖然都會使得吾人的行為改變，但前者是以指使和限制的方式，讓行為者在理性的基礎上來改變追求利益的途徑；後者則是從根本上來影響行為者的判斷，甚至進一步塑造新的身份認同、利益與行為類別，使得規則本身就是整體的一部份。就如同棋奕競賽一樣，遊戲規則就是遊戲的一部份，沒有規則的棋賽就不是棋賽了。簡單地說，限制性規則的目的是產生因果效應，構成性規則所界定的則是構成某種有意識而組織起來的社會活動之實踐行為，即規定了被認定為這樣的行動。¹⁰⁵ 後來又有學者補充指出，部分規範涉及到了「適當」或「合適」行為的準則問題，因而具有評判性（evaluative）的特徵。這些具有評判性的規範不見得一定是好的，現在多數人認為錯誤的規範，如種族優越感、帝國主義、奴隸制度等，也曾經受到許多人的支持而成為可供檢視的標準，使得人們相信其遵守規範的行為是「正當」的。¹⁰⁶

一般認為，規範指導和制約了人們的行為，也往往限制了可以選擇的行動範圍，因而約束了人們的行動。當國家為了追求安全保障而參與聯盟時，勢必要和盟國共商團體利益與政策，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國家的個別利益與自主性往往會受到限制，但卻能以自主性換得了安全的保障。¹⁰⁷ 有學者在針對歐洲 1820

¹⁰⁴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 891.

¹⁰⁵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op. cit.*, p. 871. 另可參見：John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 28.

¹⁰⁶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op. cit.*, pp. 891-892.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在魯傑的文章中，所使用的是「規則」(rules)，但當在本文中引用時，卻又變成「規範」(norms)，或許這正是建構主義學者彼此對諸多議題與詞彙沒有共識而受到批評的地方。

¹⁰⁷ 參見：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37, No. 4 (Dec., 1984), pp. 523-544.;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Nov., 1991), pp. 904-933.; James D. Morrow, "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Spring 1993), pp. 207-233.

至 1939 年的權力體系研究後也指出，當聯盟體系具有彈性而聯盟的承諾又對成員有拘束力時，和平就會更容易獲致。¹⁰⁸ 甚至華爾滋也曾表示，群體的觀念對其成員會具有支配力，社會自發地、非正式地建立起行為規範，並表揚鼓勵符合群體規範的行為，會反過來強化規範。這種社會化引導並鼓勵群體的成員遵循規範，會減少多樣性的存在，使其行為趨向雷同。¹⁰⁹ 從建構主義的觀點而言，聯盟關係便是若干國家在既有的國際規範與觀念結構下，基於對集體利益的共同理解所建立起來的另一種規範，而在建立之後，聯盟本身便會以不同的方式倒過來影響國家的行為。除了在聯盟內外以不同方式傳播特定的價值觀外，更可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了盟國對於彼此身份認同的判斷和共同利益目標的形塑。

溫特表示，建立制度的過程是一種對於自我與他者新生的理解予以內化和獲得新角色身份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對外生建構的行為者（*exogenously constituted actors*）樹立外部限制。這種分析基本上是認知性而非行為性的，因為其將界定認同與利益的賽局結構之主體間知識視為內生於相互作用本身，並由此而呈現出來。¹¹⁰ 巧合的是，1980 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學者奈伊在針對美蘇之間的核武建制研究時表示，精緻的自由主義強調國家發展國際規範的方法，是在國際體系中與各國的國內政治互動，由此來轉變國家對其利益的界定。跨國和國際的互動與規範導致各國內部對於利益的重新認知，以及不同利益聯合的可能性。除非吾人可以合理地評估國家利益是如何被認知和重新界定（*perceived and redefined*），不然「各國的行動符合其自身利益」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同義反覆而已。由於建制的原則和規範可能會被國家及其內部的重要團體給內化，因此建制才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國家的行為。¹¹¹ 如此的論點更具體說明了建構主義學者的概念，當相關規範被行為者內化時，便成為行為者本身的一部份了。

在規範被行為者內化以後，就會出現兩者相互構成的效果。魯傑認為，自從 1648 年西伐利亞條約簽訂後，各國擺脫了以往相互交錯又混合宗教與政治權力的管轄權，形成了主權的概念。唯有各國具有主權又相互承認彼此的權利與義務後，建立在主權制度基礎之上的近代國際關係才得以出現。¹¹² 換言之，國家創造了主權制度的概念，又在遵守主權制度的規範下互動，正是因為國家願意遵守承諾和契約規範，才建立了國際秩序。但是承諾的**概念**和契約的**制度**必須首先被

¹⁰⁸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Alliance Norms and War: A New Piece in an Old Puzz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6, No. 4 (Dec., 1982), pp. 572-595.

¹⁰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75-76.

¹¹⁰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417.

¹¹¹ 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72-373, 400. ; 另可參見：John S. Duffield,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Alliance Behavior: Explaining NATO Conventional Force Level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4 (Autumn, 1992), pp. 837-838.

¹¹² John Gerard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Jan., 1983), pp. 261-285. ; John Gerard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Winter, 1993), pp. 139-174.

理解而得到接受，並具有正當性，然後才能制訂限制性規範來對付不遵守承諾的欺騙與不履行契約的行為。¹¹³ 制度一方面是行為者創建的，但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又會對行為者產生限制。溫特表示，社會結構構成了國家存在與行動的條件，在缺乏社會建構的原則下，吾人無法有意義地談論諸如國家、國家權力、外交政策等組成國際關係的基本要素。國家之間及其內部結構產生了讓國家得以互動的「遊戲規則」，更廣泛地說，國家能動者本身也是被創造出來的。結構理論因此將能動者和結構視為相互構成但本體上不同的實體（mutually constitutive yet ontologically distinct entities）。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結果，他們是「共同確定的」（co-determined）。這也正是紀登斯所提出的「結構的雙元性」（duality of structure）。¹¹⁴

當規範發展到被行為者內化的階段時，就會被視為是理所當然而容易被忽略，近代國際關係所賴以維繫的主權制度便是如此。由於包含國際關係理論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學派在內的新效用主義（Neo-Utilitarianism）借鑒了經濟學的概念而發展起來，但經濟是深嵌在更廣泛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架構之中，使得經濟關係得以運作，也構成了經濟關係。現代經濟學沒有解釋市場的起源，而是將市場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¹¹⁵ 另一方面，克拉托齊威爾也指出，市場可能是最依賴於規範性支撐的社會制度。儘管市場缺乏中央決策機制而形成無政府狀態，但吾人無法想像在缺乏對於貨幣的慣例、對財產權的保護，以及允諾和契約制度的情況下，市場還能運作。¹¹⁶ 建構主義學者認為，人類造就了社會，社會也造就了人類，這是一種持續性的雙向過程。在人類和社會之間的中間要素就是規則，社會規則造就了人類和社會可以持續不斷而相互構成的某種過程。¹¹⁷ 對於以相互主觀性來探究國際關係本質的建構主義學派來說，國家與相關規範如何相互影響、構成，便成為了其主要關注的焦點。

¹¹³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op. cit.*, p. 872.

¹¹⁴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 360. 另可參見：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¹¹⁵ 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op. cit.*, p. 871. 由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學派都主張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受到理性導引而追求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因而魯傑將此兩者視為與社會建構主義相對，並稱之為「新效用主義」。

¹¹⁶ Friedrich V.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7.

¹¹⁷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op. cit.*, p. 59.

第四節 不同類型的分析比較

(一) 文化結構決定論？國家身份認同如何形成？

建構主義運用在聯盟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以能動者身份認同的建立與變換為核心，來對於國際關係中的衝突與合作做出解釋，吾人便可以此來探討聯盟的形成與瓦解。簡單地說，身份認同對於盟國與敵國的區別、聯盟對象的選擇以及聯盟體系的維繫都有著明顯的影響。若干國家彼此互相視為威脅，關鍵並不在於軍事權力的大小，而是侵略意圖或敵意的研判。如果想要參與其中並被共同體接納，國家需要宣稱自己是共同體的一員，並表達和支持構成共同體的價值與規範。為了達到此目的，國家必須有穩定的身份認同，並具備保持特定敘說延續的能力。¹¹⁸ 包括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內的理性主義學者多半主張，國家是利己主義的。然而，溫特則指出，要使自利（*self-interest*）的概念具有解釋能力，就必須被界定為某種類型的利益，意味著要將利益放在身份認同的概念中。簡而言之，若不能瞭解「自我」（*Self*），吾人就不能瞭解「自我利益」的概念，特別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¹¹⁹ 但問題在於，國家自我的身份認同如何形成的？

國家的初始身份認同一方面是國際體系文化結構下的產物，受到結構與規範的形塑。但另一方面，也是其內部成員之間的共識所造成的結果。學者認為，在國際層次上，受到跨國、經濟或軍事政治因素影響的體系模式變化，會引發大規模的內部變動和有關集體認同以及國家與更大共同體之間關係的論辯。近年來特別明顯的就是許多國家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以及本國與其他國際共同體——主要是「西方」——之間的關係有所爭論。在國內層次上，領土疆域、政治經濟環境以及人口的改變都能引發對於集體認同的爭辯。在各種情況下，國家的身份認同不僅涉及外部的「自我」，還包括了內部的因素。¹²⁰ 當國家有了初始身份認同後，再與其他行為者互動，便能確認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諸多身份與隨之而來的利益。溫特認為，身份認同基本上是一種主體或單元層次的特質，根植於行為者的自我理解。然而，那些理解的意義時常依賴於其他行為者以同樣方法對於一個行為者的再次呈現（*represent*），屆時身份認同也就有了主體間性或體系層次的特質。¹²¹

溫特表示，國家是具有內在身份認同和利益，能自行組織（*self-organizing*）、自我平衡的行為者。這種看法隱約主張了國家（個體）在本體上先於國家體系（社會）存在的個體主義觀點。從國家的內在屬性來說，國家是外生於國家體系的。因此，在國際政治中，能動者和結構並不是「完全同步」地相互構成。相反地，就如同華爾滋所說，國家體系是從先於這種體系存在的單元（即「國家」）之間

¹¹⁸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4.

¹¹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239-240.

¹²⁰ 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412.

¹²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224.

的互動中產生的。為了建立體系層次的國際關係理論，有必要在某種程度上將國家視為給定因素。雖然許多後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開始研究國家的內部構成，但體系理論不能這樣做，因為就概念上而言，國家體系（systems of states）是以國家為先決條件的，如果我們要研究這些體系的結構，就不能將其中的各部分完全從中心分解開來（de-center）。¹²² 換言之，若吾人研究的主題關注在國家本身，那麼自然應去探討其內部因素如何互動而產生最終結果—即「國家」的存在；若吾人探討的主題是體系層次的國際關係理論，那麼便意味著必須要先將國家視為存在的給定因素，如此才能進一步探討國家互動所造成的結果—即「國際關係」的變化。因此，溫特並不反對可以將國家進一步解構成不同單元組成的實體，但為了研究國際關係並發展體系層次的國際關係理論，在理論推演上就必須先假定國家作為實體的存在。

溫特之所以主張其提出的社會建構主義是「結構上的理念主義」（structural idealism），¹²³ 主要是因為他希望提出一種像華爾滋主張的體系層次之國際關係理論，但其特別強調理念因素的重要性而反對過於偏重物質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影響。溫特認為，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辯論中至少有兩項重要的經驗問題：一、國家的身份認同和利益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內部或體系結構所建構的？如果是由內部結構所建構的，國家利益就確實是外生於國際體系了。如果是由體系結構所建構的，國家利益則是內生於國際體系。理性主義不足以分析內生偏好的形成，因此就需要建構主義。二、國家的身份認同和利益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穩定不變的？理性主義一般假定國家利益是不變的，如果這一點在經驗上可以證實，那麼我們對於國際體系的研究便可以採合理性主義的觀點，不必考慮回答第一個問題。¹²⁴ 正是因為主張國家身份認同與利益是同時受到內部的社會結構和外部的國際體系結構雙重影響，才使得溫特試圖結合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若干觀點。雖然其所提出的社會建構主義主張在本體論上採取反思主義的觀點，重視理念因素的影響，並探討國際關係的本質為何，但在認識論上則又採合理性主義的立場，透過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國際關係。就某種程度而言，作為中間道路的優勢在於，可以擷取理性主義和反思主義的精華，但實際上，卻有可能造成若干概念上的混淆不清而遭制諸多批評。¹²⁵

對於這些批評，溫特後來借用了「量子社會科學」的觀點加以反駁。¹²⁶ 由

¹²² *Ibid.*, pp. 243-244.

¹²³ *Ibid.*, p. 1.

¹²⁴ *Ibid.*, pp. 37-38. 所謂外生於國際體系，即早先於體系而形成，且不受體系之影響。反之，內生於國際體系則表示在體系形成後才出現，且會受到體系之影響。

¹²⁵ 有關學者們彼此爭論的焦點，參見：《國際研究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0年第26卷第1期的文章；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5).；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判」，**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民國99年3月），頁29-58。

¹²⁶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於國際關係理論理性主義者將國家視為給定的因素，主要爭論的焦點是國家之間互動的過程與結果，即戰爭與和平或衝突與合作是否會出現，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會出現的問題。但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等「反思主義」學者，則進一步質疑「國家」是否存在？溫特結合了「波粒雙元性」(wave-particle duality)將國際關係比擬成物理世界，即物體在宏觀層次上固定不變，在微觀層次上則可能變動不居。對照國際關係而言，在宏觀分析上，國家是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行為者，其人格性的存在對於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擬制、類比、隱喻或簡略表達來說是有用的；在微觀分析上，國家是由其內部的人們之行為與話語所組成，因而是經常變動的。¹²⁷ 實證主義者對於「國家」的界定較傾向於「粒子說」的觀點，詮釋主義者則較傾向「波動說」的觀點。溫特認為，在量子世界中這兩者是可以結合的，雖然不可化約、相互排斥但個別是不完整的(irreducible, mutually exclusive, and individually incomplete)。若要完整的描述整個體系時，又必須要將兩者涵蓋在內。¹²⁸ 換言之，對溫特而言，既可將國家視為存在國際關係中的單一政治實體，但也可以進一步研究國家內部因素如何形塑其身份認同與利益。

對於聯盟理論的領域而言，多數(新現實主義)學者研究的主題是「國家做出的政策選擇『為何』(what)」，即分析國家會制衡權力或威脅、扈從利益或被迫妥協、推卸責任或促使他國制衡、趨避風險等作為，較少從國內層面去探討國家聯盟政策產出過程的決策黑盒子，即分析「『為何』(why)國家做出特定政策選擇」。¹²⁹ 溫特提出「在特定/國內層次上」將國家的身份認同視為可能變動的觀點，使得吾人可以更深入探討身份認同的變動對於決策者判斷國家利益與採取行為的影響，進而瞭解國家在選擇聯盟對象上的考量。如此一來，恰好可以對於不同現實主義學者們主張聯盟選擇的爭辯做出補充。

例如，中華民國於 1912 年正式成立以後，雖然形式上存在中央政府，但實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op. cit.*, pp. 181-219.

¹²⁷ 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89-316. ; Jeffrey W. Legro, “The Plasticity of Identity under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5, No. 1 (March 2009), pp. 37-65.

¹²⁸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op. cit.*, pp. 215-216.

¹²⁹ 部分學者仍針對這一方面做出貢獻：參見：Kurt Taylor Gaubatz, “None Dare Call It Reason: Domestic Incen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War and Peace,” in Randolph M. Siverson, ed., *Strategic Politicians,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 117-142. ; Michael J. Gilligan and W. Ben Hun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Allianc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1948-78,” in *Ibid.*, pp. 143-168. ; Michael Barnett and Jack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Summer, 1991), pp. 369-395. ; Scott Cooper, “State-Centric Balance-of-Threat Theory: Explaining the Misunderstood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2 (Winter 2003/4), pp. 306-349. ;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6-79. 及該文註釋中所列書目。

際則由軍閥各自擁有若干武力與外國勢力支持。1914 年間，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國陷入戰事，中國隨即宣布中立，英、俄、法等國後於 1915 年 11 月向我國提議對德宣戰，對於中國來說反倒陷入兩難。主要係因清末以來日本及俄國對我戕害最深，1915 年初日本又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此時北洋政府理應拒絕合作，或至少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不介入。但包括英、法、俄、日、美等國在內皆屬協約國陣營，若未參與聯盟、提供協助，在戰爭結束後的國際會議中，大國可能又將進一步瓜分我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北洋政府也由於外國不同勢力在幕後支持，激發了總統與國務院總理之間的政治角力。當時大總統為黎元洪，副總統為馮國璋，皆屬於直系，與英美等國交好。但掌握實權的國務院總理段祺瑞則屬於皖系，與日本交好，希望能獲得財政援助以鞏固北洋派在國內的實力。由於黎元洪與馮國璋擔心受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會因此更加壯大，美國也希望能藉此抵制日本在中國的發展，反倒希望中國不要介入戰事，北洋政府的國會議員也多數表示反對參戰的意願。在此背景下，段祺瑞一方面召開「督軍團會議」對總統黎元洪施壓，另一方面又唆使民眾逼迫國會通過宣戰案，結果反倒使得內閣官員們不惜集體辭職以示抗議，總統黎元洪又宣布解散國會，並免除段祺瑞國務院總理的職務，後來更引發了「張勳復辟事件」。復辟失敗後，黎元洪被迫下野，改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段祺瑞則繼續擔任內閣總理，重掌大權。1917 年 8 月 14 日，中國政府始正式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陣營。¹³⁰

對於此時期的中國而言，參與任何一方陣營都可能遭受損失，但也可藉此機會提升國際地位。¹³¹ 吾人需從國家身份認同的組成及變化之角度切入，才能完整解釋中國當時決定參戰的聯盟政策之過程與結果。換言之，國家的身份認同並不是憑空出現，也不是全然被國際社會創造出來，而是先由其內部的社會結構而塑造出初始身份，再經由國家之間互為主體建構的結果。身份認同確立了以後，才會衍生出相關的利益需求，進而促使國家採取對應的政策作為。

（二）認同決定論？相同的身分認同會導致合作嗎？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學派大多忽略國家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認為國家為了追求利益或生存，彼此之間的合作難以實現。新自由主義學派也較少關注身份認同問題，但認為國家出於自利的動機，在重複博弈與互惠原則的情況下，還是能創造合作關係。建構主義則進一步探討身份認同因素對於國家之間互動關係的影響。

吾人最大的疑問在於，縱然各個國家可能會因為受到來自其內部或外部體系

¹³⁰ 參見：張忠絨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第4版）*（台北：正中，民國66年），頁206-226。劉彥原撰，李方晨增補，*中國外交史（第4版）*（台北：三民，民國79年），頁483-499。

¹³¹ 參見：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specially ch. 5.; 李斌，*廢約運動與民國政治（1919-1931）*（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2-24。

文化結構的影響而形成相同的身份認同，但一定會導致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嗎？溫特認為，國際體系中的共有觀念可以是衝突性或合作性的，所以「敵人」和「朋友」同樣表示了行為者的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在以阿衝突中，角色身份就不是可以輕易放棄的問題，而是被重要他者的再現加諸給行為者的定位。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國家想要放棄角色也無法做到，因為他者出於維護自己身份認同的期望會予以抵制。將角色理論與國際關係體系理論截然劃分的作法是不成熟的表現。¹³² 既然溫特認為國際體系的文化/觀念結構塑造了行為者的身份認同，因此，處於同一文化中的行為者身份認同應為一致的。在霍布斯文化中，行為者互相視為敵人，所以會彼此對抗；在洛克文化中，行為者互相視為對手，偶爾會以有限的衝突來解決爭端；在康德文化中，行為者互相視為朋友。因此，也只有在那樣的結構下，行為者才易於達成合作，或進一步轉化個別的身份認同而形成共同體。由不同體系文化結構所塑造出的角色身份，賦予了行為者不同的利益考量，進而影響了彼此的互動關係。因此，即便行為者具有相同的身份認同時，也未必一定能促成彼此的合作。

此外，即便在一般認為具有強大集體認同的阿拉伯國家之間，彼此還是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衝突。學者便認為，強調團結的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對於（世俗的）阿拉伯政權構成了潛在的威脅，因為前者挑戰了後者的正當性、主權獨立和內部穩定。阿拉伯民族主義（Arab nationalism）一方面提醒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領袖，其權威與正當性並不來源於西方國家所確立的擬定領土（fictitious territories），而是來自於阿拉伯民族，並主張要否定自己的主權，以強化阿拉伯團結的聯繫，因而對阿拉伯各國構成了外部與內部安全的威脅；另一方面，如果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被認為沒有捍衛該民族的利益、無法達到目標，便會失去正當性，並在其國內和區域中的地位一落千丈。¹³³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具有共同身份認同的阿拉伯國家來說，若感受到威脅存在，倒不是因為體系的文化結構使然，而是因為泛阿拉伯主義或回教思想形成了跨國意識型態，國家與政府不見得是人民效忠的最終依歸。有野心的領導者可能會訴諸泛阿拉伯主義，希望民眾推翻自己的政府，反倒造成各國的威脅。¹³⁴ 對於波灣地區的國家來說，穩固的軍事合作反倒會減弱國家安全，因為強大的軍事集權組織可能會傷害而不是保護他們。¹³⁵

由此可知，阿拉伯國家的統治階層在中東地區便面臨了「世俗而個別的」國家認同與「宗教而集體的」文化認同兩種力量的拉扯。如此一來，在這些阿拉伯國家之間，對於阿拉伯認同的詮釋與操作，便成為了一種權力槓桿，不但可以強

¹³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228.

¹³³ Michael N. Barnett, "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p. 404-405.

¹³⁴ F. Gregory Gause III, "Balancing What? Threat Perception and Alliance Choice in the Gulf,"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2 (Winter 2003/4), p. 278.

¹³⁵ Scott Cooper, "State-Centric Balance-of-Threat Theory: Explaining the Misunderstood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op. cit., p. 310.

化特定國家或個人的權力地位，也可以作為削弱對手實力與正當性的工具。對於這些統治階層而言，一方面不能背離來自傳統宗教信仰的集體身份認同，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國家」地位和自身政治利益，就必須和其他國家爭奪在區域中的影響力。此外，學者也在中東國家的聯盟型態研究中發現，在多數國家具有相同身份認同的情況下，如果以色列是中東國家共同的威脅，則各國應會尋求與最強的國家聯盟來對付以色列。但即便是最靠近以色列的敘利亞和約旦，也經常因波灣地區的局勢選擇不同的盟國。¹³⁶

溫特曾經以建構主義的觀點來解釋認同與合作的關係，並認為行為者之間重複的合作行為可能使其進化成共同體。一方面，行為者透過「學習」與他者彼此的互動而建構了認同，當吾人用自身對他者的物質和主體間依賴程度來衡量時，依賴程度愈深，他者就愈重要。此即「反射評價」(reflected appraisals)或「互惠典型化」(reciprocal typifications)；另一方面，行為者也藉由互動來設計和維持自己的表現，透過努力合作的行為逐漸改變對他者的看法，有利於內化新的認同。換句話說，行為者透過教導他者和自己學會合作、學習相互認同，並將自己看成是受到規範約束的主體「我們」(we)。¹³⁷ 然而，溫特也表示，即使是在包含集體身份的關係和議題領域中，集體身份也時常與利己身份產生衝突。要達到可以為他者犧牲個別基本需求程度的完全認同是罕見的。個人需要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如此便會在不同程度上與群體的需求發生衝突，使其預先擔心自己的需求會被群體的需求給吞沒。¹³⁸ 如此的論點，便可以解釋法國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總統於1960年代中期因反對美國在全球及歐洲安全事務上的強勢作為，並質疑核武安全保證的可信度時，宣布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之舉措。雖然法國降低了與其他北約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但其他國家並未將此解讀為不友善的行為。

在北約內部，特別是在後冷戰時期，美國與其他盟國也經常因為防衛費用分擔和任務範圍的問題而產生爭議，但並不會破壞彼此的合作關係，仍然維持著聯盟的存續。因此，吾人可以將國家身份認同與國際合作的關係初步歸納為：一、在單元層次上，身份認同的差異（共同認同不存在時）可能會導致敵我之間的衝突。二、在體系層次上，處在相同的文化結構下會具有相同的身份認同，也可能因為係受到霍布斯與洛克文化結構塑造的影響，彼此的身份（敵人或對手）具有衝突性，而不易達成合作。三、即便因處在康德文化結構下，行為者彼此具有朋友的身分，但仍可能會為了個別認同/利益與集體認同/利益的落差或爭奪詮釋論述的主導權，而不能達成合作。但關鍵在於行為者之間並不會以殘酷激烈的手段來解決衝突。

¹³⁶ F. Gregory Gause III, "Balancing What? Threat Perception and Alliance Choice in the Gulf," *op. cit.*, p. 277.

¹³⁷ Alexander Wendt,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op. cit.*, p. 57.

¹³⁸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337.

(三) 理念決定論？物質與理念孰為輕重？

溫特發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訴求之一，是欲仿效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樣，建立能彰顯結構具有限制性和塑造性力量的簡約體系理論，但卻是從理念的觀點出發。有學者認為，建構主義的三項基礎為：一、全球政治是由行為者互為主體共享的理念、規範和價值所支配的，其強調人類存在的社會層面，即共享觀念作為可限制和塑造行為的理念結構，使得建構主義者得以將此結構作為不同於新現實主義物質結構的因果力量。二、理念結構對於行為者不僅具有限制性，還具有構成性的效果。亦即，結構使得行為者在互動（社會化）過程中重新界定其身份認同與利益。三、理念結構與行為者/能動者是相互構成且相互決定的。結構能夠塑造行為者，但也會因行為者的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s）而變動。¹³⁹ 基歐漢認為，溫特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提出了物質主義和理念主義的二元論，並自視為理念主義者。但真實的生活並不是只能在兩者之間擇一而已，在新自由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學者的著作中，其實都提出了較為平衡的觀點，¹⁴⁰ 並沒有過度偏重單一因素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

近年來，學界在針對美蘇兩大超強於冷戰時期對峙的研究中，也開始出現理念與物質因素孰為輕重的爭論，亦即冷戰究竟是由兩強權力對抗或意識型態競爭而產生的。一般認為，由於歐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參戰國家不論勝敗，國力皆大受衝擊，因而在戰後出現權力真空局勢，受影響較小的美蘇兩大超強趁勢介入，形成對峙局面。然而，從歷史脈絡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45 年結束，部分國家先是於 1948 年成立西歐聯盟，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則是於 1949 年成立。但直到西德於 1955 年加入北約時，蘇聯集團才成立華沙公約組織予以對抗。若僅從物質/權力觀點而言，為何兩大聯盟集團對峙的態勢會有時間上的落差，並不是全然係以物質/權力的累積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¹⁴¹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首屈一指的超級強權，為何能先後吸引西歐及若干東亞國家聯盟合作而非引發世界各國聯盟對抗？若是從地緣因素來說，或許蘇聯對這些鄰近國家的威脅性較強，基於現實主義「威脅平衡」的觀點，這些國家自然會積極爭取與美國聯盟尋求保護。然而，前述觀點卻不能解釋為何在美洲地區並未出現反美的軍事聯盟。因此，僅憑物質/權力因素並不足以解釋冷戰時期的聯盟形成，吾人應可運用建構主義的觀點予以補充。

¹³⁹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p. cit.*, pp. 189-190, 192.

¹⁴⁰ Robert O. Keohane, "Ideas Part-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Jan., 2000), pp. 126-127.;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關於古典現實主義中的理念因素，另可參見學者的分析：Michael C. Williams, "Why Idea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ns Morgenthau,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4 (Fall 2004), pp. 633-665.

¹⁴¹ 現實主義學者曾經表示，物質資源/權力的可累積性是造成戰爭的原因之一。參見：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5-116.

專研冷戰史的學者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表示，1990年代前後的國際結構環境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也未發生軍事衝突或經濟崩潰，但蘇聯卻走向瓦解，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理念因素。¹⁴² 在比較北約與華約的差異之後其又指出，不論就習慣、歷史和政治體制而言，美國都是一個民主國家，因而使得西歐盟國對於北約的政策與戰略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美國官員並不會將遭遇到的抗拒行為視為背叛。但蘇聯因為有著威權的傳統，對東歐盟國則會採取較為強制的措施，使得華約深受蘇聯霸權宰制。¹⁴³ 學者克拉碼（Mark Kramer）也針對冷戰時期的美蘇互動關係表示，在部分案例中，理念、認知、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等因素確實對於兩大強權的領導者有所影響，因而比只注重體系與物質權力因素的新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關係還提出了更多的解釋。由於美蘇兩大超強都尋求盟國與其意識型態上的一致性，美國鼓勵自由民主制度的散播，蘇聯則推廣正統的共產主義。然而，美國並不需要對西歐國家強加民主制度，北約是以成員之間的共識決為基礎；蘇聯是靠軍隊才得以維持在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也就是必須要對「盟國」強加意識型態和軍事力量。這種情況使得兩大超強的意識型態偏好可以被其各自的聯盟給吸收到軍事和政治圈中。¹⁴⁴ 正因為有著如此的差異，當東歐國家反抗蘇聯的高壓統治時，蘇聯往往採取軍事干涉行動鎮壓；當北約內部因處理 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立場不同而產生齟齬時，美國卻可從容面對盟國之間的爭議，並未對盟國以軍事手段來解決紛爭。

在冷戰結束以後，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單極國際體系，學者們也提出不同的大戰略建議，並對此加以分析解釋。¹⁴⁵ 有學者認為，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上台以後，從柯林頓政府時期的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轉為現實主義，而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又改為更為強勢的優勢戰略（American primacy）。其間轉變的關鍵，並不在於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變化，而是由政府官員的政策觀念。¹⁴⁶ 由此可見，學界也試圖透過理念因素對於國際關係的變化提出不同的解釋觀點。

然而，溫特所提出的建構主義並非理念決定論，而是強調理念因素確實會對

¹⁴²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83. 另可參見：Thomas Risse-Kappen,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185-214.

¹⁴³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p. cit.*, p. 289.

¹⁴⁴ Mark Kramer, "Ideology and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4 (1999), pp. 539-576, especially pp. 551-553. 引號為原文所加，應是刻意質疑這些國家被迫接受強權偏好的處境，是否仍可被稱之為「盟國」。

¹⁴⁵ 參見：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7. ;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1997), pp. 5-53.

¹⁴⁶ Colin Dueck, "Ideas and Alternatives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2000-2004,"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Oct., 2004), pp. 511-535.

國家行為者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進而改變了其利益與行為，但包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內的傳統/理性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卻經常忽略這些非物質因素，或僅將其作為國家行為的副產品。溫特在反駁基歐漢的批評時指出，由於華爾滋將國際體系歸論為物質能力之分佈的觀點，使得多數學者深受影響。雖然物質能力很重要，但其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的目標是欲以更偏向文化層面的方式再次思考結構的概念，只關注權力的想法會導致對於國際政治不必要的悲觀。重點並不在於何者較為重要，而是我們要如何觀察到這兩者交集的結果。固然新自由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有探討理念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但就本體論而言，仍然是偏向物質主義的。¹⁴⁷ 因為人在社會建構的環境中行動，社會環境又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差異在於，建構主義思考共有知識是怎麼形成，理性主義則是強調形成之後的共有知識怎麼影響戰略選擇。¹⁴⁸

實際上，溫特原本即認為，建構主義與物質主義不同，人類團體的結構主要是文化現象而不是物質現象；建構主義也與理性主義不同，這些結構不僅限制行為，更建構了身份和利益。在本體論上，物質力量仍然重要，人類也是有意圖的行為者，但物質力量的意義和人類意圖的內容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包含這樣的意義和內容的共有觀念。研究應該從文化開始，然後擴展到權力和利益，而不只是用文化來解釋權力與利益遺留下而無法解釋的。¹⁴⁹ 由於國際政治中權力分配的意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決定的，而利益的內容又是由理念建構的。這並不表示理念比權力和利益更重要，也不代表理念獨立於權力和利益。權力與利益之所以能發揮功效，是因為造就他們的理念產生作用。權力與利益的解釋是以理念為先決條件的，並不是與理念解釋相對立的理論。¹⁵⁰ 因此，溫特的建構主義主張國家體系結構既包含物質因素也包含文化因素，但大致上認為文化結構優先於物質結構。因為行為者的行為是以對方表達的意義為基礎，而表達出來的意義又是社會建構的。¹⁵¹ 換言之，溫特所提出的建構主義學派實際上並未忽視物質因素，並認為理念與物質因素兩者都會對國家行為者產生影響。但其主張物質/物體本身並不具有特定的意義，這些意義都是透過理念在互為主體的社會建構下而出現。

持平而論，儘管學者之間對於意識型態在冷戰時期究竟扮演多大角色有所爭論，但至少都認為理念因素對於國際關係有實際的影響。克拉瑪表示，在許多案例中，意識型態確實決定了特定政策選項，尤其是兩大超強在歐洲地區所締結的

¹⁴⁷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Jan., 2000), pp. 167-168.

¹⁴⁸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 682.

¹⁴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93.

¹⁵⁰ *Ibid.*, p. 135. 原文係以斜體字強調。

¹⁵¹ Alexander Wendt,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op. cit., p. 50.

國際經濟協議與聯盟關係。但僅有意識型態本身並不足以解釋發生的事情。¹⁵² 沃爾福斯 (William C. Wohlforth) 則指出，沒有現實主義者會認為意識型態毫無影響，反而有建構主義者贊成在政治生活中「觀念無所不在」的論點，問題在於權力如何與觀念產生關連性。觀念可能藉由界定何者對行為者重要而提供了物質權力因果關係，因而物質權力將會促使他人去做原本不想做的事情。¹⁵³ 事實上，影響美國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重要文件「國家安全會議 68 號報告」也並不局限於從物質權力因素來界定蘇聯的威脅。在探討到美蘇之間理念與價值觀上的衝突時，該報告指出，對自由制度的襲擊是世界性的，以目前權力極化的脈絡背景來說，在任何一個地方的自由制度之挫敗，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失敗。¹⁵⁴ 換言之，若欲瞭解國際關係變化的多元面貌，吾人必須兼顧理念/意識型態和物質/能力因素的影響。

第五節 解釋的適用性：建構主義與後冷戰時期的北約

曾有學者指出，當國際組織的成員增加時，彼此溝通與運作的成本也會隨之增加，但新成員對於組織的邊際效用則會降低。¹⁵⁵ 在冷戰結束以後，有許多學者曾經預言北約未來將會逐漸瓦解，或表示北約的擴展將會使得新舊會員國負擔沈重的財政支出，¹⁵⁶ 因而認為北約不會擴展吸收新成員加入。¹⁵⁷ 然而，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不但持續存在，會員國數目還歷經了 3 次的擴展達到 28 國，聯盟的性質與任務也產生了不同的變化。依照新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係以大國的數量來區分國際政治體系的類型，體系的結構則是隨著體系單元能力的分配而變化。在定義國際政治結構時，並不關心國家政權的性質與彼此互動的關係。由於華爾

¹⁵² Mark Kramer, "Ideology and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p. cit.*, p. 573.

¹⁵³ William C. Wohlforth, "Ideology and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2 (2000), p. 327. 沃爾福斯所指稱的「觀念無所不在」之建構主義論點，即為溫特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的章節。但如前述說明可知，溫特提出的建構主義並非獨尊理念因素。另可參見其他學者的評論：Ted Hopf, "Constructivism All the Way D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7, No. 3 (September 2000), p. 370. 有關學界針對理念與物質因素在冷戰期間對國際關係影響力的探討，可參見《冷戰研究》(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期刊 2005 年第 7 卷第 2 期的文章。

¹⁵⁴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coldwar/documents/pdf/10-1.pdf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NSC 68", April 12, 1950.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Truman Papers.

¹⁵⁵ Bruce M. Russett, "Components of an Ope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2, No. 3 (Sep., 1968), pp. 285-301.

¹⁵⁶ 關於北約擴展所需經費的各種估算數據，參見：http://irlcjr.hudson.org/files/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_2001.pdf The Cost of Enlarging NATO；http://www.state.gov/www/regions/eur/9702nato_report.htm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ationale, Benefits, Costs and Implications；<http://www.cato.org/pubs/pas/pa286.pdf>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286: The High Cost of NATO Expansion: Clea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Smoke Screen；<http://www.fas.org/man/crs/97-688f.htm> NATO Expansion: Cost Issues；<http://www.cbo.gov/ftpdocs/46xx/doc4682/1996Doc25.pdf> The Costs of Expanding the NATO Alliance；http://www.fpiif.org/reports/hidden_costs_of_nato_expansion Hidden Costs of NATO Expansion；<http://www.cbo.gov/ftpdocs/29xx/doc2976/NATO.pdf> NATO Burdensharing After Enlargement

¹⁵⁷ Amos Perlmutter and Ted Galen Carpenter, "NATO's Expensive Trip East: The Folly of Enlar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7 (January/February 1998), pp. 2-6.

滋認為，只要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又是理性自利的行為者，便會為了追求生存而彼此產生衝突。¹⁵⁸ 如此的邏輯固然可以解釋國家之間的衝突行為，但卻無法解釋美國與歐陸盟國在北約架構下的長期合作關係。縱然可以用霸權穩定理論來加以補充，¹⁵⁹ 說明其他國家是在美國霸權的領導下參與聯盟。但吾人仍不免提出質疑：一、如果美蘇兩國皆為體系霸權，為何西歐國家會選擇靠向美國而非蘇聯？二、如果僅有美國處於霸權地位，為何能與西歐國家保持合作關係，但蘇聯卻與其處於長期對峙態勢？

本文認為，僅從物質權力分配的情況並不足以說明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以及冷戰結束前後的國際局勢變遷，特別是北約盟國在冷戰結束以後仍能維持團結合作。就建構主義的觀點而言，國際組織、制度與規範係建立在國家行為者的共同認知之上，並且會隨之改變。國家一方面是國際制度與規範的建立者，另一方面又會受到影響。研究聯盟理論的學者瓦特對於原先形成聯盟的因素消失後，聯盟還能持續存在的可能性也曾提出了「意識型態的一致性、共享的身份認同與形成安全共同體」的觀點。¹⁶⁰ 由此可見，運用建構主義來解釋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應屬可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與蘇聯因其相對優勢的國力，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兩極。¹⁶¹ 原本雙方在戰爭期間建立了合作關係，1945年6月26日還與其他國家的代表共同簽署了《聯合國憲章》，於10月24日正式成立聯合國（United Nations）。然而，後來因為政府官員相繼提出不同的因應對策，¹⁶² 型塑了彼此的國家意象，進而衍生出新的安全利益考量，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開始滋生了敵意而導致了分別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相互抗衡對峙的局勢。學者認為，個人的觀念知識在政治決策體系中經過實踐後，便可以塑造規範，並以制度的方式顯現出來。事實上，制度本身不只是規則與規範的靜態總結，他們還作為了國家之間學習的載具，最終凸顯出匯聚的國家政策。知識社群可以將不同的政策方案引入國家，並促使政府加以執行，但也賴於該社群在國內能否成功獲得官僚體系的權力。¹⁶³ 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說，物質能力分配並不足以說明國

¹⁵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21.

¹⁵⁹ 有學者指出，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制衡邏輯與霸權邏輯。如果制衡總是會出現，霸權就不易成功；如果霸權總是會出現，制衡就不易成功。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34.

¹⁶⁰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Spring 1997), pp. 168-170.

¹⁶¹ 新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係以國際權力分配的情況和大國的數目來定義國際體系的「極數」，並不涉及大國之間的互動關係。

¹⁶² 包括學者肯楠（George F. Kennan）自1947年5月開始擔任國務院新成立的政策設計辦公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一職，國務卿則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的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出任。不論是「圍堵政策」或「歐洲復興計畫」，皆有對付蘇聯威脅的意涵。

¹⁶³ Peter M. Haas, "Do Regimes Matter?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Mediterranean Pollution Contr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Summer 1989), pp. 377-403.

際衝突或合作的原因，正是因為共有觀念等社會因素而非物質力量才決定了人類關係的結構，這些行為者的身份與利益都是由這些共有觀念相互建構而成，並非一成不變。身份認同的建立、維持與變化固然與物質力量有關，但絕不是完全與後者緊密結合在一起。由於國家的政策作為係受到身份認同的指引，而作為國際組織的北約，其身份認同一方面是內部成員互動建構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其與外部行為者互為主體建構的結果。此即「內群體」身份與「外群體」身份的綜合。不可否認，北約建立之初最主要的目的與功能便是訴求「外群體」歧視，來聯合各盟國的力量以圍堵、防範蘇聯的入侵。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北約的身份認同與性質也開始產生了變化，在增進「內群體」信任的同時，卻未訴求激化「外群體」歧視。

筆者接下來將主要從後冷戰時期北約的內群體與外群體身份認同變化歷程，以及展現出來的規範特性來加以說明。

（一）群體身份認同的變化

1. 內群體身份

就內部而言，北約盟國自冷戰期間便建立了長期的安全合作關係，並逐漸發展出集體的身份認同，超越了傳統的軍事聯盟性質，並不以對抗蘇聯軍事威脅為唯一目的，因而在冷戰結束以後還能持續存在。¹⁶⁴ 里斯便針對這種現象表示，西方國家的聯盟意味著制度化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該共同體係以共同價值和自由民主國家的集體身份為基礎。更有其他學者將北約視為具有單一身份的「安全共同體」。¹⁶⁵ 事實上，早在東西德統一、華沙公約組織解散、蘇聯解體之前，北約的成員國即重申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在 1988 年 3 月召開的北大西洋理事會中，與會各國便表示，聯盟係自由民主國家的自願聯合，基於共同利益與價值而結合在一起，彼此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¹⁶⁶

在 1990 年 7 月於倫敦召開的領袖高峰會議中，北約又發表了《轉型後的北

¹⁶⁴ 參見：Alexandra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 3.

¹⁶⁵ Thomas Risse-Kappen,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Security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395. 將北約視為「安全共同體」的見解，參見：K. M. Fierke and Antje Wiener,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 5 (December 1999), p. 723. ; Ole Waever,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9-118. ; Michael C. Williams and Iver B. Neumann, "From Alliance to Security Community: NATO, Russia, and the Power of Identit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June 2000), pp. 357-387. ; 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p. cit.*, pp. 229-231.

¹⁶⁶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880303a.htm>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Brussels 2-3, March 1988

大西洋聯盟之倫敦宣言》(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宣言中指出，與會各國將避免使用威脅或武力違反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原則，並將遵守聯合國憲章與歐洲安全合作會議(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Helsinki Final Act)的相關規範。¹⁶⁷ 在這次會議中，即欲把北約從冷戰時的軍事組織改造成後冷戰時期的政治軍事組織，並與中、東歐的前華沙公約會員國發展合作關係。¹⁶⁸ 1991年5月，北約的防禦計畫委員會和核子計畫小組(The Defence Planning Committee and the Nuclear Planning Group)在布魯塞爾召開部長級會議。在會後的公報中指出，北約在冷戰終結後的新時期，與中、東歐國家在政治、軍事上廣泛的互動接觸應持續下去，而中、東歐國家因政治、經濟、社會、種族壓力可能引發的危機，更會對歐洲的安定造成影響。因此，北約的聯盟安全政策表現在「合作、對話與維持有效集體防禦能力」上，以「對付危機」取代了冷戰時期的「對抗蘇聯」；在武力結構方面，也將反映出「彈性、機動、多國籍」的原則，大幅度地精簡部隊，將部署在中歐地區的北約部隊裁減至62萬5千人的主力防禦部隊、準備成立一隻7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和成員國各自組成的後備部隊，以構成北約新的三層防禦體系。¹⁶⁹

1991年11月，北約在羅馬高峰會議中通過了《北約新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並對北約的軍事戰略做出重大調整。《北約新戰略概念》闡述聯盟安全政策追求和平的綜合性途徑，包括對話、合作與維持集體防禦能力，以透過預防外交和危機處理的方式來避免戰爭的爆發。該報告同時強調，聯盟戰略的轉型仍以防禦為宗旨，但會維持適當武力以嚇阻潛在侵略者。最後，在結論中則指出，為配合政治軍事環境的改變以追求歐洲地區的持久和平，此戰略概念將作為聯盟防禦政策、軍事作戰概念、常規與核武態勢以及集體防禦計畫安排的基礎。¹⁷⁰

1993年6月，北約針對巴爾幹半島波黑地區(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緊張情勢召開部長會議。在會後的聲明中表示，為確保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北約聯盟的核心功能即為避免衝突、處理危機與維持和平，在維持成員國安全與領土完整的主要目標之下，如果聯合國要求的話，北約願意向在波黑地區執行任務的聯合國保護部隊(United Nations Protection Force, UNPROFOR)提供空中武力的保護，以免其情勢惡化波及其他地區。¹⁷¹ 1995年12月，北約針對

¹⁶⁷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00706a.htm> 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¹⁶⁸ http://www.nato.int/docu/speech/1990/s900705a_e.htm Opening Statement to the NATO Summit Meeting

¹⁶⁹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10529a.htm> Final Communiqué, Defense Planning Committee and Nuclear Planning Group, Brussels, 28-29 May 1991

¹⁷⁰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11107a.htm>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¹⁷¹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30610a.htm> Press Communiqué M-NAC-1(93)38,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波黑地區情勢的變化舉行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聯席會議，隨後正式批准向波黑地區派出由北約指揮的 6 萬多人組成之多國部隊，以監督波黑和平協議的執行，俄羅斯也參與了此次行動。¹⁷² 對於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北約的「政治-軍事指導委員會」（Political-Military Steering Committee, PMSC）也以附錄的形式於會中提出進度報告，分別針對北約參與維和行動的概念與要求、合作計畫、共通的通訊技術基礎、平時演訓、後勤事務等做出說明規範，俾能提供給歐洲國家參與聯合國在該地區維和行動時的參考。北約的「維和行動合作特別團體」（Ad Hoc Group on Cooperation in Peacekeeping）更是希望能在「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與「和平夥伴計畫」架構下，針對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提供諮詢，或是維和經驗的交流、考慮維和行動欲採取的實際合作步驟，並贊助一些相關研究。¹⁷³

由此可知，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北約盟國與相關決策者的共有觀念知識已逐漸調整，並未將北約視為僅具有集體防衛性質的傳統軍事聯盟，而是逐步將任務擴展到盟國領土以外的區域，參與維持和平的行動，¹⁷⁴ 這就使得北約的性質與內群體身份產生了變化。

2. 外群體身份

就外部而言，部分人士或許會主張係俄羅斯或其他新型態威脅的存在而延續了北約盟國團結對抗的信念。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說，「威脅」並不是物質力量所具有的本質，而是行為者互為主體所建構出來的結果。¹⁷⁵ 對於參與北約的國家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以後仍然存在，這僅能表示侵略能力的降低，並不表示侵略意圖的消散。因此，吾人並不能排除前述觀點。然而，若北約於後冷戰時期持續存在的動機「只有」在於抗衡俄羅斯，則自冷戰結束以來的 3 次吸收成員東擴行為，勢必會激起俄羅斯的敵意，減少彼此合作對話的機會，結果反倒會使得加入聯盟的國家更加不安全，形成「聯盟兩難」。¹⁷⁶

¹⁷²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51205a.htm> ; <http://www.nato.int/docu/comm/comm95.htm> ; <http://www.nato.int/docu/update/1995/9512e.htm>

¹⁷³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51206b.htm> Progress Report to Ministers by the Political-Military Steering Committee/ Ad Hoc Group on Cooperation in Peacekeeping

¹⁷⁴ 有關北約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介紹，參見：<http://www.bits.de/public/pdf/report94-1.pdf> NATO, Peacekeepi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

¹⁷⁵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396-397. ;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 106.

¹⁷⁶ 有關「聯盟兩難」的概念，參見：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1), ch6. ;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Jul., 1984), pp. 466-467. ;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49-80 ; David Kang, "U.S. Alliance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Asia-Pacific," in Amitav Acharya and Evelyn Goh, eds., *Reassess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Competition, Congruence, and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ch. 3. ; Edward I-Hsin Chen,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U.S.-Taiwan Informal Alliance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Vol. 48, No.1 (March 2012), pp. 1-50.

相反地，北約在強化內部團結、擴展與中東歐國家交流的同時，也積極透過「和平夥伴計畫」降低前蘇聯（俄羅斯與烏克蘭）國家的敵意。

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華沙公約組織解散之後，北約於 1991 年 11 月召開的羅馬高峰會議上發表了《關於和平與合作的羅馬宣言》（Rome 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向中、東歐國家提出了建立夥伴關係的聲明，並決定成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The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邀請包含前蘇聯在內的東歐國家參加將於 12 月舉行的首次特別外交部長會議，以確定雙方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磋商和合作關係。¹⁷⁷ 1991 年 12 月 20 日，北約 16 個會員國與 9 個中、東歐國家外交部長於布魯塞爾舉行部長級會議，主要目的便是欲發展彼此之間的外交聯繫與夥伴關係，此次會議即為「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與會各國在《關於對話、夥伴與合作關係的聲明》（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Statement On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指出，冷戰結束後，各國皆體認到追求民主與自由經濟發展將有助於彼此的共同安全與穩定，因此決定加強北約和原華沙公約成員國的聯繫機制，每年舉行一次成員國外交部長會議，每兩個月舉行一次大使級會議。¹⁷⁸ 1992 年 3 月 10 日，為呼應上述會議的要求以發展更建制化的諮詢合作關係，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決定接納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為該理事會成員。在會後所共同發表的《對話、夥伴與合作關係的工作計畫》（The Work Plan for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中指出，此次會議是為了強化中、東歐國家和北約中的北大西洋理事會及軍事委員會的互動而召開，目的是希望能促進和安全相關議題的對話與磋商。¹⁷⁹

1994 年 1 月 10 日，北約召開蘇聯解體後的第一次領袖高峰會議，會議的主題非常廣泛，包括了建立聯合特遣部隊、支持發展「歐洲安全與防衛認同」，以及與中、東歐國家發展和平夥伴關係，會議中還提出了《和平夥伴架構文件》（Partnership for Peace: Framework Document）。所謂「和平夥伴計畫」，是欲針對國防相關的議題，以對話的方式強化歐洲地區的安定與安全，並擴及政治與經濟範疇。在符合《和平夥伴架構文件》的前提下，當夥伴國受到對於領土完整、政治獨立與安全上的直接威脅時，夥伴國可主動與北約「諮詢」（consult），而所有參與「和平夥伴計畫」的成員同時亦是後來於 1997 年取代「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而成立的「歐洲-大西洋夥伴關係理事會」（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EAPC）的成員。¹⁸⁰ 對於參與「和平夥伴計畫」的國家來說，雖然並未獲得受北約盟國保障的「集體自衛」權利，但已開始逐漸發展和北約之間的合作

¹⁷⁷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11108a.htm> Rome Declaration on Peace and Cooperation

¹⁷⁸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11220a.htm>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Statement On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¹⁷⁹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20310b.htm> Work Plan for Dialogu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¹⁸⁰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40110b.htm> Partnership for Peace: Framework Document

聯繫。「和平夥伴計畫」試圖在成員國之間推展諸多合作目標，包括：國防計畫與預算程序的透明化、確保文人領軍、維持在聯合國或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授權下進行任務的能力、在軍事訓練和演習等議題上與北約發展軍事合作關係等。¹⁸¹

1995年5月底，北約外交部長會議和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於荷蘭召開。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宣佈俄羅斯正式加入北約的「和平夥伴計畫」，並簽署了北約與俄羅斯的《雙邊軍事合作計畫》和《定期公開諮商制度架構文件》。科濟列夫指出，歐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是俄羅斯關切的焦點，而為了未來的泛歐安全體系（Pan-European security system）的建立，北約將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關鍵之處即在於其應從軍事性的聯盟轉型成政治性的機構。若北約未改變原先的定位，北約作為唯一的軍事集團與建立統一的歐洲潮流將背道而馳。此外，俄羅斯仍堅定認為，北約東擴既不符合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利益，也不符合整個歐洲的安全利益，因此應先關注於共同建立單一歐洲的方式，再來界定北約及其他組織和聯盟的未來角色。¹⁸² 1995年底，北約召開外交與國防部長聯席會議，表達繼續支持俄羅斯政治、經濟改革的共識，並與包括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在內的中、東歐國家接觸，以促進這些國家對於北約新聯盟本質的瞭解，尤其是北約在強化歐洲穩定與安定的角色，亦即欲透過「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與「和平夥伴計畫」逐步形成歐洲安全的骨架。¹⁸³ 1997年5月27日，北約16國元首、北約秘書長索拉納、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巴黎正式簽署《北約與俄羅斯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基礎文件》（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以下簡稱《北約與俄羅斯基礎文件》）。在該文件中指出，隨著冷戰期間衝突與對抗的結束，繼之而起的是彼此更密切的合作關係，雙方均不把對方視作潛在敵人，努力增進相互間的信任，此舉不但符合北約與俄羅斯之利益，更有益於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國家。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轉型，包括了裁減常規與核子武力、戰略概念的調整、加強參與維和行動等，皆是在「和平夥伴關係」的框架下予以完成，自然也促使了俄羅斯從中、東歐撤軍，並參與了波黑地區的多國維和行動。¹⁸⁴

1997年5月，北約成立「歐洲-大西洋夥伴關係理事會」，以取代「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繼續在和平夥伴關係架構下加強北約對其他夥伴國家的互動，作為政治諮商與實際合作的多邊論壇，以便參與國家能針對廣泛的政治安全議題對話，而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讓夥伴國與北約發展直接而個別的政治關係（to develop a direct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ndividually），更使其在所參與的活動中

¹⁸¹ John Borawski,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2 (Apr., 1995), pp. 233-234.

¹⁸²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50531b.htm> Statement by Foreign Minister Andrei Kozyrev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¹⁸³ <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51205a.htm> Press Communiqué, M-NAC-2 (95)118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held at NATO Headquarters, Brussels, 5 Dec 1995

¹⁸⁴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5468.htm Founding Act 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igned in Paris, France

享有著更多的決策機會，而夥伴國家更能自行決定與北約合作的程度與領域。¹⁸⁵此外，北約秘書長索拉納也和烏克蘭外交部長於 1997 年 7 月簽署了《北約與烏克蘭特別夥伴關係憲章》（Charter on a Distinc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Ukraine），在其中針對了雙邊關係加以說明。一、建構強化的北約-烏克蘭關係：由於歐洲局勢的變化，以及烏克蘭政治、經濟改革的進展，雙方為了促進中、東歐地區的穩定與民主價值，將進一步強化與深化彼此之間的合作以發展特別而有效的夥伴關係。二、北約-烏克蘭關係的發展原則：遵守國際法與相關國際組織的決議，承認歐洲安全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安全不可分割性，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並合作促進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三、北約-烏克蘭之間諮商與合作的領域：在考量聯合國與歐洲安全合作組織的角色下，參與衝突避免、危機處理、維持和平、人道救援等；在軍事議題上，則共同參與裁減軍備、武器管制、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打擊毒品走私與恐怖主義；在體制改革上，改善軍文關係、強化文人領軍、協助軍用科技轉民用。¹⁸⁶

《北約與烏克蘭特別夥伴關係憲章》與 1997 年 5 月所簽署的《北約與俄羅斯基礎文件》相比，內容可說是大同小異，多半僅涉及廣泛而較無拘束力的共識與決議，先以促進雙方合作共識為主，達成具體目標為輔，以減緩冷戰期間彼此對抗的長期不信任感。在這一波北約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拓展夥伴關係的過程中，實為其東擴的計畫埋下伏筆，而為了要強化彼此合作的意願，雙方皆不斷強調其所面對的共同威脅、所能共享的利益，並訴求相同的價值觀以追求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學者便認為，行為者對於所處環境的認知以及視為合理而去追求的行動歷程，都是在其身份認同的情境脈絡下建構起來的，其中一種建構認同的途徑便是強調此過程中的敘事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s）之角色。敘事概念關注的是身份認同透過講述「構成性故事」被建構、維持和轉換的方式。¹⁸⁷當北約持續宣示聯盟性質的轉變，並在政策與行為上加以實踐後，便能透過話語行動（speech acts）將訊息傳達出去，產生情境轉換（contextual change）的效果，進而改變了其他行為者對北約及本身身份認同的判斷。¹⁸⁸

北約內部與外部各行為者的身份認同都因為社會建構的過程而出現變化，當北約的性質與功能皆不同於傳統的軍事聯盟，而成為具有獨特身份認同的國際組織時，不論是內部或外部的行為者都會對北約產生新的期待，自然便會使得北約

¹⁸⁵ <http://www.nato.int/docu/pr/1997/p97-067e.htm> Chairman's Summary of the Meetings of the NACC and the EAPC in Sintra, Portugal-29 May 1997; <http://www.nato.int/docu/pr/1997/p97-066e.htm> Basic Document of the 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¹⁸⁶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5457.htm Charter on a Distinc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Ukraine

¹⁸⁷ Michael C. Williams and Iver B. Neumann, "From Alliance to Security Community: NATO, Russia, and the Power of Identity," *op. cit.*, p. 362.

¹⁸⁸ K. M. Fierke and Antje Wiener,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op. cit.*, pp. 721-742.

獲得延續發展的支持力量。

(二) 北約的規範特性

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說，國家之間的衝突或合作關係並不是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由於觀念結構會對於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者身份認同產生影響，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文化會塑造出行為者不同的身份認同。當行為者的身份認同產生變化時，其偏好與利益也會加以改變，最終導致了不同的行為。由於觀念結構與行為者會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上彼此影響，當行為者逐漸改變其觀念態度並經由一段時間的實踐時，觀念結構便會產生變化。北約作為成員國之間觀念與利益載體的國際組織，在後冷戰時期的規範發展也顯現出這些特性。

在北約規範的構成性方面，北大西洋公約第 5 條所接襲的「集體防禦」原則仍然是北約的重要核心概念，並且在後冷戰時期持續存在。當美國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到恐怖份子挾持民航客機衝撞世貿大樓時，北約的最高決策機構——北大西洋理事會隨即針對發生在美國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攻擊事件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國際恐怖主義，並表示將立即提供支持與援助。¹⁸⁹ 這也是該條款首次被加以援引採用。對於北約來說，本身即建立在國際規範的基礎之上，因為有著此項條款的規定，成員國之間存在著明確的安全保障承諾，更提供了美國介入歐洲安全事務的正當性。¹⁹⁰ 若是抽離了這種「集體防禦」規範概念，北約就無法成為有效嚇阻蘇聯入侵的防禦組織，該條款也成為了美國認定的聯盟核心功能。¹⁹¹

在北約規範的限制性方面，北約在歷次重要會議與正式文件中皆強調，民主政治、法治制度是聯盟的基本核心價值，也是參與聯盟的先決條件。有學者認為，冷戰結束以後，北約從防禦性的軍事聯盟轉型成為某種程度上的維和組織，還維護了包含民主、自由與法治精神在內的西方價值與規範，以降低歐洲的不穩定性。吾人也期待潛在的成員國家對於這些價值能有相同的堅持。¹⁹² 此外，唯有正式加入北約，才能受到盟國集體防禦的保護，夥伴國家僅能獲得諮詢的地位。

在北約規範的評判性方面，民主制度除了作為新成員國申請加入的限制標準外，隨著冷戰的結束與蘇聯的瓦解，自由民主制度獲得最後的勝利。一時之間，

¹⁸⁹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18553.htm Statement by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 有關北約後續的反恐作為，可參見：<http://www.nato.int/issues/terrorism/chronology.html> NATO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Chronology of events following 11 Sept. 2001 ;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48801.htm NATO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¹⁹⁰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6 (Nov.-Dec., 2004), pp. 18-32.

¹⁹¹ <http://www.fas.org/man/crs/97-717f.htm> NATO: Article V and Collective Defense

¹⁹² Toomas Riim, "Estonia and NATO: A Constructivist View on a National Interest and Alliance Behaviour," *Baltic Security and Defence Review*, Vol. 8 (2006), pp. 34-52, especially p. 39. ; <http://www.nato.int/docu/basicxt/enl-9506.htm> Study on NATO Enlargement

民主成為了僅存的唯一政治制度，也意味著進步的象徵。¹⁹³ 由於冷戰期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較共產國家更為優異，重要的西方國際組織大多成為了前共產國家爭相申請加入的目標，包括：北約、歐盟、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¹⁹⁴ 當然，吾人並不能排除國家對於利益因素的理性考量，這些前共產國家也可能是因為具體的經濟、安全利益而採取行動。但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加入北約前便曾表示，即將成為北約的國家所要求的是承認他們屬於西方的一份子，亦即確認他們的身份認同。正是因為這樣的身份認同，才產生了具體的利益和偏好。¹⁹⁵

第六節 小結

建構主義學者認為，使用理性選擇方式進行研究的學者雖然採取了物質主義本體論（material ontology），但並不意味著物質主義是理性選擇必然的本體論立場，行為者對於效用的考量也可以被界定為是出於社會性或觀念性的評估。這種對於規範的「手段-目的」做出理性評估的考量，以便在最大程度上實現自己的目標，便可被稱之為「戰略性社會建構」（strategic social construction）。¹⁹⁶ 其他學者也認為，行為者之所以會遵守規範，除了預期後果邏輯（logic of expected consequences）以外，還可能是受到適當性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驅使。在這種情況下，行為者內化了角色和規則，使其成為自己行動的指示。遵守規範也就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則是因為人們意識到，遵守規範是良好與適當的行為。這兩種邏輯並不是相斥的，因為政治行為者是由其本身的利益、對預期後果的評估、身份認同與政治制度所蘊含的規則建構的，他們會評估後果，也會遵守規則。¹⁹⁷ 當一國希冀能遵從規範，證明自己已經適應了「所屬」的社會環境，便可顯示出其欲透過這種行為來滿足成為一個群體成員的心理需要。¹⁹⁸ 學者曾表示，行為者可自行理性選擇適當的規範加以遵守，而建構主義也並未排斥理性主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¹⁹⁹ 由於北約的各項規範發揮了引導的作用，對相關國

¹⁹³ 參見：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2).

¹⁹⁴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前身即為西歐國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獲取美國經濟援助而成立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

¹⁹⁵ Michael E. Brown, "The Flawed Logic of NATO Expansion," *Survival*, Vol. 37, No.1 (Spring 1995), p. 37.

¹⁹⁶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op. cit.*, p. 910.

¹⁹⁷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951-952.

¹⁹⁸ 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 1986), p. 1105.

¹⁹⁹ 常規建構主義（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強調觀念和規範結構對行為者身份與利益的建構作用，所以與理性主義是在「本體論」上存在差異。因為前者認為，行為者和結構是相互構成的，因此希望使社會科學能成為解釋體系結構變化更有動態意義的理論。但是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常規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差異並不那麼明顯。參見：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家顯示出一種可供選擇的方向，但並不強迫其做出決定。一旦這些國家願意遵循北約的規範並加以實踐，相關規範也會因此更加強化與穩固。北約在內群體身份與外群體身份的變化，本質上已超越了傳統的軍事聯盟，成為具有集體身份的國際安全組織，²⁰⁰ 至於外部威脅是否存在已不具有維繫聯盟存續的必要性。因此，建構主義強調的認同因素型塑了北約成員在後冷戰時期的安全合作關係。



Politics,” *op. cit.*, p. 675.; Miles Kahler,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p. 919-941.

²⁰⁰ 「具有集體身份的國際安全組織」並不同於「集體安全組織」。當前的北約是否足以成為「集體安全組織」或許還有學理上的爭議，本文在此同意持保留態度，待學界進一步的探討。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聯盟的本質

在本論文中，筆者先梳理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流學派的基本論點，並探討各學派對於聯盟理論研究的現況，再對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因素提出不同的可能解釋。隨著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e integration）趨勢的發展，近來有許多學者運用前述方式對於特定問題展開研究。

基歐漢便指出，過去數十年來國際關係的理論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都關注在不同思想學派之間的爭論。這些途徑（approaches）有時被視為「理論」（theories），但它們都不是完善發展的理論，因為那樣要具有明確而一致的假設，還要有可驗證結論的邏輯推導。包括新現實主義、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在內的這三種國際關係學派經常被視為是矛盾對立的，或作為彼此的替代選項。但事實上，它們之中的任何一個都只強調了世界政治複雜現實的某些層面。這些學派確實強調了不同的因素，且其支持者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基本的學術任務（intellectual task）是要創意地結合它們來瞭解真實的情勢，而不是將其設計為彼此對抗的競爭者。國際關係理論只有在確實發揮作用時，才會具有價值。對於世界政治有價值的研究是問題導向的（problem-oriented）。理論的價值在於其是否提供我們有效的工具來瞭解這些問題。¹

瓦特在研究美國的優勢地位時也曾表示，其目的是欲解釋為何其他國家對於美國感到不自在，也針對那些國家如何回應的策略加以研析。瓦特特別指出，他並無意尋求建立單一理論來解釋這些不同的回應，相反地，還大量借用了既有的國際政治理論途徑（theoretical approaches），其中便包括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但刻意維持了折衷方式。² 奈伊更曾指出，建構主義對於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理論提出了有益的批判，並且補充了這兩種理論。建構主義幫助吾人瞭解在運用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之前，偏好如何形成、知識如何獲得。他在公職服務期間，更是從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種思想中獲得了許多收穫。³ 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的發展，瓦特認為，這些相互競爭觀點當中的任何一個都捕捉到了世界政治的重要層面，但如果吾人的思考只被侷限於其中之一的話，我們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解不會充分。未來的「完美外交官」應該保持這樣的認知：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有著無可避免的角色，謹記自由

¹ Robert O. Keohane, "Foreword," in Mario Telò,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London: Ashgate, 2009), pp. vii-viii.

²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5), p. 19.

³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7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9), p. 8.

主義對於國內力量重要性的認識，並偶爾深思建構主義有關變遷的觀點。⁴ 以本論文探討的「聯盟理論」與後冷戰時期北約的存續因素來說，由於不同學派的學者所注重的焦點不同，自然也產出了不同的學術成果與解釋模式。簡單而言，聯盟的本質在於合作。但關鍵在於國家為何合作、如何促進合作，以及如何決定合作對象或競爭對手。因此，若欲瞭解聯盟的全貌，便應兼顧不同面向的特色。誠如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保拉（Giampaolo di Paola）於 2010 年所表示，北約成立之初，是欲「排除蘇聯、拉攏美國、壓制德國」(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但由於 21 世紀的全球安全環境改變，各國都遭遇到許多的威脅與挑戰，因而北約當前的目標已轉變為「拉攏北美參與、維持歐洲領先、聯繫俄羅斯合作」(keep North America in, Europe up, and Russia with)。⁵

對於現實主義學者而言，多半注重生存、權力與安全等因素。極度重視軍事力量重要性而質疑國際制度有效性的華爾滋認為，冷戰期間的北約和華沙公約組織是受美蘇兩大強權主導的產物，而非傳統的軍事聯盟。不同於摩根索與華爾滋等人所主張的「權力平衡」觀點，瓦特則將權力與威脅的概念加以區分，並提出「威脅平衡」的見解。因此，當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都加入了整體實力較強但對其沒有威脅的那一方。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主導成立北約時，西歐國家先後加入的，也是權力遠勝於蘇聯的這一方。換言之，權力強大的國家未必會造成威脅，反而能在特定條件下提供其他國家保護。

雖然施韋勒與米爾斯海默等現實主義學者曾對於瓦特的「威脅平衡」觀點提出批判，但經由本文的探討與釐清，這些論述並未超越瓦特提出的聯盟理論範疇。以施韋勒而言，其對於現實主義/聯盟理論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分析國家實力與傾向的不同組合，因而可以衍生出四種類型的國家，並提出了部分國家會「扈從利益」的看法。但施韋勒一方面批評瓦特將「扈從」曲解為「向威脅妥協」，偏離「積極追求利益」的本意，卻又主張弱勢國家（胡狼型或綿羊型）可能迫於形勢，會倒向強勢國家的可能性，出現了立場前後不一致的情況。此外，施韋勒還批評瓦特的「威脅平衡」理論只能被用來考慮以安全為聯盟目標的案例，而排除了受到利益驅使的情形。然而，生存與安全正是國家最高的利益，當國家為了生存與安全而選擇制衡或扈從時，不就是受到利益的驅使嗎？若施韋勒指的是國家受到經濟利益的吸引而聯盟合作，正好符合瓦特所謂以對外援助形成聯盟而對抗第三國的情形。瓦特的「威脅平衡」理論或許不能解決施韋勒的疑問，但其整體的聯盟理論架構則可以提供較為完整的答案。此外，學界一方面對於「扈從」的概念實際上並未取得共識；另一方面，依照觀察者的角度不同，「制衡」與「扈

⁴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p. 44.

⁵ http://www.nato.int/cps/en/SID-0597712C-858707DC/natolive/opinions_69910.htm After-Dinner Speech by Admiral Giampaolo di Paola, Chairman of the Military Committee, honouring SHAPE Officers' Association's 50th Annual Symposium in Mons；「排除蘇聯、拉攏美國、壓制德國」原先係由北約首任秘書長伊斯梅（Lord Ismay）所提出。

從」往往是同一聯盟行為的展現。諸如，北約的成立，既可以說是西歐國家為了制衡蘇聯，而與美國聯盟合作。同樣地，西歐國家的動機也可以被解讀為主動扈從美國尋求安全保障。

米爾斯海默則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迫使大國必須要追求權力極大化，總是在尋找機會超越對手，最終目標是成為霸權，因而在體系中尚未成為霸權的大國總是抱持著改變現狀的傾向。米爾斯海默主張，推卸責任是受威脅的大國主要選擇，他們試圖讓其他國家來承擔制止侵略者的責任。本文初步認為，根據米爾斯海默對於「推卸責任」的定義，這種戰略觀點幾乎與華爾滋或瓦特對於「制衡」與「扈從」的概念相同，而純粹的「推卸責任」策略若要成功，又必須依賴於其他國家願意承擔責任。但依常理判斷，鮮有國家會願意獨自負起這種重擔。米爾斯海默的觀點一方面試圖同時涵蓋了不制衡（推卸責任）與制衡兩種策略，另一方面對於國家採取制衡之動機理解又與其他學者十分相近。

新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國際體系固然呈現無政府狀態，但並不代表國家之間不能發展出合作關係。其並未主張國際制度能在與權力和利益無關的情況下運作，或總是能降低戰爭的可能性。但若欲維持長期的和平，便需要以互惠為基礎而運作的國際制度。固然米爾斯海默曾對於國際制度的效用多所批判，但由於其對國際制度的錯誤期待，因而產生了國際制度足以保證國際和平的虛假推論。事實上，國際制度的功能在於促進合作，不見得是和平。因為國際制度也會有助於主動挑釁的國家們在侵略行動上的溝通與合作。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學者也重視國際制度與政府體制對於國家外交政策（聯盟政策）的影響。奈伊便引述其他學者的觀點認為，外國人士對於美國政治與政府體制發揮影響力的機會不僅相當的多，還構成了建立聯盟關係的重要誘因。盟國對於美國外交政策保有發言權的現象，則解釋了為何在冷戰威脅消失之後，美國及盟國的關係還能持續的原因。由於組織的制度規範與集體決策機制削弱了美國的單邊能力，雖然本身的政策自主性降低，但美國的收穫遠超過其所付出的代價。從憲政協商的角度來說，美國優勢下的多邊主義仍是其持久發展的關鍵，因為這樣的策略能減少出現反美聯盟的誘因。奈伊更是疾呼美國應該發展以促進全球公共財為基礎的戰略，如此才能在維持權力優勢之餘，還能吸引其他國家的合作。⁶ 此外，奈伊還將曾權力的性質加以區分，探討硬權力的強制性質，以及軟權力的勸服、吸引力量，後來更提出了聰明權力的概念。此般觀點不啻說明了美國的優勢國力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未必總是造成威脅，因而能與若干國家發展出長期的聯盟或合作關係。

⁶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 5., especially pp. 158-159.; 另可參見學者提出的「憲政秩序」觀點，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3.

其他學者也指出，若以個別的国家來說，政權類型與涉入衝突之間不存在明顯的關連，並非民主國家就比較愛好和平；若是以一對國家來說，民主國家之間遠較其他組合方式（專制國家之間、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還較少發生戰爭。⁷ 由於民主國家的開放特性，彼此之間更容易出現多重、多層次的互動關係。當這種聯繫增強時，政府與其他類型的非國家行為者會在不同的議題中合作，模糊了議題的性質與界線。當這種聯繫增強到一定程度時，軍事力量在解決國家間議題的重要性變得次要，國家之間的「複合相互依賴」關係便成為可能。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国家理性偏好，以及對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假設立場，在本體論上偏向反思主義的建構主義學者則認為，人類社會的結構主要是由共享理念而非物質力量所決定，具有目的的能動者之身份認同與利益，是由這些共享理念所建構而成，不是自然給定的。⁸ 其他建構主義學者也表示，行為者和結構是相互構成的；行為者依據其共同的相互主觀理解與實踐，使得無政府狀態成為具有多重意義的想像共同體；身份認同、規範、文化、制度與利益是同時存在於世界政治中；社會實踐能重建社會結構與行為者的相互主觀意義而具有力量。⁹

依照前述觀點，溫特認為國家是具有能動性的行為者，經由國家能動者之間的互動，便能塑造出國際體系結構。因此將能動者和結構視為相互構成但本體上不同的實體。溫特表示，華爾滋基於物質主義和個體主義的信念，對國際關係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無政府狀態使國際政治必然是一個充滿衝突和必須自助的世界。但他本人則抱持理念主義和整體主義的觀點，所以認為「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¹⁰ 唯有當國家之間有了互動行為以後，才能判斷對方的企圖是否具有威脅性，這種由互動情況（interaction）來決定反應（reaction）的過程，便是社會建構。在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文化中，行為者的身份認同是受國際體系的文化結構而被社會建構的，並不必然會導致行為者之間的衝突。亦即，生存在不同的無政府狀態文化下，行為者便會產生不同的身份認同，當身份認同改變時，其認知的利益及受到利益所驅使的行為也會產生變化。

對於建構主義學者而言，聯盟是一群自利的國家為了工具性的因素，短暫聯合在一起以對付特定的威脅。一般聯盟在威脅消失後會逐漸瓦解，主要是因為成員知道一旦聯盟解散，盟國的軍事力量就可以用來打擊自己，所以成員之間有著潛在的相互威脅關係。但在集體安全體系中，國家實力具有不同的意義，非但不是潛在威脅，反倒還是大家的財富，因為每個成員都知道，這樣的力量只會用來

⁷ Zeev Maoz and Nasrin Abdolali, "Regime 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197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1 (Mar., 1989), pp. 3-35.

⁸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

⁹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1-181.

¹⁰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維護集體的利益。¹¹ 若隨著聯盟關係的發展，成員之間能培養出休戚與共的集體身份，將個別的國家安全問題視同為集體的安全議題時，彼此便超越了傳統軍事聯盟在攻擊與防禦上合作的功能，而達到安全共同體的境界。¹² 因此，溫特也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表示，北約剛開始建立的時候是一種聯盟，也預期是臨時性的，但現在似乎成為了受長期期待的集體安全體系了。¹³

對於聯盟理論而言，多數（新現實主義）學者研究的主題是「國家做出的政策選擇『為何』（what）」，即分析國家會制衡權力或威脅、扈從利益或被迫妥協、推卸責任或促使他國制衡、趨避風險等作為；建構主義學者提出「在特定/國內層次上」將國家的身份認同視為可能變動的觀點，一方面使得吾人可以深入研究身份認同的變動對於決策者判斷國家利益與採取行為的影響，進而解析國家在選擇聯盟對象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可探討身份認同因素對於促進國家之間競爭或合作關係的影響，即分析「『為何』（why）國家做出特定政策選擇」。

在本論文第貳章中，筆者認為現實主義學派當中的「威脅平衡」觀點較為完善，因而可對於個案提出解釋。但當吾人在個案解釋或理論發展中引入「威脅」概念時，則行為者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與威脅觀念變化之歷程，恰可透過建構主義的觀點而獲得解釋。這些學者的觀點縱使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有所差異，但吾人仍可對於個案提出綜合解釋。根據本文的初步研究，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確實是因為仍然面對了不同的威脅，因而能持續存在。從外部而言，北約盟國所感受到的威脅並非來自於物質權力的自然給定，而是經由行為者互動的社會建構過程所造成的。在此過程中，國家彼此也凝聚出超脫個別認同的集體身份，因而願意以「集體防禦」的方式，反擊針對單一國家的攻擊行為。建構主義有關「互為主體性」、身份認同決定利益、規範對於行為者的影響等研究成果，則可對於本文的研究個案提出適當補充說明。另一方面，從北約內部而言，國家相互合作的主要障礙之一，便在於彼此的信任感是否足以化解集體行動的困境。假使吾人暫先排除集體身份是否存在的爭論，即便從理性主義觀點而言，由於北約成員國家的民主特性，彼此易於相互滲透、影響，不同層級的國際制度建立也有助於溝通交流而增強互信與合作，自然能促進聯盟關係的維繫與鞏固。

根據本論文初步研究結果，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要學派都對於探究聯盟的本質提供豐富資源，吾人可以從各學派所關注的基本概念中，推衍出側重不同面向的聯盟理論，並對於本文所選取之個案—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提出基本的解

¹¹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00-301.

¹² 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229-231.

¹³ Alexander Wendt, "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 53.

釋。若欲對於國際關係中聯盟存續或瓦解的現象深入探究，則應綜合運用、參考對照不同學派的觀點，才能獲得較為完善的全貌，而非僅受制於不同學派的見解。

筆者認為，依照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的基本核心概念、對於聯盟理論發展的貢獻、對後冷戰時期北約存續的解釋，以及對後冷戰時期北約功能的界定，可整理如下表 5-1 所示，俾供日後採用不同個案的深入研究比較。

表 5-1：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對於聯盟理論之貢獻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基本核心概念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者。 2. 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必須依靠自己保護生存利益。 3. 國家尋求最大化權力或安全。 4. 為了獲得權力或安全，國家普遍採理性政策。 5. 國家傾向於依靠威脅或使用武力確保其在國際政治中的目標。 6. 多數現實主義者相信，國際體系—尤其是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是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基本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除了國家以外，跨國公司與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者也會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 2. 國際體系雖然處於無政府狀態，但仍然可能有秩序與穩定存在。 3. 權力的性質與作用產生擴散，尤其在複合相互依賴的脈絡下，軍事權力作為解決問題的角色降低。 4. 國家作為理性行為者，彼此之間並不必然會發生衝突，出於追求「絕對利益」的動機，只要能從參與合作中獲利，就有相互合作的可能。 5. 重視國際制度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及其在促進國際合作上的作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際社會的本質包括了物質結構與觀念結構，對於行為者的社會認同皆會造成影響。 2. 國際體系的不同文化結構會產生不同意義的無政府狀態，進而塑造出行為者的身份認同。 3. 行為者的身份認同不是給定不變的因素，而是從彼此的互動中產生。身份認同產生後，才有了對利益的界定。 4. 行為者與結構不是一方單向地決定另一方的結果，彼此之間相互構成。 5. 著重分析話語行為、規則、實踐、行為者等社會安排，因為這些都是社會及其制度性結構的基礎。
可運用於聯盟理論之觀點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權力平衡。 2. 威脅平衡。 3. 利益平衡/扞從以獲益。 4. 推卸責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際制度促進合作。 2. 民主國家易於合作與發展和平。 3. 國家相互依賴，彼此影響。 4. 軟權力吸引合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文化結構塑造身份認同。 2. 身份認同對威脅與信任感之影響。 3. 行為者與規範的互構與內化。

對於後冷戰時期北約存續的解釋	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仍然持續面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俄羅斯存在與恐怖主義等威脅，而正是這些威脅才強化了各國繼續合作的意願，如此才能更為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追求國家生存的利益與權力。	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可持續提供成員國安全保障與資訊溝通的制度管道，在相互依賴的背景下，維繫合作關係。鼓勵中、東歐國家以民主體制申請加入，更能進一步擴展民主國家聯盟的範圍，發揮維護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成效。	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在增進「內群體」信任的同時，卻未訴求激化「外群體」歧視，組織內外各行為者的身份認同與期待都因為社會建構的過程而產生變化。北約更因為具有規範特性，使其性質不同於傳統的軍事聯盟，而成為具有集體身份認同的國際組織。
對於後冷戰時期北約功能的界定	對付共同威脅	發揮安全管理	發展集體身份
事實上，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並未放棄對付共同威脅的核心目標，卻也逐漸發展出安全管理的功能，不但參與了維和行動，也建立起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對話機制，更凝聚了盟國的信念而形成具有集體身份的安全共同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假設驗證

本文在第壹章中，針對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要學派的觀點分別提出了三項命題假設，用以檢驗從前述學派中所推演出來的假設能否適用於後冷戰時期仍持續存在的北約。

第一項假設認為，北約於後冷戰時期仍面臨不同的外部威脅，正是因為這些威脅的存在，才促使既有的會員國願意持續聯盟合作，又吸引新成員加入，以尋求安全保護。

在冷戰期間，北約歷次的戰略調整皆是為了嚇阻、防範蘇聯入侵為主要目標。冷戰結束以後，北約對俄羅斯的敵意也無法那麼迅速的化解。一般認為，北約一方面可藉由擴展聯盟強化安全，另一方面也在提防俄羅斯的重新興起。因此，筆者認為北約仍然面對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俄羅斯存在與恐怖主義發展等威脅，而正是這些威脅才強化了各國繼續合作的意願，如此才能更為有效地維護自身安全，追求生存的利益與權力。

從現實主義學者瓦特的「威脅制衡」觀點而言，**H1**：在後冷戰時期，北約仍然面臨著不同的外部威脅，因而使得盟國願意繼續合作。多元威脅的存在促成了聯盟存續得到了驗證。

第二項假設認為，由於北約具有國際制度的特性，不論威脅是否存在，只要能在符合會員國利益與需求的情況下調整，便能獲得支持而持續存在。

自從北約於 1949 年成立以來，便以強大的軍事力量提供了成員國安全保障，也透過有助於促進資訊流通的民主體制與多重制度管道，在相互依賴的背景下，建立起成員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在冷戰結束以後，北約更將民主體制作為會員國的標準之一，鼓勵其他中、東歐國家申請加入，以進一步擴展民主國家聯盟的範圍，發揮維護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成效而持續存在。由於北約成員國性質相近，皆為民主國家，彼此交流往來熱絡，聯盟內部更形成了各種不同功能的高度制度化官僚組織，而與傳統上為了應付軍事作戰而形成的短期聯盟不同。其他學者也認為，當聯盟具備軍事、經濟和外交資產上的多重能力時，制度的彈性便會出現。若聯盟的制度有益於創造新的規則與原則時，持久度也會增強而有助其對新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即，北約已從防禦性的單純軍事聯盟演變為更多元的「安全管理機制」，其目的同時涵蓋了集體防禦和管理多元的低層次安全問題。¹⁴ 換言之，北約於後冷戰時期的持續存在，並不僅僅是美國霸權基於維持全球秩序之供給，更是符合會員國期待的需求。此外，美國及其北約盟國的軟權力性質，也得以說明了中、東歐國家於後冷戰時期係受到吸引而非脅迫，才爭相希望加入北約的擴展歷程。

從新自由主義學派所重視的國際制度、民主和平、相互依賴與軟權力等因素看來，**H2：在後冷戰時期，北約發揮制度特性，在符合會員國利益與需求的情況下，由軍事聯盟轉型成區域性的安全管理組織獲得了驗證。**

第三項假設認為，盟國在北約內部的交往相處以及北約和外部行為者的互動聯繫，形成了不同的規範，使得聯盟本身的性質與身份認同產生了變化。

對於北約來說，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主要國家及相關決策者的共有觀念知識已逐漸調整，並未將北約視為僅具有集體防衛性質的傳統軍事聯盟，而是逐步將任務擴展到盟國領土以外的區域，更參與維持和平行動，這就使得北約的性質及戰略概念產生了不同於冷戰時期的變化。

就內部而言，北約盟國自冷戰以來便建立了長期的安全合作關係，並逐漸發展出集體的身份認同，超越了傳統軍事聯盟的性質，並不以對抗蘇聯/俄羅斯威脅為唯一目的，因而在冷戰結束以後還能持續存在。這樣的聯盟呈現出制度化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特色，並以共同價值和自由民主國家的集體身份為基礎。就外部而言，北約在強化內部團結並擴展與中、東歐國家交流的同時，也積極透過

¹⁴ 參見：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Autumn, 2000), pp. 705-735.;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3 (Summer, 1996), pp. 445-475.

「和平夥伴計畫」降低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敵意，在 1990 年代中期先後簽署了《北約與俄羅斯基礎文件》及《北約與烏克蘭特別夥伴關係憲章》。為了要強化彼此合作的意願，雙方皆不斷強調共同面對的威脅、共享的利益，並訴求相同的價值觀以追求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當北約持續宣示聯盟性質的轉變，並在政策與行為上加以實踐後，便能透過話語行動將訊息傳達出去，產生情境轉換的效果，進而改變了其他行為者對北約與自己身份認同的判斷。¹⁵ 當北約成員國以及夥伴關係國家（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身份認同都因為社會建構的過程而出現變化時，北約便成為了具有獨特身份認同的國際組織，不論是內部或外部的行為者都會對北約產生新的期待，自然便會使得北約獲得延續發展的支持力量。

此外，吾人亦可發現建構主義學者所重視的規範性質存在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實踐中。北約聯盟規範的構成性，即為北大西洋公約第 5 條所接襲的「集體防禦」。因為有著此項條款的規定，成員國之間存在著明確的安全保障承諾，歐洲盟國得以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即時提供協助，美國更具備了介入歐洲安全事務的正當性。在北約規範的限制性方面，北約在歷次重要會議與正式文件中皆強調，民主政治、法治制度是聯盟的基本核心價值，也是參與聯盟的先決條件。而唯有正式加入北約，才能受到盟國集體防禦的保護，夥伴國家僅能獲得諮詢的地位。在規範的評判性方面，吾人除了可將民主制度視為新成員國申請加入北約的限制標準外，還意味著進步的象徵。固然，這些前共產國家也可能是因為具體的經濟、安全利益而希望加入北約，但希望被皆納為西方社會一份子的期待，也說明身份認同的轉變可能產生了具體的利益和偏好。

對於建構主義學者而言，其關注的身份認同、社會化建構、規範與理念等因素都促成了北約於後冷戰時期的持續存在。**H3：在後冷戰時期，北約內部與外部行為者的互動塑造出新的身份認同，由軍事聯盟昇華成安全共同體，受規範影響而實踐廣泛合作獲得了驗證。**

經由本論文的初步研究，筆者認為，根據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要學派推衍出的命題假設皆能用以解釋北約於後冷戰時期的存續發展。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不足之處

筆者認為，本論文的研究限制與不足之處主要在於兩點：一、研究方法的限制，只能解釋從國際關係理論中衍生出的命題假設是否適用於選定的個案，而非何種理論或研究途徑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或其他聯盟存續較具有較完善的解釋能力。二、不同研究途徑或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原本即存在歧異，因而可能會對於選定的個案提出不同觀點。

¹⁵ K. M. Fierke and Antje Wiener,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Issue 5 (December 1999), pp. 721-742.

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於本論文採取的是個案研究法，試圖探討北約在後冷戰時期存續的可能因素，係針對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要學派的觀點推行出不同的聯盟理論解釋模式，再選取個案加以研究，以確認選定的個案能否適用。學者認為，個案研究是詳細的檢驗單一歷史事件的單一層面，以發展或測試可普遍化到其他事件的歷史性解釋。¹⁶ 但由於本文僅檢視單一個案，而非採用數個個案交叉比較或大量統計分析，並無法確保不同學派的聯盟理論解釋模式可放諸四海皆準，也不是以比較何種學派的聯盟理論觀點具有較佳的解釋能力作為本論文研究宗旨。

此外，由於本論文兼採不同研究途徑來探討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問題，當這些研究途徑（即國際關係理論不同學派）本身即存在歧異時，便可能會產生對個案出現不同解釋的差別。筆者在本論文第貳章運用現實主義學者瓦特所提出的「威脅平衡理論」分析指出，促成北約於後冷戰時期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俄羅斯存在與恐怖主義等威脅。但在第肆章運用建構主義學派觀點分析時，則歸納出北約建立之初雖然主要訴求「外群體」歧視，來聯合各盟國的力量以圍堵、防範蘇聯的入侵。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北約的身份認同與性質也開始產生了變化，在增進「內群體」信任的同時，卻未訴求激化「外群體」歧視。具體而言，在後冷戰時期，究竟北約與俄羅斯是否相互視為彼此的威脅呢？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俄羅斯的存在而延續了北約盟國團結對抗的信念，俄羅斯亦多所提防北約東擴的發展。若北約於後冷戰時期持續存在的動機「僅只於」制衡俄羅斯，則自冷戰結束以來的 3 次吸收成員東擴行為，勢必會激起俄羅斯的敵意，減少彼此合作對話的機會。但從實際作為來說，吾人可運用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途徑分析，北約多次與俄羅斯（及烏克蘭）召開雙邊/多邊會議，發展國際建制以建立溝通管道，增進彼此的理解與互信，同時訴求共同合作以維護歐洲區域與全球安全穩定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了衝突對抗的可能。

現實主義學者華爾滋曾表示，一般認為，組織是由其敵人所創造出來的，而聯盟則是被組織起來對抗認知到的威脅。從權力平衡理論和歷史來說，贏得戰爭的聯盟會在勝利之後瓦解，在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更是如此。對抗法國拿破崙的聯盟固然擊敗他兩次，但也瓦解了兩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也使得戰爭期間的盟友轉變成和平時期的對手。因此，在缺乏對於蘇聯強烈威脅的共同認知下，北約將不會永續存在，縱然不會在數日之內瓦解，但應該會在若干年後。¹⁷ 事實上，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互動關係確實存在不同面向，既有軍事科技能力的較量，也有政治安全合作的對話，亦有經貿交流的成果，彼此雖存在合作的契機，但卻又出現相互防範的態勢，端看吾人選擇何種議題領域深入探討。基歐漢與奈

¹⁶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5), p. 5.

¹⁷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Autumn, 1993), pp. 75-76.

伊特別提出，當國家之間的交流出現了連結不同社會的多重管道而創造出了跨國關係；由於聯繫增強，各種不同類型的非國家行為者會在不同的議題中合作，模糊了各議題的性質與界線，降低了等級差別；當這種聯繫增強到一定程度時，軍事力量在解決國家間議題的重要性就變得次要。如此，便出現了國際關係「複合相互依賴」的情況。¹⁸

固然筆者同意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將俄羅斯視為北約於後冷戰時期的威脅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北約所發表的官方文件或報告中，卻鮮有將俄羅斯視為主要威脅，或刻意凸顯彼此敵意的作法。就學術研究而言，學者的研析觀點與官方文件本來即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來源，針對本文所探討的個案來說，前述兩項資料確實也出現若干落差，但為忠實呈現研究成果，筆者仍將不同觀點並列，以供其他研究者進一步探討。然而，這種差異應為社會科學研究本身不可避免的特性。事實上，研究者對於國際關係議題與研究途徑的選擇，往往都對於最終研究成果或預期結論有著不同的影響，¹⁹ 端看研究者與涉入的當事者如何理解、解釋與詮釋。縱使學術研究無法達到絕對的價值中立，但綜合運用不同研究途徑以探求國際關係特定問題的全貌則是吾人可以努力的方向。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人於 2010 年出版了《超越典範：世界政治中的分析折衷主義》（*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以後，若干學者近來更針對該書觀點深入探討交流，²⁰ 以辨明根據解釋具體問題或者思考更深層次議題的需要，結合不同研究途徑的可行性。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也認為，運用複合、多重、彼此競爭的概念模式，才是對於當前外交政策之理解所能提供的最佳方式。²¹

第四節 未來發展方向

從本論文所參考引用的學術著作中，可以發現已有不少學者刻意選取「非現實主義」途徑來研究聯盟理論及相關問題，或對於後冷戰時期的若干聯盟存續提

¹⁸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pp. 21-25.

¹⁹ 這種理性主義 v.s. 反思主義，實證主義 v.s. 反思主義對於研究主題的理解、解釋與詮釋不同，而產生歧異，正是建構主義學者關注的主題。參見：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33-40.

²⁰ 參見：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8, No. 2 (2010), pp. 411-431. ;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10). ;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65-480. ;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De-Centering, Not Discarding, the 'Isms': Some Friendly Amend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81-485. ; Henry R. Nau, "No Alternative to '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487-491.

²¹ Graham T. Allison, Philip D.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ongman, 1999), p. 389. 艾利森認為，外交政策理論與國際政治理論是一體之兩面。參見：*Ibid.*, p. 405.

出不同論述。筆者認為，本論文所推行出的聯盟理論解釋模式及所選取的個案應可作為日後擴大研究的基礎，以對於國際關係的聯盟理論發展提出較為完善的解釋，更可以將研究主題往若干方向繼續深入探討。

一、採用不同研究方法

除了本文所運用的單一個案研究方法，其他研究者則可採取增加個案數而比較研究或運用大樣本分析的方式來探討聯盟形成、延續或瓦解的因素，或檢驗這些假設是否可靠。瓦特選取的是 1955 至 1979 年之間，中東地區出現的 36 個不同聯盟個案，來檢驗其所提出來的假設，並得出結論：制衡而非扈從才是國家普遍的選擇；當國家選擇制衡時，往往制衡的是威脅來源而非強權。²² 施韋勒則曾分別對於大國與小國類型的個案加以研究，更運用了結合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途徑，探討國家內部因素對於該國（無法）採取制衡行為的限制。其認為，國內政治菁英的共識、政治菁英彼此的團結性、社會團結性、政權穩定性等皆會對於該國能否採取制衡行為產生影響，因而挑戰了將國家視為單一理性行為者的傳統「權力平衡」理論。²³ 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李茲（Brett Ashley Leeds）教授則建立了「聯盟條約義務與條款」（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資料庫網站，提供其他研究者針對大樣本採取量化分析的方式，來探討國際關係聯盟變化的一般趨勢。已有若干研究團隊運用該資料庫的數據，發表學術期刊論文。²⁴ 事實上，「聯盟條約義務與條款」資料庫係從密西根大學於 1963 年由學者辛格（J. David Singer）所建立的「戰爭關連」（Correlates of War, COW）資料庫所衍生出來。²⁵ 亦有學者綜合運用這兩大資料庫探討國家政權性質對於彼此之間發展聯盟關係的影響，並得出初步結論：在 1945 年之後的民主國家組合更有可能形成聯盟，但 1816-1944 年之間則未出現這種現象。²⁶

二、選取不同研究途徑與/或個案

在本論文當中，筆者主要探討不同研究途徑/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對於單一個案—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存續—的適用性，並經由理論研析與文獻回顧，對於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的存續提出了若干可能的解釋。學界先進或可選取其他個案來探討筆者於第貳章至第肆章中所推行出的聯盟理論解釋模式之適用性，或可選取任一

²²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especially ch. 5, 8.

²³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²⁴ 參見：<http://atop.rice.edu/> 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或可參考李茲教授個人網站：<http://www.ruf.rice.edu/~leeds/>

²⁵ 關於「戰爭關連」資料庫的演變歷程，可參見：<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history.htm>

²⁶ Douglas M. Gibler and Meredith Reid Sarkees, "Measuring Alliances: the Correlates of War Formal Interstate Alliance Dataset, 1816–200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 2 (2004), pp. 211-222.

研究途徑，深入探討其他在冷戰結束後仍然持續存在的聯盟體系，以瞭解該研究途徑或學派觀點的侷限性。

近幾年來，也有其他學者運用不同學派的觀點來解釋後冷戰時期的聯盟存續問題。伊肯伯理（G. John Ikenberry）便認為，現實主義無法充分解釋西方秩序的歷久性與重要特徵。固然針對蘇聯權力的制衡強化了西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但在冷戰結束之後，這樣的關係卻繼續存在。冷戰時期的兩大強權對峙結束以後，儘管大國之間的權力存在極大差距，但美國卻和歐洲與日本重申彼此之間的聯盟關係，制止了政治衝突，並擴展貿易與投資，而且也避免了再次發生戰略對抗與制衡。由於美國霸權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特徵，國際制度在促進合作與克服被控制或拋棄的考量方面也能發揮作用。現實主義理論忽略了西方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礎，即制度的拘束和制約作用，以及民主政體可減少西方國家參與戰略對抗或制衡美國霸權的邏輯。²⁷ 根據庫欽斯（Andrew C. Kuchins）等人的研究，不論是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觀點或自由主義的多邊互賴考量，皆能解釋俄羅斯對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於亞太地區維持聯盟體系的立場。²⁸ 學者望月（Mike Mochizuki）等人則從自由主義觀點主張，後冷戰時期的美日聯盟關係不能僅建立在嚇阻中國的企圖上，還應該以共同的利益與價值為基礎，擴展成為區域的多邊集體安全機制，如此才能真正確保區域安全與穩定。²⁹ 此外，亦有學者以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國際制度觀點，探討冷戰期間幾個聯盟體系的存續與變化。³⁰ 更有韓國學者以此來研究美國與南韓從 1954 年建立聯盟關係以來，雙邊安全合作制度化的情況。³¹ 吾人亦可針對這些個案而改採或兼採其他研究途徑/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來再次檢驗，確認本文所提出的聯盟理論解釋模式能否對於其他聯盟的存續發展提出合理的解釋。

另一方面，華沙公約組織在冷戰結束以後旋即瓦解，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美澳紐公約（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ANZUS）、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等聯盟關係或條約則是在美蘇兩強對峙的冷戰期間便解散或失效。吾人也可以對於這些個案研究分析，以瞭解是否係因為缺乏本文

²⁷ G. John Ikenberry,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3-214.

²⁸ <http://iis-db.stanford.edu/pubs/10141/kuchins1.pdf> When Realism and Liberalism Coincide: Russian Views of U.S. Alliances in Asia

²⁹ Mike Mochizuki and Michael O' Hanlon, "A Liberal Vision for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Survival*, Vol. 40, No. 2 (Summer 1998), pp. 127-134.

³⁰ 參見：Kirsten L. Rafferty, *Alliances as Institutions: Persistence and Disintegration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2000). ; Kirsten Rafferty, "An Institutional Re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Alliance Systems: Insights for Alliance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36, No. 2 (Jun., 2003), pp. 341-362.

³¹ Kwang Sub Kwak, *The United States-ROK Alliance, 1953-2004: Alli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6).

中所提出可促使聯盟存續的因素，才使得聯盟關係斷絕，或對於本文所提出的聯盟理論解釋模式作出修正。

此外，學者們曾從國際體系的層次出發，探討國際體系結構或極數對於聯盟形成的影響。³² 在冷戰結束以後，國際體系逐漸呈現單極發展的趨勢，國際關係也趨於穩定，處於唯一霸權地位的美國將如何處理其與聯盟夥伴之間的關係呢？³³ 在單極體系中，對於多數國家而言，並無法在短期之內挑戰霸權的優勢，這些國家不分實力大小，一方面希望與霸權保持積極合作關係，以獲得安全保障與經濟利益，但另一方面卻也不希望受到霸權宰制，處於弱勢地位。因此，對於單極體系中，霸權、大國、小國參與或排斥聯盟的動機，或這些國家試圖影響霸權或大國外交政策之策略，更值得吾人綜合運用不同研究途徑/國際關係理論學派深入探討。

最後，中共自從建政以來，鮮少與其他國家締結軍事聯盟關係。冷戰結束以後，則分別與美國和俄羅斯於 1990 年代中期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又於 1996 年開始增強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等 4 國的合作，處理成員之間與中亞地區的安全議題，最後於 2001 年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縱使中共一再強調，「上海合作組織」對外奉行不結盟、不針對其它國家和地區及開放原則。³⁴ 但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孟格斯（Constantine Menges）仍然將該組織視為歐亞地區具有軍事地緣戰略考量的聯盟（Eurasian military-geostrategic alliance）。³⁵ 關於前述中共政策作為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型態、目標與未來發展，吾人是否也可運用本文從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要學派所推衍出的聯盟理論加以解釋，或需提出新理論加以闡述說明？

³² 參見：Louis René Beres,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Alliance Commitment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25, No. 4 (Dec., 1972), pp. 702-710. ; George T. Duncan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Flexibility of Alliance Partner Choice in a Multipolar System: Models and Te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6, No. 4. (Dec., 1982), pp. 511-538. ;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168.

³³ 可參見學者對此主題的初步研究成果：Thomas S. Mowle and David H. Sacko, *The Unipolar World: An Unbalance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2007). ; Thomas S. Mowle and David H. Sacko, "Global NATO: Bandwagoning in a Unipola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28, No. 3 (December 2007), pp. 597-618. ;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86-120. ; Birthe Hansen, *Unipolarity and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³⁴ 關於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宗旨與立場，可參見：<http://www.sectsc.org/CN/brief.asp> 上海合作組織簡介；蘇浩，*亞太合作安全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136；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

³⁵ <http://archive.newsmx.com/archives/articles/2001/7/30/61806.shtml> Analysis: China, Russia sewing up Eurasia

筆者在本論文中，僅先挑選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作為個案，運用國際關係理論加以檢驗，試圖發展出若干聯盟理論解釋模式，俾供其他研究者比較研究。前述所提及的其他發展方向，亦是筆者日後可擴展研究成果的努力目標。





參考書目

一、中文專書

-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2002),《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
- 尹繼武 (2009),《社會認知與聯盟信任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少軍 (2002),《國際政治學概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斌 (2010),《廢約運動與民國政治 (1919-1931)》,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周丕啟 (2005),《合法性與大戰略：北約體系內美國的霸權護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孫德剛 (2007),《多元平衡與“準聯盟”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
- 張忠絨編著 (1977),《中華民國外交史 (第4版)》,台北：正中書局。
- 莫大華 (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出版社。
- 劉彥原撰 (1990),李方晨增補,《中國外交史 (第4版)》,台北：三民書局。
- 蘇浩 (2003),《亞太合作安全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二、中文期刊

- Alexander Wendt (2001),〈國際政治中的三種無政府文化〉,《美歐季刊》,15:2,153-198。
- 王元綱 (2003),〈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18,41-58。
- 王高成 (1997),〈「安全兩難」下的兩岸外交競爭〉,《問題與研究》,36:12,23-35。
- 王高成 (2004),〈戰爭的研究：一個現實主義的觀點〉,《哲學與文化》,31:4,5-23。
- 包宗和 (2003),〈現實主義之自我論辯及其與批判理論間之解構與建構〉,《國際關係學報》,18,1-18。
- 甘逸驊 (2003),〈北約東擴：軍事聯盟的變遷與政治意涵〉,《問題與研究》,42:4,1-24。
- 甘逸驊 (2003),〈冷戰結束後的北約與國際關係理論〉,《問題與研究》,42:5,1-23。
- 甘逸驊 (2008),〈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性〉,《問題與研究》,47:2,1-24。
- 石之瑜 (2001),〈做為藝術的政治學—兼評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立場〉,《美歐季刊》,15:2,293-310。
- 林碧炤 (1989),〈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政治學報》,17,

129-181。

- 秦亞青 (2001),〈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 15: 2, 231-264。
- 袁易 (2001),〈對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份與利益分析的批判: 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美歐季刊》, 15: 2, 265-291。
- 莫大華 (1999),〈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 38: 9, 93-109。
- 莫大華 (2000),〈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 39: 12, 65-90。
- 莫大華 (2003),〈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 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次大辯論?〉,《政治科學論叢》, 19, 113-138。
- 莫大華 (2006),〈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建橋計劃: 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 87, 231-240。
- 莫大華 (2010),〈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 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判〉,《問題與研究》, 49: 1, 29-58。
- 莫大華 (2000),〈治絲愈茶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對黃旻華先生的評論之回應〉,《問題與研究》, 39: 11, 95-101。
- 陳一新 (1991),〈從聯盟理論看亞太新安全體系〉,《美國月刊》, 6: 6, 50-57。
- 黃旻華 (2000),〈評「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 39: 11, 71-94。
- 鄭端耀 (2001),〈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之評析〉,《美歐季刊》, 15: 2, 199-229。
- 鄭端耀 (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 42: 2, 1-21。
- 鄭端耀 (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 44: 1, 115-140。
- 盧業中 (2001),〈主要國際關係理論中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之比較研究〉,《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9: 2, 21-52。
- 盧業中 (2002),〈論國際關係理論之新自由制度主義〉,《問題與研究》, 41: 2, 43-67。

三、英文專書

- Alagappa, Muthiah (ed.) 2003.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ison, Graham T., Owen R. Cote, Jr., Richard A. Falkenrath, and Steven E. Miller, 1996. *Avoiding Nuclear Anarchy: Containing the Threat of Loose Russian Nuclear Weapons and Fissile Material*.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Allison, Graham T., and Philip D. Zelikow, 1999. *Essence of Decision*.

-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n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 Art, Robert J., 2003.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xelrod, Robert, 1997.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xelrod, Robert, 2006.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aldwin, David A.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lair, Bruce G., 1993. *The Logic of Accidental Nuclear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Brown, Michael E.,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2004.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rzezinski, Zbigniew, 2004.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1993.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 1997.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Carlsnaes, Walter,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2002.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Carr, E. H., 194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 Carter, Ashton B., and William J. Perry, 1999.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hari, Chandra (ed.) 2007. *War, Peace and Hegemon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 Checkel, Jeffrey, 1997.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hange: Soviet/Russian Behavio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opher, Warren, 1998.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aude, Inis L., 1962.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 Cooper, Richard N., 1968.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y McGraw-Hill.
 - Crawford, Robert M.A., 1996.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ookfield Vt.: Dartmouth.

- David, Steven R., 1991. *Choosing Sides: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Karl W.,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nnelly, Jack, 2000.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nne, Tim et al., (eds.) 1998.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3.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Evera, Stephen Van, 1997.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vera, Stephen Van, 1999.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ederking, Brian, 2000.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INF Treaty*. London: Ashgate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 Gaddis, John Lewis, 1982.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ddis, John Lewis, 1987.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ddis, John Lewis, 1997.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orge, Alexander L., and Andrew Bennett,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heciu, Alexandra, 2005.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75.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1993.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uoqi, Xu, 2005.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zzini, Stefano, and Anna Leander (eds.) 2005.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 Haftendorn, Helga,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1999.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sen, Birthe, 2011. *Unipolarity and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Hansen, Birthe, Peter Toft and Anders Wivel, 2009.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American World Order: Lost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 Harris, George S., 1972. *Troubled Alliance: Turkish-American Proble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45-1971*.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He, Kai, 2009.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 Holsti, K. J., 1988.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Hall.
- Hui, Victoria Tin-bor,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sti, K. J., 1987.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Ikenberry, G. John (ed.) 2002.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bb, Cindy R., 2004. *Bridging the Gap: Ethnicity, Legitimacy, and State Align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Jervis, Robert, and Jack Snyder (eds.) 1991.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ed.)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gley, Charles W., 1995.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ennedy, Paul M.,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eohane, Robert O., and Helen V. Milner (eds.) 1996.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1972.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2001.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 Keohane, Robert O., Joseph S. Nye, and Stanley Hoffmann (eds.) 1993.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Europe, 1989-199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2002.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atochwil, Friedrich V., 1989.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uthammer, Charles, 2004. *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 Kubalkova, Vendulka,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and Paul Kowert,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E. Sharpe.
- Lapid, Yosef,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1996.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Larson, Deborah Welch, 1985.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yne, Christopher, 2006.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lley, James R., and Chuck Downs (eds.), 1997.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Ft. McNa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Liska, George, 1962. *Nations in Alliances: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bell, Steven E.,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ddison, Angus,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Mandelbaum, Michael, 1981.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Martin, Lisa L., and Beth A. Simmons (eds.) 2001.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cMahon, K. Scott, 1997. *Pursuit of the Shield: The U.S. Quest for Limite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 Mearsheimer, John J., and Stephen M. Walt, 2007.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iglietta, John P., 2002. *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92: Ira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Miller, Benjamin, 2007.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Rebecca R., 2007. *NATO's New Mission: Projecting Stability in a Post-Cold War World*.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 Morgenthau, Hans J.,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Mowle, Thomas S., and David H. Sacko, 2007. *The Unipolar World: An Unbalance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 Mueller, John, 2004. *The Remnants of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Neumann, Iver, and Ole Waver (eds.) 1997.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 Nye, Joseph S., Jr.,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Nye, Joseph S. Jr.,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ye, Joseph S. Jr., 2006.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Nye, Joseph S. Jr., 2009.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7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 Nye, Joseph S. Jr., 2011.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Onuf, Nicholas Greenwood, 1989.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Osgood, Robert E., 1968.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Owen, John M., 1997. *Liberal Peace, Liberal War: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ye, Kenneth A., (ed.) 1985.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essman, Jeremy, 2008.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auchhaus, Robert W. (ed.) 2001.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London: Frank Cass.
- Ray, James Lee, 1998.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alu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Reiter, Dan, 1996. *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 Alliances, and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eiter, Dan, and Allan C. Stam, 2002. *Democracies at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iter, Erich and Heinz Gärtner (eds.) 2001.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New York: Physica-Verlag.
- Reus-Smit, Christian and Duncan Snidal (eds.) 2008.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sse-Kappen, Thomas, 1995.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ttberger, Volker and Peter Mayer (eds.) 1993.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crance, Richard N.,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senau, James,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1992.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usseau, David L., 2006. *Identifying Threats and Threatening Identiti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ggie, John G., 1998.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Russett, Bruce M. (ed.) 1993.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Post 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ssett, Bruce M. and John R. Oneal, 2001.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Rynning, Sten, 2005. *NATO Renewed: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3.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Rules and Rhetor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roeder, Paul,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8.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6.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Sil, Rudra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2010.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 Smith, Steve,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1996.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Glenn H., 1997.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ack,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Arthur A., 1990.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4.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Michael, 1976. *Anarchy and Cooperation*. New York: Wiley.
- Thies, Wallace J., 2009. *Why NATO Endur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slu, Nasuh, 2003. *The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hip between 1947 and 2003: The History of a Distinctive Alliance*. New York: Nova Science.
- Vasquez, John A., and Colin Elman (eds.) 2003.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 Vernon, Raymond, 1971. *Sovereignty at Bay: 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Walt, Stephen M., 2005.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 Waltz, Kenneth N., 2008.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Wear, Spencer R., 1998. *Never at War: Why Democracies will not Fight One Anoth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Michael C. (ed.) 2007. *Realism Reconsidered: The Legacy of Hans J. Morgentha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Oran, 1994.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akaria, Fareed, 2008.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

四、英文專書論文

- Doyle, Michael W., 1993. "Politics and Grand Strategy" in Richard N.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1-35.
- Fearon, James, and Alexander Wend, 2002.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52-72.
- Gaubatz, Kurt Taylor, 1998. "None Dare Call It Reason: Domestic Incen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War and Peace," in Randolph M. Siverson, ed., *Strategic Politicians,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17-142.
- George, Alexander L., and Timothy J. McKeown, 1985.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Robert Coulam and Richard Smith, eds.,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Vol. 2*.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34-41.
- Gilligan, Michael J., and W. Ben Hunt, 1998.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Allianc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1948-78," in Randolph M. Siverson, ed., *Strategic Politicians,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43-168.

- Kang, David, 2007. "U.S. Alliance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Asia-Pacific," in Amitav Acharya and Evelyn Goh, eds., *Reassess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Competition, Congruence, and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71-92.
- Katzenstein, Peter J., 2008. "The Contributions of Eclectic Theorizing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9-130.
- Keohane, Robert O., 1980.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131-162.
- Keohane, Robert O., 1990. "Empath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ne J. Mansbridge,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7-228.
- Keohane, Robert O., 2009. "Foreword," in Mario Telò,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London: Ashgate: vii-viii.
- Little, Richard, 2007.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in Michael C. Williams ed., *Realism Reconsidered: The Legacy of Hans J. Morgentha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7-165.
- Nye, Joseph S., Jr., 2007. "The Future of Power," in Chandra Chari ed., *War, Peace and Hegemon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36-49.
- Tajfel, Henri, and John Turner,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illiam G. Austin and Stephen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CA: Brooks-Cole: 33-47.
- Waever, Ole, 199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9-185.
- Waever, Ole, 1998.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9-118.
- Walt, Stephen M., 1994.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romoting Peac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George W. Downs, ed., *Collective Security beyond the Cold 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69-175.

- Waltz, Kenneth N., 1970.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Kindleberger e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 Symposiu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5-207.

五、英文期刊

- Allison, Graham, and Andrei Kokoshin, 2002. "The New Containment: An Alliance against Nuclear Terror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69: 35-45.
- Altfeld, Michael F., 1984.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7(4): 523-544.
- Art, Robert, Stephen Brooks, William Wohlforth,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2005/2006. "Correspondence: Striking th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3): 177-196.
- Axelrod, Robert, 1986.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4): 1105.
- Axelrod, Robert, and Robert O. Keohane, 1985.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38(1): 226-254.
- Baker, James A., III, 2002. "Russia in NAT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1): 97.
- Bar-Siman-Tov, Yaacov, 1980. "Alliance Strategy: U.S.-Small Allies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2): 202-216.
- Barnett, Michael, and Jack Levy, 1991.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3): 369-395.
- Barnett, Michael, and Raymond Duvall, 2005.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1): 39-75.
- Barnett, Michael, 1997. "Bringing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iberalism, Legitimac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litics* 49(4): 526-551.
- Bee, Ronald J., 2000. "Boarding the NATO Train: Enlargement and National Interest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1(2): 162-163.
- Beres, Louis René, 1972.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Alliance Commitment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5(4): 702-710.
- Borawski, John, 1995.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2): 233-234.
- Brecher, Michael, 1999.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2): 213-217.
- Brooks, Stephen G., 1997.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3): 445-477.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2.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1(4): 20-33.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Wohlforth, 2005.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72-108.
- Brown, Michael E., 1995. “The Flawed Logic of NATO Expansion,” *Survival* 37(1): 34-52.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1996. “Reconceptualizing Anarchy: Structural Realism Meets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4): 403-438.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2009. “Waltz and World History: The Paradox of Parsimon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3): 446-463.
- Caporaso, James A., 199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3): 610.
- Carter, Ashton B., 2004. “How to Counter WMD,” *Foreign Affairs* 83(5): 76.
- Cha, Victor D., 2000.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2): 261-291.
- Cha, Victor D., 2010.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3): 158-196.
- Checkel, Jeffrey T., 1997.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4): 473-495.
- Checkel, Jeffrey T., 1998.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2): 324-348.
- Checkel, Jeffrey T., 2004.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2): 229-244.
- Chen, Edward I-Hsin, 2012.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U.S.-Taiwan Informal Alliance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48(1): 1-50.
-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Jack Snyder, 1990.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2): 137-168.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49-80.
- Claude, Inis L., 1996. “Collective Legitimization as a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3): 367-379.
- Cooper, Scott, 2003/4. “State-Centric Balance-of-Threat Theory: Explaining the Misunderstood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ecurity Studies* 13(2): 306-349.
- Copeland, Dale C., 2000.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2): 187-212.

- Cottey, Andrew, 1999. "Central Europe Transformed: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on NATO's New Fronti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2): 1-30.
- Dannreuther, Roland, 1999. "Escaping the Enlargement Trap in NATO-Russian Relations," *Survival* 41(4): 145-164.
- Davis, Christopher, 2002. "Country Survey XVI The Defence Sector In The Economy of A Declining Superpow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1965-2001,"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13(3): 153.
- Desch, Michael C., 2002. "Democracy and Victory: Why Regime Type Hardl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2): 5-47.
- Desch, Michael C., 2003. "Democracy and Victory: Fair Fights or Food Figh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1): 180-194.
- Dinerstein, Herbert S., 19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3): 589-601.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3): 205-235.
- Doyle, Michael W.,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4): 1152.
- Doyle, Michael W., 2005. "Three Pillars of the Liberal Pea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 463-466.
- Dueck, Colin, 2004. "Ideas and Alternatives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2000-2004,"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4): 511-535.
- Duffield, John S., 1992.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Alliance Behavior: Explaining NATO Conventional Force Level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4): 837-838.
- Duffield, John S., 1994. "Explaining the Long Peace in Europe: The Contributions of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4): 378.
- Duffield, John S., 1994-1995. "NATO's Func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9(5): 763-787.
- Duncan, George T.,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1982. "Flexibility of Alliance Partner Choice in a Multipolar System: Models and Te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6(4): 511-538.
- Elman, Colin, 1996.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1): 7-53.
- Elman, Colin, 1996.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6(1): 58-61.
- Elman, Colin, 2001. "Introduction: History,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3(4): 757-766.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1997.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1): 5-21.
- Epstein, Rachel A., 2005.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Evidence and Expectations," *Security Studies* 14(1): 63-105.
- Evangelista, Matthew, 2001. "Norms, Heresthetic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3(1): 5-35.
- Evera, Stephen Van, 1990-1991.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3): 7-57.
- Fearon, James D., 1998.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 289-313.
- Featheret, Peter D., al., 2000.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165-193.
- Feng, Yi and, Paul J. Zak, 1999. "The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2): 162-177.
- Fiammenghi, Davide, 2011.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4): 126-154.
- Fierke, K.M., and Antje Wiener, 1999.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5): 721-742.
- Finnemore, Marth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Teachers of Norm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4): 565-597.
-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887-917.
- Frederking, Brian, 1998.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5(2): 207-232.
- Fukuyama, Francis, 2004.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The National Interest* 76: 57-68.
- Gaddis, John Lewis, 1977. "Containment : A Reassessment," *Foreign Affairs* 55(4): 873-881.
- Gaddis, John Lewis, 1998. "History, 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 *Survival* 40(1): 145-151.
- George, Jim, 198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 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3): 269-279.
- Gheciu, Alexandra, 2005. "Security Institutions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4): 973-1012.

- Ghez, Jeremy and F. Stephen Larrabee, 2009. "France and NATO," *Survival* 51(2): 77-90.
- Gibler, Douglas M., and Meredith Reid Sarkees, 2004. "Measuring Alliances: the Correlates of War Formal Interstate Alliance Dataset, 1816–200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1(2): 211-222.
- Glaser, Charles L., 1993.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1): 5-50.
- Glaser, Charles L., 1997.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50(1): 171-201.
- Gordon, Philip H., 1996. "Recast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 *Survival* 38(1): 32-57.
- Gould-Davies, Nigel, 1999.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1): 90-109.
- Grieco, Joseph M.,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3): 485-507.
- Grigorescu, Alexandru, 2008. "East and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Iraq War: The Choice between 'Soft Balancing' and 'Soft Bandwagoning',"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1(3): 281-299.
- Guzzini, Stefano, 2000.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2): 150-155.
- Haas, Peter M., 1989. "Do Regimes Matter?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Mediterranean Pollution Contr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3(3): 377-403.
- Hasenclever, Andreas, and Brigitte Weiffen, 2006.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the Key: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Democratic Pe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2(4): 563-585.
- Hoffmann, Stanley, Robert O. Keohane and John J. Mearsheimer,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ost-Cold Wa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2): 191-199.
- He, Kai and Huiyun Feng, 2008.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17(2): 363–395.
- He, Kai, 2012.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21(2): 154-191.
- Hellman, Gunther, and Reinhard Wolf, 1993.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Security Studies* 3(1): 3-43.
- Hendrickson, Ryan C., 1999. "The Enlargement of NATO: The Theory and

- Politics of Alliance Expansion,” *European Security* 8(4): 84-99.
- Hermann, Margaret G., 1998.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4): 605-624.
 - Hildreth, Steven A., and Jason D. Ellis, 1996. “Allied Support for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Orbis* 40(1): 118-119.
 - Hoffmann, Stanley, 1977.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06(3): 41-60.
 - Hoffmann, Stanley, Robert O. Keohane and John J. Mearsheimer,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Part I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ost-Cold Wa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2): 191-199.
 - Holsti, K. J., 1978.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plomacy in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2): 513-515.
 - Holsti, K. J., 1989.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ich Are the Fairest Theories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3): 256.
 - Holsti, Ole R., 1962.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 244-252.
 - Hopf, Ted, 1998.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3(1): 171-200.
 - Hopf, Ted, 2000. “Constructivism All the Way Dow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3): 369-378.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2): 35-49.
 - Ikenberry, G. John, 1998/1999.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3): 43-78.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 Joffe, Josef, 1995. “‘Bismarck’ or ‘Britain’? Toward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4): 94-117.
 - Joffe, Josef, 1997. “How America Does It,” *Foreign Affairs* 76(5): 14.
 - Kahler, Miles, 1998.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919-941.
 - Katzenstein, Peter J., 1975.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Some Long-Term Trends and Recent Chang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9(4): 1021-1034.
 - Katzenstein, Peter J., 2002.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3): 575-607.
 -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Nobuo Okawara, 2001/2002.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3):

153-185.

-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199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645-685.
- Kaufman, Robert G. 1992. "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Alignment Decisions in 1930s Europe," *Security Studies* 1(3): 417-447.
- Kegley, Charles W.,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Alliance Norms and War: A New Piece in an Old Puzz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6(4): 572-595.
- Kelsen, Hans, 1948.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Self-Defense Under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4): 783-796.
- Kennan, George F., 194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4: 566-582.
- Keohane, Robert O., 1971. "The Big Influence of Small Allies," *Foreign Policy* 2: 161-182.
- Keohane, Robert O., 1974.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27(1): 39-62.
- Keohane, Robert O., 1982. "The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32-355.
- Keohane, Robert O., 1986.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1): 1-27.
- Keohane, Robert O., 1988.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1): 169-176.
- Keohane, Robert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4): 379-396.
- Keohane, Robert O., 2000. "Ideas Part-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1): 125-130.
- Keohane, Robert O., and Lisa L. Martin, 1995.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39-51.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198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4): 727.
- Kirshner, Jonathan, 1998. "Political Economy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1): 76.
- Krahnemann, Elke, 2005.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Network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ransatlantic Securi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8(1): 22-23.
- Kramer, Mark, 1999. "Ideology and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4): 539-576.

- Krauthammer, Charles, 1990/1991.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1): 23-33.
- Krauthammer, Charles, 2004. "In Defense of Democratic Real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77: 15-25.
- Krasner, Stephen D., 1982.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186.
- Krasner, Stephen D., 1991.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43(3): 336-366.
- Labs, Eric J., 1992.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1(3): 383-416.
- Labs, Eric J., 1997.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6(4): 1-49.
- Lai, Brian, and Daniel S. Morey, 2006. "Impact of Regime Type on the Influence of U.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4): 385-404.
- Lake, David A. 1992.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1): 24-37.
- Lake, David A., 2001. "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1): 129-160.
- Lake, David A. 2003. "Fair Fights? Evaluating Theories of Democracy and Vic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1): 155-156.
- Lake, David A., 2011.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5(2): 465-480.
- Lapid, Yosef, 1989.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3): 235-254.
- Larson, Deborah Welch, 1997.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18(3): 701-734.
- Layne, Christopher, 2002/3.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12(2): 120-164.
- Leeds, Brett Ashley,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Andrew G. Long, 2002.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8(3): 237-260.
- Legro, Jeffrey W. and Andrew Moravcsik, 1999.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2): 5-55.
- Legro, Jeffrey W., 2009. "The Plasticity of Identity under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1): 37-65.
- Levy, Jack S., 1997. "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1):

22-33.

- Lieber, Keir, and Gerard Alexander,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109-139.
- Londregan, John B., and Keith T. Poole, 1990. "Poverty, The Coup Trap, and the Seizure of Executive Power," *World Politics* 42(2): 151-183.
- Lugar, Richard G., 2002. "Redefining NATO's Mission: WMD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3): 10-12.
- Mahoney, James,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4): 507-548.
- Maoz, Zeev, and Bruce Russett,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624-638.
- Maoz, Zeev, and Nasrin Abdolali, 1989. "Regime 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1976,"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3(1): 3-35.
-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P. Olsen, 1998.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951-952.
- Martin, Lisa L., 1992. "Interests, 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4): 765-792.
- McCalla, Robert B., 1996.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3): 445-475.
- Mearsheimer, John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5-56.
- Mearsheimer, John J.,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5-49.
- Mercer, Jonathan, 1995.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2): 229-252.
- Mercer, Jonathan, 2005.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1): 94-95.
- Mercer, Jonathan, 2006.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9(3): 296-300.
- Miller, Eric A., and Arkady Toritsyn, 2005. "Bringing the Leader Back In: Internal Threats and Alignment Theory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14(2): 325-363.
- Milner, Helen, 1991.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1): 67-85.
- Miller, Paul D., 2012.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Survival* 54(2): 49-76.

- Mochizuki, Mike, and Michael O' Hanlon, 1998. "A Liberal Vision for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Survival* 40(2): 127-134.
- Morrow, James D., 1991.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904-933.
- Morrow, James D., 1993. "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2): 207-233.
- Mowle, Thomas S., and David H. Sacko, 2007. "Global NATO: Bandwagoning in a Unipola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8(3): 597-618.
- Narizny, Kevin, 200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lignment: Great Britain's Commitments to Europe, 1905-39,"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184-219.
- Nau, Henry R., 2011. "No Alternative to '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5(2): 487-491.
- Navon, Emmanuel, 2001.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4): 611-627.
- Neufeld, Mark, 1993.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1): 40.
- Nevers, Renée de, 2007. "NATO'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ole in the Terrorist Er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4): 65.
- Nixon, Richard M., 1967.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46(1): 111-125.
- Norris, Robert S., and Hans M. Kristensen, 2010. "Global Nuclear Weapons Inventories, 1945-2010,"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6(4): 77-83.
- Nye, Joseph S. Jr., 1987.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371-402.
- Nye, Joseph S. Jr., 1988.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40(2): 235-251.
- Nye, Joseph S. Jr.,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53-171.
- Nye, Joseph S. Jr., 1990.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 177-192.
- Nye, Joseph S. Jr., et. al., 1993. "Harnessing Japan: A U.S. Strategy for Managing Japan'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6(2): 29-42.
- Pape, Robert,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7-45.
- Paul, T.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46-71.
- Perlmutter, Amos, and Ted Galen Carpenter, 1998. "NATO's Expensive Trip East: The Folly of Enlargement," *Foreign Affairs* 77: 2-6.

- Perry, William J., 1996. "Defense in an Age of Hope," *Foreign Affairs* 75(6): 64-79.
- Pond, Elizabeth, and Kenneth N. Waltz, 1994. "Correspond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iewed from the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195-199.
- Posen, Barry R., and Andrew L. Ross, 1996-1997.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3): 5-53.
- Price, Richard, and Christian Reus-Smit, 1998. "Dangerous Liaison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3): 266-267.
- Raab, Jörg, and H. Brinton Milward, 2003. "Dark Networks as Problem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3(4): 413-439.
- Rafferty, Kirsten, 2003. "An Institutionalist Re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Alliance Systems: Insights for Alliance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36(2): 341-362.
- Rasler, Kare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2001. "Rivalrie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 the Major Power Subsyste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8(6): 659-683.
- Reiter, Dan, 1994. "Learning, Realism, and Alliances: 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 *World Politics* 46(4): 490-526.
- Reiter, Dan, 2001. "Why NATO Enlargement Does Not Sprea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4): 56-59.
- Reiter, Dan, 2001. "Does Peace Nurture Democracy ?"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3(3): 935-948.
- Riim, Toomas, 2006. "Estonia and NATO: A Constructivist View on a National Interest and Alliance Behaviour," *Baltic Security & Defence Review* 8: 34-52.
- Risse-Kappen, Thomas, 1994.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 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 185-214.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 Rosecrance, Richard N., 2002. "War and Peace," *World Politics* 55(1): 137-166.
- Rosecrance, Richard N., and Chih-Cheng Lo, 1996. "Balancing, Stability, and War: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 Napoleonic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4): 479-500.
- Ruggie, John G., 1983.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35(2): 261-285.
- Ruggie, John G., 1993.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1): 139-174.

- Ruggie, John G.,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881-882.
- Russett, Bruce M., 1968. "Components of an Ope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2(3): 285-301.
- Russett, Bruce M., 1971. "An Empirical Typ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5(2): 262-289.
- Rynning, Sten, 2001/2. "Shaping Military Doctrine in France: Decisionmakers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Domestic Interests," *Security Studies* 11(2): 85-116.
- Rynning, Sten, and Jens Ringsmose, 2008. "Why Are Revisionist States Revisionist? Reviving Classical Realism a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5(1): 29.
- Sandler, Todd, and Jon Cauley, 1975.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2): 330-348.
- Schimmelfennig, Frank, 1998.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8(2): 198-234.
- Schroeder, Paul W., 1987.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9: 244-290.
- Schroeder, Paul W., 1990. "Napoleon's Foreign Policy: A Crimin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54(2): 147-162.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72-107.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6.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3): 90-121.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2): 159-201.
- Serra, Don Narcis, 1988. "Spain, NATO and Western Security," *Adelphi Series* 28(229): 3-13.
- Sil, Rudra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2010.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8(2): 411-431.
- Sil, Rudra,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2011. "De-Centering, Not Discarding, the 'Isms': Some Friendly Amend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5(2): 481-485.
- Siverson, Randolph M., and Juliann Emmons, 1991. "Birds of a Feather: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Alliance Choi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5(2): 285-306.

- Sjurson, Helene, 2004. "On the Identity of NA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80(4): 687-703.
- Skalnnes, Lars S., 1998. "From the Outside in, From the Inside out: NATO Expans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7(4): 44-87.
- Stein, Arthur A., 1982.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299.
- Stephanson, Anders, 2000. "Offensive Realism," *Boundary 2* 27(1): 181-195.
- Strange, Susan, 1982. "Cave! Hic Dragon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485.
- Snyder, Glenn H., 1984.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6(4): 461-495.
- Snyder, Glenn H., 1990.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1): 103-106.
- Snyder, Glenn H., 2002.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1): 149-173.
- Snyder, Robert S., 2005. "Bridging the Realist/Constructivist Divide: The Case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1): 55-71.
- Sorokin, Gerald L., 1994. "Arms, Alliances, and Security Tradeoffs in Enduring Rival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8(3): 421-466.
- Sweeney, Kevin, and Paul Fritz, 2004.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6(2): 428-449.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 128-161.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4. "Power Politics and the Balance of Risk: Hypotheses on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Political Psychology* 25(2): 177-211.
-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6.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15(3): 464-495.
- Tang, Shiping, 2009. "Taking Stoc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1(4): 799-803.
- Tang, Shiping,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3): 587-623.
- Thies, Wallace J., Dorle Hellmuth and Ray Millen, 2006. "Does NATO Enlargement Spread Democracy ? Evidence from Three Cases," *Democracy and Security* 2(2): 201-230.
- Trenin, Dmitri, 1996. "Avoiding a New Confrontation with NATO," *NATO*

Review 44(3): 20.

- Vasquez, John A.,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899-912.
- Voss, James F., 1997. "Small Powers Learn from Big War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1): 127-129.
- Wallander, Celeste A., 2000.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4): 705-735.
- Walt, Stephen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3-43.
- Walt, Stephen M., 1988.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2): 275-316.
- Walt, Stephen M., 1997.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31-935.
- Walt, Stephen M., 1997.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39(1): 158-162.
- Walt, Stephen M.,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110: 29-46.
- Walt, Stephen M., 2009.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61(1): 86-120.
- Waltz, Kenneth N., 1991. "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4(4): 670.
- Waltz, Kenneth N., 1993.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2): 44-79.
- Waltz, Kenneth N., 1996.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1): 54-57.
- Waltz, Kenneth N.,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13-917.
- Waltz, Kenneth N., 2000.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1(2): 23-38.
- Waltz, Kenneth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5-41.
- Waterman, Harvey, Dessie Zagorcheva and Dan Reiter, 2001-2002. "NATO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3): 223-235.
- Wendt, Alexander,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335-370.
- Wendt, Alexander,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2): 384-425.

-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71-81.
- Wendt, Alexander, 2000.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1): 165-180.
- Wendt, Alexander, 2004.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2): 289-316.
- Whiteneck, Daniel J., 2001. “Long-term Bandwagoning and Short-term Balancing: 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Behaviour from 1792 to 181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2): 151-168.
- Williams, Michael C., 2004. “Why Idea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ns Morgenthau,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4): 633-665.
- Williams, Michael C. and Iver B. Neumann, 2000. “From Alliance to Security Community: NATO, Russia, and the Power of Identit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 357-387.
- Wither, James, 2006. “An Endangered Partnership: The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uropean Security* 15(1): 47-65.
- Wohlforth, William C., 1994/1995.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91-129.
- Wohlforth, William C., 2000. “Ideology and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2): 327-331.
- Yost, David S., 1998. “The New NATO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Survival* 40(2): 135-160.

六、未出版博士論文

- Rafferty, Kirsten L., 2000. *Alliances as Institutions: Persistence and Disintegration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 Kwak, Kwang Sub, 2006. *The United States-ROK Alliance, 1953-2004: Alli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七、網站資源

- <http://archive.newsmag.com/archives/articles/2001/7/30/61806.shtml> Analysis: China, Russia sewing up Eurasia
- <http://atop.rice.edu> 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enlargement_process/accession_process/criteria/index_en.htm Accession criteria
-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 <http://iis-db.stanford.edu/pubs/10141/kuchins1.pdf> When Realism and Liberalism Coincide: Russian Views of U.S. Alliances in Asia
- http://irlcjr.hudson.org/files/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_2001.pdf The Cost of Enlarging NATO
- http://irtheoryandpractice.wm.edu/projects/trip/Final_Trip_Report_2009.pdf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UnitedKingdom-2003.pdf> Delivering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Defence White Paper
-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NI.pdf> Gross national income 2009, Atlas method
- <http://usinfo.org/docs/democracy/57.htm> The Marshall Plan (1947)
-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congress/treaties_senate_role.pdf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 <http://www.bits.de/NRANEU/enlargement.htm> NATO Enlargement
- <http://www.bits.de/public/pdf/report94-1.pdf> NATO, Peacekeepi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
- <http://www.cato.org/pubs/pas/pa286.pdf>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286: The High Cost of NATO Expansion: Clea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Smoke Screen
- <http://www.cbo.gov/ftpdocs/0xx/doc8/foraid.pdf> The Role of Foreign Aid in Development
- <http://www.cbo.gov/ftpdocs/29xx/doc2976/NATO.pdf> NATO Burdensharing After Enlargement
- <http://www.cbo.gov/ftpdocs/46xx/doc4682/1996Doc25.pdf> The Costs of Expanding the NATO Alliance
-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4379/nato_after_911.html?id=4379 NATO After 9/11: Crisis or Opportunity?
- <http://www.comw.org/pda/bmemo10.htm> Post-Cold War US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Spending Trends
-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Correlates of War
- <http://www.defense.gov/>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allied_contrib2004/allied2004.pdf Allied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on Defense: Multilateral Cost Sharing: NATO's Common-Funded Budgets
- http://www.dias-online.org/fileadmin/templates/downloads/DIAS_Kommentare/Kommentar32.pdf NATO Collective Security or Defense: The Future of NATO in Light of Expansion and 9/11
- http://www.diis.dk/graphics/Publications/Reports2011/RP2011-02-NATO_web.pdf 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 <http://www.fas.org/man/crs/97-688f.htm> NATO Expansion: Cost Issues
- <http://www.fas.org/man/crs/97-717f.htm> NATO: Article V and Collective Defense
- <http://www.fas.org/man/crs/RS21510.pdf> NATO's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
- <http://www.fas.org/man/docs/bur/index.html> Report on the BOTTOM-UP REVIEW
- <http://www.fas.org/nuke/guide/russia/nuke/index.html> John Pike, "Nuclear Weapons,"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0150.pdf> NATO Common Funds Burdensharing: 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
- http://www.fpiif.org/reports/hidden_costs_of_nato_expansion Hidden Costs of NATO Expansion
- http://www.gees.org/files/documentation/07032010062902_Documen-07785.pdf Medvedev Approves New Russian Military Doctrine
-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 Global Security
- <http://www.hks.harvard.edu/visions/publication/terrorism.htm> Catastrophic Terrorism: Elements of a National Policy
- http://www.ksg.harvard.edu/visions/publication/keohane_nye.pdf 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 <http://www.marshallfoundation.org> The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
- <http://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985.htm>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 http://www.mod.uk/NR/rdonlyres/65F3D7AC-4340-4119-93A2-20825848E50E/0/sdr1998_complete.pdf 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oldwar/nsc20-4.htm> 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SC 20/4, 23 November 1948
- <http://www.nato.int>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 <http://www.natochronicles.org> The NATO Chronicles
-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resultoutput/milex_15 The 15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2010

-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nbc/nuclear> Nuclear forces development, World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12
-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69274.pdf> A List of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Force on January 1, 2011
- http://www.state.gov/www/regions/eur/9702nato_report.htm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ationale, Benefits, Costs and Implications
- <http://www.theotherussia.org/2010/02/05/medvedev-confirms-revamped-military-doctrine> Medvedev Confirms Revamped Military Doctrine
- 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coldwar/documents/pdf/10-1.pdf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NSC 68”, April 12, 1950.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Truman Papers
- <http://www.un.org> United Nations
- <http://www.whitehouse.gov> The White House
- <http://www.wm.edu/irtheoryandpractice/trip/surveyreport05-06.pdf> Full Report: 2004/2005 Survey 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Policy
- <http://www.wm.edu/irtheoryandpractice/trip/surveyreport06-07.pdf> Full Report: 2006/2007 Survey 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Policy
-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hink-again-soft-power> Think Again: Soft Power

